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一四一冊

本書是宋代現存全部文章的總集，包括辭賦、駢散文和詩詞以
外的其他韻文。收錄兩宋九千餘位作家的各體文章十餘萬篇，總字
數約一億。內容遍及歷史、文學、藝術、哲學、宗教、經濟、教
育、軍事、法律制度等各個方面。

全
宋
文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一四一冊



目錄

全宋文卷三〇三〇

釋惠洪 一六

夾山第十五代本禪師塔銘 并序 一

鹿門燈禪師塔銘 并序 二

蘄州資福院逢禪師碑銘 并序 五

三角叅禪師壽塔銘 并序 七

嶽麓海禪師塔銘 并序 八

馮氏墓銘 并序 一〇

祭雲庵和尚文 一一

祭昭默禪師文 一二

祭妙高仁禪師文 一三

祭覺林山主文 一三

祭幻住庵明師弟文 一四

全宋文卷三〇三一

釋惠洪 一七

祭鹿門燈禪師文 一五

祭五祖自老文 一六

祭郭太尉文 一六

祭朱承議文 一七

祭許先之文 一七

祭趙君文 一八

瑄上人祭母文 一八

祭通判夫人文 一九

祭文 一 一九

祭文 二 二〇

祭文 三 二〇

祭文 四 二一

祭文 五 二一

祭文 六 二二

祭文 七		一二
祭老黃龍謚號文		一三
請悟老住惠林疏		一三
又諸禪疏		一四
請杲老住天寧疏		一四
山門疏		一五
請靈源外座疏		一五
請一老外座疏		一六
請山老住雲巖疏		一六
請藥石榜		一七
請崇寧茶榜		一七
請逍遙宜老茶榜		一八
請準和尚住黃龍疏		一八
請湘公住神鼎疏		一九
請寶覺臻公住天寧疏		一九
請殊公住雲峰疏		三〇

請道林雲老住龍王諸山疏	三〇
雲老送南華茶榜	三一
請東明疏	三一
請方廣珂老住石霜疏	三二
請真戒住開福疏	三二

全宋文卷三〇三二

釋惠洪 一八

請雲蓋奭老茶榜	三三
又藥石榜	三四
又疏	三四
嶽麓爲瀉山茶榜	三五
請圓悟住雲居疏	三五
請璞老住東禪疏	三六
請璞老開堂疏	三六
浴佛疏 一	三七
浴佛疏 二	三七

祈雨疏	·····	三七
謝雨疏	·····	三八
祈晴疏	·····	三八
抄華嚴經疏	·····	三八
化藏疏	·····	三九
抄藏經疏	·····	三九
重修雲庵塔疏	·····	四〇
重修舍利塔疏	·····	四〇
天寧修造疏	·····	四一
天寧節功德右語	·····	四一
化三門疏	·····	四一
長沙陂街疏	·····	四二
爲雙林化六齋疏	·····	四二
化冬齋果子疏	·····	四三
化供疏	一 ·····	四三
化供疏	二 ·····	四四

化供疏 三	·····	四四
化供疏 四	·····	四五
化供疏 五	·····	四五
化供疏 六	·····	四五
化供疏 七	·····	四六
化油炭疏 一	·····	四六
化油炭疏 二	·····	四六
長生疏	·····	四七
化供疏 一	·····	四七
化供疏 二	·····	四八
化供疏 三	·····	四八
德士復僧求化疏 一	·····	四八
德士復僧求化疏 二	·····	四九
求度牒僧衣疏 一	·····	四九
求度牒僧衣疏 二	·····	五〇
求度牒僧衣疏 三	·····	五〇

求度牒僧衣疏	四		五一
求度牒僧衣疏	五		五一
雲蓋智和尚設粥疏			五一
又几大祥看經疏			五二
酬經願疏			五二
薦經疏			五三
生辰疏	一		五三
生辰疏	二		五三
生辰疏	三		五四
追薦疏	一		五四
追薦疏	二		五五
追薦疏	三		五五
次平赴省試設水陸疏			五五
崇仁知縣赦後祭神文			五六
祈雨文			五六
謝雨文			五七

全宋文卷三〇三三

陳過庭

乞竄殛蔡京童貫奏	五八
朝廷指揮請許下開析利害申陳奏	五九
乞竄殛蔡攸奏	六〇
蔡京諸子孫請發遣赴京貶所奏	六〇
乞令節度使悉歸環衛奏	六一
乞斥責學官楊時等奏	六一
乞以避嫌罷免中丞職事奏	六二
方元若廢弛職事奏	六三
乞改除唐恕差遣奏	六三
乞竄責葉劭葉著奏	六三
乞放罷劉仿方略奏	六四
乞斬姚古奏	六四
乞根尋取索傅亮邊機奏	六六
乞遠竄白時中等奏	六六

乞追奪白時中等大觀文職名奏	六七
乞擯斥吳敏奏	六八
彗星見乞修明政治奏	七〇
乞改正宣仁皇后謗史奏	七一
黃潛厚	
職租納見錢奏	七二
乞東南上供綱運分撥赴東京或南京下卸奏	七三
乞許客人販淮南鹽入東北鹽地分貨賣奏	七三
乞支錢本付兩浙收糴奏	七三
乞許客人販淮南礬通入河北等九路奏	七四
乞東南六路根刷綱船般運上供斛斗奏	七四
乞將真州權貨務併入行在揚州權貨務奏	七五
剗刷到諸路合起錢物椿辦大禮賞給數目奏	七五
乞罷戶部進呈旁通奏	七六

全宋文卷三〇三四

柳 瑊

慈恩寺雁塔唐賢題名跋 七七

楊 捐

龍洞觀記 七八

趙子明

靈巖寺謝雨記 八〇

郝 問

緱山題名 八一

趙子侔

莫道祖誦經母升天記 八一

趙仲湜

乞降旨令司封公牒取會宗正司奏 八三

宗子支請錢米事奏 八三

迎歸濮安懿王神主神貌令紹興府辦有關禮料奏 八三

趙令時檢察昭慈獻烈皇后攢宮事奏 八四

保識全失告劄宗室事奏 八四

侯官縣烏石山題名 八五

自贊		八五
胡愈		
修飛來殿碑記		八六
楊戢		
乞立直殿職任之法奏		八八
乞將轉官回授祖父奏		八八
龍德宮役兵請給事奏		八九
趙佺		
開修白石渠告成題字		八九
趙宗堯		
香城宮碑記		九〇
林遜		
議國事劄子		九二
九日山題名	一.....	九四
九日山題名	二.....	九四
張克渙		

宋故右侍禁宋君墓誌銘	九五
------------	----

全宋文卷三〇三五

釋宗蹟

崇寧清規序	九七
-------	----

觀無量壽佛經序	九八
---------	----

蓮華勝會錄文	九八
--------	----

念佛防退方便文	一〇一
---------	-----

坐禪儀	一〇一
-----	-----

自警文	一〇三
-----	-----

勸參禪文	一〇三
------	-----

誠洗麵文	一〇四
------	-----

念佛迴向發願文	一〇五
---------	-----

成大亨

相度上虞縣梁湖堰事奏	一〇六
------------	-----

乞依臨安府樣製造斛斗奏	一〇七
-------------	-----

乞常山縣以絹代紬輸官奏	一〇七
-------------	-----

郭 瑗

方山祈雨題名碑……………一〇八

政禪師行跡碑文……………一〇八

許奉世

析山謝雨文……………一一〇

全宋文卷三〇三六

宋 輝

乞杜絕浙西處分蔡京等田產之弊奏……………一一一

乞添差役兵修築臨安府城奏……………一一二

乞五家結保覺察遺火人犯奏……………一一二

乞支米賑海州等處流民奏……………一一二

乞臨安府酒稅課利權免分撥諸司奏……………一一三

書高宗中和堂詩後……………一一三

書高宗中和堂御筆後……………一一四

江 棨

蘇忠勇公祠記……………一一五

龍泉寺記 一一六

吉鄉新修南池二亭記 一一七

謝 黻

詔賜宗室座右銘記 一一八

新城縣儒學記 一二〇

方 匄

秦詛楚文跋尾 一二三

石經跋尾 一二四

龔 端

宋故奉議郎新差知邵武軍邵武縣事管勾學事管勾勸農公事蔡公墓誌銘 一二五

全宋文卷三〇三七

石 忬

賀車駕幸太學表 一二八

賀元會表 一二九

聖節進絹表 一二九

賀劉太師啓 一三〇

賀門下趙侍郎啓	……	一三一
賀張左丞啓	……	一三一
謝試中宏詞啓	……	一三二
謝及第啓	……	一三三
玉磬銘	……	一三五
脩吉祥院疏	……	一三六
王仲千		
乞罷臣提點解鹽奏	……	一三七
通展解鹽地分事奏	……	一三八
□ 暉		
道山清話跋	……	一三八
石公弼		
請復還史館之職奏	……	一四〇
蔡京不可提舉修實錄奏	……	一四二
論道士燒煉丹砂奏	……	一四三
論監司不得人而走馬奏事奏	……	一四四

乞息民以承天意奏……………一四四

論人臣黨同伐異奏……………一四五

論蔡京罪惡疏……………一四五

乞朝廷崇忠正通諫爭奏……………一四六

題委羽居士集後……………一四六

鄭雄飛

嵯縣圓超禪院記……………一四七

釋永慶

重建治平院記……………一四八

周懿文

乞重修敕令格式奏……………一五〇

全宋文卷三〇三八

劉 曷

乞改定二舞奏……………一五一

乞依大觀條令旌賞椿發數足路分奏……………一五二

言戶絕之家許立近親爲繼者奏……………一五二

乞頒降四時所禁樂聲於天下奏	一五三
乞立諸路將拖欠錢物依元立期限起發奏	一五四
乞究治稽延取會待報文字職官人吏奏	一五四
乞置簿記錄取會待報未結絕文字奏	一五五
樂圖序	一五六
樂論 一	一五八
樂論 二	一五八
樂論 三	一五九
樂論 四	一五九
樂論 五	一六〇
樂論 六	一六〇
樂論 七	一六一
樂論 八	一六一
八音之器說	一六二
于 權	
乞詔有司議定服飾之制劄子	一六五

王 邇

宋故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使持節保州諸軍事保州刺史兼御史大夫騎都尉渤海縣開國

伯食邑九百戶贈定武軍節度使高公神道碑銘 并序 一六六

尔朱權

長興萬壽寺閣圖并記 一六九

傅 默

靜思堂記 一七一

全宋文卷三〇三九

崔 陟

上兩府論金人可攻之策劄子 一七三

周 因

乞令鄰路提刑司差官別推臨赴刑時翻異案奏 一八〇

趙士陳

乞量材錄用宗子事奏 一八一

袒免親宗女入敦宗院事奏 一八一

黃 适

漏澤園碑記 一八二

俞次契

靈泉寺蔡京書榜記略 一八三

馮 伉

移建離堆山伏龍觀銘 并序 一八四

蔣 津

龜山記 一八六

魏伯能

乞賜子行可贈官奏 一八七

盧法原

督察糧綱事奏 一八八

乞親祠日天下并禁刑殺屠宰奏 一八八

乞立磨勘改官法奏 一八九

釋智覺

大方廣佛華嚴經題識 一九〇

全宋文卷三〇四〇

折可規

元氏縣社壇圖并省牒

一九一

楊 楫

元包經傳序

一九三

郭 衡

華陽宮記略

一九五

王先之

玄風洞題名

一九六

冷水巖題名

一九六

龍隱洞題名

一九七

李 稷

川路產茶場分乞不推賞奏

一九七

乞陝西權住出賣四色綱茶奏

一九八

論名山茶博馬等事宜疏

一九八

李彥卿

販茶長短引法乞依政和七年指揮施行奏

二〇二

譚 稹

條畫點檢翰林醫官局奏 二〇三

議轉般之法廢爲直達奏 二〇五

乞若有殺獲先賞戰士奏 二〇六

措置巡警盜賊事宜奏 二〇六

歸明人補授換格奏 二〇七

晉祠謝雨文 二〇八

李 燾

題東坡書答錢穆父詩 二〇九

廬山蓮社圖記 二一〇

殷智臯

寶勝禪院造塔記 二一一

吳 惲

宋故族姬趙氏墓誌銘 二一二

趙 □

崇恩園陵采石碑 二一四

李熙靖

乞許辟廱命官直學給告奏 二二五

吳 鑲

永福寺新鐘記 二二六

全宋文卷三〇四一

周 銖

天壽院記 二二八

楊 皓

遊山記 二二九

曾鼎旦

廣州蕃學擇教授事疏 二二〇

李安國

真定真君觀設醮題名 二二一

王 敏

紫雲坪植茗靈園記 二二二

林 根

宋故吳氏府君墓誌銘 一二二

唐 恪

乞謹天戒疏 一二四

措置上供綱用奏 一二五

供綱爲應奉之用事奏 一二五

乞改除以避嫌疑奏 一二六

開封府約東京都細民不得逃往東南令 一二六

趙公傑

明因院寶塔施磚記 一二七

郁師醇

教導童稚學結保考試事奏 一二八

鄭秉德

琨瑞山千佛崖題名 一二八

張 徽

寶勝禪院造塔記 一二九

慕宗亮

乞遮欄坑井奏 一三〇

釋元穎

浄土警策序 一三一

李珪

真武殿記 一三二

沈 鱗

江淮兩浙興築圩田奏 一三三

上官革

吳山寶雲寺題名 一三四

全宋文卷三〇四二

呂頤浩 一

上邊事備禦十策 一三六

收民心 一三六

定廟算 一三七

料彼己 一三八

選將材 一三九

明斥堠 二四〇

訓疆弩 二四一

分器甲 二四二

備水戰 二四三

控浮橋 二四四

審形勢 二四四

全宋文卷三〇四三

呂頤浩 二

上邊事善後十策 二四七

論用兵之策 二四八

論彼此形勢 二四八

論舉兵之時 二五〇

論分道進兵之策 二五一

論運糧供軍事 二五二

論大兵進發日乞聖駕駐蹕鎮江府事 二五二

論經理淮甸 二五三

論機會不可失	二五四
論舟楫之利	二五五
論并謀獨斷事	二五七

全宋文卷三〇四四

呂頤浩 三

除右僕射乞復元祐臣僚恩數劄子	二五九
辭免男職名劄子	二六〇
辭免男職名第二劄子	二六一
辭免赴都堂治事劄子	二六一
任江東安撫制置大使日乞宮觀劄	二六二
辭免知池州乞宮觀劄	二六三
辭免少保左僕射劄	二六三
任左僕射乞宮觀劄子 一	二六四
任左僕射乞宮觀劄子 二	二六四
乞免給降空名告敕劄子	二六五
辭免觀文殿大學士劄子	二六五

條具兼提舉修國史劄子	二六六
擬進郭子儀李晟列傳劄子	二六七
辭免男抗恩命劄子	二六七
辭免男抗恩命第二劄子	二六八
陳乞亢旱待罪劄子	二六八
辭免知潭州劄子	二六九
辭免知潭州第二劄子	二六九
辭免知潭州第三劄子	二七〇
辭免少保劄子	二七一
乞宮觀劄子	二七一
乞宮觀劄子	二七二
乞宮觀劄子	二七二
乞宮觀劄子	二七三
乞宮觀劄子	二七三
乞致仕劄子	二七四
辭免少保兼行宮留守劄子	二七四
辭免知臨安府乞宮觀劄	二七五

辭免大禮進封成國公兼加恩劄子 二七五

全宋文卷三〇四五

呂頤浩 四

辭免除少傅兩鎮建康府劄子 二七七

辭免少傅兩鎮劄子 二七八

辭免少傅兩鎮第二劄子 二七八

辭免少傅兩鎮第三劄子 二七九

辭免少傅兩鎮第四劄子 二八〇

辭免陝西劄子 二八〇

辭免陝西第二劄子 二八一

辭免赴召乞納節致仕劄子 二八二

致仕辭闕劄子 二八三

謝特轉朝奉郎表 二八三

謝特轉朝散郎表 二八四

謝直秘閣表 二八五

謝河北轉運副使表 二八六

天申節賀表	二八六
生日謝賜羊酒米麵表	二八七
辭免少保左僕射表	二八七
辭免少保左僕射第二表	二八八
謝左僕射表	二八九
任左僕射乞宮觀表	二八九
謝兼湖南路營田大使表	二九〇
謝除男抗撫職名并姪挺改官表	二九一

全宋文卷三〇四六

呂頤浩 五

謝除依前特進尚書左僕射都督江淮兩浙荆湖軍事表	二九二
謝特進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表	二九三
潭州乞宮觀表	二九四
謝賜御筆并乞宮觀表	二九五
謝賜御筆并乞宮觀表	二九五
謝傳宣撫問賜茶藥表	二九六

辭免除依前特進尚書左僕射都督江淮兩浙荆湖諸軍事加食邑表	二九七
辭免除依前特進尚書左僕射都督江淮兩浙荆湖諸軍事加食邑第二表	二九七
謝封成國公加食邑表	二九八
謝賜御書蘭亭表	二九九
乞留直筆兼管內侍省事狀	二九九
論乞移蹕平江府狀	三〇〇
論邊防機事狀	三〇一
再論邊防機事狀	三〇三
論乞定駐蹕之地狀	三〇四
論車駕乘馬事狀	三〇五
論黜浮薄之士狀	三〇七
論乞於邕州置買馬司狀	三〇八
乞依舊宮觀狀	三〇九

全宋文卷三〇四七

呂頤浩 六

論航海事奏	三一〇
-------	-----

乞巡幸浙西及措置潰兵奏	三一一
論察言奏	三一
拘催租賦課利事奏	三一三
乞議燕山一路之費奏	三一三
滄濱合用魴魚戰船奏	三一四
成敗安危繫于施設奏	三一四
乞卧薪嘗膽以除禍患奏	三一五
乞諭主兵將帥劫掠婦女必罰無赦奏	三一五
乞委官總領防守江口措置戰船奏	三一六
内外差遣乞令吏部依格法注擬奏	三一六
四分增添酒錢併入六分之數奏	三一七
陳亨伯經制財用之法皆有倫叙奏	三一七
常平等法不可廢奏	三一八
常平所入不得支用奏	三一八
請高宗親總萬機奏	三一九
恭請高宗復位奏	三二〇

參詳司馬光等建請併省事奏	三二一
駐驛建康事乞以御筆鏤版行下奏	三二一
乞令宗室赴吏部差官奏	三二二

全宋文卷三〇四八

呂頤浩 七

請分兵屯建康等處奏	三二三
禦敵之計不可緩奏	三二四
先平內寇然後可禦外侮奏	三二五
淮浙鹽倉乞就鹽場買納支發奏	三二五
乞令張浚與臣會合計議奏	三二六
犒賞過度幾殫國力奏	三二六
乞賞柳約李處勵奏	三二六
遣使講和以紓國難奏	三二七
當用二廣財力奏	三二七
乞派員點檢劉光世軍中錢糧闕數奏	三二八
乞照應浙西淮南浙東福建兩路事宜奏	三二八

管制大江舟船奏	三二九
畫一指揮許差官委是數少奏	三二九
乞依東京朝會例開宮門奏	三三〇
人事天時皆可爲奏	三三〇
乞改差呂抗呂撫外任宮觀奏	三三二
乞對易巡尉幹辦場務之人奏	三三二
舉兵北向可牽制川陝奏	三三三
乞置參謀參議等官奏	三三三
乞委韓璜催督賑濟米斛奏	三三四
拋荒田土權暫耕種奏	三三四
乞于龜塘堤岸及時栽插奏	三三五
撫綏新附之邦乃今日上策奏	三三五
陝西利害乞留聖意奏	三三六
已差范正興知鎮江奏	三三六

全宋文卷三〇四九

呂頤浩 八

上時政書	三三七
與張德遠書	三三九
與李伯紀書	三四〇
與李漢老書	三四〇
與張全真書	三四一
與范元長書	三四一
與汪彥章書	三四二
與黃嗣深書	三四二
與綦叔厚書	三四三
與李德升書	三四三
與康平仲書	三四四
與劉彥修書	三四四
與沈元用書	三四五
與折中古書	三四五
與向伯恭書	三四六
與劉資深書	三四六

與程晉道書	·····	三四七
與趙道夫書	·····	三四七
與姚庭輝書	·····	三四八
與賀子忱書	·····	三四八
與劉仲忱書	·····	三四九
與張安世書	·····	三四九
與劉仲高書	·····	三四九
與馬永卿書	·····	三五〇
與陳祖禮書	·····	三五〇
與范正興書	·····	三五〇
與雪峰清了書	·····	三五〇
謝陳龍圖舉自代啓	·····	三五二
賀大理孫少卿啓	·····	三五三
與華殿院問候啓	·····	三五三
賀吳顯謨閣啓	·····	三五四
賀建康張龍圖啓	·····	三五四

賀姚侍郎除待制啓	三五五
賀中山帥沈待制到任啓	三五五
賀河間帥吳述古遷職再任啓	三五六
與知建州魏侍御啓	三五六
賀趙相除左僕射啓	三五七
賀知越州綦內翰啓	三五七
賀新知台州曹大卿啓	三五八
賀周中丞知秀州啓	三五九
賀郭節使加檢校少傅啓	三五九
謝趙都運啓	三六〇
賀張參政福州到任啓	三六〇
賀胡樞密啓	三六一
貽公彥書	三六一
台眷均福帖	三六二
承乏臨安帖	三六二

呂頤浩 九

御書蘭亭後序	三六三
跋范堯夫范彝叟范德孺墨迹	三六四
跋宣和御畫	三六五
跋王逢原小傳後	三六五
跋王仲至詩	三六五
跋送朱景仁詩	三六六
跋蔡天啓詩	三六六
跋奪標錄	三六七
御制戒石銘跋	三六七
燕魏雜記	三六八
記陳彥升事	三七五

全宋文卷三〇三〇

釋惠洪 一六

夾山第十五代本禪師塔銘 并序

師諱智本，筠高安郭氏子。生五歲大饑，有貴客過門，見其氣骨，留萬錢與其父母，欲携去。祖母劉適從旁舍歸，顧見怒曰：「兒生之夕，吾夢天雨華吾家，吉兆也。寧饑死，不以與人。」推錢還之。既長大，遊報慈寺，聞僧說出家因緣，願爲門弟子。劉氏喜曰：「此吾志也。」年十九試經爲僧，明年受具足戒，即往遊方。時雲居舜老夫、開先暹道者，法席冠於廬山，師往來二老之間。久之，聞法華端禪師者深爲法窟，氣壓叢林，蓋臨濟九世之孫也，而楊岐會公之的嗣也，師往謁之。遂留十年，名聲遠聞。舒州太守李公端臣，請說法於龍門，辭去之日，端領衆送之。師馬逸而先，顧端曰：「當仁不讓。」端笑謂大衆曰：「國清才子貴，家富小兒驕。」其父子法喜遊戲多類此。未幾，屏院事，乃還廬山。時曾丞相由翰林學士出領長沙，以禮迎居南嶽之法輪，學者爭宗向之。遷居南臺，自南臺

遷居道林，自道林遷居雲蓋，自雲蓋遷居石霜，凡十三年，道大顯著，勸請皆一時名公卿。師既老矣，而湖北運使陳公舉必欲以夾山致師，師亦不辭，欣然曳杖而去。人登問之，答曰：「係情去留，豈道人事？湖南、湖北，真一夢境爾，何優劣避就之耶？」以大觀元年上元夕，沐浴更衣，端坐終於夾山之正寢，閱世七十有三，僧臘五十有二，闍維齒骨，數珠不壞，葬於樂普庵之西。師性真率不事，膽氣蓋於流輩，作爲偈語，肆筆而成，亦一時禪林之秀者。余未識師，聞清涼洪禪師言其爲人甚詳。後二年，門人處曉出開福英禪師所撰行狀來乞銘，銘曰：

定慧圓明，力無所畏。顯於湘南，遂起臨濟。學者如雲，異人輩出。唯會與南，絕羣超逸。號末法中，二甘露門。唯夾山本，實會的孫。七移法席，籍其聲華。迅機雄辯，能世其家。放懷清真，亦足風味。睥睨死生，蓋其一戲。白塔林間，矯如飛鶴。不涉春緣，碧巖花落。《石門文字

禪》卷二九。

鹿門燈禪師塔銘

并序

西蜀世多名僧，而魁奇秀傑者尤見於近代。有如寶梵大師昭符者，弘經解義，足以增光佛日。太史黃公稱之曰：「知文知武，染衣將相者也。嗣承其學，有如圓明大師敏行者，家聲辯才，足以舟航苦海。」內翰蘇公稱之曰：「能讀内外教，博通其義，以如幻之三昧，爲一方首者也。」兩公今朝第一

等人，意所與奪，天下從之。而寶梵、圓明特被賞識，兩川講徒增氣，四海縉紳想見風裁也。鹿門禪師蓋嘗以父事圓明，以大父事實梵，觀其規模弘大，教觀淹博，熏烝見聞，有自來矣。師諱法燈，字傳照，成都華陽王氏子也。自幼時則能論氣節，工翰墨，逸羣不受世緣控勒。年二十三剃落於承天院，受具足戒。即當《首楞嚴》講，耆年皆卑下之。時黃太史公謫黔南，與圓明遊相好，每對榻橫塵，師必侍立，看其談笑。公撫師背，謂圓明曰：「骨相君家汗血駒也，他日佩毗盧印，據選佛場者，必此子也。」常夜語及南方宗師，公曰：「今黃龍有心，泐潭有文，西湖有本，皆亞聖大人，曹谿法道所在。或欲見之，不宜後。」於是圓明棄講出蜀，師侍其行。至恭州而歿，師扶護歸葬成都，辭塔而去。下荆江，歷淮山，北抵漢沔，徧謁諸老。所至少留，機語不契，振策即行。登大洪，謁道楷禪師，楷問：「如何是空劫自己？」對曰：「靈然一句超羣象，迴脫三乘不假修。」不落有無，更道取一句曰：「待某甲無舌，即與和尚。」道楷駭之。師乃伏膺戾止，承顏接辭，商略古今，應機妙密，當仁不讓。師資相懽，不減潯山之與寂子，趙州之與文遠也。大觀之初，楷公應詔而西。三年，坐不受師名敕牒，縫掖其衣，謫淄州〔二〕。師趺足隨之，淄之道俗高其義，太守大中大夫李公擴，虛太平興國禪院以居之。於是洞上宗風，盛於京東。政和元年，楷公得釋，則東遁海瀕千餘里太湖中，而止草衣澗飲，若將終焉，豈非厭名迹之爲累也歟？師猶往從之，楷以手擲掄曰：「雲巖路絕，責在汝躬，行矣。」師識其意，再拜而還。七年，解院事，西歸京師，名聞天子。俄詔住襄陽鹿門政和禪寺，師謝恩罷，退飯丞相第。堂吏抱牘至，白曰：「江州東林寺當改爲觀，從道士所請。」師避席

曰：「廬山冠世絕境，東林又其勝處，世爲僧居，如春湖白鷗，自然相宜。今黃冠其中，絕境其厄會乎？」丞相大以爲然，東林之獲存，師之力也。既至漢上，郡將諷諸山辦金帛，詣京師，作千道齋。師笑曰：「童牙事佛，有死無二。苟非風狂失心，輒以十方檀施之物，千里媚道士耶？」郡將愧其言而止。然天下叢林，聞而壯之。鹿門瀕漢江，斷岸千尺，寺嘗艱於水。師坐巖石下，念曰：「吾欲叢林此地爲皇朝植福，而泉不能贍衆，山靈其亦知之乎？」師以杖撻草根，俄衆泉觥發，一衆大驚。山中之人目之曰燈公泉。師初依夾山齡禪師，齡道孤，化而無嗣之者。僧惟顯得其旨，隱於南嶽，師以書抵長沙，使者迎出，以居龍安禪寺。聞者伏其公，貴其行。初，惠定禪師自覺革律爲禪，開創未半而逝，螳藏蜂聚，故窠遺垤十猶七。師爲一新之，長廡廣廈，萬礎蟠崖，冬溫夏清，崇堂傑閣，十楹照壑，吞風而吐月，椎拂之下五千指。十年之間，宗風大振。人徒見其婆娑勃窣若游戲，然不知其中至剛峭激也。篤信所學，雖威武貴勢不敢干以非義。性喜施，不計有無，傾困倒廩，以走人之急。靖康二年春，金人復入寇，兩宮圍閉。驚悸不言，謝遣學徒，杜門面壁而已。門弟子明顯白曰：「朝廷軍旅之事，何預林下人，而師獨憂念之深乎？」師熟視，徐曰：「河潤九里，漸洳者三百步；木仆千仞，蹂踐者一寸草。豈有中原失守，而林下之人得寧逸耶？」五月十三日中夜安坐，戒門弟子，皆宗門大事，不及其私，泊然而逝。檢其所蓄，道具之外，書畫數軸而已。閱世五十有三，坐三十夏，度門弟子明顯等七十餘人。受心法，蒙記荊，潛通密證，匿迹韜光者甚衆。二十二日，全身塔于山口別墅惠定塔之東，明顯狀其平生來乞銘，銘曰：

空劫日用，易知難分。汝欲分之，如聲與聞。何嘗有間，月徧谿谷。何嘗有斷，風偃松竹。於一毫端，捏聚古今。粲然明了，而不可尋。無功之功，無位之位。爲物作則，無容觸諱。唯此正傳，洞上所宗。當有神穎，振其頽風。堂堂燈公，龍象回顧。負戴之重，徐行安步。漢南盤本，兩坐道場。枵然一室，名聞諸方。孝於事師，忠於事佛。俯仰無愧，雖化不沒。聞名在世，決不可除。則於心外，法有遺餘。竟欲除之，出以示我。笑而不言，如冰在火。蘇嶺萬仞，蕩摩雲煙。曰塔其下，望之巋然。緬懷高風，叢林殞涕。我作銘詩，以範來世。《石門文字禪》卷二九。又見同治《襄陽縣志》卷一，《湖北金石志》卷一〇，民國《湖北通志》卷九一。

〔二〕淄州：原作「緇州」。按宋代無緇州而有淄州，徑改。

蘄州資福院逢禪師碑銘

并序

自達磨入中國，授二祖心要，而以衣爲信，故六世爲之單傳。至曹谿藏其衣，故諸方得者輩出。其魁壘絕類，碩大光明，有若衡山觀音、廬陵清原者，特爲學者之所宗仰，天下號二甘露門。今逢禪師者，清原九世之嫡孫，黃龍機公之高弟也。此先蓋福州閩縣人，生於陳氏。自其少時，英特開爽，不愛處俗，耆年敬愛之。唐乾元初，落髮於隱真寺。明年受具足戒，即策杖遊方，聞黃龍參出巖頭，

門風孤峻，自荆楚舟漢江，抵鄂渚，而機公杜門却掃，棧絕世路，學者皆望崖而退。師獨扣其戶，俄聞疾呼曰：「擊門者爲誰？」答曰：「令逢。」曰：「未來此間亦不失。」答曰：「若失爭辭與麼來？」曰：「來底事作麼生？」答曰：「昨日親自渡江黃龍。」於是開扉，笑而器許之。師從容遊詠，日聞智證。雖不事接納，而戶外之屨常滿；痛自韜晦，而人間之譽益著。以順義癸未之秋，辭黃龍北遊，戾止祁陽月峰之下，創爲茅茨。一飯奉身，跣趺終日，學者追隨而至，川輸雲委。前刺史奇章公拜謁受法要，而請升座，道俗懽呼，謂一佛出世。遂成叢林，號南禪男子。張宏甫施宅爲寺，莊嚴之妙，疑絳闕清都從空而墮也。歲在戊子夏，淨髮更衣而坐，謂門弟子曰：「吾委息後，衣麻饌客，號踊哭泣，皆不可爲。苟違吾言，則非吾法侶。」於是以書遍辭檀信，六月八日示微疾，泊然而化。閱世五十有一，坐三十四夏。塔于郡城之北。太和中，忽見夢於父老曰：「吾欲出塔，大作佛事。」於是啓塔，而顏貌如生，萬衆作禮，龕而供事之。自是則能指揮造化，縱奪禍福，使雨暘時若，百穀茂遂。民建寺其旁，世以父子傳器，夜燈午梵，自唐迄今不替。政和之間，禪林易之，更兩代，荒殘如逃亡人家。宣和太守林公以嘉祐寺彌勒院僧擇文主之，從檀之請也。文疏通解事，材智有餘，道行信於邦人。初至之夕，適大雨，九徙其牀。一年而施者填門，冠蓋無虛日。二年而修廡密室，綠疏青鎖。三年而崇殿傑閣，間見層出。遊僧過客，摩肩仍袂，已至者忘去，方來者如歸。余嘗與林敏功子仁過焉，仁曰：「寺以律名，而禪規不減諸方；廩無餘粟，食堂日集千指。非有大過人，何以臻此！」余曰：「昔臨濟北歸，仰山歎曰：『此人他日道行吳越，但遇風則止。』瀉山問有續之者乎？」

對曰：『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故世稱念法華爲仰山後身，庸詎知文非逢公邪？」子仁曰：「彼以荷擔大法，此方從事有爲，仰山、逢公若是班乎？」余曰：「昔普淨禪師不務說法，庵於王城之東，日浴萬衆，曰時機淺昧難提正，令姑使善法流行足矣。又安知逢公之意，不出於此乎？」明年冬，遣其徒來乞文，又系之以辭曰：

我懷巖頭，僧中之龍。本無實法，但識綱宗。乾笑德山，怒呵雪峰。如師子吼，香象失蹤。又如麒麟，不可繫羈。羅山控勒，明招追隨。逢則晚出，天骨權奇。振鬣長鳴，萬馬不嘶。清侯之上，駐我巾瓶。笑示死生，洞開戶庭。意行出入，不施鎖扃。至今城北，白塔亭亭。寶鈴和鳴，上干層霄。下有全身，百神來朝。劫火洞然，大千焚燒。而此堅固，無有動搖。咨爾邦民，當加敬虔。蓋此大士，是汝福田。如黃琳公，如和褒禪。刻此銘詩，以壽山川。《石門文字禪》卷二九。又見光緒《黃州府志》卷三九，《湖北金石志》卷二。

三角劫禪師壽塔銘

并序 宣和五年十月

禪師道劫，生謝氏，邵武人也。得法於洪州石門乾禪師，初住臨川之景德寺，後住長沙之角山。道望著三湘，學者至如歸。十餘年遂爲終焉之所，門弟子爲建壽塔于白雲衝之陽。甘露滅某宣和五年十月初二日過焉，劫導余至塔所。乃爲銘之，銘曰：

東林法道，盛於石門。在元祐間，歸者如雲。後三十年，三角有聞。石門嫡子，東林諸孫。道如平地，世不舉步。陟危值谷，自爲險阻。有來求者，弗答弗顧。但以此心，一酬佛祖。白雲之衝，卯塔已成。如魚千里，時遶之行。千巖月色，萬壑松聲。欣然而笑，誰爲死生？《石門文

字禪》卷二九。

嶽麓海禪師塔銘

并序代

師名智海，姓萬氏，吉州太和人。幼靜專，無適俗韻。去事普覺道人楚金，爲弟子。年二十一，剃髮受具，辭金遊方。金出鄧峰永公門，父子道價，逼亞東林總、玉澗祐。故師依玉澗、東林最久，然無所契悟。晚抵仰山，陸沉於衆，佛印元公獨異之。師方銳於學，喜翰墨，元呵曰：「子本行道，反從事語言筆畫。語言筆畫借工，於道何益？矧未工乎？」師於是棄去，經行湘南諸山，依止大漚十年。真如門風，號稱壁立，學者皆望崖而退。師獨受印可輩流下之真如。赴詔住上都相國寺，師雅志不欲西，首衆衲於衡陽花藥山，分座說法。元符己卯，開法於城東之東明。崇寧乙酉，遷居於湘西之嶽麓，勸請皆一時名公卿。明年正月八日，麓火，一夕而燼，道俗驚嗟，以死弔。師笑曰：「夢幻成壞，蓋皆戲劇。然吾恃願力，宮室未終廢也。」於是就林縛屋，單丁而住，雜蒼頭廝養，運瓦礫，收燼餘之材，造牀榻板隔，凡叢林器用所宜有者皆備。曰：「棟宇即成，器用未具，是吾憂，故先辦

之。」聞者竊笑而去，師自若也。未幾月，富者以金帛施，貧者以力施，匠者以巧施。十年之間，厦屋崇成，盤崖萬礎，飛楹層閣，塗金間碧，如化成梵釋龍天之宮。人徒見其經營之功日新，而不知其出於閒暇談笑。宣和己亥七月九日，以平生道具付侍者，使集衆估唱，黎明漱盥罷，坐丈室，聞粥鼓，命門弟子，因叙出世本末，祝以行道勿懈，說偈爲別。有智遲者進曰：「師獨不能少留乎？」師以手搖去，復周詢左右良久，右脇而逝。閱世六十有二，坐四十有二夏。又七日，闍維收骨石，塔於西崦舜塘之陰。余官長沙，始款師，雖其道眼無分別相，而州里情親，若出自然。故知其爲人惠敏，有智略，恤孤老，赴急難，常器人於羈賤中，屢折不困。其尊禮賢者，樂於人爲善，則其天性。嘗叩其論於宗門，號飽參於教觀，甚博而知要。不見十日，而以訃聞。嗚呼，余聞論事易，成事難，捨生易，處死難，師皆返是，豈無德而然耶？南牧齊公狀其平生，乞銘於余，因爲之銘曰：

臨濟綱宗，遇風則止。昭憂其識，得念而喜。湘南有圓，汾陽之嗣。遂興其宗，克肖前懿。衲子方來，歸之如雲。南真兩俊，絕塵逸群。海公於真，蓋其的孫。獨敢袒肩，荷擔宗門。天資慈祥，一目貴賤。幻出寶坊，實依淨願。冤親贊毀，初莫能辨。及其將化，則有明驗。人死之難，如登焚輪。師獨易之，如臂屈伸。塔曰無縫，豈有新陳。我作銘詩，昭示學人。《石門文字

禪》卷二九。

馮氏墓銘 并序

洪州布衣高天倪弟冲、賜紫沙門善機、傳法沙門善權，以政和五年十月某日葬其母馮氏於幽谷山之陽，附于皇考隱君之塋。冲茹哀具書曰：「禍釁鑒罰，不自殞滅，上延慈侍，冲尚忍言之！先妣於正月三日棄諸孤於正寢，享年七十有三，願請文以昭後世。」三反而不得辭，乃叙曰：夫人靖安馮氏，年十六歸同邑隱君子高廣仲容。入門和敬，動履規矩，懿淑而敏，出於天姿。媼御喜之，與奪從之。時皇舅春秋高，癯而盲，夫人行立必掖，食必嘗。姑有風痺疾，夫人視卧起，進劑餌，皆畢世不懈。里閭稱其孝。仲容三弟稚幼，夫人皆自櫛沐縫紉之，以至成立，擇師使授學，典婚使納婦，有勞有恩。夫人幼孤，未嘗學，隱君好與禪衲游，屏聽其論而悅之，遂能誦經曉字義。隱君無經世意，多往林墅屏處。五子，皆夫人教之，訓嚴色莊，衣冠取法焉。初，幼子善權俊發，夫人曰：「此兒非仕林可致也。」施以從石門道人應乾游，以文學之美，致高名於世。第三子善機，亦授筆，與之俱，叢林期以起東林之道。長子天倪，粹溫而厚，誠款而文，里巷往來，稀識其面。第四子冲，久游太學，以能文舉于禮部，所與交皆一時偉人。次子怛，廓落有奇節，不幸早世。而孫楷，學成而鄉貢之。夫人喜燕賞，酒酣，冲必利髻爲童子戲，婆婆起舞，皆中部節。第姪以次上壽，觀者歡譁，夫人爲笑而罷，率以爲常，邑人慕之。女一人，適貢士劉杭。孫九人，皆嶷嶷爭秀。曾孫兩人，尚幼。銘曰：

俊發矯士母數責，孟軻廢學母斷織，凜然夫人嗣遺則。子孫繩繩詩與書，名聞縉紳榮里閭，何以訓之孚威如。膝下時聞裂縫掖，頷之而笑無吝色，衣冠三彥僧連壁。死生亦大能了然，誦經而化如蛻蟬，我作銘詩騁其賢。《石門文字禪》卷二九。

祭雲庵和尚文

我生九歲，則知有師。寤寐悅慕，想見形儀。識師新豐，等父母慈。欣然摩頂，使執軍持。長游大梁，薙髮而歸。省於九峰，凜然德威。霜雪雨露，物以茂滋。師成就我，妙如四時。紫霄之下，泐水之湄。前後七年，龍起雲隨。今古一律，妬毀陷擠。愛憐收拾，終不棄遺。我昔出山，師則有辭：「子幼英發，終必有爲。顧吾老矣，見子無期。」指其二子：「藉汝教之。譴呵皆可，不可相離。」德音在耳，星霜八移。師成新塔，我亦陳衰。昔師既化，品坐對啼。僉遣本明，遠乞銘詩。事濟而還，僵仆於地。山川隔阻，久絕音題。獨携希祖，千里來辭。一酬夙心，死無憾悲。師之平生，累德巍巍。必興其後，在我無疑。敢不激勵，上答恩私。《石門文字禪》卷三〇。又見《雲庵真淨禪師語錄》附錄。

祭昭默禪師文

政和八年二月初六日，甘露滅致以香羞之奠，祭于佛壽靈源真歸無生之塔。寶覺以拳，授法宗綱。區別背觸，天非蒼蒼。如履虎奔，非愚則狂。公少奇逸，發硎劍鋌。橫機試之，切玉無傷。體露情盡，凡聖兩忘。瀉仰機辯，如珠走盤。父喜自匿，暴子所長。追還此風，名聞諸方。臨濟法道，始於南昌。大於汝潁，盛於衡湘。黃龍三關，建無勝幢。奕世護持，不離覺場。天魔愁怖，走仆且僵。剪拂流輩，高師門墻。庸有匪人，賣公自揚。騏驎種性，自異犬羊。狼觸怒疾，夫豈知量？儼臨清泉，精嚴激昂。如萬星月，如百谷王。高明廣大，洞徹汪洋。成就法器，堅翅飛翔。下視毒龍，命將滅喪。劃海爲兩，搏而取將。老則移疾，古寺閑房。聽萬象說，以默自藏。猿鳥厭見，天下想望。我初見公，駿氣騰驤。溟滓弟之，但加敬莊。人以謗掩，公慰愈光。置麝溺器，更增其香。取而有之，簾于藥囊。坐交時埋，甕于南荒。零落苦李，人棄路旁。公犯世忌，愈益稱賞。萬人浮議，冰消其湯。既幸生還，陸沉故鄉。豈不願見，恃公康強。計至失聲，事出倉皇。中流欲濟，俄喪楫航。夜淚殷枕，起喟失牀。我憂禪學，終背教綱。造論導之，排斥否臧。公聞乃曰，彼自無瘡。以書教誡，欹傾數行。至言吐鳳，自然文章。馬鳴龍勝，論著精詳。文字於道，疑不相妨。索珠層淵，采玉崇岡。人各有志，鹹酸異嘗。但餘此意，拜未敢當。嗟吁惜哉，巍巍堂堂。遂成千古，叢林荒涼。然觀斗

柄，陰晴晦彰。示有出沒，夫豈真亡。《石門文字禪》卷三〇。

祭妙高仁禪師文

孤鳳兩雛，名著諸方。我初識譽，未識華光。政和甲午，還自南荒。夜宿衡嶽，草屋路旁。僕奴傳呼，妙高大方。連壁而來，驚喜失牀。高誼照人，笑語抵掌。瀟湘平遠，煙雨孤芳。舉以贈我，不秘篋箱。追繹陳迹，云更幾霜。去年中秋，宿師雲房。爲留十日，夜語琅琅。曰我出吳，游淮涉湘。今三十年，倦鳥忘翔。偶如慧曉，懷思故鄉。想見明越，雲泉蒼茫。已遣阿湧，先渡錢塘。不見半年，嶺谷想望。計至驚定，淚落沾裳。思歸之念，夫豈其祥？嗚呼師乎，忠義激昂。高風逸韻，仁肝義腸。縉紳相志，遠公支郎。此生逆旅，已熟黃糧。夢中吳楚，寧能取將？唯方廣譽，躬至影堂。如我致辭，而炷此香。清淨法身，敗橐膿囊。光透毛孔，不可掩藏。昔日非在，今未嘗忘。如水中乳，莫逃鵝王。則我與譽，何用歎傷！《石門文字禪》卷三〇。

祭覺林山主文

惟靈簡易似放，閒靜似懶。以法爲林，滴水爲限。夜歸村落，投枕再鼾。竈黔無煙，童僕啼飯。

而兄直視，爲一笑莞。然三十年，事事成辦。我愚且鄙，少去故鄉。豈不懷歸，路脩且長。遂成永隔，死生相忘。念俱事師，落髮游方。如宿逆旅，各夢同牀。聞訃一年，乃奠靈几。觸目悽慟，語訖酸鼻。嗟乎人生，有恩有義。薦此鉢飯，淚墮如洗。《石門文字禪》卷三〇。

祭幻住庵明師弟文

子少棄家，從我游嬉。三十一年，如夢頃時。於此夢境，憂患半之。我竄萬里，白骨重肉。子卧一庵，亦失雙目。心知餘年，再見不復。敢料來歸，先館子廬。即視摸索，認聲驚呼。我亦念子，形神已枯。百不如人，謂當壽考。心期惻然，正爾難保。如臨崖樹，先自枯倒。不見兩月，果以訃聞。既通世契，久同師門。臨終之語，骨須我焚。携法兄祖，疾馳三日。瓦燈晝昏，寂然空室。相視以慟，薦此鉢食。《石門文字禪》卷三〇。又見《文章辨體彙選》卷七五二。

全宋文卷三〇三一

釋惠洪 一七

祭鹿門燈禪師文

建炎元年五月

維皇宋建炎元年，歲次丁未，五月庚寅朔二十日，特叙復僧某，謹以茗果之奠，敢昭告于燈公禪師之靈：明安宗風，續佛壽命。幾絕而存，至師大振。芙蓉東去，隨至礪陽。如道吾智，而有石霜。定惠既化，遷住鹿門。如青林虔，而繼新豐。雖牧萬僧，如數三四。觀其規模，寶覺是似。重和改元，髮僧宮寺。襤褸之師，包羞惜死。諂諛之極，遂拜黃冠。師笑視之，泚其面顏。蘇嶺之下，寶坊幻出。何以致之，蓋其願力。既孝其師，又悌其兄。有光叢林，不負佛恩。凜然風神，今成萬古。薄奠在盤，淚落無所。《石門文字禪》卷三〇。

祭五祖自老文

古人尚友，不短千載。苟曰氣合，何必面對。崎嶇遠來，僥倖爲會。坐未歡禪，師不少待。如人噬臍，不及何悔。掩淚莫陳，意折心碎。十方現前，去來無礙。師豈真亡，覲露妙在。《石門文字禪》卷三〇。

祭郭太尉文

公起徒步，絲絢入侍。遂斷國論，危言讜議。在妬忌中，剛而有禮。天子敬之，愛等昆弟。雖無知名，民陰受賜。如漢子房，如唐陸贄。人衆勝天，覺中妬忌。公笑徑去，道固如是。一斥不復，而又早世。姦邪色矜，天下隕涕。我初聞訃，中夜而喟。公之精神，與天終始。宜終功名，宜身富貴。乃歿瘴鄉，又寓旅邸。人之奇禍，至此極矣。唯德是輔，殆虛語耳。天定勝人，果不容僞。妬忌伎窮，反自相噬。邪正日分，曉如涇渭。今餘十年，歸骨萬里。我昔觀光，混迹都市。游公卿間，如梁寶誌。公每延禮，忘其勢位。我亦徑造，必至卧内。兵衛如雲，不敢呵止。愛憎相奪，有萬贊毀。坐嘗厚善，囚我棘寺。幾失頭顱，終禦魑魅。敢期白髮，莫于湘水。世相新奇，習爲巧士。教訓諂諛，

鈎取祿利。貌雖光澤，行可愧耻。聞公之風，面熱頰泚。吾聞陰德，榮亨必至。不身嘗之，當在其子。格言不欺，果見偉器。沐浴道德，冠冕仁義。定世其家，行矣是似。則公之生，亦何嘗死。《石門文字禪》卷三〇。

祭朱承議文

吾聞明珠白璧，石韜水藏。山川草木，被其容光。臨川之民，共此盱上，如湘老龐。道德光華，照映兩邦。吾儕微蹤，雲浮四方。眷此不去，是亦故鄉。歎公杖履，人羣軒昂。忠信豈弟，易親難忘。忽厭夢境，高蹈八荒。公有賢子，如麟鳳凰。王室柱石，吾法垣墻。終大公後，公豈真亡。想聞此語，抵掌脫冠。未忘世禮，聊薦積香。《石門文字禪》卷三〇。

祭許先之文

維公於國盡忠，於家盡孝。豈特天資，亦學之效。德富才高，川增嶽秀。薦登清華，出縉紳右。用舍進退，有命有義。一斥而終，料豈及此？聖恩不貲，五日而至。公獨不沾，陽城陸贄。嗟余忝鄙，於物多迂。幸不終窮，有公知遇。屋歸山丘，舟逃夜壑。寓詞一觴，心折涕落。《石門文字禪》卷

三〇。

祭趙君文

惟靈忠信恭敬，耀於西州，不爲無聞。年餘七十，笑傲林丘，不爲無壽。生有令子，派佛祖流，不爲無慶。有一於此，足以忘憂，而況三者，兼有之耶？茲山弗嗣，麋鹿所遊。十年之間，百廢具修，凡以令子，德義之優故也。余聞之鳥巢南枝，狐死首丘。彼亦何知，能思厥由。矧輕勢急道，超然特立者，乃肯爲之羞乎？嗚呼，訃來萬里，物故越秋。等視閭浮，譬如一漚。公之云亡，非去非留。薄莫告焉，世禮則由。雖神魂竟無不知也，尚能爲之歆不？《石門文字禪》卷三〇。

瑄上人祭母文

我生頑鈍，雀息鳩視。不歸庸人，亦幸而已。矧墮三寶，高出塵累。儼臨人天，福田于世。坐推其因，何以至是？皆吾母慈，念極心碎。我昔東游，志亦勇銳。訪道名山，酬此恩爾。身雖四方，心挂漳水。豈不懷歸，料豈及此？三月甲寅，訃來千里。棄杖南奔，露行草止。天降荼毒，乃不及已。呼天泣血，奪我母氏。今何能爲，中扃亂矣。昔每歸省，迎門笑喜。堂今闕然，瓦燈塵几。慈和粹

溫，竟作川逝。撫柩長號，淚迸如洗。杯露鑪香，區區世禮。天地有終，此恨無既。《石門文字禪》卷三〇。

祭通判夫人文 代

竊聞漢王霸之室，有智識而柔懿，然子孝而不學，夫雖賢而弗仕。又聞唐王珪之母，閱房、杜而知子；及珪身登三事，則其母又已即世。唯夫人之高風，特有異於是二者矣。夫有霸之賢，而爲熙豐之名臣；子有珪之材，而名冠縉紳。壽閱諸孫而視聽敏捷，孫能酌古而心醉六經。蓋功名之念，如雲之必雨；富貴之盛，如川之方增。實清規之所訓，祭景慕之遐想。懿德必光於史牒，計夫人雖死，其何憾乎！《石門文字禪》卷三〇。

祭文 一代

我聞如來世尊將般涅槃，自披其胸紫磨黃金卍字之相，而告大衆曰：「汝等各各瞻仰令足，無生後悔。」及已掩棺，迦葉後至，又出雙趺，以示眷憐。嗚呼，如來世尊，正傳法嗣，覆蔭此邦，三十餘年。凡在道俗，上與清衆，下與奴隸，若親若疏，若小若大，皆受餘庇。今以入塔，攀戀無已。精

明之溫，豈弟之容，不可復見；柔軟之音，慈誨之語，不可復聞；宗乘微論，差別之義，不可復解。言念至此，意折心摧。嗚呼，禪師葬靈骨於九原，想音容於萬古。雪雲方慘兮悲風飄颻，松聲蕭瑟兮哀聲連朝。陳微誠兮以薦薄奠，望慈雲兮其不可招。嗚呼哀哉！《石門文字禪》卷三〇。

祭文 二代

我來淮山，寒暑九遷。傾誠於師，遂爾忘年。比鄰追隨，合并周旋。每一會語，莫不歡然。法屬之故，無時造膝。師嘗顧我，笑指坐席。曰終當主，我此文室。謂師爲戲，不敢怒嗔。今日何日，果繼後塵。血指汗顏，不善斧斤。《石門文字禪》卷三〇。

祭文 三代

而師旁觀，教之諄諄。今既逝矣，夫復何云？先德遺訓，何敢不遵？法侶現前，聊薦溪蘋。禮雖不腆，情無鮮陳。因法相逢，以法爲親。非子則姪，繩繩誥誥。傾困倒廩，不秘珠珍。煖其孤寒，賞其賤貧。自師退居，其德日新。諸方奇衲，川輸雲屯。大法將頽，謂必中興。不見一夕，遂以訃聞。如方欲渡，遂迷要津。中夜起喟，棄牀失聲。慈和粹溫，永失依怙。香羞在筵，淚落無所。《石門文字

祭文 四代

東山真子，白雲的孫。迅機妙辯，褒然逸羣。黃河流天，太山吐雲。無有窮極，莫知津垠。師罷住持，其道益尊。酣歌自樂，晝常掩門。世不得見，言豈得聞？檻撰積香，鑪焚室熏。今既非去，昔亦豈存？此意昭然，即曰全真。《石門文字禪》卷三〇。

祭文 五代

道大德高，名聞諸方。禪林耆艾，覺苑鳳凰。三十餘年，化行此邦。我輩晚生，幸登覺場。聞金石誨，熏知見香。譬如珠玉，山韜水藏。而其草木，亦被餘光。今既云逝，撫心悼傷。嗚呼師乎，巍巍堂堂。遂成千古，天豈真亡？《石門文字禪》卷三〇。

祭文 六代

念昔侍坐，恭聞誨言。辭親出家，是大因緣。本出生死，期離蓋纏。求師之難，自古則然。如芥子針，如鸞膠絃。我等何輩，萃此法筵？如海之大，而會百川。教誨成就，長養撫憐。如物發生，雨露無偏。又霜雪之，使其氣全。恩有四種，報效當先。百未一施，師我棄捐。師之道德，如月在天。譽月之明，何以加焉？恭陳薄奠，儼如在前。情斷志訖，淚落九泉。《石門文字禪》卷三〇。

祭文 七代

天姿曠達，純素任真。妙年出蜀，汎愛親仁。淹通宗教，廣見精聞。我亦何幸，早獲相親。義爲朋友，法爲弟昆。於師父子，兩爲比鄰。周旋之久，三十餘年。懷我宗伯，宗門鳳麟。不幸早逝，殞此偉人。謂師英氣，可續芳塵。今又已矣，撫淚沾巾。嗚呼禪師，夢幻視身。而視生死，如夜與晨。十方現前，孰仁孰存？我獨何爲，浪自酸辛。無忘世禮，薄奠聊陳。《石門文字禪》卷三〇。

祭老黃龍謚號文 代

崇寧四年四月某日，住山某敢昭告于南禪師之塔：竊聞巢、由、穡者，夷、齊、餓夫。初若無求於一時，終必有稱於百世。觀其措慮深遠，蓋亦維持化風。故知德澤之在民，是乃聲名之不捨。又況荷擔大法，提携四生者乎？恭惟禪師家于此山，名落天下。起臨濟於將仆，傳少室於無窮。厥集大成，有光先覺。乃者明天子沛流殊恩，大昭懿德。特旌普覺之號，用勵後學之徒。仰惟覺靈，祇此榮福。嗚呼，春葩華於萬物，而不自以為功；日昭明於四方，而不知以為德。凡所以歌詠和氣，褒贊高明者，皆天下之至情，然則禪師於此，豈曰不然耶？《石門文字禪》卷三〇。

請悟老住惠林疏

瑞光表裏渾圓，珠遺影迹；淨慈縱橫無礙，玉立精嚴。兩翁皆化行京華，一旦遂道徧天下。每追惟其高韻，邈難繼其後塵。欲扶雲門已墜綱宗，誰決先師未了公案。恭惟某人淨慈真子，瑞光嫡孫。言行信於叢林，聲價重於吳越。無生之句善嬰兒，哆啞法門；獨脫之機入師子，奮迅三昧。願膺睿旨，來振祖風。施大士法喜之珍，洗小根禪誦之垢。幸回法馭，成就勝緣。《石門文字禪》卷二八。

又諸禪疏

常光現前，廓周沙界；大智成就，不隔纖毫。自然蟬蛻根塵之間，安用龜藏語默之外？當有達識，共賞此音。伏惟某人正眼甚明，道根久固。綽有遠韻，爰自妙齡。雲行鳥飛，川流嶽峙。觀其措置，實宗門之爪牙；見其施張，蓋法窟之頭角。以身殉道，當無繫於去留；爲法求人，豈有拘於喧寂？所期甚大，幸毋固辭。《石門文字禪》卷二八。

請杲老住天寧疏

雲門之句裏呈機，粲玲瓏之餅芥；洞山之正中妙叶，走圓轉之盤珠。持臨濟之門風，行黃檗之照用。奪人境於棒下，分賓主於喝中。三宗盛集於帝京，諸老大揚於佛事。伏惟某人道韻拔俗，英姿逸羣。披沙得金，剖石逢玉。識黃龍窟中頭角，振青鸞溪上風雷。十年之幽蘭林香，一旦之穎錐囊露。主張法席，厭飫名山。每欲晦藏，輒自昭著。其自治雖無求於世，然寓世當循緣而行。奚必山林，終勝朝市？今者覺天梵侶，上國寶坊，佇法馭以重臨，期宗風而大振。遙知起定因緣，助發慈心；想見肯來龍象，擁隨高步。《石門文字禪》卷二八。

山門疏

嵩山宏別傳之宗，終依帝里；天台修遠舉之行，尚遊人間。觀其迹，若未棄世緣，論其心，則深尊法道。蓋至人度生，初不泥其出處；菩薩護念，亦將泯其靜喧。仰前鑑之昭然，宜後昆之取法。恭惟某人卓有實行，號稱飽參。冰霜居懷，嚴冷照物。平生刻苦於道，諸方信服其誠。其閱世也，如風行空，去來無礙；則循緣也，如月印水，成破因時。昔懷雲泉終老之歸，偶爾西去；今念王臣外護之意，翻然北來。期擊電機鋒重施，使正法眼藏不滅。《石門文字禪》卷二八。

請靈源外座疏

香象本狂，依寶坊而馴伏；怒虎方鬪，遇禪者之解紛。顧惟齒髮之所慚，曾彼性靈之不若。聞斯妙義，皈命慈嚴。恭惟某人如月在天，非厭汙而匿照；如雷振物，豈擇地而發聲？聞傳法馭之肯來，故已興情之喜愜。雲山在目，何妨掉臂即行；龍象擁隨，正好逢場作戲。副我有求之懇，願開無礙之門。《石門文字禪》卷二八。

請一老外座疏

真誠所置，聖果證於履聲；正信之深，空義現於猊座。况鄰清淨之境，親瞻知識之儀。恭惟某人華藏親孫，佛印嫡子。晨鐘暮鼓，揮雙劍之鋒鋩；水鳥樹林，露卧龍之頭角。法不孤起，此爲時節之因緣；大衆必臨，願聽緒余之警欬。《石門文字禪》卷二八。

請山老住雲巖疏

敷演佛乘，資延睿算。僉求達識，成就勝緣。振列聖已墜之綱宗，行初祖不傳之正令。真非掩僞，旁徇道俗之言；公則生明，特用叢林之議。伏惟某人隨機說法，籍教悟宗。名爲東林橫枝，其實渤潭正脉。少時橫行海上，老來古寺城隈。惟以薪而續牀，分栽田而博飯。然唯雲巖勝刹，實曰江國上游。宗旨之淵源，緇衲之都會。鳳山歸去，瓶盂是處爲家；猊座重登，竿木逢場作戲。請提雅曲，大衆欣聞。《石門文字禪》卷二八。

請藥石榜

耆年日已凋喪，叢林今遂寂寥；王官玉石俱焚，學者涇渭不辨。謂之受道，其實走名。賴老成之典刑，爲後昆之軌範。恭以新命某人，滴水滴凍，知果知因。唯顯晦水到渠成，使魔外風行草偃。一段勝事，千目同觀。龍蜃沙頭，最初解開布袋；鳳凰山下，末後把定牢關。道不虛行，法固如是。特致谿蘋之具，以表山門之儀。欣然肯來，豈勝幸甚！《石門文字禪》卷二八。

請崇寧茶榜

出則爲人興化，是何心行？不如諸佛曹山，空熱肺腸。雖然二老英雄，未免一場敗闕。欲圓道眼，別有妙門。恭惟某人本色鉗鎚，逸羣聲價。現成活計，更不覆藏。肅道者白牯牛兒，騎來露地；南徧頭赤班蛇子，拈出驚人。大光西祖之機，上祝南山之壽。清風江上，孤舟不涉程途；明月洲頭，一句却分賓主。寶坊在邇，香飯具陳。將開選佛之場，願受最初之供。現前法侶，同賜證明。《石門文字禪》卷二八。

請逍遙宜老茶榜

寶几珍御，特興同體之大悲；白牯狸奴，更入遍行之三昧。要當語絕滲漏，不令機昧始終。如百花醴味絕中邊，如三點伊勢分賓主。惟靈源洞明此旨，坐昭默獨提正宗。雅聞宜公禪師，久親此老法席。長眉尊者，爭傳親見佛來；大耳沙彌，自謂久辭祖矣。浮塵滅盡，化愛憎爲平等之光；大用現前，投同異入寂滅之海。一言相契，千里同風。敢違十方蘭若之規，敬薦一會伊蒲之饌。衆所欽佇，儼然肯臨，幸甚！《石門文字禪》卷二八。

請準和尚住黃龍疏

磨磚庵畔，言回智照之光；選佛堂前，喝下證心之第。是續諸佛之壽命，爲大法荷擔之。叢林興自江西，家世獨聞天下。老南設三關之問，勃然中興；關西藏一點之機，窅然深遠。恭惟某人關西真子，老南的孫。貶剥諸方，疏通正脉。自石門而遷幕阜，如別業而歸故園。不離先祖道場，旃檀林無別樹；復唱舊時雅曲，優鉢華已重開。便請拈提，不勞辭讓。《石門文字禪》卷二八。

請湘公住神鼎疏

道不可傳，則釋迦不當饒舌；法如可說，則維摩豈得無言？賴離微不犯之鋒機，決祖宗未了底公案。要須圓融之士，密開方便之門。恭惟某人少小偶家瀉山，寅緣親承空印。譬如懶融道者，坐致雙峰祖師。熏烝見聞，霜露成熟。蘊醉顯舉足之辯，有白雲越閩之機。領神鼎之名山，適叢林中興之日；行雪竇之正令，酬王臣外護之恩。《石門文字禪》卷二八。

請寶覺臻公住天寧疏

佛之法道，世所追崇。雖外護付諸王臣，然荷負必須龍象。咨之於衆，愛憎或出於人情；公則生明，真僞難逃於智鑑。來膺妙選，果得耆年。伏惟寶覺大士臻公，以禪寂爲家鄉，以翰墨爲遊戲。閒房古寺，甘畢生於折脚鐺中；各夢同牀，曾失笑於破頭山下。而判府待制妙於龐老識丹霞，初不出門；應歎仲尼知伯雪，猶資擊目。今日重新法席，一時共贊天寧。演暢宗乘，聚三湘之雲衲；祝延睿算，同萬國之山呼。《石門文字禪》卷二八。

請殊公住雲峰疏

有志於立事，而事之竟成；無心於求名，而名之不捨。似水滴石，積之以日而石自穿；如麝匿香，覆之以缶而香愈著。非形勢之激爾，蓋物理之固然。恭惟某人東林廣惠之曾孫，南嶽慈覺之嫡子。撝謙榮利，嘉遁叢林。王臣悅聞，授以傳衣之職；道俗勤請，願聞飛錫之來。龍象畢臨，山川改觀。昔時把定，俗子浣我白氎巾；今日放行，真珠撒出紫羅帳。《石門文字禪》卷二八。

請道林雲老住龍王諸山疏

諸方叢社，盛莫甚於湘中；五派家風，傳莫密於洞上。號稱法窟，指曰道林。蓋旃檀林鬱密，不與荊棘并生；則真虎行藏，豈容彪兕止住？恭惟某人枯木嫡子，芙蓉長孫。應緣東吳，知名南楚。金篦刮膜，廓開空劫光明；寶鑑當臺，頓見今時影蹟。似暗中之五色，如句裏之三玄。願布龍王之大身，徧施法雨；要知曹源之一滴，不離覺場。《石門文字禪》卷二八。

雲老送南華茶榜

一衲生涯而名聞天子，萬夫阡陌而位繼祖師。是必於曹溪有大因緣，不然乘般若昔所願力。時節既至，毫髮弗差。豈特增宗門之光，抑亦爲法乳之慶。未忘世禮，少展輿情。恭惟某人恩踰父母，故言所不能形容；道絕功勳，故意所不能測度。雲無限礙，寧分嶺外湘中；月有照臨，豈擇曲江楚水？暫駐隨軒之法侶，願陳薦鉢之溪蘋。想蒙哀憐，特有肯諾。《石門文字禪》卷二八。

請東明疏

雲門之宗風，昔中興於雪竇；而雪竇之法派，今特盛於臨平。聲名振於諸方，道德冠於列祖。登其法席，夫豈庸流？恭惟某人久遊臨平之門，飫聞雲門之曲。薄遊南楚，混迹東明。鉢具笑移，大類雲居之簡；使符自至，未慚瀉水之詮。朱紫堵觀，道俗雲集。升堂作象王，回旋則是真顧鑑；酬機如師子，返擲則不涉離微。願赴王臣外護之勤，爲揚針水不傳之妙。《石門文字禪》卷二八。

請方廣珂老住石霜疏

諸相本空，真緣相現。有言雖幻，法自言傳。剎那間而遍十方，彈指頃而說千偈。妙解所寄，印證其誰？恭惟某人頓悟上乘，久臨清衆。如月在水而不染，似雲出岫而無心。車轍峰前，復起靈源之浪；霜華澗畔，重開枯木之華。乃知龍象之擁隨，定看山川之改觀。幸捐謙柄，無事巽牀。《石門文字禪》卷二八。

請真戒住開福疏

湖南報慈寺，天下選佛場。萬指犀顱，千楹寶構。宜得知見絕倫之士，重提佛祖已墜之綱。竊聞真戒禪師遍領名山，久臨清衆。受敵八面，蓋文關西之家風；貶剥諸方，有英邵武之膽氣。袖丹霞劈佛之手，藏黃檗陷虎之機。流出自己無窮胸襟，來決先師未了公案。琉璃餅含寶月，紫羅帳撒真珠。大振南宗，續千燈於將燼；回瞻北闕，祝萬壽之無疆。《石門文字禪》卷二八。

全宋文卷三〇三二

釋惠洪 一八

請雲蓋菴老茶榜

禪門分江西、南嶽之五派，後世盛雲門、臨濟之兩家。至於流末之餘，馴成戲論之謗。師承大壞，法道寢微。妄庸假我以偷安，名實因茲而愈濫。坐令洞上之宗風，來振湘中之法席。果逢神穎，爲整頽綱。恭惟某人芙蓉嫡孫，枯木真子。疏通莅衆，故遇緣則應；折節荷法，故律身甚嚴。名譽排縉紳齒牙，威儀爲道俗指目。誼譁沙步，爭傳孤錫之重來；狼藉封雲，正賴清風之一掃。敢薦蘋藻之饌，用慶叢林之儀。未離旃檀之林，一句百味具足；行據狻猊之座，三玄五位縱橫。《石門文字禪》卷二八。

又藥石榜

坐致王臣之勸請，蔚爲緇白之榮觀。脫煩籠如蟬蛻塵埃，遂深隱如豹藏煙霧。敢慶常規之苛禮，特陳過午之伊蒲。恭惟某人滿腹精神，實頭聲價。不住城隍聚落，久藏禪板蒲團。要成保社叢林，敢負火刀直裰？以雲作蓋，故我宗得妙；以海爲印，故按指發光。挾路通途，則一日兩兼名剎；回機轉位，則四年三易道場。重重錦縫，解合枯木開花；片片赤心，果見泥牛入海。特迂威重，普共證明。

《石門文字禪》卷二八。

又疏

觀名實無當而萬法本閑，何必不物於物；如天地不言而四時自運，是謂無功之功。所以有言忌犯當頭，自然臨機不留朕迹。其妙見於此耳，孰能神而明之？恭惟某人徧領名藍，久臨清衆。芬芝蘭之聲譽，皎冰雪之行藏。衣袂謝聚落之氛，談笑有山林之韻。一音普證，萬指齊瞻。海印成章，檄祖令於教外；寶雲作蓋，施法雨於人間。《石門文字禪》卷二八。

嶽麓爲瀉山茶榜

全提祖令，則無法無親；略在世禮，則有恩有義。故證真必依於俗諦，如解空弗離於色塵。故造雨花，顯叙法乳。自裂衣冠以參道，剃除鬚髮而爲僧。其長養成就之私，乃提撕藻飾之意。至於曲折，皆出愛忘。俯顧其微，敢稱傳法之嗣；仰惟至鑑，又貞親教之師。伏惟堂頭大和尚，道契天衣，法傳智海。廓沙界之量，故能山收海藏；示醫王之心，亦畜牛溲馬渤。蠅附驥而氣吞千里，鈴繫鳶而聲登九霄。是之固然，人則幸矣。躬至針水之地，特陳蘋藻之差。螻蟻微誠，知慈嚴之易感；叢林苛禮，愧恩大以難酬。重煩四海之勝流，共慶一時之佳集。《石門文字禪》卷二八。

請圓悟住雲居疏

地號雲居，非石梁隔分凡境；世傳天上，有山神常護法幢。須求魁壘之耆年，來轄英靈之衲子。恭惟某人具豎亞頂門之眼，行全提祖令之權。舌覆大千，入語言之三昧；身分刹海，爲游戲之神通。豈暇奪人境於笑中，何止分賓主於句內？願垂巧便，俯徇時機。大震海潮之音，用祝後天之算。《石

門文字禪》卷二八。

請璞老住東禪疏

寺近雙峰，地連七澤。觀今法席，號古叢林。師門挺多，開已見之戶牖；學者益衆，橫臆斷之干戈。紛然江淮，遂成阡陌。賴有人中師子，來爲病者醫王。伏惟某人父事僧龍，孫承祖印。重建東山法道，特弘西祖宗風。電馳三要之機，霧合六和之衆。慈雲先布，增覺苑之光華；法雨將傾，發道苗之種性。《石門文字禪》卷二八。

請璞老開堂疏

曹溪宗於天下，而黃梅爲得法之源；達磨祖於神州，而東禪蓋付衣之地。歷觀先世勃興，皆道大德全；俯視今時嗣續，多名存實廢。思得逸羣耆宿，追還古格叢林。果有老成，來膺妙選。伏惟某人行業無玷，聲稱有聞。爲佛印、祖印之兒孫，共東山、西山之雲月。旃檀林豈生杞，彫虎穴不容彪。玉聚縉紳，雲屯緇衲。佇一音之雷震，特揚古佛之風；同萬國之山呼，仰祝後天之算。《石門文字禪》

浴佛疏 一

已屆三時之月，方議制僧；緬惟四海之心，皆欣浴佛。顧茲堪忍之世，復現優曇之花。幸瞻貫日之光，榮受九龍之雨。百神讚歎，萬衆歡呼。異世今時，祈勝緣之無盡；人間天上，願此會之常逢。
《石門文字禪》卷二八。

浴佛疏 二

世尊成道，先浴香水；天王跪歎，首獻乳糜。仰前哲之遺塵，修後來之故事。
《石門文字禪》卷二八。

祈雨疏

秋夏之交，豐凶其辨。稻稭植而未粒，天日融而益烝。乞命真乘，肅祈景貺。惟覆載之父母，將呼吸其風雲。願興無礙之慈，副此有求之懇。
《石門文字禪》卷二八。

謝雨疏

天道難知，妄瀆凶豐之請；聖慈易感，下昭螻蟻之誠。天澤不貲，輿情甚慶。唯確然在上者，實民父母；止忍感而遂通，故如世著龜。果從其願，心知其幸。詞不下缺。《石門文字禪》卷二八。

祈晴疏

淹旬積雨，方深傷稼之憂；歸命至人，願遂有秋之樂。仰蒙慈惠，鑑此悃誠。收廓野之層雲，照麗天之杲日。生民飽煖，仰瞻天地之仁；詔事簡稀，實賴慈悲之力。《石門文字禪》卷二八。

抄華嚴經疏

四天下微塵偈句，百河沙光明身雲。聚而爲秘密之藏，傳之於震旦之土。二乘所不能了解，衆生其安得見聞？而棗柏示其悲增，以翰墨而爲佛事，造爲大論，光贊佛乘。方今紙墨之費，不及百千；而道路之遠，纔登五驛。集百安之道種，共開喜慧之福田。當施積而能散之心，成就卓然不朽之事。

儻蒙垂允，幸注芳銜。《石門文字禪》卷二八。

化藏疏

五天秘軸，三藏微言。結集本藏於龍宮，流傳幸出於人世。唯霍峰之福地，蟠萬礎之寶坊。獨經藏之弗修，如面目之有疾。議將重建，倚辦衆檀。願歡喜以聽從，庶莊嚴之成就。菩提園內，共輸一雨春回；香積臺前，果見十分月滿。《石門文字禪》卷二八。

抄藏經疏

無漏智所演之妙語，實世福田；有作心所發之志誠，乃人道種。耒之則善道已爲時雨，耨之則勝緣蓋其良農。致爵祿壽考之有年，使子孫慶流之無極。視其因果，粲如日星。儻三世如來爲不欺，乃一切衆生爲有賴。幸蒙垂允，點筆疾書。《石門文字禪》卷二八。

重修雲庵塔疏

蛙朝遷而莫還，弗忘其本；烏羽成而反哺，蓋知其恩。何含齒戴髮之可觀，曾哺烏田蛙之不若。唯雲庵之居廡，棋布名山；而卵塔之已頽，陵夷蒼野。室有朽貫，廩有陳紅。聞之而弗完，已喧餘論；欲就而中輟，要亦非人。《石門文字禪》卷二八。

重修舍利塔疏

佛書曰：「應靈牙舍利寶塔所在之地，即是衆生植福之田。」每觀前人之措爲，莫不皆有深意。特建塔於五達之衢，旁臨萬瓦，豈非欲爲此邦植福之地乎？而歲久頽毀，鳥巢其頂。傳曰：「野鳥入屋，主人當去。」言其居衰寂也。今乃巢於闐闐之間，豈興盛之兆耶？而邦人見之，如越人視秦人之肥瘠，恬不以爲意，甚可羞嘆。時和歲豐，力至施易。欲募衆檀，重增修之。非唯佛事莊嚴之精勤，亦爲遠人入郭之雅觀。垂天之雲，起於膚寸；千人之帳，成就衆毛。唯茲勝事，豈曰不然？《石門文

天寧修造疏

湖湘巨鎮，望最重於清瀟；禪律精藍，名特推於萬壽。作重興之意不淺，緣改創之功未完。欲駕瓦之一新，擬蜂房之盡撤。非棟梁無以資乎大壯，非丹雘無以麗乎重明。則臣僚祝頌之誠，叶衆庶歸投之地。矧茲勝利，須假多仁。希趣善者聞風而翕然，冀樂施者揮金而不斲。《石門文字禪》卷二八。

天寧節功德右語

寶運儲祥，驚星樞之夕遶；慶雲布瑞，睹日轂之朝升。仰依有感之慈，上祝無疆之壽。伏願陛下睿齊舜禹，德比堯湯。履金輪之福以御天，護玉真之道以應世。奏和氣爲太平之曲，登斯民於大有之年。率土同誠，幸遇千齡之嘉會；瞻天鼓舞，願同萬國之稱觴。《石門文字禪》卷二八。

化三門疏

唯淮山萃僧之海，實祖師選佛之場。必由大總持門，方踐普光明殿。門屋今遂老矣，過者疑將壓

焉。敢罄折于净檀，祈鼎新爲之營建。飛簷走棟，行看掩映於雲煙；間碧塗金，想見照臨於巖壑。
《石門文字禪》卷二八。

長沙斃街疏

持地聖師，以身負土；雪山童子，布髮掩泥。蓋世界平則心地平，佛土净則身土净。豈惟典刑之具在，是亦因果之歷然。竊見長沙之通衢，正當聚落之要處。街斃久已頽壞，車馬艱於往來。願興掩泥負土之勤，庶致土净心平之效。然聞《洪範》八政，而以殖貨爲先；《般若》三檀，而以資生爲首。豈非財者人所甚愛，施者行所甚難。苟能易其所難，則當施所甚愛。妙莊嚴路，請同放步而登；大總持門，要當彈指而入。《石門文字禪》卷二八。

爲雙林化六齋疏

寺憑幽谷，門對雙峰。日陳一味之禪，歲仗千家之供。金軀灌沐，始興離垢之方；軟草精持，次結護生之禁。主事枉拋油醬，寒山舉拂以生瞋；匿王自恣修營，慶喜持盂而啓教。象骨輓毬之暇，火焰上轉大法輪；虎谿種藕之餘，橘盤中深談實相。六時嘉會，百福具崇。幸開樂施之心，仰贊文明之

化。《石門文字禪》卷二八。

化冬齋果子疏

古格叢林，新開講席。偶屆書雲之節，特干指廩之豪。營辦勝緣，精嚴法供。懶納北禪之皮角，且戢玄機；聊續東林之橘盤，未忘世禮。《石門文字禪》卷二八。

化供疏 一〔二〕

人有潔齋一日，則可以祀上帝，況終身潔齋者乎？施惠於蛇虺，尚致銜珠之報，況賢於蛇虺者乎？石門精舍，始以單丁住持盛，至于傳器極矣。乃者勝侶遽集，至十九輩。殆於遠公之社，盡皆所謂潔齋者也，有能施而供之者乎？恐不翅銜珠之報也。《石門文字禪》卷二八。

〔二〕原題《化供八首》，而文僅七首，四庫本同。

化供疏 二

《首楞嚴經》曰：「昔有衆生，施佛七錢，轉身獲轉輪王位。」嗚呼，博施之利，其利溥哉！審如佛言，則施者取福，如執左券，以取寓物。多得之，非受者之喜；少與之，受者田其所增損也。唯不於佛語生清淨信，而以富貴驕人，則是待遊說鋤耨者事，非所宜施於雲山高人也。《石門文字禪》卷二八。

化供疏 三

施以求福，如種須刈，雖不可必，未能無意。凡貴與賤，與夫愚智，皆能知之，無所用說。但幸有緣，見聞生喜，出其誠心，則名淨施。如其不然，詬罵怒恚，推擠閉關，無所不至，設或與之，出不得已，則施與受，皆無福利。誠開金石，德感天地，豈有高明以恡自蔽耶？《石門文字禪》卷二八。

化供疏 四

竊聞人莫不有忠孝之心，而士君子獨能善用此心。故願祝吾君之壽及營其親福祉者，皆依佛僧，真世之福田也。湘中爲僧之都會，南臺又其要處。耒陽禮義之鄉，士君子甚衆，遠投之，必有欣然而施者也。解劍指廩，當無愧於古人，幸甚幸甚！《石門文字禪》卷二八。

化供疏 五

柔和不諍，清淨自活，以三界爲寄寓，以一鉢爲生涯。故世尊曰：「以飲食、卧具、園林、樓觀施之者，獲福無量。」僧蓋爲福田，所從來舊矣。今人欲植福而棄僧，如種稻而棄田也。《石門文字禪》卷二八。

化供疏 六

著靴人喫肉，赤脚人趁兔，理有固然，非特古語。今日若施一錢，他生莊嚴自具。譬如寓物於

人，而執左券索取。綫溜達石，衆毛成毳，豈可以小善爲無益而不積，以多福爲難致而不求哉？《石門文字禪》卷二八。

化供疏 七

南臺鉢飯是生涯，近取邵陵檀施家。不覺香積路迢遠，更過四十二恒沙。《石門文字禪》卷二八。

化油炭疏 一

石霜枯木寒灰，都忘世禮；藥山草衣橡食，略露家風。南北隨緣任運，尚求冬煖夏涼；今歲鬱密堂深，猶少炭鑪紅火。有忠道者，潛來獻誠。要令坐對紅金，實藉十方檀信。醉餘一擲之戲，化爲海衆冬溫。他日果證菩提，頓超暖忍頂地。《石門文字禪》卷二八。

化油炭疏 二

當寺依山林，有原隰，以累年律居，皆斫伐荒廢。以是逐年油炭，尚須千人。今歲尤不熟，麻油

價騰湧，樵薪已竭，而寒凝日增。雖欲安坐，其可得乎？約用三十千，便成光明，便化溫煖。《石門文字禪》卷二八。

長生疏

九峰院名崇福，百年供號長生。適丁新年，特爲吉兆。果施桑門之惠，如除氈上之毛。然衆毛乃能成毬，一夫不可勝敵。敢于衆力，同成大緣。《石門文字禪》卷二八。

化供疏 一

當寺依湘上，瀕楚水，基於隋朝，盛於唐季。有道俊禪師者，雲門之高弟，聚徒於其間。語句播於叢林，號爲水西南臺。皇祐間廢爲律，然古格尚存。薦經儉歲，住持者棄去山林，厄於斤斧，屋宇化爲草棘，至以田丁膺門。今年春，州郡易以禪者領之，於是明白老白鹿苑移居此，而衲子追逐而至，遂成叢席。然懼其有增而無損，故分化於四方。嗚呼，損有餘而補不足，天道固爾，然以至易犯至難，人情所疑。苟非己身所私，則鬼神且陰相之，況賢者乎？《石門文字禪》卷二八。

化供疏 二

信心一念，諸佛皆知。辦供一夫，諸天降福。此天下必然之理，故至誠確意皈投。願施積而能散之心，成就遠劫無窮之利。《石門文字禪》卷二八。

化供疏 三

明白庵在何許，舊日水西南臺。粥飯雖未飽足，大言要接方來。水盈科而必進，箭在弦無返回。不愁天厨香積，但願施者心開。《石門文字禪》卷二八。

德士復僧求化疏 一

寺雖律名，堂乃衲子。續香燈於永夕，紛禪誦以成羣。坐使古風，行於今日。一昨教門，小有更變，加以冠巾，竭來聖恩，大爲發揚，再除鬚髮。懽聲震於夷夏，喜氣動於龍天。著舊僧衣，雖限一歲；換新度牒，必輸五千。而家在異鄉，客於賢里。清淨自活，望之如登天之難；檀信可干，成之若

反掌之易。必有深憐之者，願施不報之恩。《石門文字禪》卷二八。

德士復僧求化疏 二

去年春，朝廷以鉢食膜拜爲西國之儀，乃詔僧尼，令衣褐頂冠，從中華之俗。比奉聖恩，許還舊觀。人神交慶，夷夏增懽。仰惟聖主之心，實通天下之志。然每一名之度牒，必輸五緡於有司。如須必濟之舟，如望及時之雨。顧惟齒髮之外，凡皆檀信可成。敢領衆一登高門，願因時以成勝事。所施雖少，其利甚豐。《石門文字禪》卷二八。

求度牒僧衣疏 一

竊念生於七閩，長游三楚，以檀施爲依仗，以佛法爲家鄉。十載事師，共憫忠勤之效；一心荷衆，咸稱勞苦之先。念國恩澤之未洽，僧寶數之難墮。萬里之行，起於初步；千人之帳，藉於衆毛。願成出塵之姿，將赴選佛之舉。既蒙開意而諾矣，幸爲點筆而疾書。《石門文字禪》卷二八。

求度牒僧衣疏 二

蓋聞相如以貲爲郎，釋之輸粟入仕。冠於終古，赫爲名鄉。欲我緇衣，結髮佛教。既買僧不許選佛，則用財不得守官。念某生於東甌，長於南楚。倚妙典求登三聚，值聖王暫罷三年。終營道儀，依仿俗慮。仰冀仁惠，成就夙心。三塗升濟，終賴佛慈；六度莊嚴，先依檀信。仁人難值，如盲龜之木；欣然易感，如磁石之鍼。獲披廣大福田之衣，而入清淨和合之衆。酒酣樂極，棄一擲呼盧之資；願遂志酬，成三寶出塵之相。報恩有在，唯佛證知。《石門文字禪》卷二八。

求度牒僧衣疏 三

出家報四重之恩，爲一大事；剃髮墮三寶之數，豈是小緣？須干祇樹之檀，披此福田之服。千里之水，本發於濫觴；六合之雲，實起於膚寸。《石門文字禪》卷二八。

求度牒僧衣疏 四

恩遺有四，而檀信居其一；福慧有二，而富貴居其先。但某生於寒鄉，客於華里。欲遂選僧之志，敢忘擇富之求？成就勝緣，恩非同日；經營妙善，道不虛行。《石門文字禪》卷二八。

求度牒僧衣疏 五

三界火宅，衆苦業城。既無了期，實堪驚歎。返復以念，無可依投。親舊欲與謀婚，心志乃願棄俗。年將遲暮，事恐滯留。敢投淨信之檀，圓滿六和之相。成佛作祖，始自今朝；異世他生，終期報德。誓將焚誦之志，用酬提挈之恩。《石門文字禪》卷二八。

雲蓋智和尚設粥疏

今晨香粥，普告大衆。圓明體上，離見離情；安立諦中，有恩有義。智和尚三月七日，現全身於雲蓋；甘露滅五月三日，提綱要於石門。佛法現前，恩義俱報。《石門文字禪》卷二八。

又几大祥看經疏

姪苾芻某，伏遇亡叔協律大祥之晨，預誦金文，宣持秘號，所集殊因，並申資薦，往生淨國者，謹具功德疏于後：右伏以恩愛別離，同謂之苦；死生壽夭，已定於緣。欲洗濯其苦因，必依投於僧佛。某人伏念俱緣利國，致禍及身。豈意一朝，遂成千古。脫瘴鄉其偶爾，登堂室之闐然。諦想音容，疑遠遊之未返；難居歲月，俄大祥之已臨。寡孀弱孤，持骨函而若絕；偏親幼弟，拜奠酌而長號。皇天唯予善人，此理殆成虛語。疾方增熾，哭不成聲。仰仗真乘，用資冥福。伏念亡叔協律依如來無畏慈力，生菩薩有緣悲心。摧落業障之山，倍增功德之海。一念透脫，六根頓明。已在人間，聰明更益其念；尚留惡道，慧明即觸其身。決結龍華之後期，同副靈山之夙願。《石門文字禪》卷二八。

酬經願疏

近緣脫身海島，犯難來歸。所經歷州縣僅三十城，出入瘴鄉餘四千里。無秋毫之恐，有太山之安。皆神之休，成己之幸。唯所許願，敢昧初心？已延佛僧，預開經法。以八月之朔，對三寶之前。叙事之因，設齋以懺。恭惟十身滿覺，萬德貞慈，俯賜哀憐，爲之作證。《石門文字禪》卷二八。

薦經疏

三藏秘詮，一乘妙義。真寫法界之圖牒，絕苦海之舟航。特延清淨之苾芻，羣誦旁行之貝葉。庶憑此利，上迨我先。伏願妙具信心，深依法力，超登覺苑，導從願王。獲聞迦陵頻伽之音，親瞻閻浮檀金之相。脫有爲之塵垢，證無量之聖身。《石門文字禪》卷二八。

生辰疏 一

大行所熏，如春與物；等慈無礙，似谷應聲。虔當誕慶之辰，特集延祥之福。誦持法藏，增益壽祺。伏願追迹喬松，比功契稷。和氣作生民溫暖，樸忠爲社稷垣墻。永護佛僧，不忘願力。《石門文字禪》卷二八。

生辰疏 二

瑞應草之迎春，方開八葉；優曇華之出水，果秀一枝。仰祝壽祺，用延福祉。伏願與民溫飽，爲

國蒼龜。天上風霜，難老婆婆之桂；人間歲月，敢移道德之容。永護佛乘，早調相鼎。《石門文字禪》卷二八。

生辰疏 三

令節屆辰，過中元之七日；美名瑞世，鍾爽氣於三秋。仰祝壽祺，實依法力。伏願吉祥叶相，戩穀茂滋。輔明主堑太平之基，與生民作溫飽之具。自計臺而進拜，追還大范之遺風；由館職以超遷，恢復小蘇之故事。八葉瑞蓂，冠三春之淑景；一枝優鉢，間千載之榮期。歸命佛乘，上延台算。伏願勤勞王室，護衛法門。詔自三湘，即受金甌之拜；便登二府，果膺玉板之榮。瞻仙風道骨，以祝壽祺；比太山黃河，而增福祉。《石門文字禪》卷二八。

追薦疏 一

精誠之極，必感真慈；冥福所資，實依法力。唯賢明之秉志，享福壽而有終。然夜壑山舟，寧沒終天之痛？而風枝淚眼，難忘罔極之思。願乘淨供之因，超薦往生之路。《石門文字禪》卷二八。

追薦疏 二

大慈至悲，實作生靈之祐；他心慧眼，必昭螻蟻之誠。仰賴真乘，用資冥福。伏願一靈不昧，六用潛通。瞻眉際白玉明毫，禮天中紫金光聚。諸天證樂，異趣頓超。歲月易流，永抱終天之痛；音容如在，難忘罔極之悲。歸命真乘，式修冥福。伏願頓脫三塗之苦，長辭五障之軀。清淨諸根，瞻萬德紫金光聚；熏烝衆善，拜十身白玉明毫。聞妙法以洗妄緣，悟無生而登彼岸。《石門文字禪》卷二八。

追薦疏 三

舟移夜壑，驚諱日之俯臨；蟬蛻塵埃，睇道山之已遠。欲資冥福，實賴真乘。伏願熏菩薩知見之香，依如來功德之力。滌除千障，清淨六根。親瞻白玉之明毫，敬禮紫金之光聚。餘緣未盡，他生願會龍華；惑習既空，應念頓超覺路。《石門文字禪》卷二八。

次平赴省試設水陸疏 代

清淨寶王，永作人天之護；圓明慧眼，必昭螻蟻之誠。某比下侍親，望希薦舉。果諧素志，已叶

庸情。稽首真慈，虔誠歸命。更願學增通力，筆助神奇。庶榮白首之雙親，必取青衫之一第。《石門文字禪》卷二八。

崇仁知縣赦後祭神文

唯三代之訓，夏至日恭祭地祇，斯古先哲王之懿德，禮也。而歷世堙沒不嗣，今天子力舉而行之。致禮既畢，奇祥薦興。歡聲和氣，充塞天地。猶以名山大川，廟貌所在，有功血食於民者，未克躬至，則以守令使告行吏，其敢不肅虔哉！謹用某日特具牲醑，以奠于祠下。神之聽之，祇此榮福。

《石門文字禪》卷三〇。

祈雨文〔二〕

仍歲饑凶，民之艱食，亦以衆矣。而菜色喘沫者，猶並首以望有秋，如痿者之不忘起也。春夏之交，風雨時若，方將奮躍，似有生意。而比日毒暑益熾，四無雲陰，車鴉夜鳴，田龜晝坼，饑凶之憂，恐在朝夕。傳曰：「亨牛而不鹹，敗所成矣。」又曰：「行百里者半九十，爲不克終。」豈神之賜，昌其始而終奪之邪？吏以不職，上天降罰，吏躬任之，民其何辜，而神亦坐視其病哉？謹率丞

佐，羣趨並走，致恭于祠下，雀息以俟休咎，神其哀憐之！《石門文字禪》卷三〇。

〔二〕此文及下篇稱「率丞佐」，當皆爲代作。

謝雨文

比日以來，民以不時霽雨，望天焦勞，蓋饑饉之餘，情易驚擾。如禽傷弦，念痛於曲木；如稚驚雷，失聲於破釜。是用率丞佐上瀆神聰，香火未收，雲氣已布。連日繼夕，霖雨霑足。嗚呼，雖父兄之所哀憐，其必從何以迨此！舞翠浪於山原，兆黃雲於困廩，歲登訟簡，民樂吏閒，荷神之賜，孰大於此！式奠昭告，豈不休哉！《石門文字禪》卷三〇。（以上曾棗莊校點）

全宋文卷三〇三三

陳過庭

陳過庭（一〇七一——一一三〇），本名揚庭，字賓王，越州山陰（今浙江紹興）人。中進士第，爲館陶主簿，澶州教授，知中牟縣，除宗子博士。歷祠部、吏部、右司員外郎。遷太常少卿、起居舍人。宣和二年，進中書舍人。纔七日，遷禮部侍郎。未盡一月，又遷御史中丞兼侍讀。忤權貴，罷知蘄州，未道半，責海州團練副使，黃州安置。欽宗立，以集賢殿修撰起知潭州。未行，以兵部侍郎召，在道除中丞。進禮部尚書，擢右丞、中書侍郎。奉使至金，金人拘之軍中。建炎四年卒於燕山，年六十。謚忠肅。《宋史》卷三五三有傳。

乞竄殛蔡京童貫奏

靖康元年四月十六日

國家承祖宗積累之盛，比年以來，國用匱乏，海內空虛，細民愁苦，盜賊縱橫，金人乘中國無備，敢以數萬直犯京闕者，蓋將相大臣同惡相濟二十餘年，所以至此。蔡京竊弄威柄於前，王黼竊弄

威柄於後，蔡京、王黼敗壞法度於內，童貫、蔡攸敗壞法度於外，爭權競利。其初雖相爲矛盾，至於包藏禍心，害民蠹國，則若合符節。然竄殛之刑，獨加於王黼，而蔡京、童貫止於善地安置而已。罪同罰異，其誰不疑！雖天心隆恕，務欲保全，奈天下憤嫉何？奈四夷侮笑何？若京及貫不肆諸市朝，不投之荒裔，誠不足以厭天下之意。《靖康要錄》卷五。

朝廷指揮請許下開析利害申陳奏

靖康元年四月二十九日

臣竊惟太上皇帝聰明仁恕，圖任宰輔，惟以誠心，委之不疑。而左右大臣勿克奉承，託正論以爲奸，飾浮詞而肆誕。尚可取悅一時，雖貽後世之憂，勿顧也；尚可持祿固位，雖貽四海之患，勿恤也。自蔡京作相二十年，假紹述之名，而無紹述之實。作威作福，紛更妄舉，致使熙、豐法度，蕩然掃地。王黼繼之，七八年間，托享上爲名，而無享上之實。懷奸營私，招權納貨，致使奸賊之吏，布滿天下。凡於古無所稽考，於今無所依據，則必曰自我作古；臺諫敢有論列，有司敢有申明，則必曰規搖時政。竭民力，耗國用，以博虛名，則必曰此三代甚盛之舉也；崇儉約，抑浮冗，以圖實效，則必曰此五代鏤削之計也。每建一議，立一法，未見是非利害，必立嚴禁，不得干與。又立重賞，許人告訐，大臣坐視而不敢言，黎庶懷憤而無所訴。監司守令，觀望風指，惟恐奉行之緩。天下化之，悉爲文具。於今而後，不可不戒。臣愚伏望聖慈特降明詔，戒飭中外臣僚，各究乃心，以揚職業。雖朝

廷已降指揮施行專件，或於民間不便，於政事有妨者，並許開析利害申陳，勿以前日憚于權臣不問可否，到即施行，爭報就緒而已。庶有實利及於天下，豈勝幸甚。取進止。《靖康要錄》卷五。

乞竄殛蔡攸奏

靖康元年四月二十九日

罪惡之著，莫甚蔡攸。當京擅權專政，彼則以陰謀詭計出入宮禁，外示異同，中實附會。及童貫興師召亂，彼又副之，出構邊隙，歸冒重賞。以襦袴之資而當大位，以斗筲之器而握重兵，蠹國害民，亞於京、貫，竄殛之罰，不可以免。今雖降指揮令侍京於貶所，又官爲大中大夫，列於侍從，如是而曰竄斥可乎？《靖康要錄》卷五。

蔡京諸子孫請發遣赴京貶所奏

靖康元年四月二十九日

京以奸惡竄之遠方，諸子及孫自當隨侍。今脩居杭州，攸居宿州，諸孫居拱州，各遣妻妾，自圖安便，其不孝又甚矣。宜令所屬發遣赴京貶所，庶稍知人倫之義。《靖康要錄》卷五。

乞令節度使悉歸環衛奏

靖康元年五月

竊惟祖宗創業艱難，愛惜名器，當時將帥建節，不輕授人。自崇、觀以來，權臣專政，啓僥倖之路，高爵厚祿，視如土芥。雖胥史廝役，間亦濫除，功臣貴戚，羞與爲伍。況廩給之厚，廉從之衆，坐糜國用，百倍佗官。今陛下循名責實，恭儉節用，以身率四海。凡任節度使者，人人願自貶損，以從德化，特重于自陳爾。近因范訥有請，願歸環衛，授以上將軍。制命一頒，衆皆歡抃。臣恐自此相繼，有請多矣。與其有請而後從，不若先爲之所。嘗聞藝祖削平禍亂，一日罷諸節度，悉歸環衛，而人無異議者，分當然也。欲望指揮所屬，詳加裁度，除宗室及實有軍功人別作措置外，其餘並依范訥例換授施行，以協天下公議。《宋會要輯稿》職官六一之二〇（第四冊第三七六四頁）。又見同書職官三三之七，《靖康要錄》卷五。

乞斥責學官楊時等奏

靖康元年五月五日

臣聞大學賢士之關，禮義之所自出。今也學官相詬于上，諸生相毆于下，甚者諸生奮袂而競前，祭酒奉頭而竄避，敗壞風教，一何甚耶！且朝廷之大臣，進退出處，理之常也。學正馮楫揚言以爲

是，博士雷觀痛詆以爲非，喧爭糾訐，甚于街童巷婦之相詈辱者。除本臺見行體究外，不識學徒何所取法乎？五經之訓，義理淵微，後人所見不同。或是或否，諸家所不能免也。是者必指爲正論，否者必指爲邪說，此乃近世一偏之辭，違萬世之通論。自蔡京擅權，專尚王氏之學，凡蘇氏之學，悉以爲邪說而禁之。近罷此禁，通用蘇氏之學，各取所長而去所短也。祭酒楊時矯枉太過，復論王氏爲邪說，此又非也。致使諸生集衆，直造祭酒位次，欲見而詆之。時若不自引避，必致生事。又有時中齋生姓葉者，黨王氏之學，止善齋生姓沈者，黨蘇氏之學，至相毆擊，其人稍衆。庠序事體，固當如是耶？臣伏望聖慈裁酌，如祭酒楊時偏見曲說，德不足以服衆，學正馮楫、博士雷觀輕浮爭競，大失生儒之體，欲乞指揮，並行斥責。又諸生鼓倡集衆，爲首之人及兩齋相毆擊者，亦乞下所隸根究姓名，重行屏斥，庶幾朋黨不立，爭訟不生，而使學者樂道向方，不蹈于刑辟，豈勝幸甚。《靖康要錄》卷六。又見《文獻通考》卷四二，《宋史》卷一五七。

乞以避嫌罷免中丞職事奏

靖康元年五月六日

新右正言許景衡乃臣同堂妹夫，臺諫官事相關連，同在言路有嫌，乞罷免中丞職事。《宋會要輯

稿》職官六三之一二（第四冊第三八一—八頁）。

方元若廢弛職事奏

靖康元年五月十日

吏部比他曹最爲繁劇，郎官方元若又兼權舍人，致使天官職事，廢弛尤甚。《靖康要錄》卷六。

乞改除唐恕差遣奏

靖康元年五月十七日

自祖宗以來定令，本臺僚屬，非有出身，未嘗除授。近者唐恕除監察御史，恕實有行業，士類推許。儻使分領六察，固優爲之，然以蔭補入仕，有違祖宗條例。恐此一開，自是袴襦之子，攀援進取者，足相躡於憲府矣。欲乞改除一等差遣。《宋會要輯稿》職官五五之一六（第四冊第三六〇六頁）。又見《靖康要錄》卷七。

乞竄責葉劭葉著奏

靖康元年六月十一日

蔡京之親戚子孫悉已竄責，而尚有漏網者，京之婿葉著之父劭是也，今爲顯謨閣待制提舉宮祠。唯著及父劭皆以闖茸凡才，夤緣超躐，內則離開京、攸之父子，外則沮傷天下之英俊。今青天白日之

下，而城狐社鼠，得以苟逃重磔，公論不厭。《靖康要錄》卷八。

乞放罷劉仿方略奏

靖康元年六月十六日

今日除祠部郎官劉仿分任廣東西路提點刑獄，朝散郎方略任廣西運判。略乃余深妻兄，仿乃劉儗族兄。略與京、攸同鄉，又蔡氏之族婿，平日出入京、攸之門，交通狎昵，結爲死黨。一旦持節廣南，而京、攸在韶、潯三州，似欲與蔡氏爲地者。成命播傳，士類驚愕。伏睹近降旨揮，京、攸永不放還，臣僚敢有引薦，當正刑章。今此差除雖無引薦之實，而有庇護之嫌，如是而欲人無疑，可乎？乞賜放罷。《靖康要錄》卷八。

乞斬姚古奏

靖康元年六月二十七日

周世宗戰于高平，斬敗將何徽、樊愛能等七十餘人，軍聲大振。如世宗者，政事憲度雖未盡善，至于用師英決，誠可爲後世法。臣謹按河東制置使姚古，雖本將家，其實畏懦，素無戰功。所以登壇持節者，唯以名馬寶貨鬻于童貫之門，濫被恩賞，以至于是。然荷國厚恩，不思報稱。自太原被圍，古提重兵于威勝、隆德，逗留數月，未嘗寸進。及种師中以忠勇自奮，而古違期弗應，遂致師中失

利，此古可斬之罪一也。虜人方圍太原，未有一騎一卒敢窺南北關。自師中失利，古輒退師威勝，士庶叩馬懇訴，願共守禦，古乃夜半遁去，致使威勝之民，扶老携幼，斃于道路，哭泣之聲，振于山谷，此古可斬之罪二也。古既退師，其部將又妄言于衆曰：「國家已割太原與金人，我輩可以南歸。」于是役夫般運糧草器甲及民蠶在箔者，悉委棄而去，此古可斬之罪三也。興師之初，有效用十五人，直入隆德，縛僞守倅以獻，不血刃而得一郡。古乃掩其功狀，不以實奏，致此十五人者止于賜帛。士氣不揚，抱戈不戰，此古可斬之罪四也。當僞官之守隆德，存恤其民人，保護其婦女，賊鋒敢犯，立斬以徇，又閉賊兵于他所，不許妄出。請于粘罕，遣還其兵，自言先世乃汝潁間人，深有效順之志。一旦縛至軍中，古若如韓信之師左車，李愬之釋李祐，太原之圍，自此可解。乃貪冒功賞，獻囚于朝，用心不忠，安能成事！此古可斬之罪五也。人有上黨道中見大刀巨斧凡數十輩擁騎而載婦人者，云是將官寵妾。軍中婦人不可勝數，人無鬪志，士氣不振，此古可斬之罪六也。古欲退師，無以發端，忽有統制官焦安節厲聲而前曰：「虜騎迫近，何爲尚留于此！」古既不能斬安節以慰衆心，輒從其言，領衆宵遁，實古之謀假于安節耳，此古可斬之罪七也。樊、何一失而世宗斬之，古乃有大罪可斬者七，其可恕乎？近日如統制官張師正、王從道畏法逃竄，已試之軍法，如此特小者耳。斬一姚古則主威立，斬一姚古則軍聲振，斬一姚古則四夷知畏，豈但能解太原一方之圍，而快隆德士庶之憤而已哉！伏望特賜睿斷，明正典刑。

〔貼黃〕訪聞姚古隨行使臣兵級尚有數百人，見在城外，伏乞聖慈指揮，先將使臣與兵級放散或

拘收他役，然後施行，庶不生事〔二〕。《靖康要錄》卷八。又見《三朝北盟會編》卷四九。

〔二〕「貼黃」據《三朝北盟會編》補。

乞根尋取索傅亮邊機奏

靖康元年六月二十七日

房州文學傅亮博通古書，深曉時事，論議忼慨，智略縱橫。昨充制置司勾當官，未幾以輕儇與陝西監當，又改湖南遠處掾官。當今師旅方興，務收羣策，唯才術有餘者，最不可失。亮昨有劄子五本，大臣已繳進外，另聞更有邊機六十餘事。伏乞根尋取索，稍加試用，勿以輕儇故廢其良策。伏取進止。《靖康要錄》卷八。

乞遠竄白時中等奏

靖康元年七月五日

竊惟國朝於觀文殿置大學士，以爲宰輔均逸之罷，自非進退有禮而以功名自全者，未嘗輕授。謹按前宰相白時中、李邦彥或孱懦不才，或浮薄無行，冒居宰輔，士論鄙之。昨者金賊擾攘之際，惶駭無謀，幾致敗事。稽其罪戾，宜汙鼎鑊。陛下務全終始，罷相之日，例以大觀文授之。固宜牢辭職

名，力請黜責，以見恐懼之意。今皆不然。時中乃具劄子云：「方權臣恃勢，事之機要者百不聞一。」夫身爲宰輔，其阿諛朋比、不卹國事如此。自罷相歸，東至楚州，艤舟於城外。時方臘竊據浙西、淮南諸郡，閉門守備。一旦驚擾，匍匐扣城，卑詞哀懇而後得入。市井之人羣聚而侮詈之，曰：「作宰相時開口發一忠言以告于朝，豈有今日之事！」即其懷奸誤政，不廉無耻，一至于此。今乃以特進、大觀文領真祠，優游大第，歌童舞女，朝夕燕飲，不念陛下憂勤于上，爲大臣者忍如是乎？伏望褫其職名，鑄其官秩，特加遠竄。及其子日章、婿公彦待制、修撰，亦乞削奪施行。《靖康要錄》卷九。

乞追奪白時中等大觀文職名奏

靖康元年七月

前屢論列白時中尸素無耻，李邦彥悖慢不遜，及余深朋附阿諛，不恤國事等罪，未蒙施行。時中與王黼、梁師成、朱勔私相交結，邦彥與蔡攸爲表裏，余深又蔡京之死黨也，此皆國家之蠹，社稷之賊，久稽典憲，未足以明政刑之威，快士庶之憤。所有大觀文職名，並乞追奪，伏望早賜施行。《靖

康要錄》卷九。

乞擯斥吳敏奏

靖康元年七月十三日

臣聞漢田千秋以一言寤意，旬月取宰相。匈奴單于曰：「漢置丞相非賢也，一妄男子上書得之矣。」蓋宰相非其人，取笑四方，見輕戎狄如是，而責其撫百姓、鎮四方，亦難矣。臣謹按少宰吳敏不才而喜爲奸，無識而好任數。又其天資險佞，籛條戚施，面若畏人，退而害物。自童幼時爲蔡京父子養於門下，側媚狎昵，日益親附。方鄭居中作相，與京構隙，京乃峻擢敏輩，列於侍從，分布親黨，四面刺探，當時被其中傷者不可勝計。奸迹既彰，久被棄斥。前年京及子絳復出爲惡，首加薦引。敏知京、絳將敗，而攸及李邦彥齊驅並進，於是又背京而從攸。夷考其行，豈可置諸廟堂，以宰輔之任？伏自上皇禪位陛下，登極之初，授受揖遜，若唐堯虞舜，初無間言。乃貪天之功以爲己力，每於章疏喋喋自明，此敏之罪一也。陛下仁孝通於神明，形於四海，天下之所共知。敏輒具劄子，欲令百官在上皇前則言陛下孝，陛下前則言上皇慈，播傳中外，人心疑惑，此敏之罪二也。臣僚累上章疏擊蔡京父子、余深、李邦彥等，敏竭力營護，類多阻抑不行，或行之不盡，使陛下刑政賞罰不均，此敏之罪三也。頃時方賊作過，敏居真州，遽挈其家遁於亳社，州人因此驚駭，不安其居。昨者金寇犯闕，又首入劄子，乞令其父般家東下，執政、從官紛然相效，使京師之衆，扇搖惶惑，此敏之罪四也。左司郎中吳巖夫婚姻之家，顯有親嫌，引列宰屬，倚爲腹心，而不顧公論，此敏之罪五

也。敏妻兄曾開初除知東平，葉夢得除知潁昌。敏以東平不及潁昌，於是令開與夢得兩易其任。曾楙、曾班、曾幾皆其妻黨，故剖符大藩，或持節善地。不惜爵位，以私其親，此敏之罪六也。昔與宇文虛中同除中書舍人，潤色誥命，賴虛中爲多。及臺臣列論虛中惡同王蕃，而又極力營救，不爲施行，其罪七也。敏頃常薦燕瑛爲廣南漕臣，交通情好，蓋非一端。胡直孺爲發運使，時敏寄居真州，干求請謁，靡所不至。瑛與直孺皆以交結匪人，薦致彈劾，雖不得已而罷去，將以龍圖直學士典領要藩，其罪八也。居真州不能擇交，而與贓汙罪人石慄宴飲游從，近乃召慄赴闕，士論大喧，其罪九也。太學官吳若上書痛詆其罪，初則怒而逐之，日下押出國門。是時金寇初退，城外剽掠未息，若無宿之地，實幸其爲亂兵所殺耳，既又復其舊職，果出於誠心乎？太學生陳東上書痛詆其罪，初則欲加以重辟，既又命之以官。作威作福，喜怒自己，其罪十也。他惡未暇悉數。敏自知其才不足以當大任，中懷慙作，不敢舉頭仰面，以見士民，衆皆侮笑之。不敢入尚書省判狀治事，自當軸以來，不得已而過省者，統十數日而已。方今國家多事，外則夷狄交侵，內則綱紀廢壞，雖賢而智者猶恐不勝其責，況如敏者！他日誤國，萬萬無疑。古人云：「屋大而柱小，可爲寒心。」正敏之謂也。臣愚伏望陛下念祖宗基構之大，搜采羣策，共致中興。如敏之奸懦，速宜擯斥。若遲疑不決，則國勢委靡，中外解體，不可支持矣。臣不勝感切之至。取進止。《靖康要錄》卷九。

彗星見乞修明政治奏

靖康元年七月十六日〔一〕

伏見前月二十七日壬戌夜、今月初四日戊辰夜以來，彗星見於天之東北。天以陛下恭儉憂勤，仁民愛物，施於四海，不宜致此變異，故凡明於天文者，皆曰此金賊滅亡之象。稽之天理，驗之人事，金賊殘暴，殺傷太甚，自取滅亡，決有是理。雖然，天道幽遠，天象著明，倘以幽遠之說而昧著明之戒，似非古先哲王正厥事以應天變之義。又況戎狄未殄，寇盜未平，主威未振，國勢未強。權綱未舉，紀律未嚴，是非未明，賞罰未當。罪人已得未加明刑，寬詔已頒未蒙實惠。倉庫未盈，私室未富。貴近之列未皆正人，州縣之間未皆廉吏。命令數下而數易，差除屢報而屢移。朝有姑息之政，吏多冗濫之員。如是則星象垂戒，其可忽乎！伏望特降明詔，切自警畏。內修德，外修政，進君子，退小人，獎廉潔，蠲苛僇，修兵甲，選車徒，備邊郵，儲糧食，恤民隱，去冗吏，除弊源，如此之類，次第施行，庶幾變災爲祥，轉禍爲福矣，願陛下加察焉。取進止。《靖康要錄》卷九。又見《宋元通鑑》卷五八。

〔一〕七月：《宋元通鑑》作五月。

乞改正宣仁皇后謗史奏

靖康元年十月

臣聞周公遭管、蔡流言，上天動威，雷電以風，禾偃木拔，以彰周公之德。蓋聖人用心與天地合，不幸而遭變故，必有感格而震動。恭惟陛下聖聖相繼，中外乂寧，將二百年。自紹聖、崇寧、大觀、宣和以來，星文變見，日食地震，水旱連年，盜賊滿野，遂至金人猖獗，直犯京闕，非特姦邪用事，忠良擯斥，庶政不修，百姓愁苦之所致也。宣仁聖烈皇后保佑哲宗，功在社稷，垂裕無窮，而乃負誣謗於天下者垂四十年。天地幽鬱，人神憤怨，前日之變，幾至大亂，未必不由此也。日近搢紳之士咸謂臣曰：「當宣仁聖烈垂簾聽政，登用耆舊，惠養黎元，如章子厚、曾布、蔡京及卞姦險刻薄之徒，棄黜弗用。小人懷憾，務在報復。及其得志，託紹述爲名，凡元祐正士禁廢弗用，一時輔相待從之賢，死於遐陬荒裔者，何可勝計。及章子厚晚年被斥，頗有悔過之意。其謝表則曰：「極力以遏徐王覬覦之謗，一心以明宣仁保佑之功。」觀此，則知當時固嘗起徐王之謗，而掩宣仁保佑之功矣。范純仁嘗曰：「矧宣仁誣謗之未明，致保佑憂勤之不顧。」純仁懷忠發憤，遂有此言。然伸幽直枉，正在今日。伏望陛下詳酌，令三省、樞密院及侍從臣寮共議其事，辨明休烈，振發潛光，然後敷明詔以喻中外，差大臣以告陵廟，上以慰在天之靈，次以攄幽明之憤。天意披豁，人心感悅，則中興之業，當自此有成矣。《國朝諸臣奏議》卷六〇。（以上羅國威校點）

黃潛厚

黃潛厚（？——一一三六），邵武軍邵武縣（今福建邵武）人。宣和末爲京東轉運副使，歷直秘閣、直顯謨閣。靖康元年，康王趙構用兼大元帥府隨軍應副。建炎元年，升直龍圖閣，尋遷戶部侍郎。七月，拜戶部尚書、提舉行幸一切事務。以避其弟宰臣潛善，除延康殿學士、同提舉措置戶部財用，升端明殿學士。三年，潛善貶，潛厚亦罷官奪職，又責授秘書少監、分司南京、道州居住。紹興初，許自便。六年八月，以中大夫、提舉台州崇道觀卒。見《宋會要輯稿》選舉三三之三九、三四之二，《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三、五、七、十一、十六、二十一、四四、一〇四等。

職租納見錢奏

宣和七年四月二十六日

在任官職租方起納之時，督責甚於稅賦。逮其既足，不時變糶，坐邀善價。貪鄙之風，不可不革。乞應職租，候稅入中限，令人戶依實直中價赴常平庫納見錢。《宋會要輯稿》職官五八之二二（第四冊第三七一二頁）。

乞東南上供綱運分撥赴東京或南京下卸奏

建炎元年六月二十七日

已得指揮，諸路起發上供錢物並赴東京送納。契勘南京左藏庫見在錢物不多，乞應東南上供綱運，令行在戶部相度，隨宜分撥赴東京或南京下卸。《宋會要輯稿》食貨四三之一四（第六冊第五五七九頁）。又見同書食貨四七之一二（第六冊第五六一八頁），《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六。

乞許客人販淮南鹽入東北鹽地分貨賣奏

建炎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東京係東北鹽地分，邇來客販稀少，使民闕食。契勘淮鹽地分最近，道路通快。雖兩界鹽不許相侵，若客人願販淮鹽入東北鹽地分相兼貨賣者聽，每袋加納借路錢。《宋會要輯稿》食貨二五之三十一（第六冊第五二三〇頁）。

乞支錢本付兩浙收糴奏

建炎元年十二月

一二浙道路未通，客旅稀少，即日糧價低小。望支錢本，委本路漕臣廣行計置，令發運司差綱般發

上京送納。《宋會要輯稿》食貨四〇之一三（第六冊第五五一五頁）。

乞許客人販淮南礬通入河北等九路奏

建炎二年正月十三日

宣和三年閏五月十五日勅：淮南礬場取客人從便於榷貨務入納請買公據外，亦許客人用金銀錢帛等依數就礬場入納算請，所有納下金銀匹帛等並令礬場監守封記，團併上京。及承建炎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勅：淮南無爲軍礬，權取許客人通販入晉、相礬地貨賣。今欲乞許客人販淮南礬通入河北、河東、京東、京西、在京并東南九路。除在京榷貨務買到公據外，仍許就行在入納見錢金銀物帛等請買公據鈔引，可免礬場般輦脚費。《宋會要輯稿》食貨三四之六（第六冊第五三九一頁）。

乞東南六路根刷綱船般運上供斛斗奏

建炎二年正月十六日

東南六路歲額上供斛斗計六百餘萬石，今歲已過限，尚有未般之數。乞專責六路轉運司及發運司下逐路州軍，根刷諸路應干綱船拘收，每一萬斛團併爲一綱，募使臣管押至東京下卸訖，至泗州排泊。令發運司差官一員，在泗州將回運空船依元路分發歸逐路團併漕運。兼察河撥發司亦有未般斛斗，並乞下撥發司依此施行。《宋會要輯稿》職官四二之五三（第四冊第三二六一頁）。

乞將真州榷貨務併入行在揚州榷貨務奏

建炎二年正月

茶鹽之法，令客人於在京榷貨務入納見錢，請買鈔引，於諸路算請茶鹽。近令真州置司印賣鈔引，今來車駕駐揚州，去真州止五十餘里，又水陸相通，而兩處出賣鈔引，客旅盡赴行在興販物貨，理宜從長措置。欲乞移真州榷貨務於行在揚州置局，其真州茶鹽司已造下及揚州通判見賣鈔引，併入行在榷貨務裏同招誘出賣。將來回鑾，依舊併入在京榷貨務。《宋會要輯稿》食貨五五之二五（第六冊第七六〇頁）。

剗刷到諸路合起錢物椿辦大禮賞給數目奏

建炎二年八月二十三日

剗刷到諸路合起錢物椿辦大禮賞給數目：江、浙、淮南、福建路計都錢二十萬四千六百九十八貫，金三百七十一兩八錢，銀一十九萬二千四百一兩，紬一十四萬二千六百六十二匹，絹四十萬八千四百一十四匹，綾一千五百四十四匹，羅五萬五千二百四十四匹，絲六萬二千三十一匹（二），綿七十二萬五千七十九兩，布二十四匹。《宋會要輯稿》禮二五之一八（第二冊第九六三頁）。

〔二〕匹：疑當作「兩」，絲不能以「匹」計。

乞罷戶部進呈旁通奏

建炎二年九月二十四日

諸路提舉常平司依法每歲限三日已前具舊收支、見在、旁通，本部編類諸路數，限秋季終進呈。竊緣本部依元豐法，每歲已有限秋季終攢類進京常平等錢物總數政目文冊，今來旁通，見各支破食錢，虛費無補。乞除依元豐法進呈政目外，將旁通並罷。《宋會要輯稿》職官四三之一三（第四冊第三二八〇頁）。（以上劉琳校點）

全宋文卷三〇三四

柳 瑊

柳瑊（一〇七一——一一三六），字伯玉（一作伯和），世爲魏郡人，祖上徙合肥（今安徽合肥）。第崇寧五年進士，調淄川縣主簿，授蘇州觀察推官，移泰州司儀曹事。改奉議郎，除陝西路轉運判官，移利州路提點刑獄。宣和四年除知濬州，移洺州。靖康元年告老，以朝奉大夫致仕。建炎三年召赴行在，以疾辭，差主管台州太平觀，除福建路提點刑獄，改兩浙東路。建炎六年五月卒，年六十六。見孫覲《宋故左中奉大夫致仕柳公墓誌銘》（《鴻慶居士文集》卷三三）。

慈恩寺雁塔唐賢題名跋

唐人登科，燕集曲江，題名雁塔，一代之榮。觀當時士風，以不得與爲深恨。國朝錫燕瓊林，立碑太平興國寺，乃用唐之遺典。故凡歌詩啓叙紀述同年契者，引雁塔爲故事。雁塔在長安南、曲江西慈恩寺，樂天所謂「曲江院裏題名處」是也。塔成于顯慶間，距今幾五百年，堅完如新，壁間磚上，

字墨猶存。四方士大夫，自非身嘗登覽，蓋莫之見，世亦未有摹刻以傳者。宣和庚子，瑊以漕事使關中，公餘與同僚訪古，周覽塔上，層層見之。字畫遒麗，俱有楷法。全榜無幾，而名卿隲人留記姓字歲月者倍多。乃得善工李知常等，俾盡摹刻于石。託隱士王正叔點校編次，同年樊仲恕冠以叙引。正叔好古博學，通六書法。仲恕高才鉅筆，有聞于時。是書當借重以傳，其詳見于叙云。宣和庚子十月朔，大名柳瑊伯和題。《寶刻叢編》卷七。（劉文剛校點）

楊 捐

楊捐，華陰（今陝西華陰）人，政和間官資州龍水縣。

龍洞觀記

政和五年正月

資爲左蜀支郡，龍水爲小邑。民俗淳厚，不士則農，恥爲商賈，故言秀民者必曰龍水，蓋山川炳靈所鍾異焉。予始至此，庭下可以張羅，日與賢者流從容歡笑，如在禪房道院，蕭然忘流客之苦也。會歲旱，祈禱莫應，聞有龍洞者，昔多異感，使我不□□□，亟走祠下，將致誠懇。執事者方陳牲幣，甘雨已沾，風雲雷電，出入□耀，近在俎豆間，觀者莫不悸恐。自爾有禱必應，以□誠叩，高邈

如瞻儀形、接話言也。前是不稔，雨間在潤，既獲豐年，民思有以報。於是開拓故基，式其坵垤，實其溪壑，然後其平如砥，以彰締構焉。凡爲殿三，掖以斜廊，環以修廡，對峙二閣，以□寶鐘，以藏玉笈。南建重樓，下闢三門。精廬靜舍，清衆所處，父居其東，無一不備者。昔之坵墟草莽，化爲巖淨。上聖高拱，羣仙列侍，杞梓瓊奇，金碧明煥。山之峰巒回抱，巖洞邃深，神工天造，氣象凝鬱，宜有真仙遊處，神物潛宅，殆所謂洞天福地者耶？其洞昔號龍潭，歲久湮塞，後加淘治，以浚其源。又甃其中潭爲祠堂，以□龍像。北對洞門，創廣殿以便款謁。父老所以答□□□如此，則神之降福於是邦也何有窮盡乎？予遊四方，所見名山勝地必遠人境，山水雖奇矣，土木之工未必得是；土木得是矣，未必有惠利及民。乃若龍洞，則近附城郭，山水奇絕，土木壯□，一念有禱，油然作雲，不崇朝而及千里，豈尋常嬉遊晏□娛耳目之地哉！古語有云：「謀事非難，作事爲難。作事非難，成事爲難。」予以爲成事固難矣，至於不私一己，志在衆人，不待賞罰之加，不爲毀謗所搖，而能成事者，尤可以爲難。數君子者經營不倦，可以爲賢矣。華陰楊捐記。大宋政和五年歲次乙未正月十五日〔一〕。光緒《資州志》卷二九，光緒刻本。（劉文剛校點）

〔一〕五年：原作「三年」。按乙未爲政和五年，因改。

趙子明

趙子明，政和時爲長清縣令。

靈巖寺謝雨記

政和五年四月

政和乙未，經春不雨，百姓咨嗟。思欲禱于法定聖像，誠心一啓，甘澤隨降。遂涓吉辰，詣靈光致謝。因覽諸泉，經日而還。向子千涓同至。縣令趙子明，孟夏廿一日。監寺僧昭戒立石。《山左金石志》卷一八。又見《濟南金石志》卷四，《泰山志》卷一七。（劉文剛校點）

郝 問

郝問，字裕夫，西河（今山西汾陽一帶）人。宣和時在世。

緱山題名

政和五年五月

西河郝問裕夫、弟□純□夫□，同郡功裴□空明、元寶天、李可□守道遊緱山，謁帝子祠，徘徊久之。政和乙未五月十九日。《偃師金石遺文》補錄卷一一。（劉文剛校點）

趙子俅

趙子俅，徽宗時爲忠翊郎、添差池州監押。

莫道祖誦經母升天記

宣和甲辰秋，池州城下景德禪院有僧童莫道祖，偶緣母親傾逝，追慕不已，日誦本教經薦擢，用酬罔極之恩。至秋末，有太平州田功曹宣教到院安下，每見功曹常以天樞法救人疾苦，能追攝死魂，以詰升沈。道祖見其靈異，遂具狀申陳，乞行拯拔。其官人受狀判押，燒令神將去，即時追攝道祖母氏到壇前，問曰：「你兒道祖日夕誦經追擢，尚羈冥司，如何？」母對曰：「雖得吾兒道祖念經報

薦，其誠志未孚。若作六六功德，幽冥普獲霑恩，妾即得超生。」是時若男若女數百餘人咸罹痛苦。功曹復問曰：「何謂六六？」答云：「黃籙水陸。」道祖泣告曰：「自幼捨慈親依棲梵刹，身計未成，何緣有力爲大功果？」母曰：「不然，但志心轉誦道教有《太上救苦經》，及持念太乙救苦天尊御號，冥司簡奏上天，功即應聲至矣。」又曰：「冥司限促，不敢久留。」乃作禮謝而去。道祖即告功曹求受《太上救苦經》及天尊號，日夜虔誠，兼而誦之，各積千遍，具疏焚化。是夜母親見夢於道祖曰：「汝今不負鞠育之恩，誦經持號，誠格高真。蒙上帝符命，我已得生天矣。自後無復見汝，汝宜自勉力，勿忘正教。」言訖，乘雲冉冉而去。忠翊郎、添差池州監押趙子休述。《太上洞玄靈寶救苦妙經》，正統道藏本。（劉文剛校點）

趙仲湜

趙仲湜（一〇七三——一一三七），字巨源，初名仲汭，楚榮王宗輔子。熙寧十年，授右內率府右副率。累遷密州觀察使、知西外宗正事、保大軍承宣使。欽宗嗣位，授靖海節度使，更今名。康王即位於南京，仲湜由漢上率衆徑謁，襲封嗣濮王，加開府儀同三司，歷檢校少保、少傅。紹興七年卒，追封儀王，謚恭孝。見《宋史》卷二四五《濮王允讓傳》及本人所作《自贊》。

乞降旨令司封公牒取會宗正司奏

宣和四年三月

本司自熙、豐而來，三司至六曹非相統攝，於本司皆行公牒。昨來吏部司封不依上條，於政和五年創行請申，將合取會事務不行公牒，直押貼子付本司取索。緣本司即非司封所隸，既非所轄，自當公牒取會。欲望降旨，令司封遵依元豐舊制施行。《宋會要輯稿》職官二〇之二〇（第三冊第二八三〇頁）。

宗子支請錢米事奏

紹興三年八月二十九日

孤遺宗子散居州縣，支請錢米，乞令諸路轉運司下逐州軍委檢察尊長，檢察詐冒。其尊長每月添破茶湯錢三貫。如有詐冒，許諸色人告，每名賞錢五十貫。仍許逐宮宗子互相覺察，亦支上賞。其錢米令按月支給，過期不支，許監司按劾。《宋會要輯稿》帝系六之四（第一冊第一三二頁）。

迎歸濮安懿王神主神貌令紹興府辦有關禮料奏

紹興五年二月十五日

契勘濮安懿王園廟，廟係在永安軍，每遇四仲饗應干事件，並係本軍依條應副，恭詣行禮。昨被

旨迎奉濮安懿王神主神貌至行在，於仲湜私第權行安奉，太常寺排辦。是致臣僚陳請以宗廟在遠，而濮園在邇，人情未順，有所未安，遂申明朝廷，欲乞遷徙。未施行間，繼緣擾攘，蒙朝廷指揮，令迎奉神主神貌往穩便州軍，今來已迎奉至紹興府，未曾起發。若復令迎奉前來，依前有司排辦，即未應禮例。今欲乞且就本處權行奉安。今紹興府量行擗截，每遇四仲饗，仲湜依條恭詣致齋行事，所有合用禮料乞依近例省簡，不用牲牢，令紹興府止排辦酒脯香幣蠟燭祭器等，差禮生祇應。《中興禮書》卷二八八。

趙令時檢察昭慈獻烈皇后攢宮事奏

紹興三年八月二十二日

昨權行宗正司令時，每季檢察昭慈獻烈皇后攢宮，未審合與不合依例前去。《宋會要輯稿》禮三九之

一二（第二冊第一三六六頁）。

保識全失告劄宗室事奏

紹興五年二月二十二日

契勘宗室昨係本司元保奏，因遭兵火，有全丢失告劄者，召知閣、御帶、管軍之類作保，吏部方許給據。切詳宗室若與知閣、御帶、管軍素非親識，難使終身不得從仕。欲乞許全丢失告劄宗室，召

異姓大使臣二員，并宗室無服親小使臣一員保識，同本宮尊長保明，結除名編置之罪，許本司保奏。
《宋會要輯稿》帝系六之七（第一冊第一三三頁）。

侯官縣烏石山題名

建炎四年

建炎庚戌正月二日，因禮神光寶塔，遍遊烏石精藍，乘興造西禪寺，歷覽勝概而歸。男士街、士術、士衍、士程，姝士鵬，婿廖虞弼侍行。皇叔祖少傅、開府、嗣王仲湜巨源書。《福建金石志》卷九。又見《閩中金石志》卷八，《閩中金石略》卷六，《烏石山志》卷六。

自贊

熙寧六載，歲在癸丑，月當孟夏，二十有九，余乃始生，濮祖之後。性比山麋，貌同野叟。隨圓就方，以無爲有。惟忠惟孝，不污不苟。皓月清風，良朋益友。湛然靈臺，確乎不朽。《四朝聞見錄》卷一。又見《咸淳臨安志》卷八七。（以上劉文剛校點）

胡 愈

胡愈，韶州曲江（今廣東韶關）人。崇寧二年進士及第。宣和三年四月由知康州移知南雄州。見《宋會要輯稿》職官六一之四四，雍正《廣東通志》卷三一。

修飛來殿碑記

政和六年冬

中宿之半，倚石作大禪林，勅曰「廣慶」，國朝康定初所賜額也。案寺雜記三十有六，而飛來殿實其權輿。武溪僧了致政嗣法佛國禪師，維曰：崇寧改元之明年，歸自法雲。越二年，三司檄曹溪選請住持。入院之日，舊三門左行躡級而上，登頂謁還，視基構圯陋弗支，俯瞰長江如墮，輒喟然曰：「不葺修，何以奉香火、重本源乎？」乃募衆緣，益之歲入，斤斧槩集，據舊一新。廣五丈五尺，深三丈四尺有奇，前崇四楹，左右翼如也。經始於大觀戊子之初，告成於九月之望。上棟下宇，咸飾以朱，日皎月輝，上薄雲漢。後八年改九事，功德至之，酬瞻肅心生焉。先是，梁武帝時，峽有二神人，化爲遊方居士，往舒州叩上元延祚寺貞俊禪師，曰：「本峽據清遠上游，吾欲建一道場，足立勝概，師能去乎？」師然其說，俄而中夜風雨大作，黎明薄霧，啓戶而金碧寶相，巍巍乎已在此山中。

矣，一何速哉！說者謂黃帝時降二庶子五羊，長曰大禹，居峽南，次曰仲陽，居峽北。厥後二臣左曰初，右曰武，亦同隱於林麓之間。所謂二神人，非即二庶子乎？予應之曰：事隱乎微，不可究測，一言蔽之曰神。夫以神運無方，聲跡俱泯，寸步不動，六合已周，使其少致力焉，雖華嶽可移，滄海可決，況其爲土木乎？初念厥治，以人相神，則億萬斯年獨存而常今矣。玫師自據法席，行將一紀，隻椽片瓦，皆出其力，而曩昔出山似茲殿始，故取其名之著者刊于石。時政和六年丙申冬記「二」。光緒《廣州府志》卷一〇一。又見康熙《禺峽山志》卷二〇。（劉文剛校點）

「二」六：原作「二」。光緒《廣州府志》卷一〇一原注：「按丙申爲政和六年，《清遠縣志》載此記文作『二年』，蓋傳寫之譌。」其說甚是，據改。

楊 戡

楊戡，少給事掖庭，主管後苑。自崇寧後，日有寵，知入內內侍省。政和四年拜彰化軍節度使，首建期門行幸事以固其權，勢與梁師成埒。歷鎮安、清海、鎮東三鎮，由檢校少保至太傅。宣和三年卒，贈太師。見《宋史》卷四六八本傳。

乞立直殿職任之法奏

政和三年九月二十二日

朝廷肇新直殿之職，其繫銜等次序，安敢有議。若止以帶職非帶職、正任轉官先後爲次，大恐未稱朝廷肇新直殿職任之意。伏望詳酌立法施行。《宋會要輯稿》職官五六之四二（第四冊第三六四六頁）。

乞將轉官回授祖父奏

政和三年九月二十三日

臣伏蒙聖恩差提皇城司，備員再任，已及三考，舊例合轉一官。伏念臣故祖父若拙未曾以恩澤陳乞，特加贈典。伏見省官楊震曾將恩例回授與祖父，自入內殿頭上贈右衛上將軍。況臣祖父若拙故任皇城副使，已贈左衛上將軍，與楊震祖父故任官序不同。伏望聖慈以臣合轉官恩澤，特依楊震例，許回授贈祖父，在衛上將軍加贈一官。祖母仁壽縣太君謝氏，乞隨祖父今來贈官封贈一次。《宋會要輯

稿》儀制一〇之一八（第二冊第二〇一三頁）。

龍德宮役兵請給事奏

政和四年三月十五日

奉聖旨，侍衛步軍司可特差借宣效六軍兵士二百人，帶行見請諸般請給，日下發遣龍德宮役使，充本宮實占祇應，與免諸處差借揀選。體量向去有關，依此差借。如有拘礙，特依今來指揮。《宋會要輯稿》禮五之三（第一冊第四六六頁）。（以上劉文剛校點）

趙 佺

趙佺，大觀四年爲朝請大夫、新權成都府路轉運判官，權提舉永興軍等路常平等事。

開修白石渠告成題字

大觀四年九月

大觀二年秋，被朝旨開修三白石渠，工徒數千人，渠河部役官朝奉大夫蔡溥而下十有五人祇領其事。至四年九月十三日休工告成，引涇水深五赤入渠，通行七縣，灌溉民田云。朝請大夫、新權成都府路轉運判官、權提舉永興軍等路常平等事趙佺謹題。《金石萃編》卷一四六。（劉文剛校點）

趙宗堯

趙宗堯，資中（今四川資中）人。宣和間通判閬州、管勾學事。見《宋代蜀文輯存作者考》。

香城宮碑記

環閬城皆山也。世以城南錦屏爲傑。余謂香城氣象，由陳氏書巖分嶺而下，高大崢嶸，形勢岌業，突坐於嘉陵江上，而大像崇岡，偃蹇對峙，若領若袖，四伏盤僻。西望錦屏，相爲表裏。宜爲上士所卜築幽居棲隱，始足以副是山英靈之氣。詢之，果得二人焉：一曰畢氏善暉，一曰羅少明道人。始，余得倅閬中〔二〕，迂吏至京師，已聞道人名。既抵閬，士大夫稱談不容口。顧事簿領，未暇訪道人。道人亦自安山林間，莫予訪也。間以使致懇邀一至，道人始來。目皎然，赤脚烏髯。自言野性與麋鹿羣，不閑人事。與之言辯，而答浩如傾河，譎怪縱橫，道通爲一，然後知道人之所以異。自是相從日熟。一日，道人出袖中軸文，言：「少時貧甚，遇異人曰：『他日遇香即住，見城則止。』無何聞郡之東山有香城宮，宮有善暉師者，遂往謁之。師曰：『夜夢子來，已具言矣。』遂留香城，願養道以成夙志，而師解衣推食，待若故交，怡然相結爲友。同發三願，願興建香城，願度三事出家，願

畢生不近嗜欲。師以去年六月三日化去，師未去前嘗曰：『巍巍殿堂，今既就緒，唯得貳車權府記其首末，刻之穹碑。』然道人自謂方外，尚躊躇不敢言於公。一夕夢師曰：『向所言何如？』既覺，遂呼師弟子惟真燃燈伸紙，書師平日行業與香城興廢之由以獻，公無辭焉。」其言若是。然予考宮之興肇於東晉，謂之香城。迨我朝建隆元年，仍以香城賜額。慶曆中一爲煨燼，後雖有作，草屋數間，僅庇風雨。既而暉嗣先師守和住持，邂逅道人，力謀興大，初未有營建之資也。後道人歸自西州，而成都巨族助施六百萬。政和乙未，首議創建，而所置材木咸在遠山，轉移匪易。師期以三日必至，靜夜焚香，懇禱逡巡。大雨，江流漲溢，木植漂流宮下，若有默相之者。由是殿宇翕然就功，宏麗高深，輝映淨潔，無量佛至隨以塑成，五百羅漢周列左右，以至門樓廊廡厨寮館庫，奕然一新，靡不完具，何其偉也。或言暉師母康氏嘗夕夢一士被髮袖衣而倚門曰：「吾香城羅漢也。」因孕生暉。初誕之辰，白光滿室，年十歲，告母曰：「愛河浪闊，生死波深，願出家以竟彼岸。」母異其語，從之。後蜀守虞公尚書聞其始生異，乃求度爲師。粗衣糲食，堅忍而重義，夜讀《蓮經》，一字一禮。手植林木，不憚辛勤。常曰東山有衣，州人富庶，持其心類如此。計殿之費五萬千緡有奇，闔郡衣冠喜施甚衆。間有弗贍，師念一起，物物皆至。初殿將成，念尚得百緡，翌日有人自蓬池來施三十緡，向非大善知識，根器夙悟，又焉使歸信若是耶？而少明道人以光明照三界外，洪務濟物，一毫不以取人，故能相與爲津梁，作大緣事，茲亦香城有以作，故假二人力以成之也。然則興建之目，可無記乎？乃并爲之偈曰：

香城朝兮碧霞晴，香城暮兮白雲生。境中有物亘長在，今古獨瑩寒江清。八風不動堅固力，萬牛回首蒼烟平。堂堂金碧照無盡，虎嶺松峰伴月明。道光《保寧府志》卷五六，道光刻本。又見《金石苑》，《宋代蜀文輯存》卷九七。（劉文剛校點）

〔二〕倅：原作「猝」，以意改。

林 適

林適（？——一一三三），字述中，福清（今福建福清）人。未冠，試國子監第一。元符三年第進士，歷提舉本路常平。宣和間知南劍州，建炎間累官至中書舍人。建炎四年正月知福州兼福建路安撫使，十二月再任中書舍人。紹興元年九月除寶文閣待制知廣州，十月進龍圖閣直學士。明年提舉宮祠，三年卒。見《淳熙三山志》卷二七，《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三一、四〇、四七、四八、六五，道光《福建通志》卷一七三。

議國事劄子

紹興元年七月

伏見比日收復江、筠等州，李成敗兵奔逃潰散，淮南番騎渡淮愈遠。蓋亦上天悔禍，稍稍休養生

聚，以成陛下中興之業。願乘此時，嘗膽愛日，聚兵積粟，蒐閱士卒，夙夜籌畫，以備他日防秋之計。自虜人南牧，天下痛心疾首，日望一日，今五年矣。將不加勵，士不加勇，財不加富，然未知所以善後者。萬一循習目前，如積薪厝火，寢處其上，可謂安乎？李成本與虜賊連結爲聲援，今雖敗衄，根株未除，餘孽猶在，藏畜愈深，不可不慮也。虜人前歲蹂踐江浙，氣焰尚驕，今聞遂爾北去。在兵法：兩敵相當，多夸示所長。匈奴匿其壯士肥馬，示以羸怯，遂有平城之圍。鷙鳥欲搏，必戢其翼。況北歸之衆，齊集淵藪，未離巢穴，安知不示弱以怠我師？俟秋高馬肥，遣李成招集潁淮饑民，呼吸羣盜，侵軼江南，徐以勁騎揚兵福山，擣虛浙右，水陸並進，以困我備禦，以分我應援。兵法所謂多方以誤之，彼處其逸，而我不暇合矣。比聞北人再犯關陝，竊思狂虜非直爲陝右也。前代諸葛亮以偏隘之蜀，尚欲與曹操爭天下，必先取仲達，勤師渡瀘，豈爲甘心於不毛之地哉？趙元昊未叛命之前，連年先以兵取唃囉諸大部族，然後舉兵而南，是皆先去後患，俾無牽制內顧之虞。況陝西無勁兵之地，賊黨踰淮越江，不顧其後，犯兵法所忌。今遽併力於西陲，安知其計不在於南侵也？宣王撥亂中興，必先內修政事，然後外攘夷狄。今日之弊，惟在兵不習戰，將不肅命，財用殫匱，民食艱踴，州縣以軍興爲名，而掊取無度。此乃腹心之深病，政事所當先；而盜賊、四夷，尚爲病在四支，可以漸去也。陛下與廟堂公卿大臣汲汲講圖之。臣書生，何足以揣度事機，儻赦其狂瞽，少賜采擇，甚幸。《三朝北盟會編》卷一四七。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四六，《續資治通鑑》卷一〇九。

九日山題名 一 靖康元年十月十一日

長樂林述中、陳大年，莆陽林全一，嘉禾魯巨山同登姜相峰，過此，徘徊久之。丙午十月十一日。《閩中金石略》卷四。

九日山題名 二 靖康元年初冬

靖康改元初冬，提舉常平等事林適述中，循按泉南，同提舉市舶魯詹巨山、太守陳元老大年、通判林孝淵全一會食延福寺。同覽名勝，登山絕頂，極目遐曠，俛仰陳迹，徘徊久之。《閩中金石略》卷四。（以上尹波校點）

張克渙

張克渙，大觀中爲承務郎。

宋故右侍禁宋君墓誌銘

〔二〕 大觀四年十一月

君諱元孫，字從善，世爲開封人。曾大父世安，贈左領軍衛大將軍。大父良臣，故任左藏庫使，贈右領軍衛大將軍。父京，故任右侍禁致仕；母劉氏。君因祖遇明堂大禮，奏補三班借職，四遷至右侍禁。君夙性開悟，不爲兒童戲，好學嗜書，綽有成人之操。平居簡出，言動必有法則，喜愠不形顏色。好賢樂善，賙人之急。孝於其親，友於其弟，恪勤廉慎於其官，蓋無毫釐可訾也。初調歙州婺源縣茶鹽酒稅，歷定州北平軍蒲陰城稻田務兼巡檢，權安肅軍管界巡檢。監廣信軍榷場。廣信俯近界河，朝廷置榷場以招來北客，使之貿易，察視者稍有不逮，輒以敗去。君領其任，裁處損益，物價適平，虜人樂輸其貨，南北兩獲其利。長吏嘉其能，有請於朝，願留再任，吏部擬格不行，當塗鉅公表薦者二十餘人，非緣請謁，皆願使出其門下。君事父尤孝謹，父因疾失明，君朝夕侍側，飲食必躬進，雖大寒盛暑，未嘗少怠。繼丁外艱，哀毀過制，嘗先護喪歸西洛，道多險隘，君以身率，下致力焉。既還，感疾，卒于清平坊之故第，實大觀二年四月九日也，享年四十有三。先娶趙氏，再娶黃氏，皆先君而亡。男三人：偉、伸、佃，並未仕。嗚呼！死生之理，君自得之，然壽不克永，誠可悲也。宗族內外，聞見者莫不悲悼焉。以大觀四年十一月八日葬于河南府洛陽縣賢相鄉杜澤村先塋之次，二夫人合祔焉。克煥於君爲表弟，得聞君之行尤詳，諸孤有請，以誌其墓，不得已而辭也。謹爲

之銘：

嗟爾宋君，業武而文。事親以孝，飭躬克勤。蒞官則理，令譽有聞。有德未報，當裕後昆。
河南祁處恭刊。《千唐誌齋藏誌》第一三一頁。又見國家圖書館藏拓片·墓誌三八一一。（祝尚書校點）

〔二〕題下原署：「承務郎張克渙撰并書題蓋。」

全宋文卷三〇三五

釋宗蹟

宗蹟，俗姓孫，襄陽（今湖北襄樊）人。少習儒業，年二十九出家，住真州長蘆寺。久之，遂嗣長蘆之席，大振雲門之風。宗蹟雖承傳南宗頓旨，而實以淨土自歸，爲淨土教歷代祖師之一。著有《禪苑清規》十卷。見《補續高僧傳》卷一八，參呂澂《中國佛學源流略講》。

崇寧清規序

崇寧二年八月

夫禪門事例，雖無兩樣毗尼；衲子家風，別是一般規範。若也途中受用，自然格外清高；如其觸向面牆，實謂減人瞻敬。是以僉謀開士，遍撫諸方，凡有補於見聞，悉備陳於綱目。噫！少林消息，已是剜肉成瘡；百丈規繩，可謂新修特地。而況叢林蔓衍，轉見不堪，加之法令滋彰，事更多矣。然而莊嚴保社，建立法幢，佛事門中，闕一不可。亦猶菩薩三聚，聲聞七篇，豈立法之貴繁，蓋隨機而設教。初機後學，冀善參詳；上德高流，幸垂證據。崇寧二年八月十五日，真定府十方洪濟禪院住持

傳法慈覺大師宗頤序。《緇門警訓》卷八。

觀無量壽佛經序

夫正遍知海，從心想生，諸佛世界，隨心淨土。然則彌陀至聖，不隔下凡；極樂雖遙，豈離方寸？所以念佛而即得見佛，求生而遂能往生。《觀無量壽經》者，以法界心，照實相境。三種淨業，明法行之正因；十六妙觀，爲寂照之方便。法身與化身隨量，依報與正報齊觀。是以韋提希豁然大悟，授記往生；佛世尊親勅受持，廣說斯事。經傳此土，人罕流通，不有圓機，誰陳法施？常山比丘瓊安等，憫衆生之日用，不出塵勞；嗟妙境之無邊，願爲鄉導。同心鏤板，庶廣受持。非勢至之同倫，即遠公之舊社。聊伸序引，普告未聞。《樂邦文類》卷二。

蓮華勝會錄文

夫以念爲念、以生爲生者，常見之所失也；以無念爲無念、以無生爲無生者，邪見之所惑也。念而無念、生而無生者，第一義諦也。是以實際理地，不受一塵，則上無諸佛之可念，下無淨土之可生。佛事門中不捨一法，則總攝諸根。蓋有念佛三昧，還原要術，示開往生一門。所以終日念佛而不

乖於無念，熾然往生而不乖於無生，故能凡聖各住自位而感應道交，東西不相往來而神遷淨刹。此不可得而致詰也。故經云：「若人聞說阿彌陀佛，執持名號，乃至是人終時，心不顛倒，即得往生阿彌陀佛極樂國土。」夫如來世尊，雖分折攝二門，現居淨穢兩土，然本聖之意，豈直以娑婆國土丘陵坑坎五趣雜居，土石諸山穢惡充滿，以是爲可厭？極樂世界黃金爲地，行樹參空，樓聳七珍，華敷四色，以是爲可忻？蓋以初心入道，忍力未淳，須託淨緣，以爲增上。何則？娑婆國土，釋迦已滅，彌勒未生；極樂世界，阿彌陀佛現在說法。娑婆國土，觀音、勢至徒仰嘉名；極樂世界，彼二上人親爲勝友。娑婆國土，諸魔競作，惱亂行人；極樂世界，大光明中，決無魔事。娑婆國土，邪聲雜亂，女色妖姪；極樂世界，水鳥樹林，咸宣妙法，正報清淨，實無女人。然則修行緣具，無若西方。淺信之人，橫生疑謗。竊嘗論之，此方之人，無不厭俗舍之喧煩，慕蘭若之寂靜，故有捨家出家，則殷勤讚歎。而娑婆衆苦，何止俗舍之喧煩？極樂優游，豈直蘭若之寂靜？知出家爲美，而不願往生，其惑一也。萬里辛勤，遠求知識者，蓋以發明大事，決擇死生。而彌陀世尊，色心業勝，願力洪深，一演圓音，無不明契。願參知識，而不欲見佛，其惑二也。叢林廣衆，皆樂棲遲，少衆道場，不欲依附。而極樂世界，一生補處，其數甚多，諸上善人，俱會一處。既欲親近叢林，而不慕清淨海衆，其惑三也。此方之人，上壽不過百歲，而童癡老耄，疾病相仍，昏沈睡眠，常居太半。菩薩猶昏隔陰，聲聞尚昧出胎，則尺璧寸陰，十喪其九，而未登不退，可謂寒心。西方之人，壽命無量，一託蓮苞，更無死苦，相續無間，直至菩提。所以便獲阿惟越致，佛階決定可期。流轉娑婆，促景而迷於淨土長年，

其惑四也。若乃位居不退，果證無生，在欲無欲，居塵不塵，方能興無緣慈，運同體悲，迴入塵勞，和光五濁。其有淺聞單慧，或與少善相應，便謂永出四流，高超十地，詆訶淨土，耽戀娑婆，掩目空歸，宛然流浪，並肩牛馬，接武泥犁。不知自是何人，擬比大權菩薩，其惑五也。故經曰應當發願，願生彼國，則不信諸佛誠言，不願往生淨土，豈不甚迷哉？若夫信佛言而生淨土，則累繫之所不能拘，劫波之所不能害，謝人間之八苦，無天上之五衰。尚無惡道之名，何況有實？唯顯一乘之法，決定無三。歸依一體三寶，奉事十方如來。佛光照體，萬惑潛消，法味資神，六通具足。三十七品助道法，應念圓成；三十二應隨類身，遍塵刹土。周旋五趣，普被諸根；不動一心，遍行三昧。洒定水於三千，引衆生於火宅。自利利他，皆悉圓滿。然則唯心淨土，自性彌陀，蓋解脫之要門，乃修行之捷徑。是以了義大乘，無不指歸淨土；前賢後聖，自他皆願往生。凡以欲得度人，先須自度故也。嗚呼！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一失人身，萬劫深悔。故率大海衆，各念彌陀佛，百聲千聲，乃至萬聲，迴向同緣，願生彼國。竊冀蓮池勝會，金地法明，綺互相資，必諧斯願。操舟順水，更加櫓棹之功，則十萬之遙，可不勞而至也。元祐四年冬，宗蹟夜夢一男子，烏巾白衣，可三十計〔二〕，風貌清美，舉措閑雅，揖謂宗蹟曰：「欲入公彌陀會，告書一名。」宗蹟乃取《蓮華勝會錄》，秉筆問曰：「公何名？」白衣者云：「名普慧。」宗蹟書已，白衣者云：「家兄亦曾上名。」宗蹟問曰：「令兄何名？」白衣云：「家兄名普賢。」白衣者遂隱。宗蹟覺而詢諸耆宿，皆云《華嚴·離世間品》有「二大菩薩名。宗蹟以爲，佛子行佛事，助佛揚化，必有賢聖幽贊，然預此會者，亦豈小緣！普賢變名易號，不知誰

何，今更以二大菩薩爲首云。《樂邦文類》卷二。

〔二〕計：疑當作「許」。

念佛防退方便文

普勸道友曰，念阿彌陀佛，或百聲千聲乃至萬聲，迴願往生西方淨土。各於日下，以十字記之。念佛之時，一心專注，不得異緣。常念娑婆衆苦，五濁煎熬，況乎一失人身，何時可復？幸諸道友，終始精勤，寶蓮華中，決定見佛。《樂邦文類》卷二。

坐禪儀

學般若菩薩，先當起大悲心，發弘誓願，精脩三昧，誓度衆生，不爲一身獨求解脫。爾乃放捨諸緣，休息萬事，身心一如，動靜無間。量其飲食，不多不少；調其睡眠，不節不恣。欲坐禪時，於閑靜處厚敷坐物，寬繫衣帶，令威儀齊整。然後結加趺坐，先以右足安左脍上，左足安右脍上，或半趺坐亦可，但以左足壓右足而已。次以右手安左足上，左掌安右掌上；以兩手大拇指面相拄，徐徐舉身

前向，復左右搖振，乃正身端坐。不得左傾右側，前躬後仰，令腰脊頭項骨節相拄，狀如浮屠；又不
得聳身太過，令人氣急不安。要令耳與肩對，鼻與臍對，舌拄上腭，唇齒相著。目須微開，免致昏
睡，若得禪定，其力最勝。古有習定高僧，坐常開目。向法雲圓通禪師亦訶人閉目坐禪，以爲黑山鬼
窟，蓋有深旨，達者知焉。身相既定，氣息既調，然後寬放臍腹，一切善惡都莫思量。念起即覺，覺
之即失，久久忘緣，自成一片。此坐禪之要術也。竊爲坐禪乃安樂法門，而人多致疾者，蓋不善用心
故也。若善得此意，則自然四大輕安，精神爽利，正念分明，法味資神，寂然清樂。若已有發明者，
可謂如龍得水，似虎靠山；若未有發明者，亦乃因風吹火，用力不多。但辨肯心，必不相賺。然而道
高魔盛，逆順萬端，但能正念見前，一切不能留礙。如《楞嚴經》、《天台止觀》、《圭峰修證儀》，具
明魔事，預備不虞者，不可不知也。若欲出定，徐徐動身，安詳而起，不得卒暴。出定之後，一切時
中，常依方便，護持定力，如護嬰兒，即定力易成矣。夫禪定一門，最爲急務，若不安禪靜慮，到遮
裏總須茫然。所以探珠宜靜浪，動水取應難，定水澄清，心珠自見。故《圓覺經》云：「無礙清淨
慧，皆依禪定生。」《法華經》云：「在於閑處，脩攝其心，安住不動，如須彌山。」是知超凡越聖，
必假靜緣，坐脫立亡，須憑定力。一生取辦，尚恐蹉跎，況乃遷延，將何敵業？故古人云：「若無定
力，甘伏死門；掩目空歸，宛然流浪。」幸諸禪友，三復斯文，自利利他，同成正覺。《緇門警訓》卷
一。

自警文

神心洞照，聖默爲宗。既啓三緘，宜遵四實。事關聖說，理合金文。方能輔翼教乘，光揚祖道，利他自利，功不浪施。若乃竊議朝廷政事，私評郡縣官寮，講國士之豐凶，論風俗之美惡，以至工商細務，市井閒談，邊鄙兵戈，中原寇賊，文章技藝，衣食貨財，自恃己長，隱他好事，揄揚顯過，指摘微瑕，既乖福業，無益道心。如此游言，並傷實德，坐消信施，仰愧龍天。罪始濫觴，禍終滅頂，何也？衆生苦火，四面俱焚，豈可安然坐談無義。《緇門警訓》卷一。

勸參禪文

夫解須圓解，還他明眼宗師；修必圓修，分付叢林道伴。初心薄福，不善親依；見解偏枯，脩行懶惰。或高推聖境，孤負己靈，寧知德相神通，不信凡夫悟道；或自恃天真，撥無因果，但向胸襟流出，不依地立修行。所以粗解法師，不通教眼；虛頭禪客，不貴行門。此偏枯之罪也。或則渾身破碎，滿面風埃，三千細行全無，八萬威儀總缺；或則追陪人事，緝理門徒，身遊市井之間，心染閭閻之態。所以山野常僧，未免農夫之誚；城隍釋子，反爲儒士之差。此懶惰之罪也。何不再離煩惱之

家，重割塵勞之網，飲清風而訪道流，探微言而尋知己。澄神祖域，息意宗乘。靜室虛堂，斂禪衣而宴坐；青山綠水，携杖錫以經行。忽若心光透漏，疑滯冰消。直下分明，豈昧三祇之極果？本來具足，何妨萬行之因華？由是宗說兼通，若杲日麗虛空之界；心身俱靜，如琉璃含寶月之光。可謂蓬生麻中，不扶自直，衆流入海，總號天池。反觀前非，方知大錯。忠言逆耳，敢冀銘心，此世他生，同爲法侶。《緇門警訓》卷一。又見《禪院蒙求拾遺》。

誠洗麵文

元符三年十一月

詳夫麵豈天然，麥非地涌，盡衆生之汗血，乃檀越之脂膏。本療形枯，爲成道業，尋常受用，尚恐難消，況於盪洗精英，唯餘筋滓？全資五味，借美色香，巧製千端，擬形魚肉。致使鵝毛白雪之狀，逐水流離，常堂口分之飡，三分去二。如斯枉費，實謂無慚。昧稼穡之艱難，減龍神之祐護，設具輪王之福，猶須瓦解冰消，雖非害命傷生，寧不招因帶果？大覺世尊，一麻一麥，古來高士，果菜充饑。飲食之侈未除，解脫之期安在？但願參禪得髓，何須洗麵求筋？縱消萬兩黃金，正好粗羹淡飯，既免多求妨道，自然所向清高。雖云淡薄家風，別是一般安樂。痛想圓通慈訓，真堪換骨洗腸；法雲圓通禪師常戒學徒不得洗麵。深思舜老規繩，須是斬釘截鐵。雲居舜和尚制常住及諸莊並不令洗麵。大衆同推道念，莫嫌供養蕭疏，假饒斫下山僧頭，決定不洗常住麵。元符三年十一月一日，住持宗頤白。

〔一〕。《緇門警訓》卷八。

〔二〕以下爲七言絕句，刪去。

念佛迴向發願文

願弟子某申：普及四恩三有法界衆生，從今已去，安住第一義諦。修行淨業，孝養父母，奉事師長，慈心不殺，修十善業。受持三歸，具足衆戒，不犯威儀，發菩提心。深信因果，讀誦大乘，勸進行者，念佛法僧，解第一義，以至誠心，稱佛名號。觀佛依正十六妙境，念佛本起四十八願。籌量三輩，深入五門。隨順三種菩提門，信受十方諸佛教。或以散心定心，而修散善定善。依經起行，畢命爲期。惟願阿彌陀佛法力冥加，神通顯益，令我等凝神覺路，暗蹈大方，進止威儀，不離見佛，如執明鏡，自見面像。及於夢中，得見彼國衆妙樂事，慰悅我心，令生增進。承佛威神，遠離魔事，所有無量劫來業惑塵勞，皆爲梵行，善根功德，同入性海，積集諸緣，併用迴向。臨命終時，無諸障難，七日已前預知時至，身無痛苦，心不顛倒，身心安樂，如入禪定。遇善知識教稱十念，阿彌陀佛與諸聖衆，現在其前，放大光明，授手迎接，自見其身，乘金剛臺，隨從佛後，如彈指頃，往生彼國。生彼國已，見佛色身，衆相具足，光明寶林。演說妙法，聞已即悟，無生法忍，住正定聚，永不退還，

究竟至於一生補處。化身自在，周遍十方，無量國中，成等正覺，極重苦處，遊戲設化。念念之中，令不可說不可說衆生發菩提心；念念之中，令不可說不可說衆生住普賢行。福慧資糧，悉得圓滿，同成無上正等菩提。各各莊嚴淨土，各各攝化衆生，如我世尊，等無有異。所有虛空世界盡，衆生及業煩惱盡，如是一切無盡時，我願究竟常無盡。《樂邦文類》卷二。（以上刁忠民校點）

成大亨

成大亨，字正仲，河間（今河北河間）人，南渡寓居台州。元符三年進士。建炎中爲兩浙轉運副使。紹興初爲倉部郎中、戶部郎中，三年爲福建提刑。後爲直祕閣、兩浙轉運使。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五一、五七、七一，《嘉定赤城志》卷三四，《咸淳臨安志》卷五〇，《大隱集》卷二，《北海集》卷三。

相度上虞縣梁湖堰事奏

紹興元年十月十三日

兩浙運使徐康國具到上虞縣梁湖堰東運河淺澱一里半已來，有旨令工部郎官各一員前去，限一日相度，申尚書省。臣等遵依起發，前去打量，可料自梁湖堰至住家埧，共一里一百八十丈淺澱去處，深淺尺寸不等，計積二十四萬二千一百尺，每工開運土四十尺，共合用開撩計六千五百二工。《宋會要

輯稿》方域一七之一八（第八冊第七六〇五頁）。

乞依臨安府樣製造斛斗奏

紹興二年正月

紹興府斛斗增大，出給之際，例各折閱，具獄滋多。惟臨安斛斗均平，公私兩便。《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五一。

乞常山縣以絹代紬輸官奏

紹興二年六月二十二日

衢州常山縣，夏稅及預買本色紬，緣非土產，逐年人戶並於外州收買，回縣送納，非便。願以絹代紬輸官。《宋會要輯稿》食貨九之二二（第五冊第四九七二頁）。又見同書食貨七〇之三三（第七冊第六三八七頁）。（以上曾棗莊校點）

郭 瑗

郭瑗，歷官承議郎、大理寺丞，元符間以通直郎知壽陽縣。見《摛文堂集》卷六授官制及本書所收題

名碑。

方山祈雨題名碑

元符三年五月

元符庚辰夏五月，時雨未降，二麥焦枯。瑗謹齋戒擇日詣李長者院，建立道場祈雨。道場方罷，乃獲嘉應，雨遂霑足。九日復設道場報謝。是夕日沒之後，雲霧四合，月色昏闇，瑗同監酒稅奉職李發與比丘僧二十七人及六村三社邑衆等二百餘人，同焚香請聖賢之次，忽然空中現五色雲，其光粲爛，如日之明，現種種相。復合而爲圓光，其光五色。復散而爲明珠五顆，月乃方見，衆星拱之。其珠之色或紅或黃，復變而爲一金色圓光，良久現長者身，續有兩侍者現，後一虎搖其尾而行，衆皆瞻禮焉。伏願見聞者皆發菩提心，證無上上道。初十日，通直郎、知太原府壽陽縣事郭瑗謹書。三班奉職、監太原府壽陽縣鹽酒稅李發立石。《山右石刻叢編》卷一五。

政禪師行跡碑文

禪師姓羅氏，太原府平晉縣古城北洞子鎮人，通《華嚴經論》。熙甯五年，壽陽縣父老於方山上方靈松巖下金剛泉側以石界爲龕，請師居龕講《華嚴經》。熙甯五年〔一〕，南遊至潤州甘露寺，依廣

照禪師。一日辭廣照，游廬山，廣照曰：「汝他日當坐古菩薩道場，有肉身大士先已爲汝發揚化衆興建也。」元祐初至西京大字院看《藏經》，縣郭三社與山前六村善友，請師住持，至紹聖中，開墾山田，建下莊院一所。崇甯二年奉敕賜額，并逐年撥放童行一名。敕下之日，山前布金色銀色世界，種種化現。大觀三年鑄洪鐘一口，重一萬斤，其聲響徹兩縣。度門人弟子宗悟等一十六人。政和三年，師無疾不食，唯飲淨水。善友等數十人繞師左右，謂曰：「願得師久住世間，興隆佛法。」師曰：「時至即行，諸佛每然。」因問弟子宗弁曰：「日在何時？」弁曰：「午時。」師曰：「從來道底。」衆云：「是什麼？」師曰：「清風吹不盡，明月照還晶。」師偃息，乃雷頌曰：「天長地久，莫之能守。涅槃妙心，幾人能透。」附牀一下，卧右脇而終，遂收舍利一千粒。俗壽七十一，僧臘五十三。光緒《壽陽縣志》卷一三，光緒八年刻本。（以上黃錦君校點）

〔二〕原注：「按此疑有誤字。」

許奉世

許奉世，大觀間以宣德郎權通判澤州。按司馬光《傳家集》卷六三有《答懷州許奉世秀才書》，當即此人。

析山謝雨文

惟大觀四年歲次庚寅七月戊戌朔十一日戊申，朝奉大夫、權發遣河東路計度轉運副使公事、雲騎尉、賜紫金魚袋臣王桓謹差宣德郎、權通判澤州軍州、管勾學事兼管內勸農事、借緋臣許奉世，敢詔謝于湯王。惟王不殖貨利，不邇聲色，天錫勇智，克君萬邦。德施三代，澤流罔極。顧瞻析城，凜然□□。四隩嚮往，高山仰止。方夏長養，晉疆□□。夙戒郡貳，往致忱辭。惟王千載其遠，眷應如響。農田膏潤，良苗加秀。年成屢豐，爲國上瑞。敢修故常，祇報殊貺。不任精誠欣躍拜賜之至。謹謝。《山右石刻叢編》卷一六。又見雍正《澤州府志》卷四六，乾隆《陽城縣志》卷一二。（黃錦君校點）

全宋文卷三〇二六

宋 輝

宋輝（一作暉），趙州平棘（今河北趙縣）人，敏求之孫。建炎三年十二月，由戶部員外郎遷直徽猷閣，充江淮等路發運副使。次年正月，除直龍圖閣。紹興二年正月知臨安府，五月陞秘閣修撰，賜三品服。後坐事落職，至紹興九年二月，始以右中散大夫復爲秘閣修撰，充京西路轉運副使，權京畿都轉運使職事。踰月，改充應天府路轉運副使，兼提點刑獄公事。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二九、三〇、三一、五一、五四、一二六等。

乞杜絕浙西處分蔡京等田產之弊奏

建炎四年七月

浙西召人承買收贖沒到蔡京等田產，既無文籍稽考，即官吏得以爲姦，別生欺隱。乞依隱匿戶絕財帛物法，計所直準盜論斷罪。仍許人告，以所告田產準價給三分充賞。所貴杜絕姦弊。《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一之二（第六冊第五八七四頁）。

乞添差役兵修築臨安府城奏

紹興二年正月

車駕駐蹕本府，城壁理宜嚴固。昨緣雨雪，推倒過州城三百七十九丈，工力稍大，本府闕人修築。據壕塞官申，元發到人兵二百九人，欲乞候修內司打併了當，退下湖、秀等五州役兵，盡數撥差，併工修築。《宋會要輯稿》方域二之二四（第八冊第七三四三頁）。

乞五家結保覺察遺火人犯奏

紹興二年三月

日近有遺火去處，其犯人多是避罪走閃，根捉不獲。乞每五家結爲一保，互相覺察。逃亡軍人及姦細盜賊停藏之家，仰同保人赴官陳告，特與免罪。仍令後人戶有遺火去處，本保人先次收捉正犯人赴府，如正犯人走失，其同保人並一例科罪。《宋會要輯稿》刑法二之一〇九（第七冊第六五五〇頁）。

乞支米賑海州等處流民奏

紹興二年十一月

訪聞有山東海州等處流民，欲委官抄劄，依常平乞丐法，每人日支一升，小兒減半。《宋會要輯

稿》食貨六九之五〇（第七冊第六三五四頁）。

乞臨安府酒稅課利權免分撥諸司奏

紹興二年

本府酒稅課利，乞依揚州例，權免分撥諸司，應副本府支使，俟移蹕日如舊。《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六〇。

書高宗中和堂詩後

紹興二年

臣仰惟今皇帝即位以來，屬時多艱，巡行方岳，撫慰斯民，而圖所以恢復大業，肅清中原。神功聖武，且將追配前王，貽休後世。建炎三年歲在己酉，移蹕錢塘，嘗以萬機之暇，登高望遠，賦爲此詩。前瞻稽山而追懷夏禹之功，遠思句踐而屬意種、蠡之臣，憂民圖治，感念瘡痍之意，粲然見於篇什之中。宸奎睿畫，輝映日月，傳聞四遠，民爭誦之。伏觀今皇帝聖德日躋，克儉克勤，虛懷聽言，刻意願治，而躬行寅畏天命之實，禁網不苛，賦斂不煩，而大敷子惠斯民之政。凡注措施設，雖非臣愚淺陋所能測知，然臣承乏輦轂之下，日睹政化之行，而退誦《雲漢》之章，蓋無一不合者。是宜鑱之斯石，以示方來。臣謹拜手稽首而識其後。《咸淳臨安志》卷四二。

書高宗中和堂御筆後 紹興二年

臣聞王者以天下爲心，乃能慰天下之望。居九重之安，則當念斯民有流離不獲其所者；享萬方之奉，則當念斯民有饑寒不樂其生者。凡出入起居、動靜食息，能舉斯心以加諸彼，則天下無愁痛歎息之心，斯民有愛戴享上之誠，而邦基王業，可以傳永久而益固矣。孟子曰：「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信哉斯言。臣仰惟今皇帝厲精圖治，宵旰不遑。乃者按蹕錢塘，嘗以暇日登堂望遠，感薰風之來，而思與庶人共之。宸畫具在，昭若日星，蕩蕩乎此堯舜三王與我聖祖聖宗所以惠保斯民之至意也。臣竊觀比年以來，發政施仁，輕斂薄賦，布寬大之澤，下勤卹之令，凡可以惠安元元者，寧屈己爲之。而登臨觀覽之際，猶不忘庶人之念，顧惟仁風德意所以快斯民之望者，可謂至矣。然憂勤愛民之心，臣恐後世有不得而知者，謹刻之石示將來。庶使萬世而下誦其言者，皆知歌詠盛德而見天王之用心，此亦臣子之職也。《咸淳臨安志》卷四二。（以上刁忠民校點）

江 棨

江棨，哲宗、徽宗朝在世。

蘇忠勇公祠記

元符三年八月

公諱緘，字宜父，沈毅有器局，喜功名，擢進士第。皇祐中知英州，會儂寇犯順。方時承平，民不識戰鬪，卒然警急，決不可支。真陽地偏迫而當兵衝，公嬰城拒守，逆挫其銳。既而康、封等州相繼陷賊，千里之內俱爲戰場。公以孤軍牽制其後，使不反顧，不敢越逸，卒能獨全一州。賊平，恩授閣職。公儒生，素不履行陣，一旦立功戎馬間，故益以忠義自奮。熙寧中，守邕管，交趾叛，攻其城，公以力戰陣沒。朝廷憫之，贈奉國軍節度使，謚曰「忠勇」。公歷官素有能稱，中間嘗以罪擯，已而稍復用。嘉祐中，以太常博士宰崇仁。其爲政剛而不猛，民亦畏而愛之。聞諸故老，公爲人豐碩而髯，面色黝黑，語音琅然，真偉丈夫也。每有規創，未嘗輒拘小節，其牢不可奪。及其成也，必爲長世之利。今縣之浮梁，蓋其遺跡。始，公之至，革五律寺爲禪林，廣教居其一焉。院蓋有唐西竺法榮禪師道場，其在崇仁最爲傑出。天祐中廢居律中，經百五十八年而公實始易之，公去輒從舊，已而復興。其初世曰宗尚，次今宗義。禪師之來，得公詩於壁間，徘徊咨嗟，想見其人。因創其祠像以崇香火之奉，且曰：「公雖有請於是寺，余之報也，豈獨私公之德而已哉！」公忠義出於天資，肉視虎狼，與之奮死以決一□□命，卒於殺身成名。而遺風赫然，著於天下，後世言之，如嚴霜烈日，思覲公之貌而莫挹夫英姿偉氣者，豈特一人而已哉！則是像之立，庶乎肅聲容而望履舄，咸有激於心云。

爾。因書其事刊之石。元符庚辰仲秋日記。光緒《撫州府志》卷一七。

龍泉寺記

朱陂當華蓋往來之衝，而龍泉精舍適據上游。四方士民旁午於途，非過門少休，則投暑假館，故地雖僻左，而經從之人視他所爲尤多。惟主山者翹然視所居如逆旅，傳舍屋數十椽，風雨莫庇，瓦礫荆榛，混爲一區，由是居者糊口於他方，行道之人弗顧，不知其幾弦晦於此矣。元祐癸酉，子勤上人杖履自石繩來，因衆力哀助，日積月累，凡十有三期，爲大殿、爲法堂、爲僧寮、爲客次、爲庖、爲廡、爲像。已又有檀越陳玉者爲齋室，陳成者爲山門。首元符改元之戊寅，而迄於崇寧三年之甲申乃成。夫然後累世之敝，一旦興起，四方之往來者、休息者，入其門，升其堂，莫不肅容而改觀。予它日至其處，愛其山水幽遠，景趣岑寂。有峰列於門外，其直若屏，春濃而秋淡。有泉出於其下，其澄如鏡，夏冽而冬溫。可以蠲煩爽襟，可以游目騁懷，使人欲去不能，歷覽不倦。余因詢上人以所謂龍泉之自，與夫興置之由，漫不能對。問其碑刻之紀錄、□器之款識，皆曰亡。夫然後知所謂故蹤遺物無或一存，□易而從新矣。惟碎古像腹中得尺牘，視其題則慶曆二年五月一日住持惠恩所錄，乃知昔有所謂恩者住此。今按圖以考，向之物產入於上人者十且二三矣。恩沒而傳之守能，能沒而再傳子勤，上人實始繼之。其貲雖一出之衆，兩陳君之助爲尤多。他日勤遣其弟子普惠索予記，且道其積累

之艱難如此，因爲之記事，俾歸而刻之於石。乃若勤之經畫有宜，精進不懈，來者視其文可以知之。同治《崇仁縣志》卷二，同治十二年刻本。

吉鄉新修南池二亭記〔二〕 政和四年七月

前缺水月晃漾，可以掬而玩之；浦□曲折，可以流觴汎酒。池沼傍相向二亭，東曰曲水，西曰弄月。以亭之古額揭於射棚所向，徙舊刻以寘之，而乃不泯夫昔人方春之處。夫然後池增廣，屋增麗，景物之成於堂之外者，舉增氣焰。把酒而酬酢其上者，增留戀之意；隙□而休息於其間者，增健羨之歎。成之日，遠邇和會，觀者如堵。其君子則曰，今而後賓客之至者如歸，是秉政之先務，賢哉吾守之有禮也；其小人則曰，今而後農工之隙，吾得而游晏，佳哉吾守之有惠也。坐者觀之，莫不動色斂容，僉曰南池自唐開元草創以迄于今，積徧略盡，疑不可作，壹旦起而新之，若甚易然，是宜邦人之悅懌而不以爲過舉也，庸可以無紀序？因丐文於竒。夫知公之審，無竒爲宜，固不敢以罪爲嫌而多避也。既爲畢書成毀之月日，而又羨其曲折如此。時政和四年，龍集甲午，七月甲戌朔，七日庚辰，楚人江竒記并篆。吉鄉縣令楊夫，主簿李嗣慶，尉李惇，駐泊醫官俞昕，押軍隊戴宣，指使李永志，司士曹朱文中，司兵曹程莘，巡檢路宗迪，兵馬都監高永堅、劉操，州學教授王瑀，武略郎、權發遣軍州兼管內勸農事張搆。《平津館金石萃編》卷二〇。（以上刁忠民校點）

〔一〕原文多用古字，以排版時造字艱難，今凡可識者一律改爲通行之繁體字。

謝 黻

謝黻，字彥章，建寧（今福建建甌）人，詞子。紹聖元年進士，調睦州司理參軍。徽宗時提舉河北常平，忤蔡京，貶號州通判，又謫監漳州稅。後通判潭州，除吏部郎中，復以不肯附和權貴出貶興化軍，以親老歸。見《宋會要輯稿》選舉一二之五，雍正《福建通志》卷三三、四八。

詔賜宗室座右銘記

臣嘗觀在昔盛王之時，肇封同姓，經啓疆土，丁寧訓誥惟德義。是用三珪重侯，暨于小大庶邦，咸飭躬不怠，用能迎天之休。維持藩屏，實賴以濟，爰及苗裔，垂休亡窮。迨于後世，苟簡因循，罔惟訓迪是念。廣原奧封，畀付愚弱，典法話言〔一〕，乃弗克聞知。薰胥狡謀，侈溢亡度。越乃誕作淝德，顛覆厥邦，或者棄同即異，枝葉翦刊。寔縱尋斧，復驚違領，用即刑殄泯，殆不足稱錄。其它號能冠珮仁義，顯顯爲時宗英者，殆無復十許人。方且求其藩垣毗輔，作固王室，亶惟艱哉。恭惟章聖皇帝惇叙宗屬，慰薦撫循，德澤甚厚。既圖璿源，遂命純固有方幅者爲之宗正，凡教令風勸，必自內

始，旁達四海，是故禁用泥金、罷麕麋爲冠，皆深詔諄復，首以戚屬奢僭爲戒。祥符中，又製《座右銘》分賜宗子。天垂日皎，勒諸豐珉，惕然惟恐訓導之不夙也。嗚呼，其意深遠哉！今夫視庭搏鼠者，不足與聞曾子之歌；援繳射鴻者，不足與語弈秋之技。惟學亦然。玩好在耳目之前，訓法歸宴安之餘，雖有明哲，猶將不能善其後也。惟德日新，湯盤是銘。武王克商，書席申警。誠以出入起居之際，要必漸先杜而志蚤決也。今是銘之設右而不左，使目觀者即此以爲象魏，足蹈者軌此以爲司南。思慮及而斗極其心，俯仰得而槁木其體，雖欲越繩踰檢，取負於吾，世不可得矣。當是時，懷瑾握瑜，視間平爲伍者林竦蜩合，髻鬣紈綺之童亦皆服膺儒雅，用忘貴驕，一時宗室之盛，載在惇史，軼邁前世。此無它，誠教有以先之故也。切惟章聖皇帝承熙平累洽之後，警蹕清夷，中外禔福，乃始謙恭勤恁，辰興夙寤，疚懷元元，池臺苑囿無所增崇，工聲靡色無所嗜好，用能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惟宗臣幸得遭遇斯時，承暉日觀，誠當整齊搏節，出德意先。況斯銘之爲戒著明深切，尤宜刻誦不忘哉！顧臣芻微，何足形容萬一，姑究其誕，略係于左方。臣謹記。《聖宋文海》卷七，宋刻本。

〔二〕話：疑是「誥」之訛。

新城縣儒學記

紹興十三年七月

新城，故黎灘鎮，紹興八年始更爲縣，錫今額。爲縣四年，而清江李侯以通直郎來爲令。侯名家子，有異材，其治以愛民爲本，能知其利病，不使輿皂輩得以擾民，以故科徭綦省，財賦充足，人以莫居。縣繁劇，戶至七八萬，訟訴常滿門戶，時多故，錢穀之間，盜賊之訊，持文書待報者每數十爲曹。侯爲區處，悉有條理，頃刻即辦，日未中昃，庭空無人。邑人相與歌舞之，僉曰：「吾令賢矣。」君聞之，笑曰：「未也。」會朝廷建大學，更世補法，增郡國學官，德意明甚。始與僚佐謀作夫子廟于邑之巽隅，又建學于廟之旁，以居生徒。凡爲屋百餘間，而楹桷瓌壯，礎甃堅好，皆可持久，他縣所不及。蓋經始於紹興十三年之春，而以是年夏落成。丐余爲記。余嘗聞之：所謂士者，志於道而已矣。士而不知道，不足以爲士，是亦何所用之。成周之法，論其成名則曰賢曰能而已，至於教人則必至於聖。蓋人之才不同，其成亦自有差等。然以聖人之道迪之，雖不能盡其要，其所聞固已甚高，此置法之良意也。士方群處於閒燕，耳目之所更，心思之所及，無妙道之行。至於絃誦書數之末，而性命之理亦寓其間，不以其細而不爲，蓋一得其末而百慮從之。若軍旅之事，疑非所學者。而方隅有警，王命出征，則平時比閭族黨之師皆可以爲帥，將不暇他求而足。此何謂也？蓋道無所不在，故才無所不達。其藏往足以究前古之變，其取新足以應當世之務，異時槐棘之選皆自此，而顧於酬酢，豈

不裕然有餘哉。《禮》曰：「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所謂行之者，即王公之所論，非謂使之行事也。以士之賤，而廟朝之論乃以聞之，則所以待之者不亦重乎。夫以眇然之身，而可以成位於覆載之中，則其待之重也固宜。若夫爵服之榮，餼給之厚，在於取士，不得不然，先王豈專以此待之哉！士於此時漸磨薰習，而出其自然，故於功名富貴泊然無欲得之心。一旦見於有爲，所謂事業者，直以胸中所得舉而措之，不待強勉而能周之。士所以貴者，正在於此，此則學校之成也。迨及衰世之人，游鄉校者猶能議執政之善否，而漢所謂學者，以《黃圖》考之，猶寄獄於其間。雖去聖悠遠，猶有前古之遺烈。雖然，以《周官》之制論之，自王畿以及諸侯之國，建學凡幾所，其設官凡幾職，其分職凡幾事，比之他官，最爲繁多，而所謂度數者又一切近於煩文，非有近功速效可以驚耀人之觀聽。而先王汲汲於此不敢後者，是必有說。世之人方以蹇淺之智度之，其不能知此，乃其固然。如晏子之賢，尚指儒術以爲迂闊，又況其餘乎！其間有奮然自爲者，亦不過於文具，務爲觀美而已，實不知治本之意。嗚呼，是可歎也。昔僖公能治其國，魯人尊之，請於周，爲作頌四篇，而《泮水》之詩特與加詳，其言服淮夷，則又累章言之。鄭昭公之時，衰弊劇矣，意其補苴緝治，必有先急者，而詩人顧以學校廢爲刺。由二詩參論之，淮夷至爲難服，而泮宮之成乃可使之獻琛而輸賁，使鄭人而知此，濟以圃澤之材，豈不能息兵革、平禍亂？此又聖人刪取之旨，不可不知也。然魯侯之在泮宮也，「無小無大，從之于邁」；而鄭之士在城闕者，猶能與朋友以信義相期。青青子衿，少者之服也，又況於成人乎？由此知之，先王之澤久爲未亡，而出於人心者固常在也。因人心而起治功，曾

不効力而辦，然則何懼而不爲哉！雖然，此諸侯之事也。宣王承《小雅》盡廢之後，擇用人材，內脩政事，時則有文武之吉甫，孝友之張仲，申伯治其民，南仲、方叔制其兵。是數人者，與仲山甫皆同德致功，若孔、顏之相與，求其助我者而莫得。然則人材之盛，從可知矣。然意其人材亦自學校而出。不獨《采芑》之詩言士之衆多，而《烝民》之篇論周室中興必以任賢使能稱之，則知賓興之法，初未嘗廢無疑也。由宣王之事考《周官》之法，酌方來之宜，論治如此，亦庶幾有本矣。今之議者乃云以文詞取士失自漢始，必盡革之，乃可以復古。此又不然。《傳》曰：「不知言，無以知人。」蓋唯言足以知人，謂言不足以知人，蓋不知言者也。古者鄉大夫既登賢能之書，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取其卓然者告之。今以學校養士而以文詞進其傑然者，何以異於射？顧雖百世不可易也。凡此皆學校之所宜知者，故余併及之。李侯明敏喜學，數貢於有司，居成均者累年。今其爲令，不秘其所得，期與人共之，其承流宣化，謹於施設，大概如此。異時騰踏貴途，攄發底蘊，將與英俊並游。然則今日之事，乃衆所說樂，誠不可以無傳也。紹興十三年七月初五日記。正德《建昌府志》卷七，天一閣藏明代地方志選刊本。（以上黃錦君校點）

方 甸

方甸，字仁宅，婺州金華（今浙江金華）人，勺弟。博學好古，未壯而卒。見《泊宅編》卷二。

秦詛楚文跋尾

右秦《告巫咸神碑》，在鳳翔府學，又一本《告亞駝神》者，在洛陽劉忱家，書辭皆同，唯偏旁數處小異。案《史記·世家》，楚子連「熊」爲名者二十二，獨無所謂熊相者。以事考之，楚自成王之後，未嘗與秦作難。及懷王熊槐十一年，蘇秦爲合從之計，六國始連兵攻秦，而楚爲之長，秦出師敗之，六國皆引而歸。今碑云「熊相率諸侯之兵以加臨我」者，真謂此舉，蓋《史記》誤以熊相爲熊槐耳。其後五年，懷王忿張儀之詐，復發兵攻秦。故碑又云「今又悉興其衆，以徇我邊境」也。是歲秦惠王二十六年也。王遣庶長章拒楚師，明年春，大敗之丹陽，遂取漢中之地六百里。碑云「克齊，楚師復略我邊城」是也。然則碑之作正在此時，蓋秦人既勝楚而告於諸廟之文也。秦人嘗與楚同好矣，楚人背盟，秦人疾之，幸於一勝，徧告神明，著諸金石，以垂示後世，何其情之深切一至是歟！余昔固嘗怪秦、楚虎狼之國，其勢若不能並立於天下，然以鄰壤之近，十八世之久，而未聞以弓矢相加，及得此碑，然後知二國不相爲害，乃在於盟詛之美、婚姻之好而已。戰國之際，忠信道喪，口血未乾，而兵難已尋者比比皆是，而二國獨能守其區區之信，歷三百有餘歲而不變，不亦甚難得而可貴乎？然而《史記》及諸傳記皆不及之也。碑又云：「熊相背十八世之詛盟。」今世家所載，自成王至熊相纔十七世爾。又云：「楚取我邊城新隍及郢長。」而《史記》止言六國敗退而已。由是知簡策之

不足盡信，而碑刻之尤可貴也。秦惠公二十六年，周赧王之三年也。自碑之立，至今紹聖改元，實一千四百六年。《泊宅編》卷二，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校點本。

石經跋尾

右石經殘碑在洛陽張景元家，世傳蔡中郎書，未知何所據。漢靈帝熹平四年，邕以古文、篆、隸三體書五經，刻石於太學。至魏正始中，又爲一字石經相承，謂之《七經正字》。今此所傳皆一體隸書，必魏世所立者，然《唐·經籍志》又有邕《今字論語》二卷，豈邕五經之外復爲此乎？據《隋·經籍志》，凡言一字石經，皆魏世所爲。有一字《論語》二卷，不言作者之名，而《唐志》遂以蔡邕所作，則又疑唐史傳之之誤也。蓋自北齊遷邕石經於鄴都，至河濱岸崩，石沒於水者幾半。隋開皇中，又自鄴運入長安，未及緝理，尋以兵亂廢棄。唐初，魏鄭公鳩集所餘，十不獲一，而傳拓之本猶存秘府。前史所謂三字石經者，即邕所書，然當時一字石經存者猶數十卷，而三字石經止數卷而已。由是知漢石經之亡久矣，不能若此之多也。魏石經近世猶存，五代湮滅殆盡。往年洛陽守因閱營造司所棄碎石，識而收之，遂加意搜訪，凡得《尚書》、《論語》、《儀禮》合數十段。又有《公羊》碑一段在長安，其上有馬日磾等名號者，魏世用日磾等所正定之本，因存其名耳。案《洛陽記》，日磾等題名本在《禮記》碑，而此乃在《公羊》碑上，益知非邕所爲也。《尚書》、《論語》之文與今多不合者，非

孔安國、鄭康成傳之本也。獨《公羊》當時無他本，故其文與今文無異，皆殘闕已甚，句讀斷絕，一篇之中或不存數字，可勝歎惜哉！吾友鄧人董堯卿自洛陽持石經紙本歸，靳然寶之如金玉，而予又從而考之。其勤如是，予二人亦可謂有志於斯文矣！《泊宅編》卷二。（以上黃錦君校點）

龔 端

龔端，字德莊，瑞州新昌（今江西宜豐）人。元符三年進士，授建昌軍司戶參軍。宣和中爲水部郎中。欽宗時，擢將作監。嘗爲河東路奉使參議官。靖康之變，憤惋而卒。見《萬姓統譜》卷二，光緒《江西通志》卷二一、一四一。

宋故奉議郎新差知邵武軍邵武縣事管勾學事管勾勸農公事蔡公墓

誌銘（二） 宣和六年八月

予友二人，其一人曰廬陵曾南夫，其一人曰新昌蔡儒効。南夫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儒効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皆余之所畏也。今死矣！其子各從余求銘，以著不忘。予許諾久之，而莫能措辭，兩家子弟，抑疑余食此言也。嗚呼！予視世間紛紛者，率安樂亡恙，而二公獨早死，蓋欲極

論所以然之故，使幸而免者，知其卒不爲學士大夫所齒，而善人君子雖不幸死，千歲之下猶與日月爭光。胸次偪億，開口中忌諱，故終莫能攄吾憤懣之氣，以塞予悲，予其負此良友也夫。儒効且遷葬矣，始載其終始歲月，使歸而刻之，作儒効銘。儒効名康國，姓蔡氏，筠之新昌人，儒効其字也。曾祖仲堪，祖讜，皆以學行名鄉里。父瑜，任宣義郎，致仕贈承議郎。母李氏、羅氏、鄒氏，贈孺人；儒効鄒出也。以熙寧五年四月丙子生，登紹聖元年進士科，起家爲洪州南昌縣主簿，歷舒州太湖縣丞、饒州知錄。用舉者改宣德郎，監在京粳米界，知臨江軍新淦縣，轉奉議郎。歲滿，差知邵武軍邵武縣，未行。以宣和元年六月己卯，疾卒于正寢。六年八月戊申，自竹園之兆，改葬于寶雲院三峰山之麓，從日者言也。其配孺人李氏，生四男五女。男曰寬、曰寔、曰憲、曰寅，皆競爽可喜。寬後儒効一年卒。女長嫁李藎，亦卒；次嫁李允；餘幼在室。儒効資警敏，自載籍之傳，諸子百家之說，天文、地理、律曆、象數、陰陽卜筮之書，蓋無所不觀，亦無所不記，落筆輒數千百言，發辭吐論，務爲汪洋無涯涘，雖善辨者不容于致詰也。當官而行，廉隅自將，不置官上絲毫物。南昌守帥多大吏，他日，委儒効稅河渡，收其貲益公使，儒効持不可，曰：「瀕江之民，窮赤無祿，藉舟楫以爲生資，而濟者亦易與耳，今奪而徵之，公其問諸水濱。」帥怒，儒効爭之力；帥益怒，儒効爭之益堅；帥語塞，命罷之。遂薦儒効堪爲縣令以長百姓。東南方田，自提舉常平官以下，市姦瀆貨，人莫孰何。儒効在新淦，小人捧檄而至，往往斂迹，民賴不擾。平生無他玩好，其被服至簡易，而與人極周旋，喜賓客，喜振貧乏，喜稱人之善，愛其弟如愛其子也。造次執禮，當大著中。病且革，雖妻

子不冠不見。死之日，遠近無大小，哭之哀。端與儒効生同里，幼同學，長而東西南北。予坐貧，將不能卒業，比冠，始發憤讀書。時儒効已登科，歸，一見予文，大驚喜，乃造予先人曰：「何不遣之上國。」予不佞，被知最舊，則書其事宜致詳，惜其不得施用以死，而予欲昌言以信後世者，又未能畢其說也。儒効年十八時，遊廬山，夢入小剎中，有僧謂之：「子前住此。」因指堂中大阿羅漢像曰：「此前身也，後四十年當復來。」今追數之，似然，豈命也哉。銘曰：

人藹其葩，我實而華。我也頡頏，人則婆娑。百歲如天，五十而壽。尚觀後嗣，流澤之久。

江西省博物館藏拓片。（陳柏泉校點）

〔二〕題下原署：「承議郎、尚書水部員外郎龔端撰。承議郎、尚書屯田員外郎張綱書。朝奉大夫、行秘書省秘書郎兼補完校正御前文籍李公彥篆額。」

全宋文卷三〇三七

石 忬

石忬，字敏若，號橘林，蕪湖（今安徽蕪湖）人。元符三年進士。大觀中爲從事郎、勅令所刪定官。宣和元年復中博學宏詞科，仕至密州教授。因不附梁師成，遂被排擯。著有《橘林集》十六卷（《宋史·藝文志》誤署爲石柔）。見《宋會要輯稿》職官六八之一八，《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宋詩紀事》卷三五，光緒《安徽通志》卷一五一。

賀車駕幸太學表

三千璧水，教自國中；萬里旛旌，來從天上。升階奠爵而蒐舉墜典，橫經賜坐以光輝諸生。自然草靡而風從，孰不鳶飛而魚躍？中賀。竊以增員廣舍，自漢而下莫如唐；養老乞言，由堯以是傳之舜。削畫餅虛名之科舉，惠贏糧往學之衣冠。在太平時，皆盛德事。前古蓋嘗有意，卒無成功；元豐未暇進行，留待今日。恭惟皇帝陛下與天無極，如日之升。謂命鄉論秀告於王，而化民成俗必由學，

夙嚴保衛，祇謁儒宮。有司灑道以清塵，觀者駢肩而累足。雲開東幄，降黃屋以親臨；鷺集西廳，望翠華而再拜。士氣鼓翮，歡聲湧泉。豈特夏曰校而周曰庠，矢其文德；將使戎在西而狄在北，懷我好音。臣目睹天書，心存魏闕。起太史滯留之嘆，嘉會難逢；獻周王壽考之詩，適人未出。清抄一百五十卷本《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四。又見《宋四六選》卷五。

賀元會表

春入東郊，協四方之正朔；星環北極，拜萬國之衣冠。盛禮傳聞，普天交慶。中賀。恭惟皇帝陛下，纘禹之服，行堯之道，陰陽和而寒暑平，法度彰而禮樂著。式當穀旦，寅舉上儀，燎設廣庭，香飄合殿。羽林神策，高瞻帝座之尊；瀚海陰山，同上聖人之壽。臣恪居支郡，阻造路朝。班曆授民，已應飛灰之葭管；稱觴望闕，徒傾向日之葵心。清抄一百五十卷本《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六。

聖節進絹表

流虹飛電，乾坤薦祉于一人；就日望雲，玉帛交馳于萬國。載輸品物，仰控丹誠。前件絹民力之餘，邦財所出。歡聲震海，旅實充庭。雖堯仁如天，罄所產莫酬洪造；虎拜稽首，欲萬年歸美吾君。

豈臣等之私言，乃太平之輿議。康衢擊壤，歌如山如阜之詩；鳴佩稱觴，望非霧非煙之閣。清抄一百五十卷本《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〇。

賀劉太師啓

帝制坦明，誕布外朝之聽；師垣峻潔，有嚴上宰之班。極數名以稱格天之功，隆體貌以實尊賢之等，名實之加四達，爵祿之報兩崇。成命式孚，有生胥慶。伏以神文廣運若皐陶，則見而知之；聖武布昭舉伊尹，不仁者遠矣。允若君臣之同德，能致帝王之極功。自古以然，于今爲盛。恭惟某官才貫三極，智周萬微，每見之于未形，常行其所無事。道合聖賢之周舍，身係社稷之安危。天眷有邦，畀斯民之嘉靖；帝選于衆，越諸老以登賢。作興于一時之間，超軼于千載之上。治成德備而百度理，施博制廣而四夷賓，質之于《詩》、《書》而有稽，告之于神明而無愧。嗣奉緝熙之典，丕承燕翼之休。協三代受命之符，厚其戩穀；作八瑞鎮邦之寶，登以瑞元。方溟澤之均行〔二〕，豈鼎司之可後？肆頒顯冊，承顙師言。位著有光，諧師臣之步武；陛簾加峻，壯王國之尊安。伏念某結約亡奇，間關小予。病樗何用，亦參萬國之春；弊帚自珍，孰辨千金之享？倘未亡于簪履，終有賴于錘鑪。望履無階，但想鷹揚之表；飾辭有腆，聊伸燕賀之儀。清抄一百五十卷本《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四七。

〔二〕均：原闕，據四庫本《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補。

賀門下趙侍郎啓

輔世長民，庶事康而股肱喜；疏恩渙爵，有德進而朝廷尊。風采聳聞，室家相慶。恭惟某官萬夫之望，百世之師。撓不濁而澄不清，測益深而窮益遠〔二〕。姚崇應變，衆莫能窺，楊綰服人，下觀而化。功多有厚賞，才大無卑棲，簡在帝心，對揚休命。以儒術而飾吏事，天子是毗；騰茂寔而飛英聲，國人曰可。匪伊夕論，道經邦業，宜寄爐錘之闌，遐想雲梯之上。羣工並用，永孚干休，大厦既成，云胡不喜！清抄一百五十卷本《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五一。

〔二〕「測」原闕，「深」原作「窮」，據四庫本《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一補、改。

賀張左丞啓

妙呼吸百家之學，久代王言；奮經綸四海之才，進陪國論。賢者在位，君子得興，帝曰往哉汝諧，人亦喜而不寐。恭惟某官斗間異氣，天上謫仙，進止輝華，神風高邁。飛黃汗血，卓爲奔逸之孤

標；景星慶雲，自是太平之美瑞。鼇山路遠，鵬翼風高，越執政機，翕從人望。紫泥封詔，明天子之絲綸；黑髮重金，大丈夫之仕宦。非特搢紳領袖，蓋作朝廷羽儀。某寄身于造化間，酌酒爲中外慶。一官而旅，空持燕厦之私心；萬蓋成陰，莫綴龍門之賀客。清抄一百五十卷本《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五三。

謝試中宏詞啓

戰當孰勝，羞提大敵之戈矛；寸有所長，不負平生之筆墨。色與寵變，汗隨魂飛。切評古今之偉觀，蓋是乾坤之英物。瓊盃玉斚，輝煌希世之榮觀；陣馬風檣，灑落驚人之粹語。峭心胸之山岳，鏗咳唾之珠璣。張膽揚眉，寫成和氣；書牋點翰，收入太平。儻不爲搢紳望《封禪書》，是必作《聖主得賢臣頌》。烜赫淮夷之雅，鉦轟郊廟之歌。此李唐開博士之途，雖韓愈有中書之黜。獨當一面，豈不誠大丈夫；連中八科，真可謂奇男子。故紹聖右文之際，使粉袍搦管而來。風蕩而鳴，虎角而翼。填胸學海，震百川吞浪之聲；破竹辭鋒，森萬丈倚天之劍。多多益善，凜凜大奇。盡搜天下之英才，濁不到孤生之名姓。某者羈酸牢落，勃窣僂跚。窺豹一班，戰蝸兩角。頑顏鈍頰，有窮鄉冰雪之容；濁胃枯腸，無春草池塘之夢。綠蕪安在，黃卷相憐。漫彎楊葉之弧，低躍桃花之浪。謂薰酣文史者不可奪其志，而沉迷丹墨者異乎吾所聞。三復斯言，名教之中自有樂；一行作吏，州縣之職徒勞人。歸棲

得助之江山，再託可親之燈火。浩歎傷弓之鳥，動輒驚弦；其如食莖之蟲，未能忘苦。比趨文陣，強廁俊遊。梧鼠五技而窮，鉛刀一割而鈍。雖臨邛之辭客欲飄飄然，奈左江之參軍但平平爾。望不及此，得之若驚。此蓋伏遇某官有猷有爲，可愕可駭。氣撼八極，此必神仙中人；心雄萬夫，自是風塵表物。特挈互鄉之童子，收爲吏部之門生。某敢不增益所不能，敬修其可願！輒馳窘步，望毫釐尺寸之功名；誓覽遺編，老三萬六千之日月。四庫本《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三六。

謝及第啓

揚眉吐氣，誓摩鵬翼之高程；血指汗顏，亦作龍門之下客。戰之罪也，天實爲之。竊以詩書無慕于功名，文藝久卑于器識。嵇康未嘗挾策，豪偉橫行于萬人；相如不善決科，風采聳觀于一座。歷觀慷慨可喜之自，類皆灑落不羈之才。擴閔靈府之宮庭，刷剔腐儒之章句。敗編缺簡，恥爲紙上之塵言；名山大川，攬作胸中之秀氣。平吞雲夢而縱闊步，長揖乾坤之無四旁。蓋抱其所得者駭世驚人，故施于有政者凌霄聳壑。後世已矣，澆風奈何。本真爛熳于英華，名節飄浮于奔競。偉服粲粲然動數百羣，枯腸寂寂無五千卷。安得巨力，障其頽波〔一〕！幸逢君子之時盈，恭仰大人之繼照。龍恩厚澤，蒸寰宇以交流；渙號溫辭，雜歌聲而四起。祖慶曆寬平之治，重元豐教育之光。聖經無復面牆，童子皆能執筆。掀揚小技，叱迅雷濃霧之遲；敞豁大迷，睹白日青天之快。某也觀此〔二〕，居嘗慨

然。如切如磋，而師友起予；必躬必親，而父兄誨我。奮發綿力，激昂壯心。知短晷之易流，惜親時之難得。十年蒲葉，莫窺鳳虎之文章；幾度桃花，未聳蛟龍之頭角。思慰雙親之願望，輒干三歲之賓興。獲見收于卿大夫，遂入貢于春宗伯。況皇都搜拔之際，皆傑士奔騰而來。投五十犗之餌，以釣震海之魚；開七百里之羅，以啖截雲之翼。文決猛戰，詞森健鋒。鳴漏一殘，絲袍爛擁，則有雄鷲孟東野，汪洋韓退之。變化轟雷霆，光彩赫天地，掉臂旁若，峨冠自如。飛墨客之徽聲，鼓丈夫之氣焰。儒林根幹，直欺山木之百圍；筆陣波瀾，倒瀉銀河之千尺。自笑淺識，輕追俊遊。傾義匿曜以迫逐鈍辭，零雨其濛以摧驚懦膽。吞聲起而百官動，劍氣衝而羣怒張。焦唇燥吻者常然，舐筆含毫者屢矣。執卑凡自得之邈，而冰炭于時輩；飾怪險不媚之語，而錙銖于有司。置在末科，預知如此。蓋伏遇某官恢廓全度，掩包不能。凡爲總角之兒童，亦識先生之姓字。謫仙之高吟，醉掃千首；焦遂之雄辨，卓驚四筵。傲觀軒冕之儻來，急賦田園之歸去。雲泉漱玉，激幽人豹隱之清；腰帶垂金，佩天子龍飛之渥。挈提後進，分貸餘光。私憐謏薄之材，未免揶揄之笑。雖充唐榷，尚辱膺門。某敢不懷怯敵之餘羞，勉力行之後學！妄貪寸祿，遂紆俗吏之青衫；誰識此心，長在古人之黃卷。清抄一百五十卷本《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七七。

〔一〕「頽」上原衍一「頭」字，據四庫本《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三七刪。

〔二〕「某也」句上原有「如切如磋，而師友起予，必有必親」凡十三字，係涉下文而衍，據四庫本刪。

玉磬銘

臣嘗喟然嘆曰：張《咸池》於洞庭，則聞者惑；奏《皇華》於俚耳，則聽者笑。矧欲創古樂器，補夔、襄簫寥之典，嘈囀鏘激，播流無窮，非英規雄模，與截管嶰谷者爲友，將誰克哉！恭惟神宗皇帝天造神斷，洒濯氛蠱，凡利淵害藪，歷世睥睨悸駭，噤不敢舉者，南面指麾，乃興乃除，鏗鎗炳耀，洗萬古而空之。獨是繳繹之奏，審求中聲，若笙若頌，隆周備舉。犍爲偶獲，昔人取以夸雅樂之獻，則師矇擊磬，鐘鼓云乎哉？於是慨然太息，詔典樂官取編磬易之。神機不凡，斷自先定。咨汝內府，曰「汝出厥玉」；咨汝玉人，曰「汝鳩厥功」。董司獻成，隱然荀虞之上，與朱絃三嘆，儼音而埒美，戛拊大合，清越以長。萬目族觀，驚多創見。自《詩》《書》以來，象意不及之樂，一日皖皖，爲奮豫功。雖九成《簫韶》，猶將變色而作，算計見効，億萬前世。若古瑀璜琚珎，琳琅瑚璉，殫追師之枝，式薦式服，曷若矚英碎之物，鏘爲磬聲，翹翹煌煌，用輝赫于天邑宋。維彼盤量，蒙茸瑣尾，尚載法語，以恢閔一器之光。臣生太平時，沐《雲漢》作成之恩爲甚渥，睹盛德事，軒超古今，不能抽毫進牘而一銘之，臣則有罪。謹再拜稽首，銘曰：

於鑠神考，剔氛蕩蠱。虞淵朔南，有截其所。偉功告成，衆樂具舉。侈衍硯肆，全宮不堵。遐悼

編磬，聲無乃左。擊石舊矣，更張未果。剡木不善，冶金不可。振古如茲，留以待我。我其收之，時與功借。夏擊鳴球，舜何人哉？疇若予工，肅將朕懷。咨汝鳩僇，往哉汝諧。內府森秘，孚尹縝栗。若夏沉璜，若晉垂棘。勿銳而圭，勿圓而璧。輸爲磬材，朕不多惜。廼攻廼刮，它山之石；廼審廼定，黃鐘之尺。餽廩未頒，以卽工奏。羽蓋天臨，鈎佩奔湊。大師薦技，筍虡雄設。垂十有六，鏘擊中節。色孰似之，明水蠲潔；聲孰似之，朱絃清越。百辟拜手，遙觀厥成；百辟拜首，此天子明。維昔用玉，以華玩履。以蕩淫巧，以壯觀美。巍巍神造，不與昔比。蒼璧嘉薦，捎星戾止。往奏郊丘，神祇可禮。霜露之時，白馬之客。往奏宗廟，祖考來格。庭燎輝動，鳴鸞聲肅。往奏會朝，天子穆穆。寶不地愛，產此英璞。其產伊何，來成備樂。鐘無喤喤，鼓無逢逢。爰誰適歸，神考之功。《聖

宋文海》卷八。

脩吉祥院疏

雲薨藻井，富不思議之莊嚴；齋鼓粥魚，會阿僧祇之供養。賴衆生七寶佈施，作如來大事因緣。惟吉禪祥坊，乃永和故刹。七百歲號鷲怨鶴，翠竹淒涼；十八年洗鉢鳴鐘，白雲去住。惟大寶藏，供無量僧。雖日給此而免憂，當歲計之而不足。亦嘗負囊乞米，散縷哀錢。朝告實而暮空〔一〕，左欲支而右敗。故風楹雨壁，未敞雄名；使煙水雲山，長有餘恨。退思長策，乃得良籌。到東成西作之儲，

飾南去北來之衆。使平日法輪得利，爲宰堵波；庶他時佛宗驚人，如天竺國。昔焉未暇，今也其時。自我快心，招千人之因地；爲君出力，種諸佛之善根。此諸勝緣，當歡喜施。清抄一百五十卷本《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一九。（以上李文澤校點）

〔二〕「暮」下原有「告」字，據四庫本《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七九刪。

王仲千

王仲千，徽宗時爲四方館使、耀州觀察使、帶御器械。大觀中提舉陝西等路解鹽。嘗爲遙郡團練使。見《摘文堂集》卷六除官制詞，《宋會要輯稿》職官二六之二一、職官六〇之一四、食貨二四之四〇，《宋史》卷一八一《食貨志》下三。

乞罷臣提點解鹽奏

大觀三年八月

臣昨自崇寧四年奉詔相視解州鹽池利害，續奉詔專切主管措置。臣上遵睿訓，盡瘁興復。今來竊慮久玷使令，必招人言，伏望許臣罷提點解鹽。《宋會要輯稿》職官六〇之二四（第四冊第三七四四頁）。

通展解鹽地分事奏

大觀三年十月十九日

臣近乞將解鹽通行西京、河陽兩處。今來金部備坐大觀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朝旨，其河南府止許經由，即不得住賣，候將來解鹽豐衍別取旨。契勘解鹽所收，連併二年敷過舊額。雖是豐衍，緣興復以來，所蓄未廣，致未敢便乞通展舊法解鹽地分。今欲乞先次通行西京、河陽，并汝州係京西南路經過去處，亦乞通行。仍每歲更支鹽三萬席，通見支陝西等路鹽數共二十三萬席爲額。候將來種收大段增廣，別具奏乞通展。《宋會要輯稿》食貨二四之三九（第六冊第五二一四頁）。（以上李文澤校點）

□ 暱

□暱，其姓未詳，建炎中爲朝奉大夫、主管亳州明道宮。

道山清話跋

〔二〕

建炎四年

先大父國史在館閣最久，多識前輩，嘗以聞見著《館秘錄》、《曝書記》，并此書爲三。仍歲兵火，

散失不存。近方得此書於南豐曾仲存家，因手抄藏示子孫。暉老矣，未知前二書尚及見乎！建炎四年歲在庚戌，孫朝奉大夫、主管亳州明道宮、賜紫金魚袋暉書。《道山清話》卷末，百川學海本。又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四一，《四庫提要辨證》卷一七。（李文澤校點）

〔二〕此跋語僅署名云「暉」，自《直齋書錄題解》已云不知其姓。宛委山堂本《說郛》題爲「王暉」，《四庫提要辨證》已辨其非是。

石公弼

石公弼，初名公輔，字國佐，越州新昌（今浙江新昌）人。元祐六年登進士第，調衛州司法參軍。知廣德縣，召爲宗正寺主簿，擢殿中侍御史，改左司諫，遷侍御史。大觀二年拜御史中丞，劾蔡京罪惡，章數十上，遂罷京。進兵部尚書兼侍讀。四年，出知揚州，徙襄州。蔡京再相，責秀州團練副使，台州安置。後遇赦歸，卒年五十五。見《宋會要輯稿》職官六八之三十一，《東都事略》卷一〇五，《嘉泰會稽志》卷一五，《宋史》卷三四八有傳。

請復還史館之職奏

大觀二年

臣竊考唐貞觀職官故事，天子御正衙，則起居郎居左，舍人居右，有命則臨陛俯聽，退而書之。每仗下議政事，亦必隨輔臣入殿，執筆記錄于前，史官隨之。及仗在紫宸內閣，則夾香案對立殿下，上記得失。繇是事之機要，言之微密，人之忠邪，皆得書之方冊，昭示將來，明主賢臣之事，罔或缺遺，一代之典文，燦然大備。且唐天下垂三百年，號稱至治，莫盛於貞觀，而謀猷設張、制度文采、勳蹟治效，必可垂法後世。而當時崇尚史官載錄如此，繇今考之，事之存者猶十之五六，此史官之不可不知故事也。永徽以後，高宗不躬萬幾，重臣許李綰權持政，姦謀邪計，杜塞不聞，畏避羣臣。自是起居稍奪故事，止於對仗承旨，仗下論議不復與聞。至長壽中，宰相姚璹始建議執政大臣錄仗下論議，多出於股肱輔弼之臣，史官職在記錄而已。利害殊絕，較然可知。若夫時政記使宰相爲之，賢者則推美避譽，邪臣則飾過隱非。事關機要，或疑謀泄而功沮，言及臣寮，或慮隙開而怨售，巧事形迹，互相依倚，銓次不廣，筆削自私。此時政記之在當時屢建而屢罷者此也。臣竊惟國家受命以來，累聖相繼，百度修明，度越前古，獨史臣之職未復故事，修時政記即未免有昔時之累。起居注及史館日曆，意在塞責，具員苟免，以編制敕類除免叙年月爲纂述。聖主言動、仗下與便坐論議，既不與聞，而羣臣奏疏、諫官言事留中者，未嘗宣諭，焚藁者往往無傳。神機天算，奇謀碩畫，內安社稷，

外撫四夷，可以輝煥竹帛、儀刑今古者，或在當時未嘗撰述，至於異日稍稍訪求，則必耳目不接，真僞相冒，是非雜揉失實，傳之後世，其可信乎？事之出於羣臣者，家人故吏因茲緣飾，朋黨仇怨得以成私，文字增加，委曲生意，虛美溢惡，不可勝聽，遂使高文直筆，是非猶豫，褒貶自疑。忠臣義士視既往之迹晦昧不章，因有自悔不前之心。臣竊以邪正辨而有好惡，好惡形而爲是非，施於有政也則爲刑爲賞，列之國史也則爲褒爲貶，必著明萬世，既有以旌別於生前，又有以追錄於已死。如此，爲善者自堅，造非者解體，二者皆人主之操柄、教化之樞機，不可不審也。方今史官之選，必天下文學修潔之士，若止以編制敕類除免叙年月爲奉職，則但通曉文字，求之二省一令史足矣，何必擇人哉！且唐天寶以後，天下多故，起居之職因循曠弛，然後百家傳記之說雜然並興，瀰漫流行，不可勝數，率皆耳剽口傳，轉相紀述，文辭侈靡，誑亂事實，猥發宮闈之私，傳致難知之事，采獲怪奇，雜以談笑。施之當時，未免無疑，傳之後世，豈得不信？古者，禮失求之於野。孔氏學官名於郊子，皆以事久難明，苟可考焉，必爲事實。唐褚遂良知起居事，太宗問曰：「朕有不善，卿必記耶？」對曰：「臣職載筆，君舉必書。」劉洎曰：「使遂良不書，天下之人亦記之矣。」夫起居之錄不詳，則臣下之記逾廣，機失於上，則柄任於下，自然之理也。近世綴文之士頗爲傳記，有所論列，臣愚以爲不復其本，則其原未可卒禁。臣愚伏願陛下詔大臣講求故事，稍還史館之職，使之得以悉意記錄，善惡必書，至纖至悉，無所或遺。凡羣臣奏疏、諫官言事，或行或否，並望即時宣示史官，刪叙潤色，書之緗簡，使後世知陛下有納諫之明，知直臣立不諱之朝，知議事有羣臣之論，知陛下無偏聽之聰。羣臣

拜免，必叙遷責之由，使後世知陛下無好惡之私。儻或史官因循廢職，著撰不時，則必明加黜責，庶幾君臣行事，廊廟規圖，纖微必著，後世有所考法焉。臣又以爲唐制起居供奉仗內，而史官必隨其後者，意欲記注臣寮與修撰學士皆得親見事實，與聞謨訓，然後銓次不相牴牾。此最策之得者也。又臣嘗考漢事，記注無定員，而太史有常職。是時近臣皆持橐簪筆，入侍左右，蓋欲有所紀述，而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繇是事得廣載，書可責成。此兩漢遺史所以爲後世模楷也。今近臣非職事者，自見聖君言動，固不敢有所紀，而天下計書亦未嘗上，羣臣列傳事非章章尤著者，則唯取信行狀。行狀者，門人故吏之所爲，非大公至正之語，尤難依據者也。臣又以古之史官皆久於職，如司馬遷、班固，皆父子繼纂其事，唐張說致仕，亦必修史，吳兢被貶，以藁自隨。方今史官遷擢不時，前後相承，文書猥積，修舊不給，何暇議新？以至軍國政要纂錄後時，久而訛謬，事多此類，難一一陳。至於宰相監修，劉子玄以爲十羊九牧，書或成進本，朱子奢以爲開後世史臣之禍。如此等事，所宜變更。伏望聖慈俯察狂瞽，如前所陳，萬有一分儻合聖意，即乞詔公卿議定其例。《國朝諸臣奏議》卷六〇。又見《羣書考索》續集卷三五，《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七六，《右編》卷二九，《經世八編》卷一四。

蔡京不可提舉修實錄奏

大觀三年六月

京罷相，以三師就第，提舉修實錄。於京計則得也，爲朝廷之謀則未然。京援引小人，邪枉盈

庭，奔競無恥，附下罔上，習以成風，豈可謂正百官也？輕名器以招權，厚廩祿以姑息，內耗國計，外侵民財，帑藏空虛，人心嗟怨，豈可謂安百姓也？欲爲己功，生事夷狄，黔南之舉，夷夏蕭然，邊陲彫殘，民不堪命，豈可謂鎮撫四夷也？《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一四。

論道士燒煉丹砂奏

大觀三年八月

臣伏睹近降指揮內東門司自今後應使臣醫官等，並不得將帶經火製煉毒藥，如伏火砒、硫黃、朱砂之類，入會通門入內，許諸色人陳告酬賞。臣有以見陛下造道深妙，聖慮獨高，凡挾方伎進者所不能欺也。蓋丹藥出於方士之說，事不經見，率是誑誕。凡人尚當審謹，豈可供進宮禁？固宜重爲關防，以塞妖妄之源。臣愚以爲皇城諸門禁令尤不可不嚴，亦宜此施行。如臣寮以此陳獻，或援引製煉之人，亦乞立法止絕。所有見今燒製道士，挾惑衆，臣訪聞稍稍招權作過，修蓋葆真宮，約費錢十二萬餘貫。今既不用其術，臣以爲其人不宜留置京師，欲乞特降睿旨，奪去師名，押歸本貫。葆真宮修造如可減節，即乞減節施行。《國朝諸臣奏議》卷八四。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八〇。

論監司不得人而走馬奏事奏 大觀三年

臣伏以諸路監司爲朝廷耳目之寄，責任非輕，宜得忠誠體國之人，有徇公忘私之節、尊主愛民之心，然後內足以廣陛下之聰明，外足以究生民之利害。陛下可以坐制四方，無爲而治也。近時監司初不遴選，夤緣除授者，莫可悉數。觀望誕謾，貪污苟賤，無所不至。達於聖聽，十未能一，由是走馬承受廉訪實事，有專爲蔽欺，稍稍奏聞。是監司不足以取信，而事移於走馬也。臣恐久之亦不無弊，非陛下循名責實之旨。臣愚伏望陛下謹監司之選，擇人而委之。其有資望素輕、人材凡下者，宜有澄汰；職事不修、附下罔上者，重加貶斥。陛下之威令已孚，賞罰有信，革去壅蔽之患，示以通信之言，然後走馬承受奏事，非其本職者罷之，廉訪按察，責成於監司，庶幾官修其方，吏肅其業。且監司得人，則一路之治無慮不舉。蓋民之師帥責在守令，守令之職責在監司，監司之選不可忽也。臣以爲宜立法以塞僥倖之路。《國朝諸臣奏議》卷六七。

乞息民以承天意奏 大觀四年八月

自崇寧以來，任事之人專務僥功倖賞，開邊則招納無窮，修造日廣。民力凋瘵，饑疫相繼，死者

過半。輓運花石，荒廢農業。黔南之役，湖廣蕭然。上天垂戒，寧不在茲？願息民以承天意。《宋元資治通鑑》卷五一。

論人臣黨同伐異奏

捨大公之道，執一偏之見，此弊不除，臣恐分曹列敵，重相眄伺，隱若仇讎，非朝廷之福。其務在交私，不安分守，輕朝廷、罔公上者，臣爲執法，當爲陛下擊之。《東都事略》卷一〇五。

論蔡京罪惡疏

京擅作威福，權傾中外，濫錫予以蠹國用，輕爵祿以市私恩。謂財利爲有餘，皆出誕謾；務夸大以興事，肆爲騷擾。援引小人，以爲朋黨；假借嫺婭，布滿要塗。以至交通豪民，興置產業，役天子之將作營葺居第，用縣官之人舩濟運華石。曾無尊主庇民之心，惟事豐己營私之計。名爲祝聖壽，而修塔以壯臨平之山勢；託言灌民田，而決水以符興化之讖語。乃至法名「退送」，門號「朝京」。致妖俛之告變，而繆爲心疾；受孟翊之訛言，而與之官爵。趙真欲輔之以妖術，張子成竊議其姦惡。駭動遠邇，聞者寒心。此皆足以鼓惑天下，而爲害之大者也。今星文再見，昭示其意，非天警悟陛下，則

人力何能爲哉？願陛下順民心以奉天，體天道以用刑，暴白京罪，以釋天下之疑，以爲人臣之戒。
《東都事略》卷一〇五。

乞朝廷崇忠正通諫爭奏

朝廷比日所爲，直詞罕聞，頌聲交至，未有爲陛下廷爭可否者。願崇忠正以銷諛佞，通諫爭以除壅蔽。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〇五。

題委羽居士集後

觀黃公之序，則知經臣之詩，六義之雋也。余謫居臨海，黃巖丞盛元叙錄經臣所爲詩數十百章示余，覽之不釋於手。及披黃福州序，因書其後。乙未三月廿五日，山陰石公弼題。
《赤城集》卷一七。

又見光緒《黃巖縣志》卷二八。（以上李文澤校點）

鄭雄飛

鄭雄飛，崇寧中以承務郎爲嵯縣尉。

嵯縣圓超禪院記

圓超禪院舊曰靈岫菴，有老僧獨居，禮觀音。觀音乃舊工王溫夾苧爲之。治平初，國子博士鄭公宰剡，秋夜月明，夢一人儀形有異，進而前曰：「衣敝久矣，幸念之。」一日詣寺，見大士像，喟然曰：「感夢者非此乎！」命工續飾。宰及瓜，謂院僧曰：「大士常感於予，願輸金易之以去。」僧合謀曰：「金雖多，豈若大士在山中可爲無窮之福利也。」賫金請于宰。前一夕，宰之家人皆夢大士曰：「翌日當訣矣。」宰見僧至，遂奉以歸。自是，剡人益奇其事，乃記大士靈感之因、大士靈感之跡云。崇寧五年四月旦，承務郎、尉鄭雄飛記。《剡錄》卷八，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王曉波校點）

釋永慶

永慶，崇寧間僧。

重建治平院記

崇寧五年七月

□□山□□院修建住□□□□□□□□北□□十里有谷□□□□□□實□地之
所有寺□□□□□□□□碑□□大像存焉。□□□□□□□□名□□有□□□□□□
□□□□□□□□奉□妣□殷氏□□□□□□□□以興多歷□□立學之□□□□起□□□□因從
開元□□□□院焉。方是之時，寺□住此□□像篆玄，迄周廣順間五臺真容院□□龍飛□伏錫□聖至期
□慕視荆□之受□在聖像□□露門□□□□作斯爲募工人□聖王□□□廢基□□□翌年起小□□□
人有□特暴露，像得以芘籍帳供於開元□□□居之，砦□之聖佛自是僧居且安，相繼增緝，一皆□
固。暨我宋建隆初，敕有古寺故籍供本□，俾度門人。時住持者普□之徒□□□等□□門人，其間卓
爾可稱者，雲速其人□□十數年間，一新其院，又重建護碑問功□□初安慈氏羅漢□其上皆飾以金，
次西創五十三佛殿五間，朱漆其帳，以安聖像。度所費僅萬緡，自備其二，一出衆助□然師克勤□

身，躬耕節儉，情□□餘歲嘗□優饒，是亦人之難能也。況佛之德，以無心□俗累爲自得，以解脫淫濁爲俗範，惟師爲能之□高□衣則不華，食則不重，同於流俗而實離塵，可謂出於其類，茲又人之罕至也。治平年中，嘉譽上達，衆與其善，因□敕以治平號其院焉。噫！師享年八十七，僧籍六十四，紹聖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無疾而終。門人崇珪、崇仙等葬寺之西北隅，起幢爲記，示不忘也。崇珪繼家幹蠱有方，創建觀音閣五間，連樓大殿輪奐，殿中壯麗增級，丹雘煥耀，自是車馬□益皆趨上善綱，開崦路，鑿□石，使其冷垣□桂，未免鋸齒之阨。然庫有積粟，足以延厥徒；堂有大士，足以□法輪，斯亦一時之懿歟！永慶實法眷普俊之裔，住大陽村資聖寺日，雲惠度門□永琮等，雲清度門人永慶等，其於雲速，乃普□之徒歟。今先師雲清乃法眷之列序矣，今既宰□公實德見於住持之能所義，不忘乎法眷，因講其□來，以叙先師之勤劬，俾後徒知尊卑之序，以明修□廢興之終始。見祝爲記，義實難辭，直書其事，用□□珉。崇寧五年丙戌七月庚寅朔十一日，資聖寺講經論沙門永慶撰記。住持沙門崇珪立石，供奉住僧崇仙。《山右石刻叢編》卷一六。（尹波校點）

周懿文

周懿文，靖康中官大理卿，張邦昌即皇帝位，除權開封尹。建炎元年八月，責授隴州別駕，英州安置。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三、八，《宋會要輯稿》職官七〇之五。

乞重修敕令格式奏

靖康元年四月二十日

敕令格式自熙寧以後四經編修，率不踰十年。元符敕令行之最久，經十二年亦重修纂。見行敕令自政和三年頒行迄今一十五年，未再編次。其間緣因革建明條目至多，抵牾乖戾，無所適從，乞下敕令所編次。《宋會要輯稿》刑法一之三二（第七冊第六四七七頁）。（沈治宏校點）

全宋文卷三〇三八

劉 昺

劉昺，初名炳，後賜今名，字子蒙，開封東明（今河南蘭考境）人。元符末中進士甲科，授太學博士，遷秘書省正字、校書郎。擢大司樂，引蜀人魏漢津鑄九鼎，正樂律。累遷給事中、翰林學士，改工部尚書。出知陳州，坐親喪不葬奪職。蔡京入相，引爲戶部尚書，再爲翰林學士。加宣和殿學士，知河南府。後坐與王寀交通長流瓊州，卒，年五十七。著有《大晟樂書》二十卷、《樂論》八卷、《運譜四議》二十卷、《政和頒降樂曲樂章節次》一卷、《政和大晟樂府雅樂圖》一卷。見《宋史》卷二〇二《藝文志》一及卷三五六本傳。

乞改定二舞奏

崇寧四年八月二十四日

乞改定二舞，各分九成，每三成爲一變。執籥秉翟，揚戈持盾，威儀之節，取象治功。《宋會要輯

稿》樂五之二〇（第一冊第三四二頁）。

乞依大觀條令旌賞椿發數足路分奏

政和三年三月

本部契勘諸路上供錢物，大觀於係以提刑司具到椿發起離本路盡絕月日〔二〕，以數比較，取率先椿發數足處，令戶部保明申尚書省，係大觀已修定令文。昨承政和元年三月四日朝旨，更不施行。緣諸路上供錢物，萬數浩瀚，若不旌賞，無以激勸。今欲乞依上件大觀已修條令施行。《宋會要輯稿》食貨五六之三（第六冊第五七九〇頁）。

〔二〕大觀於：「於」字疑誤。據下文似當作「條令」。

言戶絕之家許立近親爲繼者奏

政和三年閏四月二十七日

有旨王彥林以弟彥通與叔母宋氏爲繼絕孫。今戶部員外郎蓋侁議彥通用元豐中孟開以姪孫宗顏爲嫡孫例，事體明甚。大理寺官皆以爲允，獨寺丞吳瓌異議。竊以深文刺骨，離于人心者非所以爲法，膠執拘滯泥於故常者非所以爲禮。法不違於人情，禮固可以義起。君子者法之原，必本于平恕；聖人者禮之制，莫尚乎變通。不明禮法之本原而欲絕人之世，豈先王之用心哉？孔子曰：「繼絕世，天下

之民歸心焉。」蓋以其無後而絕，故繼之也。若祖自有子，又嘗娶婦，方得養孫，或有子未娶而亡，亦不得養孫，則天下之絕世將不可勝計。以是爲禮法，不亦可乎？蓋僉議是，若如瓌議，則元豐孟宗顏、紹聖劉守信二家，皆可追奪產業。數十年之間，天下之養孫者不惟世守其先疇，或已經蔭補，若行此議，則鄉里姦民，倚法搔擾，長告訐之風，起爭競之俗，非所以綏靖四方也。若曰使皆有繼續，則天下遂無戶絕。夫法有養子、養孫，蓋慮天下有絕滅之家也。戶絕，財產所得幾何？政和元年諸路戶絕錢萬餘貫而已。使皆知立後，遂無戶絕，一歲雖失萬餘緡，聖主之所樂爲也。《宋會要輯稿》禮三六之一六（第二冊第一三一六頁）。

乞頒降四時所禁樂聲於天下奏

政和三年九月

五行之氣，有生有剋，四時之禁，不可不頒示天下。盛德在木，角聲乃作，得羽而生，以徵爲相；若用商則刑，用宮則戰，故春禁宮、商。盛德在火，徵聲乃作，得角而生，以宮爲相；若用羽則刑，用商則戰，故夏禁商、羽。盛德在土，宮聲乃作，得徵而生，以商爲相；若用角則刑，用羽則戰，故季夏土王，宜禁角、羽。盛德在金，商聲乃作，得宮而生，以羽爲相；若用徵則刑，用角則戰，故秋禁徵、角。盛德在水，羽聲乃作，得商而生，以角爲相；若用宮則刑，用徵則戰，故冬禁宮、徵。此三代之所共行，《月令》所載，深切著明者也。作樂本以導和，用失其宜，則反傷和氣。

夫淫哇殺雜，干犯四時之氣久矣。陛下親灑宸翰，發爲詔旨，淫哇之聲轉爲雅正，四時之禁亦右所頒，協氣則粹美，繹如以成。《宋史》卷一二九《樂志》四。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一二八，《宋史紀事本末》卷五。

乞立諸路將拖欠錢物依元立期限起發奏

政和四年四月二十日

勘會諸路拖欠錢物，雖有分限帶發指揮，緣逐路往往不限內計置起發盡絕，却致再有拖欠。蓋是從來約束未嚴，兼今歲夏祭排辦，本部百色支費所用錢物浩翰，唯仰諸路上供應辦。今相度欲將諸路拖欠錢物須管於元立期限起發數足。所是限滿未起，并蔡河撥發司管般斛斗拖欠三萬餘石，未立定期限。仍乞責限半年，令逐路提轄官催促計置起發。內窯柴斛斗如無本色，即乞起發價錢。如違，其本處并提轉兩司當職官吏並乞令提舉司取勘聞奏，仍不以赦降去官原減。所貴如期到闕，應副指擬支用。《宋會要輯稿》食貨五一之四二（第六冊第五六九五頁）。

乞究治稽延取會待報文字職官人吏奏

政和五年五月十八日

契勘本部承受官員諸色人狀詞外，有事干外路，合行取會待報，件數不少。近來多是經歲月不見

回報了當。雖依條三經舉催究治人吏，緣所委究治官司互相容庇，不爲盡公施行，致本部久掛案祖不絕結〔二〕。今相度，應行下外路取會待報文字，若兩經究治，其元承受官司依前不見圓備回報，并究治官司不爲究治了當，逐處當職官並展一年磨勘，人吏配千里。若事體重者，從本部申乞朝廷重賜施行。《宋會要輯稿》食貨五六之三（第六冊第五七九〇頁）。

〔二〕祖：疑當作「阻」。

乞置簿記錄取會待報未結絕文字奏

政和五年十一月九日

臣劾勘本朝事務最爲繁劇〔二〕，逐日承受朝廷送下勘當定奪及諸色詞狀、官司關報呈請文字。其間合取會待報未結絕文字，自來雖有簿籍拘管，緣與已結絕事日一袞抄轉鈎銷，散在四部諸案，難以稽考。或行下遠路，往復動經數月。雖累究治，若無報應，其間不免有稽緩廢弛之弊。臣今相度，欲乞將本部取會待報日下不能結絕文字，從長貳廳批入，鑿旁通冊首書寫見行條令，專一拘籍銷注，驅考催督。於四部人吏內各選差手分、貼司二人〔三〕，見請請給外，手分日支食錢二百文，貼司減半。仍令催轄司檢察。此則以要治繁，不離几案之間，周知細大之務。上稱陛下訓迪治官之美。《宋會要輯稿》食貨五六之三六（第六冊第五七九〇頁）。

〔一〕本朝：據文意當作「本曹」。

〔二〕手分：原誤作「于分」，據下文改。

樂圖序

天地相合，五數乃備。不動者爲五位，常動者爲五行，五行發而爲五聲。律呂相生，五聲乃備，布於十二律之間，猶五緯往還於十有二次，五運斡旋於十有二時。其圖五聲以此。兩儀既判，八卦肇分。氣盈而動，八風行焉。顓帝乃令飛龍效八風之音，命之曰《承雲》。方是時，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之音未備，後聖有作，以八方之物全五聲者，制而爲八音，以聲召氣，八風從律。其圖八音以此。上象著明器形，而下以聲召氣，脗合元精。其圖十二律應二十八宿以此。斗在天中，周制四方，猶宮聲處中爲四聲之綱。二十八舍列在四方，用之於合樂者，蓋東方七角屬木，南方七徵屬火，西方七商屬金，北方七羽屬水。四方之宿各有所屬，而每方之中，七均備足。中央七宮管攝四氣。故二十八舍應中正之聲者，制器之法也；二十八舍應七均之聲者，和聲之術也。其圖七均應二十八宿以此。合陰陽之聲而文之以五聲，則九六相交，均聲乃備。黃鐘爲宮，是謂天統；林鐘爲徵，是謂地統；太簇爲商，是謂人統。南呂爲羽，於時屬秋；姑洗爲角，於時屬春；應鐘爲變宮，於時屬冬；蕤賓爲變徵，於時屬夏。旋相爲宮，而每律皆具七聲，而八十四調備焉。其圖八十四調以此。自

黃鐘至仲呂，則陽數極而爲《乾》，故其位在左；蕤賓至應鐘，則陰數極而爲《坤》，故其位在右。陰窮則歸本，故應鐘自生陰律；陽窮則歸本，故仲呂自歸陽位。律呂相生，起於復而成於《乾》，終始皆本於陽，故曰「樂由陽來」，六呂則同之而已。相生之位，分則爲《乾》、《坤》之爻，合則爲《既濟》、《未濟》之卦。自黃鐘至仲呂爲《既濟》，故屬陽而居左；自蕤賓至應鐘爲《未濟》，故屬陰而居右。《易》始於《乾》、《坤》而終於《既濟》、《未濟》，天地辨位而水火之氣交際於其中，造化之原皆自此出。其圖十二律所生以此。二十四氣差之毫釐，則或先天而太過，或後天而不及。在律爲聲，在曆爲氣。若氣方得節，乃用中聲；氣已及中，猶用正律。其圖十二律應二十四氣以此。漢津曰：「黃帝、夏禹之法，簡捷徑直，得於自然，故善作樂者以聲爲本。若得其聲，則形數、制度當自我出。今以帝指爲律，正聲之律十二，中聲之律十二，清聲凡四，共二十有八」云。其圖十二律鐘正聲以此。堂上之樂，以人聲爲貴，歌鐘居左，歌磬居右。近世之樂，曲不協律，歌不擇人，有先製譜而後命辭。奉常舊工，村野癡老者斥之。升歌之工，選擇惟艱，故堂上之樂鏗然特異焉。其圖堂上樂以此。金玉之精，稟氣於乾，故堂上之樂，鐘必以金，磬必以玉。《歷代樂儀》曰：「歌磬次歌鐘之西，以節登歌之句。」即《周官》頌磬也。神考肇造玉磬，聖上紹述先志，而堂上之樂方備，非聖智兼全、金聲而玉振之者，安能與於天道哉？其圖金鐘玉磬以此。《大晟》之制，天子親祀圓丘，則用景鐘爲君圍，鐃鐘、特磬爲臣圍，編鐘、編磬爲民圍，非親祀則不用君圍。漢津以謂：「宮架總攝四方之氣，故《大晟》之制，羽在上而以四方之禽，虞在下而以四方之獸，以象鳳儀、獸舞之狀。龍龔崇

牙，制作華煥。」其圖宮架以此。新樂肇興，法夏籥九成之數：文舞九成，終於垂衣拱手，無爲而治；武舞九成，終於偃武修文，投戈講藝。每成進退疾徐，抑揚顧揖，皆各象方今之勳烈。文舞八佾，左執籥，右秉翟。蓋籥爲聲之中，翟爲文之華，秉中聲而昌文德。武舞八佾，執干戈而進，以金鼓爲節。其圖二舞以此。《宋史》卷一二九《樂志》四。

樂 論 一

樂由陽來，陽之數極於九，聖人攝其數於九鼎，寓其聲於九成。陽之數復而爲一，則寶鼎之卦爲《坎》；極而爲九，則彤鼎之卦爲《離》。《離》，南方之卦也。聖人以光明盛大之業，如日方中，嚮明而治，故極九之數則曰景鐘，大樂之名則曰《大晟》。日王於午，火明於南，乘火德之運，當豐大之時，恢擴規模，增光前列，明盛之業，永觀厥成。樂名《大晟》，不亦宜乎？《宋史》卷一二九《樂志》四。

樂 論 二

後世以黍定律，其失樂之本也遠矣。以黍定尺，起於西漢，蓋承六經散亡之後，聞古人之緒餘而

執以爲法。聲既未協，乃屢變其法而求之。此古今之尺所以至於數十等，而至和之聲愈求而不可得也。《傳》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桓叅云乎哉？《宋史》卷一二九《樂志》四。

樂論三

焦急之聲不可用於隆盛之世。昔李照欲下其律，乃曰：「異日聽吾樂，當令人物舒長。」照之樂固未足以感動和氣如此，然亦不可謂無其意矣。自藝祖御極，和樂之聲高，歷一百五十餘年，而後中正之聲乃定。蓋奕世修德，和氣薰蒸，一代之樂，理若有待。《宋史》卷一二九《樂志》四。

樂論四

盛古帝王皆以明堂爲先務，後世知爲崇配、布政之宮，然要妙之旨，秘而不傳，徒區區於形制之末流，而不知帝王之所以用心也。且盛德在木，則居青陽，角聲乃作；盛德在火，則居明堂，徵聲乃作；盛德在金，則居總章，商聲乃作；盛德在水，則居玄堂，羽聲乃作；盛德在土，則居中央，宮聲乃作。其應時之妙，不可勝言。一歲之中，兼總五運，凡麗於五行者，以聲召氣，無不總攝。鼓宮宮

動，鼓角角應，彼亦莫知所以使之者。則永膺壽考，曆數過期，不亦宜乎？《宋史》卷一二九《樂志》四。

樂 論 五

魏漢津以太極元氣，函三爲一，九寸之律，三數退藏，故八寸七分爲中聲。正聲得正氣則用之，中聲得中氣則用之。宮架環列，以應十二辰；中正之聲，以應二十四氣；加四清聲，以應二十八宿。氣不頓進，八音乃諧。若立春在歲元之後，則迎其氣而用之，餘悉隨氣用律，使無過不及之差，則所以感召陰陽之和，其法不亦密乎？《宋史》卷一二九《樂志》四。

樂 論 六

乾坤交於亥，而子生於黃鐘之宮，故稟於乾，交於亥，任於壬，生於子。自乾至子凡四位，而清聲具焉。漢津以四清爲至陽之氣，在二十八宿爲虛、昴、星、房，四者居四方之正位，以統十二律。每清聲皆有三統：申、子、辰屬於虛而統於子，巳、酉、丑屬於昴而統於丑，寅、午、戌屬於星而統於寅，亥、卯、未屬於房而統於卯。中正之聲分爲二十四宿，統於四清焉。《宋史》卷一二九《樂志》

四。

樂論七

昔人以樂之器有時而弊，故律失則求之於鐘，鐘失則求之於鼎，得一鼎之龠，則權衡度量可考而知。故鼎以全渾淪之體，律呂以達陰陽之情，天地之間，無不統攝，機緘運用，萬物振作，則樂之感人，豈無所自而然邪？《宋史》卷一二九《樂志》四。

樂論八

聖上稽帝王之制而成一代之樂。以謂帝舜之樂以教胄子，乃頒之於宗學；成周之樂，掌於成均，乃頒之府學、辟廱、太學；而三京藩邸，凡祭祀之用樂者皆賜之，於是中正之聲被天下矣。漢施鄭聲於朝廷，唐升夷部於堂上，至於房中之樂，唯恐淫哇之聲變態之不新也。聖上樂聞平淡之音，而特詔有司制爲宮架，施之於禁庭，房中用雅樂，自今朝始云。《宋史》卷一二九《樂志》四。

八音之器說

景鐘乃樂之祖，而非常用之樂也。黃帝五鐘，一曰景鐘。景，大也；鐘，四方之聲，以象厥成。惟功大者其鐘大，世莫識其義久矣。其聲則黃鐘之正，而律呂由是生焉。平時弗考，風至則鳴。鐃鐘形聲宏大，各司其辰，以管攝四方之氣。編鐘隨月用律，雜比成文，聲韻清越。鐃、鐃、鐃、鐃，古謂之四金。鼓屬乎陽，金屬乎陰。陽造始而爲之倡，故以金鐃和鼓；陽動而不知已，故以金鐃節鼓。陽之用事，有時而終，故以金鐃止鼓。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天之道也，故以金鐃通鼓。金乃《兌》音，《兌》爲口舌，故金之屬皆象之。

「依我磬聲」，以石有一定之聲，衆樂依焉，則鐘磬未嘗不相須也。往者，國朝祀天地、宗廟及大朝會，宮架內止設鐃鐘，惟后廟乃用特磬，若已升祔后廟，遂置而不用。如此，則金石之聲小大不侔。《大晟》之制，金石並用，以諧陰陽。漢津之法，以聲爲主，必用泗濱之石，故《禹貢》必曰「浮磬」者，遠土而近於水，取之實難。昔奉常所用，乃以白石爲之，其聲沉下，製作簡質，理宜改造焉。

漢津誦其師之說曰：「古者，聖人作五等之琴，琴主陽，一、三、五、七、九，生成之數也。」師延拊一弦之琴，昔人作三弦琴，蓋陽之數成於三。伏羲作琴有五弦，神農氏爲琴七弦，琴書以九弦象九星。五等之琴，額長二寸四分，以象二十四氣；嶽闊三分，以象三才；嶽內取聲三尺六寸，以象期三百六十日；龍斷及折勢四分，以象四時；共長三尺九寸一分，成於三，極於九。九者，究也，復變而爲一之義也。《大晟》之瑟長七尺二寸，陰爻之數二十有四，極三才之陰數而七十有二，以象一歲之候。既罷箏、筑、阮，絲聲稍下，乃增瑟之數爲六十有四，則八八之數法乎陰，琴之數則九十有九而法乎陽。

簞以一管而兼律呂，衆樂由焉。三竅成簞，三才之和寓焉。六竅爲簞，六律之聲備焉。簞之制，采竹竅厚均者，用兩節，開六孔，以備十二律之聲，則簞之樂生於律。樂始於律而成於簞。律準鳳鳴，以一管爲一聲。簞集衆律，編而爲器，參差其管，以象鳳翼；簞然清亮，以象鳳鳴。

列其管爲簫，聚其管爲笙。鳳凰于飛，簫則象之；鳳凰戾止，笙則象之。故內皆用簧，皆施匏於下。前古以三十六簧爲竽，十九簧爲巢，十三簧爲和，皆用十九數，而以管之長短、聲之大小爲別。八音之中，匏音廢絕久矣。後世以木代匏，乃更其制，下皆用匏，而并造十三簧者，以象閏餘。十者土之成數，三者木之生數，木得土而能生也。九簧者，以象九星。物得陽而生，九者，陽數之極也。

七簧者，以象七星。笙之形若鳥斂翼，鳥，火禽，火數七也。

釋《詩》者以壎、箎異器而同聲，然八音孰不同聲，必以壎、箎爲況？嘗博詢其旨，蓋八音取聲相同者，惟壎、箎爲然。壎、箎皆六孔而以五竅取聲。十二律始於黃鐘，終於應鐘。二者，其竅盡合則爲黃鐘，其竅盡開則爲應鐘，餘樂不然。故惟壎、箎相應。

凡言樂者，必曰鐘鼓，蓋鐘爲秋分之音而屬陰，鼓爲春分之音而屬陽。金奏待鼓而後進者，雷發聲而後羣物皆鳴也；鼓復用金以節樂者，雷收聲而後蟄蟲坯戶也。《周官》以晉鼓鼓金奏，陽爲陰唱也。建鼓，少昊氏所造，以節衆樂。夏加四足，謂之足鼓；商貫之以柱，謂之楹鼓；周縣而擊之，謂之縣鼓。鼗者，鼓之兆也。天子錫諸侯樂，以祝將之；賜伯、子、男樂，以鼗將之。祝先衆樂，鼗則先鼓而已。以雷鼓鼓天神，因天聲以祀天也；以靈鼓鼓社祭，以天爲神，則地爲靈也；以路鼓鼓鬼享，人道之大也。以舞者迅疾，以雅節之，故曰雅鼓。相所以輔相於樂，今用節舞者之步，故曰相鼓。登歌今奏擊拊，以革爲之，實之以糠，升歌之鼓節也。

祝之作樂，敵之止樂，漢津嘗問於李良，良曰：「聖人制作之旨，皆在《易》中。《易》曰：『《震》，起也。《艮》，止也。』祝、敵之義，如斯而已。祝以木爲底，下實而上虛。《震》一陽在二陰

之下，象其卦之形也。擊其中，聲出虛，爲衆樂倡。《震》爲雷，雷出地奮，爲春分之音，故爲衆樂之倡，而外飾以山林物生之狀。《艮》位寅，爲虎，虎伏則以象止樂。背有二十七刻，三九陽數之窮。戛之以竹，裂而爲十，古或用十寸，或裂而爲十二，陰數。十二者，二六之數，陽窮而以陰止之。」
《宋史》卷一二九《樂志》四。（以上李文澤校點）

于 權

于權，大觀間爲宣德郎、權發遣提舉淮南東路學事。見《政和五禮新儀》卷首。

乞詔有司議定服飾之制劄子

大觀四年二月十八日

臣聞《詩》曰：「古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一。」臣謂作此詩者，其知道乎！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衣裳所以示上下之分，明尊卑之等，辨隆殺之節，聖人寓道德之意、順性命之理於其間，深知其意者禮實由己，聖主盡知焉。陛下設官置局，討論禮制，親灑宸翰，屢煩訓詞，所以齊民德者可謂至矣。臣愚以爲衣服之制，尤不可緩。今閭閻之卑、倡優之賤，男子服帶犀玉，婦人塗飾金珠，尚多僭侈，未合古制。臣恐禮官所議止正大典，未遑及此。伏願明詔

有司，嚴正法度，酌古便今，以義起禮，俾閭閻之卑不得與尊者同榮，倡優之賤不得與貴者並麗。此法一正，名分自明，陛下高拱無爲于一堂之上，而風俗移易于萬里之外矣，平澆偷以歸忠厚，豈曰小補之哉！取進止。《政和五禮新儀》卷首，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李文澤校點）

王邇

王邇，臨汾（今山西臨汾）人，舉進士及第。大觀間爲承議郎、同勾當代州五臺山寺務司并真容院及興善鎮煙火巡檢公事。見《山右石刻叢編》卷一六。

宋故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使持節保州諸軍事保州刺史兼御
史大夫騎都尉渤海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贈定武軍節度使高公神

道碑銘〔二〕 并序 大觀四年十一月

惟高氏爲河西大姓，世有顯功，勳在王府，威震夷落。自領軍而下，枝分派別，散居於延安、綏德、平陽者，不知幾何人。本其忠義相傳，繩繩翼翼，大者侯封，小者材進，雖山西氣俗漸磨使然，

而大門功德，畀付有以。高祖諱思禎，仕唐末，以破賊勳爲工部尚書、綏州刺史。領軍諱君立，公之大父也。父諱文岷，始爲本州衙校，以計破叛羌逆謀，殺其愛將，卒完城以歸于本朝。太宗嘉歎，委以邊任，終汝州防禦使，累贈定國軍節度使。公即定國第三子也，諱繼嵩，字惟嶽。以將家子結髮從戎，有志於功名，故歷任未嘗不在邊要，而所至有威聲治狀可述。真宗東封，霈恩授右班殿直。祀汾陰禮成，轉左班殿直。定國遺表，轉右侍禁，差晉州兵馬監押，就徙晉、隰同巡檢。用方略捕殺強賊史胡子，以功賜敕書獎諭，改左侍禁，又遷供奉官，移秦州床穰寨兵馬監押。累戰以多，就移環州管界巡檢。時吐蕃叛命，公以輕兵入討，焚燒族帳，殺獲甚多，西賊畏服納降乃還。朝廷疇勞，特授閤門祇候，移晉州兵馬都監。改晉、隰等州都巡檢使，就徙原州駐泊都監，兼沿邊巡檢使。先是，環州招降吐蕃酋豪數十族，聞公來，競越境奔走，持物以獻，公犒勞撫慰而遣之，其威惠感人心如此。就差知原州，移知鎮戎軍。龍圖閣學士王博文舉公實曉軍機，諳練邊事，轉內殿崇班。坐公累移陝州駐泊，未幾轉內殿承制，移知火山軍，改禮賓副使，充邠寧環慶路駐泊安撫都監、知環州，累遷西京左藏庫使。公勇而有謀，臨敵未嘗挫折，前後屢奏勝捷。仁宗遣中貴人傳宣，記錄姓名，將以擢任。至是，乞朝覲邊事，詔俞其請。到闕，侍射後苑，一發中錢孔，賜銀絹一百疋兩，襲衣金帶。奏對稱旨，擢授昭州刺史、知慶州。有戍卒謀爲亂，逐指揮使周美，欲殺之，美挺身歸公，衆畏公，不敢動。縱其餘黨，誅首議者十七人，降詔美之，美官至節度使。復移知鎮戎軍，羌人素畏公名，望風遁去，邊境清肅，民立生祠，至今奉祀不怠。又遷保州刺史，當時大臣范文正公、韓魏公最知公爲可

用，力薦引之。嘗命副魏公爲契丹國信使，以疾免，魏公亦以公故辭不行。康定元年九月七日，以疾卒於鎮戎軍之正寢，享年五十有九。諸孤護喪歸平陽，以慶曆七年二月二十一日葬於霍邑縣永太鄉庫拔村。有故人焦拱實銘其墓。公娶史氏，封河南縣君。生子男八人：永信、永友、永誠、永堅、永洙、永奇、永亨、永宣，後以子貴累贈公定武軍節度使。諸孫蕃衍，碑陰爲譜以系之。大觀二年，公之姪孫洵爲皇城使，揚歷二廣間，朝廷方且選任皇城。君□羣從游宦四方，族中旅殯而未葬者六十人，慨然怛傷以諗。朝廷恩許移本州兵馬鈐轄，聚族營辦，富者輸貲，貧者効力，二年之間以畢其事。而夫人史氏□是而合葬焉。且謂公功烈如彼，懼其無傳，欲立碑以表其墓，以行狀來求文於邇。邇鄉里後進也，猶及識公之二季永奇、永亨_{（二）}，今皆亡矣。永奇輕財重義，渾厚長者。永亨沈鷺好謀，恢廓有大志，所至立奇功，尤知名於時，亦可以概見公之遺範。亦嘗拜公之畫像，真一時英偉人也。辭不獲免，因爲論次之如此。史氏謂三世爲將，道家所忌。東漢耿氏自況而下，累葉以功名自終，其獨能隆於當時者，豈徒然哉？觀定國公保全綏州，以五縣之衆歸于我朝，使其人去彼凶虐，復爲王民，方其迎拜鼓舞，樂趣皇化，其功德被人者豈有窮邪？宜其後世爵祿未艾，天之報人，固其理也。銘曰：

大河之西，高氏世顯。赫赫定武，蚤以才選。謀之具臧，勇于義戰。帝用疇之，委茲方面。公之未來，犬戎遘難；公之既來，克除克翦。稽首服從，威靈大□。凡此武功，虎臣蹇蹇。定國勲賢，于何不善。綏城之衆，免爾塗炭。豈惟其免，被爾冠冕。有施有報，其報必遠。公子公

孫，公侯衮衮。忠義有本，無忝履踐。

大觀四年十一月二日立石，郡人牛美刻。《山右石刻叢編》卷一六。又見道光《霍州志》卷二五。（李文澤校點）

〔二〕題後原署：「承議郎、新差同勾當代州五臺山寺務司并真容院及興善鎮煙火巡檢公事王邇撰。姪孫、皇城使、充晉州兵馬鈐轄、上柱國、保定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洵書。文思副使、充晉州兵馬都監兼在城巡檢、武騎尉邵祁篆額。」

〔三〕永亨：據前文有「永亨」，亨、享二字必有一誤。

尔朱權

尔朱權，華州（治今陝西華陰西）人，大觀間在世。

長興萬壽寺閣圖并記〔二〕

左輔之西北隅有寺曰長興萬壽禪院，古木森蔭，殿宇宏壯，爲一方之雄觀。寺有高閣絕頂虛曠之所塑文殊菩薩聖像，因名爲文殊閣，聳立三層，不啻百餘尺。徘徊周匝，止於二十楹，刻楠彫甍，翬

飛鳥翼，屹若地出，晃若天降，可謂殊勝。實淳化五年別駕楊公所建也。觀其經營締構，足以想見其爲人，亦以知古之豪右歸依吾三寶爲切至也。迄今百有餘歲，巨屋已老，爲風雨所壞，畫像益故爲塵埃，所棲鸛鼠穿其垣墉，燕雀巢于榱棟，寒木煙蕪，但相掩映於其側。弊壞隳圯，至此爲極。宗明受業茲院，承師資之後，猥居於此，積有歲年。載顧載瞻，每爲深悼，將欲增修潤色前人之遺基，揣其謏薄，不克自辦，必仗信心有力之衆，共成大事，以作勝因。《涅槃經》云：「施一訶梨勒，授辟支佛，除病惱於九十一劫。」《造像經》云：「建一小塔，感輪王果於三十六返之中。」夫一訶梨勒之細、一小塔之微，所得之果猶且若是。今者有力檀那，能共成此閣，則感果之大，信不誣矣。大觀元年七月十五日。左馮僧雲智刊字。《金石萃編》卷一四六。（李文澤校點）

〔二〕題下原署：「華州尔朱權記，馮翊楊時中書。」

傅 默

傅默，字仲言，南城（今江西南城）人，紹聖四年進士。見正德《建昌府志》卷一五。

静思堂記

紹聖四年三月

予之敝廬距石坡巡檢廨十五里，煙火相望，警寇者前後，人情往來，不能廢也。雖數疏因人而□，亦不逾二三年必一過焉。紹聖丙子冬，大梁王君粹翁來司其官。越明年春正月，粹翁惠然訪予紫荊園中。後二月，予始獲謁粹翁。入其門，升其序，顧瞻棟宇猶昔也。既相與寒暄，且命易衣解帶，延坐於廳之南偏曰明軒之上。於其兩隅堆列書籍，屏之下新種巨竹十餘箇，竹影扶疏，風聲颼颼，灑可喜。回入廳之正西，窅然有堂焉，虛爽岑寂。堂下瀦水爲小池，育魚浮游萍間，歷歷可數，見人亦不避去，真若得其所者哉。堂與軒皆粹翁經營敝舊而成之若新也。坐定，仰視其榜曰「静思堂」，予因頷而笑之。粹翁謂予曰：「先生之笑也，其亦有道乎？其頷之也，似其有以許之乎？」予輒然而語之曰：「冒矢石，披荆棘，左右我神祖取天下，開國而封王者，非君之祖乎？」粹翁曰然。「若然，則君之所以名堂之意，吾能知之矣。夫人有一藝之善，能得志於君公者，雖百工之賤，至子孫異世猶標題資藉，以自張大。矧王侯將相之種，被服流風遺澤，而不知回首於豐基峻堂，思有以奮激發越而光顯之者，奚哉？嘗試引而調之曰：『而忘其先，而百工之子孫不如。』其人必叱呼嗔怒，以爲薄己。然其志趣實處其下，故重爵之家胄緒多庸而易微。粹翁春秋方強，才韻落落，而提百十老卒於山寨中，以窺村落之狗偷鼠盜，豈若粹翁之意歟？宜其坐斯堂而有所静思焉而云爾也。諸葛孔明在草廬

中，嘗自比於管樂，每抱膝爲《梁父吟》。彼其心之所有，意之所屬者，寒饑粟褐云乎哉！及其駕之也，綸巾羽扇，談笑指揮，收功名於無窮，非幸會於一日之間而然也。今天子聖神文武，赫赫乎恩廣文王之聲，而夢想乎伊傅韓彭。人之所患在於無所能，不可謂無其君與時也。粹翁思之熟，得之精，俟時而發，一曠不禦，而所以成始者，其不由於今日乎？則秦國之靈，吾知其強而不泯，且不有於後恨也。」粹翁曰：「不敏之志既不能自隱，而盍爲我記之，刊諸座隅，庶幾讀之每每以自勵也？」已而爲予置酒堂上，稍酣，援筆以爲之記云。乾隆《建昌府志》卷六九，乾隆刻本。又見正德《建昌府志》卷一

三，道光《南城縣志》卷三一。（郭齊校點）

全宋文卷三〇三九

崔 陟

崔陟，字浚明，應天府（治今河南商丘）人。登元祐進士第。崇寧中坐元符末上書論時事編入黨籍。

仕宦不達，官終宿州通判。見《却掃編》卷中，《三朝北盟會編》卷二三〇。

上兩府論金人可攻之策劄子〔二〕 紹興三十一年七月

淮夫等本貫應天府，昨緣郊地之後，歸省鄉墳，尋復隔絕。自念家世仕宦，久被國恩，不忍自棄於左衽，間關來歸本朝，竊有管窺所見，輒敢冒聞，庶幾一得之慮，少裨朝廷采擇之萬一。淮夫等伏睹金人有可攻之勢三，有不可不攻之勢三。就其可攻之中，又有二策。何謂可攻之勢？一曰上天悔禍，二曰民心歸往，三曰戰具有備。所謂上天悔禍者，金人自頃以來所不可與敵者，正以一時用事將兵之臣，智勇有以過人故也。自金酋篡位，前此功臣誅鋤已盡。向使此曹尚存，本朝雖以百萬之兵，苦戰數十年，豈能盡除之哉？及先所掠京師寶貨法物，今皆送至京師，此乃天意欲還中國也。所謂民

心歸往者，虜主若不大興土木，牛羊用人，則中國遺民亦且安之矣。本朝雖欲恢復，既已人心不搖，亦何以求功？所謂戰具有備者，本朝講和之後二十餘年，得以生養訓練。虜人所射弓不過五斗，本朝戰士所射弓多是一石或二石者，鎧甲戈矛之類，又皆堅利。比見劉兩府之兵渡江，人人賈勇，皆有死敵之志。咸相謂曰：我輩父母親戚往往不爲金所掠則爲所殺戮，今正當報怨之時。此可攻者三也。何爲不可不攻？曰恐失天時也，恐變民心也，恐豪傑出於意外也。所謂恐失天時者，今日虜主暴虐，在彼爲不幸，而我之幸也。軍民既離心矣，我兵一動，彼必內應。尚乃遲疑不決，萬一此虜死，則別立新君，或土木畢工，稍革暴政，民人息肩，則難動也。所謂恐變民心者，彼中百姓所以延頸本朝兵至，甚於時雨者，科役誅求，竭其膏血故也。彼民見本朝不動，或再講和議，疑爲棄我，此後無復有望。謂如海州東海縣徐元始，因不堪其苦虐，殺其縣令，稱兵願歸正本朝，欲用本朝年號者一年有餘，而本朝不誘以來之；及其死也，又不旌褒以勸之。其敗也，海州之民指以爲患，轉以爲戒。今滕陽軍、沂州之間有來二郎，亦苦北軍侵擾，聚衆爲亂。今則其徒雖散，而其人尚在蒙山，無所歸，亦深悔之。若久而不問，失民心必矣。所謂豪傑出於不意者，今河北有任郎君、李川輩，雖號爲賊，而不侵擾百姓，客旅缺用者厚與之金，但入城取官物而已，由是往往百姓安之。萬一此徒一熾，且假仁義而行之，民或歸心，則爲患不在金人之下矣。此不可不攻者三也。何謂就其可攻之中又有二策？兵出淮甸、襄漢，今日關百里而不守，明日關百里而復歸之，不過一勝一負，又似昔日將帥，各握重兵，養寇患以自豐也。若以正兵守淮甸以示弱，使游騎侵陝西以下關中，檄中原，彼必以精兵銳將盡

赴關中之急也。後以奇兵由濱州分二路以趨燕、晉，斷其歸路。明告其軍人，有能以百人來歸及民間不附金人、自保山寨者，各以次第旌賞，將見彼來歸之人不暇也。又當告諭渤海、契丹之人，令明知禍福。若能相與共滅金人，各爲立君，興復其宗社，約以白溝爲界，不復相侵。設二國不肯相聽，則虜亦必疑此二國之人，上下相疑，則成內潰也。況數年前，彼丞相蕭裕已嘗結西元帥，欲舉兵作亂，欲立契丹之後祁王之子、豫王之孫，既而敗事。今若約以各興其國，必以豪傑爲應。於二策之中，此爲上策，伏乞鈞覽。淮夫等今具在北聞見事宜，備列下項：

一、金之初甚微，本一楊哥孛堇，有二三千人，無城郭宮室之居，無珠玉金帛貨財之積。當時爲大遼市海東青於海上，道由其國，使命往來不絕，金人不堪其擾，乘怒發兵。當時止知殺敵，不知畏死，戰勝則財物子女玉帛盡均分之，其所以每戰輒勝也。今則久居南地，識上下之分，知有妻奴親戚之愛，視去就死生甚重，無復昔時輕銳果敢之氣。故前日罷榷場之後，沿淮置巡鋪，每兩月一替。當其出軍，其金人與親戚泣別，自謂極邊，有往而不返之慮，其軍畏怯如此。

一、自虜主亮纂位之後，前日良將大臣如西元帥撻懶、三路都統將軍韓常、秉德，國師烏陵衍，參政魯國王宗盤，虜主親弟太傅、兗州知州、東平府總管、海州知州獨姑孺，丞相蕭裕、樞密使張通古、平章蕭玉，皆稱雄傑勇果之士，盡已殺戮。當時北人，莫不泣涕咨嗟，言今後用兵，無人可將，即自南路投木魯契丹。虜主即遷陀滿、俄里衍主軍，其主管修造軍器及戰船，即是前日歸附人赤心軍韓哥，馬欽專主事，見任左拾遺。

一、金人往日戰馬甚多，自去年十月緣軍下馬耗盡，括民間私馬，所有京東、山東、關西盡起發，逐路徑送往益都府牧養。於六月初間又有天使起發赴以北州府外，河北、河東路及燕山以北馬，却發遣往天德雲內府路牧養外，自括馬之後，大約馬耗八分，目即南京路正軍皆闕馬。今年三月二十五日降下銀錠，令軍人逐牌子差人往咸州地分自行收買。

一、金人所造戰船，係是福建人、北人謂之倪蠻子等三人指教打造七百隻，皆是通州樣，各人補忠翊校尉。虜主云候將來成功，以節度使待之。其所統主將皆南官靳賽、徐文、孟彬、王大刀等主管，然所括水手皆灌園種稻取魚之人，實不諳江海水性。其官吏往往通賄賂，謂如實曾駕舟之人，有錢則得免，其不諳水性者無以爲賂，則反被差委。其宿州水手無處聲冤，衆人共毆殺本州同知如本朝通判。奴婢而行，可見人心是脅從。所謂舟船，已發在濱州蒲臺縣，伺候閱習。

一、金人正軍目即京師雖號一萬，宿州、陳州、許州皆號千戶，然每一萬止是三箇千戶，每一千戶止是甲兵三百人，每一甲兵各有兩人或一人阿里憲。本朝所謂僉人。即馬步人共九百人爲一千戶，每二千七百爲一萬戶。即是京師屯駐軍兵二千七百餘人，南京二千七百人，宿州止九百餘人，陳、許二州乃韓將軍弟韓定遠九百餘人。昔日從軍係是漢兒軍，於前年並已放散歸國。止東平府及滄、景沿海諸州有自來被虜人分屯山東，每人給以官田二頃、荒地一段，令自給用，共二十萬戶，號爲民軍外，新簽山東、河北、河東、關西有數十萬，見各逐州府點集區處外，有契丹、渤海漢兒軍號七十萬，見在天德雲中府路牧馬。然所簽人皆不均，其間實有武藝好身手，行賄賂者

皆免，貧者雖單丁亦皆簽發。見簽人曾經上司陳狀理會，終不理會，可見人皆脅從，無有鬪志者也。但有燕京北至蒙國斯排頓，稱準備迎接，山東路策應，選鋒北軍。

一、淮北陷番百姓昨在東昏時，撫存頗厚。小民無知，偷生苟活，久而且化，其心未易動搖。今則虜主專行暴虐，百姓日夜不能聊生，是以思慕本朝，如出一口。去歲十二月間，唐、蔡州關報沿邊有人馬甚衆，旗幟甚盛，不委便是南兵。移文諸州，各加嚴備。百姓聞之，往往遞相慶賀，至有出郊或私之他郡迎問南兵。至期久而無託，皆怏怏悵望。

一、中間金人復取河南之後，張七郡王軍至南京，各屬縣往往虜掠良人妻妾，奪取財物，其酷無異金賊，百姓之心皆失所望。今若不預先嚴加約束，則有前日之患。要令官軍所到處秋毫無犯，使遠近聞之，莫不開關以待，最爲切要。

一、金人所造新軍器已畢，盡將往日京城所得軍器焚毀了當。其所造甲太沈重，披戴艱難；所造手刀各樣長，出鞘亦甚艱難。見在東平府、沂州、滕陽軍、京北府處頓放，已差官監管，伺候新兵支散。

一、金人糧草如景州、濱州、東平府、青州、密州、濟州、兗州等處，皆有米草。東平府嘉祥縣、景州將陵縣及南州諸州，各不下五六十萬，然官中積之雖富，民間往往闕食。

一、虜主篡位以來，新修燕京大內，將復創修京師大內，其委任丞相張浩，彈壓官統軍陀滿、俄里衍，其專一提點官係內官梁大使者。其所用軍民夫工匠每四月一替，近者不下千百里，遠者不下

數千里。近者北歸，往往半歲；遠者得回，動是踰年。到家不月餘，又復起發。其河北人夫死損大半，其嶺北西京路夫七八千人，得歸者無千餘人，可見人民冤苦。

一、往日本朝莊農經劉豫之後，賦稅已重，又近日修內，夫役頻併。每中人家止敢置地六十畝，已該作夫頭，一頃以上作隊首，有蒔地稍多者則爲了事戶，科配誅求，謂如修內顏色、膠漆、金翠、珠玉、布麻、銅鐵、鷄子、鵪鶉之類，皆出民間。其金人北軍一家蒔地不下數頃，既無稅賦，春則借農以種，夏則借人以耘，秋則借人以收。遇歲小歉，則輸納稅賦，民且不能給，何暇計糊口之有無？遇歲大熟，北庫所收甚多，盡行貨糴，其價必賤，則莊農供官科配愈難支持。是歲之豐凶，民皆被困，衣食不給，往往顛望聖朝，甚於時雨。

一、虜主不聽大臣諫官議論，專以威強自作聰明，日欲遷都京師，意欲窺伺兩淮。主其事者惟長安所得女妃花不如及馬欽二人，然其意未可測度。見萬戶及正軍，皆爲本朝與之結盟以來，待之甚厚，予之甚優，豈可貪而不知足，言今之世界比之在他時國裏面已是十倍好過。正軍動是四五個月不支錢糧，雖遇支給之時，往往被本軍官吏瞞昧，北軍亦自時出怨言。

一、曩者朝廷講和之後，發遣赤心軍及歸朝官歸北。彼中金人相指，謂其人本一奴婢，或本一下軍，今大者建節，小者授顯官，各富有金帛。其被發遣人亦相謂，說此中一身請俸，一身從軍，兼領他職。自是彼之軍心往往懷思向慕。

一、往日虜人止以射獵打圍便爲戰陣，騎射打毬，閱習輕銳。自虜主篡位之後，往往猜忌，恐軍人

聚集議論，將打圍射獵打毬盡行禁斷，且軍兵但令屯田，亦不敢習藝。

一、金人及故民百姓深畏慕劉兩府錡聲名，關西人亦畏李四廂，名世輔改名顯忠，聞其風者莫不竦懼。

一、金人極邊往往無兵，都在近裏州縣屯駐，遇一州或有急難，鄰州雖有兵亦不輒便救援。且如去年十二月間，壽州有賊，壽州關報南京告急，其南京千戶候月餘，承東京都統文字摘那二三百，方始起發。

一、虜主篡位之初，嘗對諸大臣言：若趙宋如東昏時，依舊通和煞好。方一月餘，劉麟作右丞，上章乞簽鄉軍攻江南，虜主出劉麟作上京轉運使，繼而身死。

一、金賊未修內已前米麥極賤，米不過二百一石，小麥一百五十一石。自修內，連年水旱，螟蝗間作，官中稅賦之外，以和糴爲名，強取民間者，如帶糴、借糴、帖糴之類，二年之間，不下七八次。民間有米，盡數爲之括拘，無即以戶口大小擬定數目，勒令申納。以此官中積蓄常多富庶，民間由是乏食。《三朝北盟會編》卷二三〇。（刁忠民校點）

〔二〕此劄子爲崔陟、孫淮夫、梁叟三人同上。

周 因

周因，字與道，建州浦城（今福建浦城）人。紹聖四年進士，授閩縣主簿。入爲敕令所刪定官，出通判鞏州、憲州，遷京西轉運副使，改提點刑獄公事。入爲戶部郎，轉太府、司農二寺少卿，出爲荆湖南路轉運使。建炎初，除直徽猷閣知靜江府。時中原失守，因帥桂林五載，嶺表帖然。官至中大夫致仕。見雍正《福建通志》卷三三、四七，光緒《安徽通志》卷一八二。

乞令鄰路提刑司差官別推臨赴刑時翻異案奏

宣和六年四月

臣每見諸大辟已錄問得翻異，提刑司自合依條差不干礙官司別推，至臨赴刑時翻異，本州不免再申提刑司，乞差官別推。若只差本部官，竊慮有所觀望，未盡冤抑。欲望睿旨今後已經提刑司詳覆，行下本州論決，臨赴刑時翻異，乞令鄰路提刑司差官別推，庶得別無觀望。《宋會要輯稿》刑法三之七二

（第七冊六六一—三頁）。（沈治宏校點）

趙士暕

趙士暕，字明發，宗室，仲倬子。元符元年賜進士出身。政和二年知西外宗正事。嘗爲清遠節度使。見《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五〇三，《宋會要輯稿》職官二〇之三六，《宋史》卷二四四《宗室傳》一。

乞量材錄用宗子事奏

政和二年八月十二日

應兩京敦宗院宗子，有文藝行實，衆所共知者，許外宗正官考察以聞，量材錄用。其或敗郡亂衆，違犯禮法者，乞依大宗正司以得指揮，量行庭訓。《宋會要輯稿》職官二〇之三六（第三冊第二八三八頁）。

袒免親宗女入敦宗院事奏

政和二年八月十六日

乞應袒免親宗女無祖父母、父母、夫歿無子孫，本官無期親以上食祿者，許入敦宗院居住，身分料錢外，與量支錢米。至再嫁，比附非袒免親宗女再嫁錢數支給。已上並支宗室財用。《宋會要輯稿》

職官二〇之三六（第三冊第二八三六頁）。（以上劉文剛校點）

黃 适

黃适，福州永福（今福建永泰）人。元符三年特奏名，官通直郎。見道光《福建通志》卷一四八，民國《永泰縣志》卷六。

漏澤園碑記

崇寧中

歲甲申，天子憫遺骸之暴露，詔郡縣置漏澤園，凡以濟仁政之不及，而因地以爲制也。夫古者四閭爲族，使之相葬，墓大夫掌令國民族葬，使皆有私地域；而掩骼埋胔，更著於《月令》，所以恤民者既周且至。其或違首丘之義，委骨異土，行有死人，尚或殮之。窮魄有知，當九頓黃泉，以報明德耳。邑侯蔡公奉天子命，購園東關外附郭山地，議成而侯去職。父老囑适叙其事，以垂久遠。不揣綿力，益置田，供楮錢飯麥之資，并與之約曰：「凡彼客死，詎無子孫？鬼猶求食，毋令餒而。」既已置園，必次第編字，標年月、籍貫、姓氏於石，更設一簿，詳悉記載，以俟死者子孫識認遷葬。其無名不識者，別作一叢冢，庶無相混淆，每歲春秋施食焚楮，則邑人士之仁風更餘於掩埋之外矣。至園

之畝分四至及增置田土，即刊碑左，衆姓捐金多寡，皆例得書，使後有所考焉，是爲記。民國《永泰縣志》卷七，民國十一年鉛印本。（劉琳校點）

俞次契

俞次契，哲宗、徽宗時揚州（今江蘇揚州）人。崇寧中被列入元符三年臣僚章疏邪上尤甚者名單。見《宋會要輯稿》職官六八之二，《雲林石譜》卷上。

靈泉寺蔡京書榜記略

書，心畫也。由書以觀，可見所養。太師魯國公以道經國，爲時□公，左右聖王，運量天下，廟謨成算，不可得名。其發而爲書，則敦大博厚，玩之無斁，似德；含洪包容，緩而不迫，似量。其靜也，一毫不露；其肆也，萬象森列。下闕無問遐邇，凡公片書隻字，在在處處，必有神物護之。萬曆《金華府志》卷二五，萬曆六年刻本。（王曉波校點）

馮 伉

馮伉，普州安岳（今四川安岳）人，元符三年進士。見嘉慶《四川通志》卷二二〇。

移建離堆山伏龍觀銘

并序

《夏書·禹貢》，導江瀆以出岷山；秦史《河渠》，鑿離堆以洩沫水。懷襄昏墊之瀾平之於前，以陂九澤，以通百貢，於是乎錫圭鑄鼎，夏后以膺圖立極；渚洳瀕洞之患濬之於後，以疏二江，以灌萬井，於是乎鬪牛沉犀，李公以興利除害。大惠浹於黎獻，豐功遺於億萬，其極一也。與夫鄭國分渠於渭上，西門引漳於河朔，思效其博，倍將萬矣。左思曰：「指渠口以爲雲門，灑漉池而爲陸澤。」如李公者（一），不其然乎？非夫有道之士，其孰能勇斯身，仁斯民，輝照竹帛，豐潔祠享，如此其光也！詳夫驅風雲，運神化，剪妖厲，謀疏鑿，功蔭萬世，壽踰百歲，其在神仙之品，得非漢天師、許旌陽之徒歟？離堆山伏龍觀者，《風俗傳》云誅邪厭怪之所，腴田沃野之會，驚湍湧雷，漱瀨飛雪，洪流滉其淡薄，迴波潏乎溶融。爾其雲壁高折（二），霜濤中注，靈阜嶙峋以磅礴，冲淵澎湃而灑灑，硤硤灘潏，清振林谷，有若長蛟斷於陽羨，支祈鑱於淮泗，勿復害矣。每歲孟春，役徒萬億計，太倉

爲之給粟，長吏爲之督工，築之繩之，決之防之，乘時以興，比月而息，枝分派散，環縈糾錯，連州越郡，膏沐千里。雖密雲霨霽，愆陽蘊隆，而田原是濡，倉箱是粒。《書》不云乎：「岷嶓既藝，沱潛既導。」蓋坤維之上游，天府之陸海也。爰建福地，聿崇仙觀，旌哲人之餘烈，慰生民之報德，固其宜矣。伉常覽舊史，燦然神迹，式將王命，躬率僇功。歷載惟三周〔三〕，視其間堂廡湫隘，命芟草以廣其趾，積石以增其注，遷舊宇之翳薈，即孤山之顯敞，洪流壁轉，列峰屏合。東臨江口之關，故靈基立其左，崇功之義也；西瞻寶室之穴，故仙亭峙其右，思玄之旨也。正居太上之殿，中築朝真之壇，喬木蔽乎陽岑，奔流激乎陰壑〔四〕。石頭虎踞之壯，蓬丘鰲冠之奇，呂梁縣仞之險，吳濤逆奔之勢，羅列在目，殆非人世之景象與〔五〕！且猛虎嘯於谷風，玄鶴幽鳴於浦月，白雲生座，上拂仙香，彩霧依巖，下傳天樂，氣象萬千，更僕難盡焉〔六〕。方今聖上凝命穹昊，躋人福壽。訪道以清中夏，軒轅氏之理也；望秩以徧群神，有虞氏之勤也。茲地也，名山周映，靈跡孤標，僉移集道之宮，尊爲逆釐之府。事非改作，功無用勞，不革舊名，惟崇新宇。經構輪奐之狀，助揚穆清之化，真風奇蹟，等天地久，不亦盛乎！不亦永乎！拂石刻銘，於彼山趾。其辭曰：

李公英契，日貫其誠。奇功美利，于今有靈。仙鳬屹峙，玄都景明。壇殿新製，門闥舊名。江沱泚泚，揚漣玉清。岷山峨峨，回風雪零。桂菌朝蔚，漪瀾夜渟。乘雲嘯歌，浮丘赤城。《全

蜀藝文志》卷四四。又見光緒《灌縣志》卷一三，《宋代蜀文輯存》卷三三。（刁忠民校點）

〔一〕如李公者：原無，據《宋代蜀文輯存》補。

〔二〕爾其：右引作「今其」。

〔三〕「周」及其下「視其間堂廡湫隘命」共九字，原無，據右引補。

〔四〕奔流：原無，據右引補。

〔五〕「象與」及其下「且猛虎」共五字：原無，據右引補，而「虎」字下疑仍脫一字。

〔六〕「氣象」及其下「方今」共十一字：原無，據右引補。

蔣 津

蔣津，崇寧初入元符三年臣僚章疏邪上名單，見《宋會要輯稿》職官六八之一。

龜山記

龜山在盱眙縣北三十里，其西南上有絕壁，下有重淵。《廣記》：「禹治水，以鐵鎖鎖淮渦水神無支奇於龜山之足。」按張商英《龜山水陸院記》：「以佛書考之，則五百梵僧遊止之地；以仙經考之，則太真元君之別治也。」周明老《題龜山回文詩》云：「迢迢綠樹淮天曉，靄靄紅霞海日晴。遙望四

山雲接水，碧峰千點數帆輕。」《名山勝概記》卷五。（尹波校點）

魏伯能

魏伯能，建州建安（今福建建甌）人，行可父。紹興中以通直郎致仕。見《宋史》卷四四九《魏行可傳》及《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五一。

乞賜子行可贈官奏

紹興十四年正月

有長男右奉議郎行可，於建炎二年借朝議大夫、禮部侍郎充河北金國軍前通問使。近聞奉使洪皓回，稱男在虜中身亡，望賜贈官。《宋會要輯稿》儀制一〇之二一（第二冊第二〇一四頁）。（刁忠民校點）

盧法原

盧法原，字立之，湖州德清（今浙江德清）人。以父蔭補官，嘗知雍丘縣，政和中爲金部員外郎，遷太府少卿，賜同上舍出身。宣和中，歷任司農卿、吏部侍郎、吏部尚書，坐王黼累，罷爲顯謨閣待制。紹

興元年，起知夔州，尋爲龍圖閣學士、川陝等路宣撫處置副使，進端明殿學士、川陝宣撫副使。會金人南侵，法原分將堅守，嚴爲備禦，累敗金兵。因與吳玠不睦，爲玠所劾，憂恚而卒。《宋史》卷三七七有傳。又見《宋會要輯稿》選舉二九之一六、食貨四七之六。

督察糧綱事奏

政和三年三月

承朝旨差委催督直達糧綱，其批書行程妄破限，無緣檢察虛實，欲乞將糧綱行程候回元裝發官司，歲終類聚，參照雨雪風水事故，察其虛實真妄，批官司類申戶部，乞行黜責。《宋會要輯稿》食貨四三之八（第六冊第五五七六頁）。又見《宋會要輯稿補編》第五六七頁。

乞親祠日天下并禁刑殺屠宰奏

宣和元年十月

頃者冬祀而天神降，夏祭而地祇出，園邱方澤，靈應變異，萬目咸睹，曠古所未聞也。固嘗下詔，以其日名天應、寧貺節，且禁刑殺，止屠宰，所以承神祇之休，無所不至。竊謂凡遇親祠，雖行事等官受誓戒及有司不奏刑殺文書，其餘百司庶府及四方郡縣，蓋未嘗有禁也。緣親祠之日，各隨冬夏之日至，與天應、寧貺節日每不同，伏望凡遇冬祀、夏祭親祠之日，俾天下並止刑殺屠宰一日，著

之於令。《宋會要輯稿》禮一四之七〇（第一冊第六二二頁）。

乞立磨勘改官法奏

宣和五年三月

竊見選人到部關陞磨勘，中間嘗許先用照牒奏檢，至有已陞朝改官資，後因會問不寔，復行追奪者，其弊寔大。今復遵依元豐成法，須奏狀到部，方許收使，不復容有僞濫及誤行關陞改官，誠良法也。近年以來，多有奏狀遺滯，如川廣福建道路遼遠，若俟取會，往復之間，動經歲月，方當選舉人材之時，未免留滯之患，乞行立法。《宋會要輯稿》選舉二九之一六（第五冊第四七〇二頁）。（以上刁忠民校點）

釋智覺

智覺，政和間比丘尼。

大方廣佛華嚴經題識

福州衆緣寄開元寺□□都會蔡俊□□□□劉□□誼會□□□□□□今上皇帝祝延聖壽，文武官僚同資祿位，雕造《華嚴合論》經板一副，計一十三函。時政和癸巳正月日，化緣尼智覺謹題。《木樨軒藏書題記及書錄》第二二八頁，北京大學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王曉波校點）

全宋文卷三〇四〇

折可規

折可規，政和元年權元氏縣尉。

元氏縣社壇圖并省牒

政和元年

真定府元氏縣崇修社壇。惟政和元年四月十五日，敕中書省：尚書省送到左右司狀，准尚書省□送下朝散郎、權發遣提舉江南東路常平等事臣沈延嗣奏：「准尚書戶部符，唯大觀四年閏八月五日尚書省牒：『勅門下：朕撫有四海，子臨兆民，唯恐政有未中，一夫不獲，苟可利物，知無不爲。而日者漕計之司有不能體朕愛民之意，負民之直，恬不知恤，多至累萬，遠或數年。朕覽之惻然，亟命償給。尚虞四□萬里之遠，民之疾苦，政之利害，若斯之類，不能徧察。且朕所以寄耳目之任者，不在諸路之監司乎？然慮習苟且之風，懷顧望之志，尚仍舊弊，緘默不言。熟視民隱，不以介意。致下情壅於上達，德澤難於下究，無以佐朕廣覽兼聽、厚下恤民之誠。自今諸路事有弗便於民者，監司各具

事狀實封以聞。儻能究心開陳，多所裨益，當加獎擢，用勸公忠。其或苟且不恤，顧望不言，達于聽聞，必予懲艾。其實封奏狀直進御前，諸處不得開拆。仰於封題上分明聲說，故茲詔示，想宜知悉』者。臣聞《傳》曰：『民爲貴，社稷次之。』而社者，五土之神；稷者，五穀之長。穀非土不生，民非穀不食。故土地人民，有國之大本，而祭祀社稷之禮，詎可忽耶？是故古者建國定都，必以社稷爲先。其壇壝等級之數，牲牢獻酌之儀，祭祀之時，齋戒之潔，莫不有□焉。當周之時，有封人以設其壇，宗伯以掌其禮。春則祈之，秋則報之。然後播厥百穀，實函斯活。其崇如墉，其比如櫛，民無饑餓之苦，國無凶荒之變。卜世之多，卜年之久，豈不韙歟！恭惟皇帝陛下堯仁天覆，舜孝日聞。恭天地之祈，嚴祭祀之奉。昨降詔旨，崇修祭祀社稷之制，令州縣監司同行檢察，仰見上契天心，下恤黎庶，誠爲萬世之休，元元之幸也。其如四方萬里之遠，有司行法之殊，其間有不能盡承德意之美，推行教化之源。臣所寒心，不敢隱默。一、昨臣任湖北轉運判官，嘗巡歷轄下州縣，其社稷壇壝，大率皆不如法。即以嚴加修治。□監江東，所至必先點檢，未皆應法，已按令式爲圖，遍行修置。竊慮天下州縣因習舊規，有不如法者，伏望聖慈特詔有司，按式作圖，鏤板頒下。仍於壇壝之外，別爲大牆圍之，外建一門，常加封鎖，以絕穢跡。被受之日，限一月了當。仍於齋廳立石刊刻，增立法制。守令上之三日，躬詣社壇，按圖修治。監司隨分定州縣檢視，歲終具所歷去處申奏，有不如令者，按罪來上，以大不恭論。臣今畫到圖子一本，隨狀進呈，乞付有司增損頒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內降黃貼子：「祭祀之所，理宜清潔，猶當約束，不得侵展民居，接便科率搔擾。但以係省錢收買物

料，科差官工修葺，無官工□方聽和雇。貴在嚴密完整，不必增廣華侈。」左右司看詳：「上件所陳，除以『大不恭論』難議施行外，餘欲依內降黃帖子內約束指揮并臣僚所陳施行申聞事。」四月十四日，奉聖旨，依左右司所申，仍先次施行。奉勅如右，牒到奉行。前批：四月十七日午時付工部施行，仍開合屬去處。

政和元年七月初三日立石。右班殿直、權縣尉、專教閱保甲折可規。通仕郎、行主簿、專切管勾學事、教閱保甲苑持。承奉郎、知縣、管勾勸農事、專切管勾學事、教閱保甲李景。《常山貞石志》卷一二。（曾棗莊校點）

楊 楫

楊楫，大觀末、政和初爲奉議郎、知漢州什邡縣事。

元包經傳序

政和元年十月

大觀庚寅夏六月，予被命來宰茲邑。蒞官之三日，恭謁衛先生祠，顧瞻廟貌，覽古石刻，先生實高士也。既而邑之前進士張昇景初携《元包》見遺，曰：「是經先生所作也，自後周歷隋、唐迄今五

百餘載，世莫得聞。頃因楊公元素內翰傳秘閣本，俾鏤板以貽諸同志。然妙用所寄，奇字居多，大率類揚雄準《易》，非深於道者，有不能知。」予觀斯文，竊謂《易》之興也，伏羲畫卦，文王重爻，孔子作翼，更三聖人而後備。故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包》之爲書，其學《易》之至者歟！辭簡義奧，殆未可以象數盡也。唐蘇源明、李江爲之傳注，作經之意思過半矣。非先生之獨智，不能造《易》之妙；非蘇、李之絕學，不能探《元包》之旨。苟非其人，道不虛行，豈謂是耶？先生名元嵩，益州成都人。少不事家產，潛心至道，明陰陽曆算，時人鮮知之。獻策後周，賜爵持節蜀郡公。武帝尊禮，不敢臣之。瑩域在縣廨東偏，邑人崇奉，至今不絕。先生有傳在《北史》，恐讀是經者未知其出處之大致，故爲之序云。政和元年十月望日，奉議郎、知漢州什邡縣事楊楫謹序。《元包經傳》卷首，津逮秘書本。又見《經義考》卷二七〇，《甯宋樓藏書志》卷四九。（劉文剛校點）

郭 衡

郭衡，政和間爲宣德郎。

華陽宮記略

句曲山之華陽，陶隱居之上館也。陶以上館自居，以中館處弟子，以下館延四方高士。累功脩德，上館居多。是以引珠泉以煉大還，修《本草》以和名餌。設大慈于宮，而向道者心化；置靈符于井，而飲水者患愈。功成事遂，而館名遽立于天監之時；真積力久，而華陽始建于天寶之際。惜乎爾後干戈塵聚于中原，烈焰熾延于深谷。天后便闕，嘯聚者居之；清虛東窗，兵刃則藏之。三峰鶴馭遠，九轉丹爐隳，垣圯神居，跡屏上方。暨至我朝，海內清肅，祥符、天聖，真風振興。皇祐以來，廼有神隱大師道正莊慎質者，天才超穎，德操邁逸，心恬淵靜，身樂清虛，侍從師資，安養斯館。爰及政和三年，已踰六十六載，憫漏弗填，畏傾弗支，于是起役山巖，鳩工雲集，征財蔽谷，揮刃摩天。昔唯茅茨，今且華之；昔唯土階，今且甃之。此記。《景定建康志》卷四五。又見《句容金石記》卷四。

（黃錦君校點）

王先之

王先之，政和間爲廣西經略安撫使。

玄風洞題名

政和二年九月

政和壬辰季秋丙子，經略安撫使王先之邀轉運副使陳道夫、提點刑獄唐夢傳、提舉學事路質夫、提舉常平陳從道、走馬承受陳明遠、轉運判官唐晉德，蚤集東禪寺，飯于妙樂堂，煎茶少憩，遂過風洞。《粵西金石略》卷六。又見《桂勝》卷二，嘉慶《廣西通志》卷二二〇，《桂林石刻》上第一〇五頁。

冷水巖題名

政和二年九月

先之、道夫、夢傳、質夫、從道、明遠、進德〔二〕，政和壬辰歲季秋丙子日自風洞來游曾公巖，清坐良久，遂過龍隱。《粵西金石略》卷六。

〔二〕進德：據《玄風洞題名》、《龍隱洞題名》，當爲「晉德」。

龍隱洞題名

政和二年九月

先之、道夫、夢傳、質夫、從道、明遠、晉德自東禪游風洞、曾公巖，晚會于龍隱巖之環翠閣。徘徊終日，窮覽勝概，遍讀前賢題字，抵莫而還。政和壬辰歲季秋丙子日，留書崖壁，以紀歲月焉。
《粵西金石略》卷六。又見嘉慶《廣西通志》卷二二〇，《桂林石刻》上第一〇六頁。（以上李文澤校點）

李 稷

李稷，政和初爲權發遣同管幹成都府、利州等路茶事、提舉陝西等路買馬監牧公事。見《宋會要輯稿》食貨三〇之三九、職官四三之九三。

川路產茶場分乞不推賞奏

政和元年九月

今相度應川路產茶場分賣茶收息比額雖增，若買賣茶數不敷祖額，更不推賞。《宋會要輯稿》食貨三〇之三九（第六冊第五三三八頁）。

乞陝西權住出賣四色綱茶奏

政和元年十月

勘會陝西買馬，以茶斤重立定價例。舊法，上等良馬最貴不過一駄一頭。比因泛拋數多，增添茶數及倍。昨蒙依元豐舊法，其馬價比泛拋頓減茶數，蕃商故生邀勒，尚未肯多將馬出漢。竊緣戎人不可闕茶，欲乞將熙河、秦鳳路諸場四色綱茶，權住出賣，每蕃部中馬一疋除依條支還馬價外，如願買茶者，仍許依見賣價收買四色綱茶一駄，引領門戶買一頭，俟三二年間馬來往通快，即依舊例施行。

《宋會要輯稿》職官四三之九三（第四冊第三三二〇頁）。

論名山茶博馬等事宜疏

政和元年十月

臣契勘名山茶自熙寧榷茶之初本以博馬，至元豐四年，計其馬足積羨，聽以出賣，實爲通法。繼復有并用大竹、洋州茶博馬之議。建中靖國年始有許將名山茶餘數止對賣與蕃商之論，大觀中又有權住賣四色綱茶，令對賣門戶蕃商之請。然臣攷利害之實，元豐之制最爲要準。而後人之請，或趨一時之利，不可爲典要；或川、秦首尾相戾，不達利害之實，始以職事陳請而已。蓋除馬司博馬外，茶司有歲額必待售茶而辦，其四色綱茶，實爲茶額根本。秦、熙兩路，漢民所售食茶不多，而淺蕃熟戶並

煎四色綱茶，遠蕃多嗜名山茶，間有姦商，詭用綱茶粗硬食茶罔之者，亦能區別。若將名山四色綱茶一切禁之不賣，必致茶額不敷，出茶無藝，顯難屬饜，而害馬政。惟斟酌非實馬足茶羨，則貨之者是通法也。其對賣尤非利害，徒益門戶蕃人及熟戶蕃族之爲駟僮者〔二〕，與官場吏卒乘便爲慝，贏取官息，其利不及生蕃，於馬未始加益。若將名山茶、四色綱茶依元豐舊制，從本司參量合用博馬茶外，剩數轉易回本入川，惟不得害馬政，妨茶額。元豐時雖曰兩司，而提舉官一以任責，苟其才下，亦能約量，不致乖戾，自取譴責。今相度欲乞應名山茶、四色綱茶專用博馬，餘數聽本司量度，轉易回本入川，不許輒將他用。臣契勘昭化、順政、長舉庫積茶，以今年五月中旬狀攷之，僅有五萬九千四百馱。蓋昨緣大觀四年前利州路凶歉，至今居民事力未能如舊，故其昔日甲頭脚戶流莩之餘，存者逋負夥甚，雇召不行。臣比欲草具建明，乞將興元府至永興軍一帶減下舊額茶鋪兵士七百餘人，並聽本司於洋州至興元府添立鋪，其餘添隸長舉至秦州諸鋪運茶，則永遠不致積壓，其廩給自係本司錢內支給，一切不預別司調度。又應川界轉般茶諸邑，今辟舉有經三年，礙吏部格，雖辟書數上，終無一人得注授者。攝承之吏，玩習歲月，寢以隳弛。又臣嘗建議乞應本司辟官，乞破格差注一次，已蒙朝廷聽行，而吏部終以合注承務郎以上者不許降用選人，今五年竟未有差注。臣又嘗建議，乞將發茶場庫監官、縣令，如成都府排岸司，興州長舉縣裝卸庫，興元府西縣轉般庫監官，綿州巴西、利州昭化、三泉，興州順政、長舉，興元府南鄭、西縣知縣，計十處，每撥發茶及四萬馱無闕失，與減二年磨勘。以其諸縣如長舉、昭化之類，多是僻小去處，既難得人肯就，及專任茶司事務，而有責無賞，誠

非勸沮之道。至今未奉指揮，積是三年，茶或滯留。滯而通之，可久無弊。臣今相度，欲乞應興元府至永興軍一帶，減下舊額茶鋪兵士七百人，並令榷茶司措置於洋州至興元府西縣添置茶鋪，各請兵級人數外，將其餘數分添入長舉縣乾渠鋪至秦州赤谷鋪，並依茶司自來例施行。應熙、秦州路榷□司所辟官承務郎以上選人、大小使臣，並許互換通舉，謂如承務郎以上知縣處亦許奏舉選人，知縣處亦許奏舉承務郎以上，不以有無拘礙，並行注差。應撥川茶路地分，成都府排岸司、興州長舉縣裝卸庫、興元府西縣轉般庫監官，綿州巴西縣，利州昭化、三泉，興州順政、長舉，興元府南鄭、西縣知令，每撥茶及四萬駄無違闕，與減二年磨勘。

〔貼黃〕契勘臣僚上言，僭積茶五萬餘駄，約計每駄二百七十三貫文省，係鐵錢舊價。緣自今年奉行夾錫錢寶，後來每駄一百貫文省，以見茶數，約計錢五百九十餘貫文。

〔貼黃〕契勘吏部及八路差官法，無本等人，亦聽破格差注。檢會下項：一、政和三年七月三日敕榷茶司狀，朝旨：令買馬司每年添買二萬匹，合用茶令計置茶本，從朝廷應副取到。狀：自減茶博馬後，每年約僭剩茶一萬四千餘駄，內利州昭化庫見在名山茶四萬二千一百六十五駄，興州長舉庫見在名山茶八千六百一駄，其餘場庫未在其數。奉聖旨，據今來合添買收馬二萬匹，所用茶於僭剩名山茶內支撥應副博馬，仍令榷茶司今後每年寬剩計置茶一萬駄，盡數充添買牧馬之用，其合用茶價，仰具數申尚書省。所有歲額，博馬茶如有剩數，亦仰衮同應副添買牧馬之用。一、政和三年七月二十八日敕何漸劄子，乞將名山茶依條專用博馬，如有剩數，許中馬人依見買

四色茶體例，用市價支賣，却將四色茶依舊出賣收息。契勘四色綱茶貼賣與中馬蕃部等，昨降指揮，俟三二年買馬通快依舊。今來將及二年，奉聖旨每年將四色綱茶并專充博羅漢蕃斛封椿，不得別將支用，仍逐旋具糴到斛封數目申尚書省。一、政和三年六月七日敕戶部狀，榷茶司申乞立定成都府排岸司、興州長舉縣裝卸庫、鳳州轉般庫，綿州巴西縣，利州昭化、三泉，興州順政、長舉縣，興元府南鄭、西縣，任滿收發過茶，無失陷欺弊，提舉司保明，每四萬駄與減磨勘二年。如不獲抄附失陷一萬駄，展磨勘二年，其承直郎已下，賞罰並各比類施行，二分以上依差替人例。本部看詳，本司申乞即係累賞，竊恐太重。今勘當欲依巡轄般茶鋪使臣，任滿去減磨勘一年，先次指射家便差遣，餘並依本司所申事理施行。《宋會要輯稿》職官四三之九五（第四冊第三三二一頁）。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二八。（以上向以鮮校點）

〔二〕及：原作「乃」，據《宋代蜀文輯存》改。

〔三〕州：原作「川」，據文意改。

李彥卿

李彥卿（？——一一三二），政和初爲宣德郎、大理評事。宣和初知宣州。建炎元年爲朝議大夫、知漢陽軍，以守境有功，擢直秘閣。四年自知池州移宣州。紹興元年擢尚書刑部郎中，二年卒。見《建炎以來

繫年要錄》卷六、三四、四九、五一，《宋會要輯稿》職官六八之二七、食貨三二之二二，《宋史》卷二六《高宗紀》三。

販茶長短引法乞依政和七年指揮施行奏

建炎四年七月二十六日

販茶長短引法，並限九年流轉。至買籠筭日爲始，長引限一年，短引限半年。繳到長引，許隔路知引通商，一路州軍流轉，立限稍寬，又無久留影販之弊，實爲良法。近降指揮，給賞食茶小引，不得出茶州縣界，以都茶場給引，日通賣茶，理限一季。更無流轉之法，亦無除程明文。加之軍興，道路艱阻，切慮客販爲見限窄，算請不廣，有誤朝廷經費。今檢准政和七年九月十五日朝旨節文：「產茶州縣人戶食茶，許納錢買小引，販客自算請日限一季，有故展一月。」緣都下至產茶州軍，程途寫遠，請販之人以引限逼窄，少肯算請前去，有旨依元限與加倍。欲乞今後請算產茶州軍食茶小引，除見置場給賣路分依舊理限外，有其餘諸路行使引限，並乞依上件政和七年九月十五日指揮施行。《宋

譚 稹

譚稹，徽宗朝內侍。宣和二年爲兩浙制置使討方臘，四年以常德軍節度使爲太尉，五年爲河北、河東、燕山府路宣撫使，旋加檢校少傅。六年落太尉。建炎改元，詔與蔡京、童貫等永不收叙。見《宋史》卷二二《徽宗紀》四、卷二三《欽宗紀》。

條畫點檢翰林醫官局奏

政和二年十一月五日

奉旨差點檢翰林醫官局，今相度條畫如德〔二〕：一、本局前後被受條制錯亂不一，及官吏失於檢詳，或致引用不當。今乞將醫官局及翰林院應前後被受條令并續降朝旨，與本局見行條制送所屬，責近限先次參照修立，頒降奉行。一、本局見管醫官副使已下至翰林祇應醫人數多，除入內內宿諸科醫官已有專切管轄入內內宿醫官所差注外，其餘醫學已下磨勘、轉資及應遷補職序、改換服色，今色令本局將醫官副使已下至翰林祇候醫人各取脚色一本〔二〕，依下項格目申納抄上文簿。如脚色內有一事隱漏增減不實，乞依命官供吏部家狀不實法科罪；遇有遷轉移任等諸般事故之人，限當日銷注。今比擬本局批書格目，增立如法，具職位、姓名、本州縣、某鄉里、某人爲戶。一、三代。如謂曾祖父

母、父母，各具存亡，如內有見在，即具見年若干。一、某年若干；元係太醫局生，或因某官奏試并回授恩澤、郊禮蔭補、致仕遺表之類，試中經合格，或酬獎特補翰林院、帖補充翰林祇候醫人或學生；某年某月某日赴局供職；逐次轉官年月日、因依。一、見係某科目；自前曾與不曾改換別科。一、見係額內或額外員數；曾與不曾入額；聲說於某年月日入額。一、經與未經住程差遣。一、經與未經在京時暫非泛差遣。一、經與未經改換服色。一、經與未經入品加恩。一、有無勞績。一、有無過犯并停降斷贖、展磨勘。一、有無尋醫、侍養、請長假。已上逐件並是詣實，如內有隱漏增減不實，甘伏朝典。一、本局人吏復行重祿，其應取會行遣，未有立定約束。乞今後應合取會節次，限三日一起行遣，不得依前節次會問，候圓備，限當日申所轄官司依條施行。如有違滯不法等事，並委翰林院舉劾聞奏。一、本局額內之人，緣即日闕多，合差之人數少，并久在外任過滿之人，卒無差注替期。乞將外任駐泊見闕，若任滿已入本局季限，合差注去處，不以優重，並一衆挨排年滿資次先後，將見在局額內外人，依到局供職月日、名次定差，前去承替。如有托故推避之人，並從本局送所屬推治施行。一、本局泛差醫官並無籍記，致有差使不均。欲乞本局置簿，將合差醫官各以逐科名次籍定職次姓名，遇有差使，將直日曆對簿，依名輪差。如有開收，即時銷注。若本局差注不當，或被差之人輒避免者，並委翰林院檢察送所屬推治。一、自來試驗醫官等人，其試卷並不謄錄，欲乞今後應試人合差考試等官令本司具應管姓名申翰林院差，仍本院別差人謄錄還監試使臣及考試官，依法考校。一、本局所管職事頗繁，其管勾使臣並係兼行，常日不得專一在局。欲乞今後本局使臣常留一員在外

轉那，一員應副時暫差遣，遇上宿日乞添破太官局第三等食一分。一、點檢得翰林院所管醫官至祇候，人數不少，差遣等第不同，雖有法翰林醫官局各置簿，二十餘人注簿外，其內外差注奏辟并就差再任醫官至祇候逐等額內額外人數，并逐特遷補之類，並不注都差簿拘管。今乞置簿籍，定姓名、差遣到罷等因依。《宋會要輯稿》職官三六之一〇〇（第四冊第三二二一頁）。

〔二〕德：依文意似當作「下」。

〔三〕今色：依文意似當作「今已」。

議轉般之法廢爲直達奏

政和二年

伏讀聖訓，自轉般之法廢爲直達，歲運僅足，自開歲，綱運不至。兩河所糴所般數目不多，何以爲策，令臣詢訪措置以聞。竊詳祖宗建立真、楚、泗州轉般倉之本意可謂至密，一則以備中都緩急，二則以防漕渠阻節，三則綱般裝發資次運行更無虛日。自其法廢，河道日益淺澀，遂致中都糧儲不繼。仰煩聖訓，丁寧訓飭，謂淮南三轉般倉今日不可不復置，淮南路泗州、江南路真州、兩浙路楚州，仍乞先自泗州爲始，候一處了當，次及真、楚。既有糴本，順流而下，不甚勞費，乞賜施行。然後俟豐歲計置儲蓄，取旨立法轉般，以爲永法。《文獻通考》卷二五。又見《宋史》卷一七五《食貨志》上三。

乞若有殺獲先賞戰士奏

宣和三年二月

契勘青溪群賊燒劫州縣，自大兵下江浙，分布討殺，隨賊所向，朝夕暴露，用命奮身者〔一〕，蓋以今來賞典甚優，平日撫養之厚，激勵所致。比年諸司多以纔見少有殺獲，便即鋪陳次第，奏乞推賞，先及守臣或職事官。臣竊謂官有常職，而士卒實皆效命。以今賊勢凶逆，動即拒敵，若有殺獲，理宜先賞戰士，庶幾激勸衆心。臣欲望聖慈特賜睿旨，將今後有司應奏乞殺獲賊徒推賞之人，並令宣撫、制置兩司同共覈實，先賞戰士，所有守臣命官等，並次第具的實取旨施行。若有勞績顯著，即令兩司先次保奏，聽旨施行。所貴爵賞不濫，凶孽早平。《宋會要輯稿》兵一八之二一（第八冊第七〇六八頁）。

〔一〕奮：原作「舊」，依文意改。

措置巡警盜賊事宜奏

宣和三年三月二日

契勘近緣睦賊竊發，侵犯兩浙、江東州縣，既行剋復後，合要捕盜官及弓兵分布，巡警盜賊。今措置到下項：一、巡檢、縣尉除在正官外，其未見下落及本路其餘見闕去處，欲乞許提司、刑司權不

依常制，於應見任得替待闕等官并校尉內奏辟一次。仍令先次赴任，不許辭避。任內如能緝捕盜賊，別無曠闕，令本司保明取旨推賞，願再任者聽。一、合用捕盜人招募未足間弓手，欲乞從本路提刑司據實闕人數，於鄰近州縣人額多處，相度分數權行摘那應副，上兵欲乞權依舊來巡檢下體例差禁軍，並選揀少壯能捕盜、無過犯之人。其合破請給，委所屬依時支給，仍常加存恤，候招募到人，逐旋抵替，歸元差去處，即不得額外非理占留。《宋會要輯稿》兵一二之二五（第七冊第六九六四頁）。

歸明人補授換格奏

宣和五年八月十七日

臣契勘虜人設官無度，補受泛溢，惟吝財物而不惜名器。雖有官之人，類無請受，止是任職者薄有俸給。臣謹參照立定比換補授格目，伏望更賜睿察施行。今定到歸明人補授換格下項：《未撫定以前歸朝人補換格》、《王師入燕後歸朝人補換格》，文資：僞官六尚書、尚書左右丞、侍郎、給事中、直學士、諫議大夫、少大監、大卿、少卿、殿少、將作少監、少府少監、左司郎中、郎中、員外郎、檢校常侍、殿丞一等官、洗馬一等官、司直、秘書郎、試評事校書郎、試崇文館校書郎，太子校書郎，正字、文學同。比換朝散大夫、朝奉大夫、朝請郎、朝散郎、朝奉郎、奉議郎、通直郎、宣教郎、承事郎、承奉郎、承務郎、修職郎、迪功郎、將仕郎、文學助教。武資：僞官金吾衛上將軍節度使、大將軍節度使、留後觀察使、觀察留後、遙防、遙團、洺、□、商三州刺史，禮賓、洛苑、六宅使、奉

宸，諸衛將軍、小將軍同。禮賓、洛苑、六宅副使，率府率、府副率，左右翊衛校尉、東西頭供奉官、左右承制、左右直殿、閤門祇候同。東西班小底、三六班奉職、在班祇候，比換武功大夫遙刺、武德大夫遙刺、武德郎、武顯郎、武節郎、武略郎、武經郎、武義郎、武翼郎、敦武郎、從義郎、忠訓郎、保義郎、承節郎、承信郎、進武校尉、進義校尉。《宋會要輯稿》兵一七之一二（第八冊第七〇四四頁）。

晉祠謝雨文

維宣和五年歲次癸卯五月癸丑朔，七日己未，河東燕山府路宣撫使譚稹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顯靈昭濟聖母汾東王之祠。茲銜命而出使兮，總燕晉之撫綏。併并州之故壘兮，訪往古之藁祠。迂乘傳而修謁兮，歷山路之逶迤。詢遺跡於父老兮，曰禍福惟神之所司。屬常暘之稍愆兮，渴霈澤之甘祈。雖地偏而節晚兮，懼南畝之失時。念密雲之或布兮，久屯膏而未施。顧無路以訟風伯兮，又力不能鞭夫雷師。惟雲朔之初附兮，震天聲于遠夷。諒非神之陰相兮，何以杜鼠竊于藩籬。乃潛心而默禱兮，簿精神之上馳。達龍香之芬苾兮，聳冠佩之陸離。步長廊之回環兮，考故事於豐碑。惟聖母之發祥兮，肇晉室而開基。王有文之在手兮，其神靈之可知。顧林薄之映帶兮，發巖岫之英奇。泉出於堂下兮，作萬頃之弘陂。信靈仙之窟宅兮，宜廟食之在茲。矧歸禾之盛德兮，惠故土而不疑。曾未逾于

浹辰兮，遂滲漉于靈輦。初霰霏而裊塵兮，欵簷溜之已垂。散鬱結爲歡愉兮，回清潤于赫羲。諒挾才于太澤兮，起高卧之潛螭。何作霖于膚寸兮，被遠近而不遺。麥酣酣而將秀兮，萬綠淨之紛披。助朱明之長養兮，驗豐年之可期。惟靈鑑察之盛昭兮，實大芘于黔黎。念何以報貺兮，乃譏日而灼龜。奠葡萄之佳釀兮，奉蘊藻以薦詞。冀明靈之終惠兮，盛百穀之如茨。惟菲薄之是媿兮，惟神聽之無私。伏惟尚饗！雍正《山西通志》卷二一七。又見乾隆《太原府志》卷五六。（以上黃錦君校點）

李 棨

李棨，字德素，廬州舒城（今安徽舒城）人，哲宗至高宗時在世。

題東坡書答錢穆父詩

元祐二年十二月

用筆之妙，如出鐫刻。富家大族，非貧窘所致，徒羞縮耳。舒城李棨觀。元祐二年十二月晦。

《三希堂法帖》第一〇冊。

廬山蓮社圖記

紹興元年十二月

白蓮社圖，熙寧龍眠李公麟伯時所作也。即雲松泉石遂爲道場，不以屋室礙所見也。挈經乘馬以入者，謝康樂靈運也。籃輿而出、隨以酒者，陶淵明也。捉手相遇而笑談者，社主法師慧遠與簡寂先生陸修靜也。坐石相對者，罽賓佛陀耶舍尊者與佛馱跋陀羅尊者也。設師子金像而讚佛事者，雁門周續之道祖與法師曇常、道暘也。圍坐於石臺而翻經者，彭城劉遺民仲思、南陽張詮秀碩、西林釋覺寂大師慧永與法師慧持、慧叡也。觀流瀑而浣足者，南陽張野萊民也。據胡床而憑几者，東林普濟大師竺道生也。坐獸皮而執白羽者，豫章雷次宗仲倫也。展法具而趺坐者，法師曇詵與道敬也。策杖而行於山徑間者，法師曇順、南陽宗炳少文也。蓋雷仲倫、劉仲思、周道祖、宗少文、張萊民、張秀碩皆慕遠師名德而投社者也。若釋慧永、道生、耶舍尊者、跋陀羅尊者、慧叡，皆與遠師道德相契者也。慧持則遠師之睽弟也。曇順、曇常、道暘、道敬、曇詵，皆遠師之弟子也。是爲十八賢。至於陸修靜，則遠公每與之游，必過虎溪者也。陶淵明則遠公爲置酒邀之而不肯入社者，謝靈運則常種池蓮願入社、遠公止之者也。右三人外，馳驅行者、執經俗士與僮行胡奴凡十七人，皆附於圖。自遠公而下十八賢，陳舜俞令舉爲廬山記，自有傳。龍眠李棻德素爲書其略。紹興改元歲次辛亥臘月望日謹記。

殷智臯

殷智臯，徽宗時涇縣（今安徽涇縣）人。見嘉慶《涇縣志》卷一二。

寶勝禪院造塔記

佛弟子殷智臯，與母親汪氏四娘，妻吳氏九娘，男宗輔、宗慶，三十七新婦，朱氏十二娘，女殷氏細一娘、細二娘、細三娘眷愛等同發誠心，謹施淨財一百二十五貫文足，就寶勝禪院建造寶塔一面。所哀妙利，以仗殊勳，上報四恩，下資三有。宗先亡過，咸願超昇，寶地優游，天官快樂。仍懺智臯等多生罪垢，累世冤愆，並將此日之功緣，乃作不時之蕩滌。然乞門闌清肅，莊務進興，災消赫日之霜，福瀉洪江之水，珍祥併集，人口康寧，壽延日月之長明，祿蔭山川而不朽。信林永茂，道雨溥滋，開般若之覺花，結無爲之勝果。嘉慶《涇縣志》卷一二，民國三年涇縣石印本。又見民國《安徽通志稿》。

金石古物考》卷一五。（吳洪澤校點）

吳 惲

吳惲，政和中爲從事郎、知池州石埭縣。

宋故族姬趙氏墓誌銘〔二〕

保義郎郝公諱瑋字廷瑞之室族姬趙氏，曾祖諱克常，故贈建寧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永國公。祖諱叔邑，故贈崇信軍節度使、漢東郡公。父述之，任武翼郎。郝氏世貴，至武莊公諱質者，尤以功顯于朝。武莊樂儒術，而其子武節大夫諱惟賢者，能以文似其先人，又能以訓其子。夫人之夫，武莊之孫，武節之仲子也。方幼，顏角秀氣可掬。稍長，尤喜讀書。郝氏皆曰：「此兒吾家白眉，宜得賢女以配。」時夫人方以令淑爲宗室推許，由是郝氏請婚，而夫人之父母樂以歸焉。夫人性柔靜婉順，言容功德皆合禮法，不待姆訓而能。雖生貴驕，然節儉不侈，飲飭不肆，居若貧素。歸郝氏，奉舅姑無違，供祭祀必謹。夫人之夫樂賓客，然以廉而仁，居無積貲。曩閑居洛陽，賓客過門無虛日，夫人出奩中物以助樽俎之奉，至於罄竭無靳容。喜周人之急，嘗有鄰婦遭燔炳而衣服悉爲煨燼，夫人閔之，視笥中唯衣一襲，悉以遺之。政和五年冬十月，廷瑞得官池之石埭，將行，時夫人已伏枕矣。夫

人父母欲留于家而召醫治之，且曰女子既嫁從夫，禮也，雖疾當往。至石埭，夫人疾亟。一日起，沐浴更衣，顧謂其夫曰：疾將革矣，生死人之常，所不足恨，特以夫筮仕乏內助，且妾不得終孝于父母爲可恨爾。語訖而去，實政和六年正月二十日也，享年二十有六。男一人，曰師明，女一人，皆幼。宣和元年四月二十七日壬寅，廷瑞舉夫人柩葬于河南府洛陽縣賢相鄉旌德里，祔其姑宜人賈氏之兆。以愬同僚，知夫人之賢，因請書之。乃爲之銘曰：

全女德之順，式婦儀之訓。唯祭祀之謹，靡周施之吝。念孝養之盡，知死生之分，猗嗟夫人兮，是可銘也已。《芒洛冢墓遺文》四編。又見國家圖書館藏拓片·章專一三一二、章專一三一六、墓誌三八

三二。（刁忠民校點）

〔二〕題後原署：「從事郎、知池州石埭縣事、管句學事吳愬撰，修職郎、前監醫藥東惠民局張湜書并題蓋。」

趙



趙□，政和間人。

崇恩園陵采石碑

崇恩□□寢疾，崩于宮。政和三年三月丙申，朝散郎、權發遣京畿計度轉運副使公事趙霆，入內侍省、武功大夫計置賈□山，采石兼提舉鄭州窑務張懷寶，奉詔旨提舉園陵，采石太史□□□□□吉祭山。興役于緱氏鎮碾子泉之東西谷，段石□工，視大觀二年地官數，□會日力之役，九旬以時，朝廷促工期以□□□□□氏，逾旬稍□霖雨零霰，迭日間作，官吏惴慄，惟稽遲之□□。而巨石艱致之材，越七日而數以登，又十有五而夫役告畢。蓋官屬奮職，夙夜暴露，協力盡瘁，用濟厥事也。官屬爲誰？管勾文□兼理斷公事、朝散郎□誼，都□寨中亮郎任緯，通直郎韓瑜，□□武經郎孫傑，武翼郎賈之才，□武郎藺中立，修武郎李從古，秉義郎趙士□、宋良□，成忠郎周延慶、許紳，承節郎張延慶、張世昌、周儀、從事郎宋翬、李選，將仕郎李處仁、張遠、王充、李周福，進武校尉張慤，進義校尉王思永，假承務郎陳充，管勾鐵爐東井匠人□郎傅□，管勾公使、進義副尉張守忠。季春癸酉趙□記并書。《金石萃編》卷一四六。（曾棗莊校點）

李熙靖

李熙靖，（一〇七五——一二二七），字子安，常州晉陵（今江蘇常州）人，公弼子。擢進士第，又中詞學兼茂，爲太學正，升博士，除提舉河東學事，留爲兵部員外郎。忤王黼，左遷太常少卿。黼罷，拜中書舍人，出知洪州。靖康初爲顯謨閣待制，提舉醴泉觀。金人立張邦昌，命熙靖權直學士院，拒命，憂憤而卒，年五十三，追贈端明殿學士。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三，《宋史》卷三五七《李熙靖傳》。

乞許辟靡命官直學給告奏

宣和元年三月

臣伏見學官自正錄而上則出告，辟靡命官直學，給勅而已。則是選任雖同，而輕重頓異。臣初見辟靡除命官直學，固嘗用告矣，望許仍舊。《宋會要輯稿》職官二八之二二（第三冊第二九八二頁）。（李文澤校點）

吳 鑲

吳鑲，開封（今河南開封）人，政和間在世。

永福寺新鐘記

釋氏以空寂教立象明機，物物之陳，皆寫微意，故學者得以因有達空，緣動反寂。器類之設，厥不可後，乃取諸物之爲物，有聲之大者莫若於鐘鼓之於藍，聲聞於外，教合所在，斯得鏗然而發之。至於重門密室，幽郊遠居，咸使有聞。聞者和聲入耳，銘藏於心，雖目不睹金仙，足不履淨刹，而向化之志油然而生矣，其利樂博濟無礙。若此佛子之居未之有建者，是謂闕儀。永福主僧重辯能明斯事，作鐘其處，經營十餘年，凡兩鑄而不克就。議者以謂佛之法緣有付仕人，況一境內事之廢舉、物之成敗，豈不係於撫字者乎！今仁宰宋公實有力，助緇徒善民之願欲不啻作物，故冶金弗躍，一鑄而成。歲在政和丙申二月庚午，越七月庚戌，植之閣上，屹然中峙，既考既鼓，厥道是鳴，環拱瞻聽，一新未聞之耳目。予因謂其徒曰：非特梵林增氣，又俾邑社有聲，亦爲盛焉。然肇造法器，振舉潮音，豈可無人乎！而又鐘質純鐵，聲復和宛，一若銅韻，匠不論其巧，工弗知其神，人疑以爲作者法緣感

格，爲休報之應，斯可異也。師避而辭曰：豈一辯之力哉！嘗考古之製術，厚薄之所震動，侈奄之所由興，莫不有法。厚則石，薄則播，侈則折，奄則鬱，數者不至，乃成中聲，此則人工之極也。若乃質賤而聲貴，非有神爲之而善畀其造物者，則人力幾何而可得也！辯來條陳以懇文，遂與爲之記。光緒《屯留縣志》卷六，光緒十一年刻本。（刁忠民校點）

全宋文卷三〇四一

周 銖

周銖，鄞縣（今浙江寧波）人，師厚次子。崇寧二年進士。高尚不仕，與兄鏐偕隱，相與徜徉山水間，唱酬成編，鄉人慕之。有集二十卷。見《寶慶四明志》卷一〇，《宋元學案》卷六，雍正《浙江通志》卷二四八，《宋史翼》卷五。

天壽院記

四明山盤亘千里，隱如疊浪，而西南諸峰，惟灌頂、定光爲最高，旁有瀑布瀉於兩山萬疊之間，峭壁參雲，足不可到。其下有三井焉，泓然澄深，清澈見底，是爲天井。歲時大旱，郡邑之人不遠百里來禱於井，隨求而應，變現俄頃。有金線蜥蜴之狀出，而赴感作爲雲雷，沛爲膏澤，爲一方千里之惠，而歲每用豐，以故此邦之人咸生信仰。建隆初，有僧道凝自福唐來，愛其峰林深秀，遂卓錫於麓，捫蘿而上，危磴嶄嶄，行三里餘，始至其井。旱時，靈響浸聞，緇徒日衆。殿堂重複，長廊廣

廡，幾至百楹。鄉人遂以「天井院」名之。咸通中，刺史李伉以祈禱累驗，乃即崇壽宮建五龍堂以答休，俾郡人咸使香火，有石刻在焉。治平中郊祀大饗，得請於朝，始以「天壽」賜額。宣和三年春，予遊定光，愛其山水勝絕，盤桓累月，見所謂天井瀑布不絕如線，而佛刹殿宇俯視於烟雲晦靄間，欲一到，未果也。一日，住持僧淨高自天井來訪予，語及院之所以興與所以得名之因。異日，數過予於水西，輒求記於予，以紀歲月，且將刻賜額、勅黃於石。予因以山川遊覽之勝，三井靈異之感，并淨高之言，叙次以書。乾隆《鄆縣志》卷二五。又見《敬止錄》卷三一。（沈治宏校點）

楊 皓

楊皓，字明叔，陝州（今河南三門峽市西）人。崇寧間曾在合州爲官。黃庭堅稱其爲學甚有成就，爲官敏于政而恤民。見黃庭堅《跋楊明叔簡後》（《豫章先生文集》卷三〇），《宋元學案補遺》卷一九。

遊山記

崇寧四年五月

遠隨獲然下闕逸老遂命撤去下闕披棘延徑，來者信下闕逸老力也。余於往歲下闕比至，即在非前日比下闕夏雲霜雪，一節屹立，不下闕而仰者則足以激衰懦，下闕而下闕至道觀，緬思古人功行不漏

□□□色，遂能追下闕則足以破聲色之柴柵，弛名利之韁鎖矣。抵靈下闕堂，望煙雲之開斂，林莽之葱蒨，□峰屏植，羣阜波□□□請疊然逼人，則足以釋羈況而滌塵昏，起涸思□□□龍多。昔唐孫公樵遊，遂成嘉錄，頗能鈎抉妙狀，纂織□□顧念才短意淺，豈其偶。惟佳致綿世□匿，一日逞露，□□無書。如逸老盼賞，亦欲識之屢矣。□然不度乃從□委也，故併以記之云。時崇寧乙酉仲夏□西，陝郡楊皓□叔記并書。民國《合川縣志》卷三六，民國九年刻本。（劉文剛校點）

曾 鼎 旦

曾鼎旦，嘗攝賀州州學教授，大觀初充廣州蕃學教授。見《宋會要輯稿》崇儒二之一二。

廣州蕃學擇教授事疏 大觀二年三月

切見廣州蕃學漸已就緒，欲乞朝廷擇南州之純秀練習土俗者，付以訓導之職。磨以歲月之久，將見諸蕃之遣子弟仰承樂育者，相望於五服之南矣。《宋會要輯稿》崇儒二之一二（第三冊第二一九三頁）。（王曉波校點）

李安國

李安國，字平仲，隴西（今甘肅）人。大觀二年以高陽承受就移真定承受。

真定真君觀設醮題名

大觀二年六月

李安國自高陽承受任滿，就移真定承受。大觀二年六月二日到任，三日被詔旨，恭謝受寶禮畢道場。當日謁嶽祠，即赴真君觀開啓。巡檢呂佐、縣尉董煎、前崇安主簿毛諭，六日同遊嘉禾山，早膳；七日醮罷，各歸治。因筆聊記歲時。隴西平仲題。光緒《重修曲陽縣志》卷一二。（向以鮮校點）

王敏

王敏，元符至大觀間寓居達州（治今四川達縣）人，與其父兄等移植建茶。

紫雲坪植茗靈園記

大觀三年十月

竊以豐登勝概，埳窪號古社之坪。從始開荒，昔日大黃舍宅。時在元符二載，月應夾鐘，當萬卉萌芽之盛，陽和煦氣已臨。前代府君王雅與令男王敏，得建溪綠茗，于此種植，可復一紀，仍喜靈根，轉增鬱茂。敏思前代作如斯活計，示後世之季子元孫，彰萬代之昌榮，覆茗物而繁盛。至于大觀中，求文于蓬萊釋，刻石以爲記。可傳體而觀瞻，歷古今而不壞。後之覽者，亦將有感于斯文也。詩曰：

築成小圃疑蒙頂，分得靈根自建溪。昨夜風雷先早發，綠芽和露濯春畦。

大觀三年十月念三日王敏記。弟王古，兄王俊。《四川歷代碑刻》第一七九頁。（李文澤校點）

林 根

林根，自號桂嶺逸人，徽宗時温州平陽（今浙江平陽）人。

宋故吳氏府君墓誌銘〔二〕

大觀二年

公濮陽郡，諱承膺，字元禮，溫之瑞邑義翔鄉小玉村之良民。曾大父隱，大父憩，父利標，數世

于茲。逮公之爲人，賦性敦樸，尤善於家。前人之田，公能闢之，前人之基，公能構之。事父母致其孝，友兄弟稱其義，育妻妾子孫甚慈，待閭里鄉黨有禮。公有德如此，乃良民中一君子焉。惜乎僻居薄俗，不知學儒，而名不稱焉者也。公娶本鄉莒江村夏氏女，頗有德，以相之。生男五人，長延玠，次延招、延峻、延杲，最少宗悟，去俗而僧。女二人，長早亡，次適夏仁舉。孫六人：宗勝、宗達、宗穆、宗衡、宗養、宗翊。公享年六十有六歲，卒於崇寧丙戌之季春，至大觀戊子孟冬初有八日甲申，安厝于金端山之陽。右虛其宅，期他日以夏氏夫人合葬焉。夫水之源深者，則其流長；人之積善者，必有餘慶。公生前有厥德，而源之深矣，慶未及身，其在於後乎！孫宗達、宗穆，今知讀書，更使相繼爲此不已，必有青紫來拜而表其墓者，則土下之榮，宜公當之。延玠狀公之行來屬銘。根乃鄰邑，亦末親，不得再三辭。銘曰：

吳公最良，孝慈禮義。厥躬未名，後人之惠。銘德于幽，陰以昭示。

福唐陳景從刊石。《東甌金石志》卷四。（尹波校點）

〔二〕題下原署：「橫陽桂嶺逸人濟南林根撰，浦城潘溱書并題額。」

唐 恪

唐恪（？——一二二七），字欽叟，杭州錢塘（今浙江杭州）人。以蔭登第，調郴尉，知榆次，累官江東轉運判官。大觀中，招納夷人稱職，遷右司員外郎、起居舍人。迎遼使還言事，命爲都轉運使、加集賢殿修撰，遷中貴人，降知梓州。徙滄州，進龍圖閣待制、知揚州。召拜戶部侍郎，宣和初，遷尚書。爲王黼所陷，罷知滁州。宣和五年召爲吏部尚書，徙戶部，請外，得知杭州。靖康初，拜同知樞密院事，至則爲中書侍郎，八月進拜少宰兼中書侍郎，但無濟時大略。次年二月京城失守，金人逼百官立張邦昌，既書名推戴，仰藥而死。著有《古今廣說》及文集等。見《東都事略》卷一〇八，《宋史》卷三五二本傳及《藝文志》五、《藝文志》七。

乞謹天戒疏

水，陰類也，至犯城闕，天其或者以陰盛之漸儆告陛下乎？願垂意於馭臣鄰，遠女寵，去小人，備邊防，以益謹天戒。《東都事略》卷一〇八。又見《宋史》卷三五二《唐恪傳》。

措置上供綱用奏

宣和元年十月五日

承都省劄子，總領左藏軍所劄子奏：「勘會左藏庫每歲合納諸路上供綱運應副支用，自來兩庫止據納到數目收附，其未到錢物隔年拖欠。本所尋驅刷去年分上供合起錢物，尚有未到一百九十三萬九百二十三貫四兩有奇。切慮內有條格該載并逐庫聲說未盡名色，及戶部一時改科折變物數多寡不同，難以幾察的確，深恐經久失陷。今攢類成冊，伏望下戶部參照確實行下，仍乞責限催促起發前來送納。」奉御筆，神考董正治官，三司之職盡歸戶部。比年任非其人，偷惰廢弛，自曠厥官，凡財用之在諸路者，勾攷會計，乘其出入，漫不省察，坐致匱乏。則但知仰給朝廷，豈不深負先帝設官分職之重！比覽總領左藏庫所奏，一歲之間財用虧陷與失於拘催者動以萬計，御前覆行取索考覈，大約除已到及供具不同外，虧失、違滯、出納不明者猶無慮一百七十九萬有奇。求財用之充，顧豈可得？《宋會要輯稿》食貨五六之三（第六冊第五七七四頁）。

供綱爲應奉之用事奏

宣和二年

國家定都於梁，非有山河形勢以臨天下也，直仰汴渠之運以養百萬之師耳。而宰相領應奉，勢動

天下，奪漕輓之卒以爲用，戶部綱運自去秋絕不至，將有匱乏之憂。以天下之力奉一人，臣子不敢憚。今珍異之物充牣大臣之家，而奉上者曾未什一，是傾天下之財爲國斂怨，臣不知所以爲國矣。
《東都事略》卷一〇八。又見《九朝編年備要》卷二九。

乞改除以避嫌疑奏

靖康元年四月二十七日

本宗兄恕除監察御史，男璟除大理丞。臣備數執政，實有嫌疑，乞改除在外閑慢差遣。《宋會要輯稿》職官六三之一一（第四冊第三八一—八頁）。

開封府約束京都細民不得逃往東南令

靖康元年十一月

朝廷已命將守河，爲捍禦之計，而京都細民往東南者甚衆，搖動人心，深爲未便。令開封府以法約束。《三朝北盟會編》卷六三。（以上黃錦君校點）

趙公傑

趙公傑，大觀三年爲左班殿直、監温州瑞安縣商稅務。

明因院寶塔施磚記

大觀三年三月

左班殿直、監温州瑞安縣商稅務趙公傑，并妻任氏及闔家骨肉等，特發虔誠，施磚五十口，起造白巖明因院寶塔第三層使用。伏乞三寶明鑑，保護家眷□□安寧，免有決滯。大觀三年三月十三日謹施。《東甌金石志》卷四。（劉文剛校點）

郁師醇

郁師醇，蘇州吳縣（今江蘇蘇州）人。紹聖四年登進士第。大觀二年爲開封府學博士。見《吳郡志》卷二八，《宋會要輯稿》崇儒二之二一。

教導童稚學結保考試事奏

大觀二年三月二十四日

檢會御筆，自今應於鄉村、城市教導童稚，令經州縣自陳，赴所在學試義一道，文理不背義理者聽之。慮有假名代筆詐冒之人，欲乞依大觀學令初入學生結保之法，仍乞試日依補試法差官封彌試卷，送考校官。《宋會要輯稿》崇儒二之一一（第三冊第二一九二頁）。（劉文剛校點）

鄭秉德

鄭秉德，大觀時平原（今山東平原）人。

琨瑞山千佛崖題名

大觀四年三月

平原鄭秉德，濟南沈君正，同弟天粹，自四禪寺登奉春巖洞，詣靈巖道場，處天門東□。是□大觀庚寅三月廿三日。《泰山志》卷一七，嘉慶休寧金氏刻本。（王曉波校點）

張 徽

張徽，大觀時宣州宣城縣（今安徽宣城）百姓。

寶勝禪院造塔記

大觀三年九月

宣州宣城縣清流鄉上灣社居住清信弟子張徽，與妻李氏三娘，男顯明、顯榮、顯仁，閤家眷愛等，同發誠心，特施淨財一百二十五貫文足，恭就涇縣奉國寶勝禪院建造寶塔一面。所集無涯之善，上憑有利之薰，祝聖日以長明，讚真風而永固。次願徽家緣肅穆，眷屬咸寧，時居四序之權，月涉千祥之美。田莊進益，店庫興隆。榮活計于長年，富子孫於百世。公私和允，火盜沉縱，履歷暄涼，龍神加護。仍懺多生罪咎，累世憊瑕，仗此勝緣，俱希解釋。他生善國，道果無忘，得親諸佛會中，了悟證真常樂。時大觀三年九月二十六日，清信奉佛弟子張徽并妻眷等謹記。嘉慶《涇縣志》卷一二，民國三年刊本。又見民國《安徽通志稿·金石古物考》卷一五。（祝尚書校點）

慕宗亮

慕宗亮，曾任鎮寧軍節度推官，大觀四年爲儒林郎。見《宋會要輯稿》方域一〇之五。

乞遮欄坑井奏

大觀四年三月十九日

臣伏睹在京每年開淘渠塹之際，並是近街築坑，以備盛泥。若被風吹土在坑面上，共地一色，又無物遮欄。及睹天下當過往街路與旅店中〔二〕，有井無欄木。其上件坑井若是陰黑，無眼人或有酒人遺身在內，必害性命。臣今欲乞天下當過往街路有井無欄木，令地主修置；在京泥坑無物遮欄處，令逐處地主每一坑用小柱四條，各高四尺，安在坑邊四角，以一寸圍徑麻繩圍三五遭，可遮欄得，免傷民衆性命。仍令逐處合千人常切照管，如井欄損動，即令修補，常要牢固。《宋會要輯稿》方域一〇之五（第八冊第七四七六頁）。（尹波校點）

〔二〕往：原無，據下文文例補。

釋元穎

元穎，號佛慧祖覺，湖州（今浙江湖州）人。大觀中傳天台教。政和間建智者院以爲講習所。能文博覽，撰有《天台宗元錄》等。見《釋門正統》卷七，《佛祖統紀》卷二二，雍正《浙江通志》卷一九九。

淨土警策序

一切諸佛歷劫修行，所成國土，安立衆生。蓋以衆生流轉生死，未遇知識，阻聞法要，不獲脫苦也。而衆生或宜以苦事迫切者，則聖人於大悲心行折伏也；衆生或宜以樂事誘引者，則聖人於大悲心行攝受也。攝受則有殊勝莊嚴、珍妙樓閣，大丈夫相安隱之事也；折伏則有胎卵濕化、四生九有，百憂九惱、五苦八苦之相也。然于聖人之心，豈曰差別乎？且釋迦牟尼亦有清淨國土，如西方極樂；阿彌陀佛必有五濁世界，如娑婆堪忍也。所以一期化物，有彼有此、有淨有穢者，由諸佛結緣異也，由衆生誓願異也。若達彼岸，登果位，無必固也。世智下凡，不曰分別，其可知覺乎？不曰取捨，其可造措乎？群經廣有警策之語，偏讚西方阿彌陀佛所居淨土。今纂集之，庶裨補遺化，激勸士俗。嗚呼，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而世人或沒于苦海，則自甘其分；或迷于富貴，則自逞其得，不知生生

死死於瞬息間也久矣。至有謂心淨佛土淨、空身即法身、及大期忽終無所安立。當是時也，與夫守志淳一、著相修行之人，億劫不殆，故覽斯文，其有發未發之心歟？《樂邦文類》卷二。（李文澤校點）

李珪

李珪，大觀間爲朝請大夫、知濰州軍州事。

真武殿記

大觀二年十月

真武蓋北方神，位在斗下，本其志願，固欲福□□□□□□□間威靈特異，奉事者益嚴，雖愚無知，罔不崇向。洪維大觀之政，陰陽協和，際天所覆，年穀屢豐，民樂奉神，以介其福。又況濰之爲州，滄溟界其北，寒燠不時，則疫癘間作。恭聞上都有神泉，人飲之者其疾隨愈，是滋欲崇事焉，以庇斯人也。迺構殿於郡之東北隅，巋然出於雉堞之上，經始於大觀二年八月十六日，落成於十月廿九日。竊以濰實並海邊郡，朝廷方命修繕城隍而築祠以鎮之，是又足以壯形勢於東陲也。迺書諸石，非直記歲月，且以告來者云。朝請大夫、知濰州軍州、管勾學事、兼管內勸農事、騎都尉、借紫李珪記。宣義郎、權通判濰州軍州、同管勾宗室財用、管勾學事、兼管內勸農事、借緋徐端修立。民國

《濰縣志稿》卷三九，民國三十年刊本。（刁忠民校點）

沈 鑄

沈鑄，政和間官膳部員外郎。見《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一之一〇四。

江淮兩浙興築圩田奏

政和四年三月二十日

奉詔相度措置江淮、兩浙路開修運河，興築圩田。據幹當公事盧宗原狀，合開修河路係官司措置外，有可興圩田係涉江淮、兩浙三路，已曾申明乞依都畿見行興修水利法，不限等第，許人戶請佃，情願隨力各借錢米。慮人戶不知今來朝廷許令請佃，若相度措置得有合修地上去處，即先乞次令逐處官司散出榜示，告諭人戶，送納投狀，理定名次。至興修有日，令人戶送納興修錢糧，成田日依次給佃。《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一之一〇四（第六冊第五九二五頁），又見食貨七之三四（第五冊第四九二二頁）。

上官革

上官革，政和六年知隴州軍州事。見所撰《吳山寶雲寺題名》。

吳山寶雲寺題名

政和六年閏正月

政和六年閏正月晦日，以禱雪獲應，謁謝嶽祠。早飯寶雲寺，登覽佛閣。偕來者司錄事員逢堯，知汧源縣席徽卿，教授王行可，汧源簿寶裔，尉高慥。知軍州事上官革命吏題。《金石萃編》卷一四七。
(郭齊校點)

全宋文卷三〇四二

呂頤浩 一

呂頤浩（一〇七一——一一三九），字元直，齊州（治今山東濟南）人。紹聖元年進士，歷密州司戶參軍、邠州教授、宗子博士、太府少卿、河北轉運副使、都轉運使。高宗即位，除知揚州。建炎三年，拜同簽書樞密院事、江淮兩浙制置使，改江東安撫制置使兼知江寧府。苗傅等爲逆，浩率兵勤王，擢尚書右僕射、中書侍郎兼御營使，改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次年，以與趙鼎不協，罷爲醴泉觀使。尋除江東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池州。平李成、張琪之亂。紹興元年拜少保、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開府鎮江。三年，爲侍御史辛炳等所劾，罷相，提舉洞霄宮。五年知潭州，八年知建康。九年卒，年六十九，後謚曰忠穆。著有《忠穆集》、《呂忠穆公奏議》。見《宋史》卷三六二本傳，《宋宰輔編年錄》卷一四、一五。

《忠穆集》十五卷，久佚。今本八卷乃四庫館臣自《永樂大典》哀輯。本書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爲底本，以明嘉靖本《呂忠穆公奏議》校補，另輯得佚文四十八篇，編爲九卷。

上邊事備禦十策

建炎二年十二月〔二〕

准尚書吏部牒，備坐尚書省劄子，臣僚上言，邊事乞大詢衆庶。奉聖旨，行在職事官以上，各具所聞，實封聞奏，仍限五日者。伏惟陛下即位以來，仁民愛物之心孚於四海，憂勤恭儉之德格於上天，是宜邊境安寧，萬邦蒙福。然而乘兵政敗壞之後，敵人以百戰之師投隙而南，所向無前。適丁斯時，實勞措畫。傳曰：「天下多事，聖哲馳驚而不足。」茲誠多事之際，而聖哲馳驚不足之時，仰蒙大詢備禦之策。臣本以儒學進身，然嘗任西北沿邊差遣，敵人情僞與夫戰陣之略，粗聞一二。犬馬之齒，今已六十。筋力不能勝甲冑，衰邁不能從軍旅。顧有愚見，不敢緘默，輒陳今日備禦十策，一曰收民心，二曰定廟算，三曰料彼己，四曰選將材，五曰明斥堠，六曰訓彊弩，七曰分器甲，八曰備水戰，九曰控浮橋，十曰審形勢。謹條具如後。

收民心

臣聞治天下之道，莫先於得民心。昔漢高祖入關中，約法三章，除去秦之暴政，民大悅服，雖有項氏之強而終爲所擒。唐德宗被圍奉天，內嬰孤城，外迫彊寇，所恃者人心未去，故卒能誅彊暴而復社稷。陛下清心省事，約己便民，慨然願治，可謂勤矣。然金人因破滅契丹之勢，乘中原弛備之時，

北破河朔、河東諸郡，西陷京西、陝右諸州。近復引兵渡河，駐兵于開封、大名府、濮州境內，環地數千里被其荼毒，可勝嘆哉！今敵騎漸迫京東州郡，若民心畏禍，一有動搖，竊恐京東州縣及淮南宿、亳等州縣望風而下，則不可支吾矣。伏望陛下發至誠之心，下哀痛之詔，遠法商周之罪己，近考奉天之詔書，曲赦河北、京東兩路，蠲免夏秋二稅，除放積年欠負。凡破陷州軍及鄉村人戶避兵而南來者，令州縣優加存恤及防護家小，勿令賊盜殺害。凡此號令，斷在必行。播告遠近，使之周知。所有逐州軍軍糧，却令轉運司條具措置以聞。況京東州縣累經大兵殘破之後，民失耕業，不曾種植。雖不放免，無可輸納矣。嘗考自古外國不善攻城，惟金人剽勇堅悍，輕生不畏死，長於攻城。諸路州郡緣大兵縱橫之後，鄉村有力人戶盡挈其家屬、牛畜、資產入州城居止。金人既破一城，緣此所得倍廣。伏望聖慈詔三省、密院詳議利害。如京東、淮南諸路城壁堅壯，守禦足備，糧儲不乏去處，責令死守。如或不然，緩急之際，縱官吏與民避兵。或入山林，或入陂澤，庶免全郡生靈皆爲魚肉，爲此一路之民開此生路。昔李光弼與史思明相拒，知洛陽不可守，沮韋陟之虛誕，縱民避賊，退保河陽，卒獲大捷。臣所願收民心者此也。

定廟算

臣契勘金人駐兵於澶、魏之郊，祈請之使屢行，而彼未有講和之報。范瓊、韓世忠統兵北去，而未有決戰之期。致聖慮焦勞，大詢群策，乃主憂臣辱之時，而大將主兵官多言彊弱不敵，不敢交戰。

百官之心，皆願鑾輿渡江。夫渡江一事，不得已必爲之，但迎敵拒戰之計，豈可少緩哉？昔魏武帝以中原之盛，引兵南征，周瑜決策以舟師挫之；苻堅舉百萬之衆，欲投馬箠渡江伐晉，謝安遣兵以敗之。況主上躬有天命，祖宗德澤在人，而金人堅忍果悍，恃彊殄物，安知我之弱不爲彊，彼之彊不遂弱耶？昔韓信論項氏，謂其彊易弱，與此相類。伏望聖慈明詔大臣，議定廟算，陰爲過江之備，而大爲拒戰之資。申敕主將，修武備，講陣法，訓彊弩，料彼己，明斥堠，以俟夾淮一戰。此不易之策也。昔范蔚宗論光武之略，以爲淮陰論項王審料成敗，則知高祖之廟勝；耿弇決策河北，定計南陽，則知光武之業成。夫廷論決策不可二三蹉跌，臣願定廟算者此也。

料彼己

臣聞用兵之道，在知彼己。知彼而不知己，必敗；知己而不知彼，亦敗。自金人入邊以來，百戰百敗。非止百戰百敗，往往望風奔潰，不暇交鋒者，以將帥不知彼己，亦未嘗講究彼己之長短也。臣頃在鄜延、環慶路，見我師與夏人接戰，每迭勝迭負，未有敗衄如今日之甚者。蓋鄜延、環慶皆山險之地，騎兵非所利故也。金人起燕、薊，歷趙、魏，絕大河，至汴、宋，皆平原廣野，騎兵馳突，四通八達，步人不能抗，此所以多敗也。夫彼之所長在騎兵，我之所恃惟步人。以步人抗騎兵，則平原廣野決不能立。惟阻險用奇可以掩擊，爲將者不可不知也。金人用兵在秋冬之後。每年四月放馬入泊逐水草，號曰入澱。原注：山西州軍及燕、薊諸處，契丹有國時，擇美水草之地數千頃，禁人畊鑿，留以養馬，

謂之馬入澱。入澱之後，馬不喂料，止食青草。七八月間，馬乃出澱之際，敵人畏大暑之時，出其不意而攻之，庶可勝也。翰林學士孫洙制策論契丹，其略曰：「以一月之糧興六月之師，破之必矣。」豈虛言哉？臣宣和四年任河北轉運使，五月下旬隨种師道與契丹相持於白溝。是年大暑，契丹以酷熱不可忍，不顧性命躍入白溝河，以水浸其軀，其畏熱可知矣。自用兵以來，每於春冬交戰，正彼之不利，我之不利，此又所以多敗也。臣嘗觀晁錯議兵事曰：「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山林積石，經川邱阜，草木所在，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邱陵，平原曠野，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有深意存焉。歷考自古論兵能知彼知己，未有出晁錯之右者。願詔諸將用我所長，擊彼所短，講求其說，以保萬全。臣所謂知彼知己者此也。

選將材

臣聞之孫武曰：「兵者，國之大事；將者，材之至難。」傳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兵。」又曰：「將者，人之司命。」審如是，將帥之材要當遴選委任，若非其人，則禍敗不可勝計。然人材難知，功業寓於智識。就其智識觀之，則人材或可得矣。蘇轍有言曰：「道藝文章勉強積習而可至，惟有知人之明不可勉強。譬如蕭何之知韓信，此豈有法可以授人者？」轍之言雖可信，然孔子所謂「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莊周之論九證，豈虛語哉？今彊敵在境，天下多事，將材爲急。臣願陛下詔行在從官及統制官、三衙臣僚，各舉材堪將佐之人各二人，監察御史以上職事官各舉一人，

委官問其謀慮，試其材武。如或可用，從而擢試，庶幾將材自此塗出。昔范蔚宗有言曰：「事苦則矜全之情薄，生厚故安存之慮深。」夫以中人易流之性，享厚祿膏粱之奉，安存之慮既深，則臨敵用命者鮮矣。嘗觀太祖、太宗皇帝駕馭將帥，嘗令有歉然不滿之意。如曹彬下江南，王全斌下蜀，未嘗過與官爵；郭進守山西，李漢超守關南，亦未嘗妄進官資。以其饑則著人，飽則颺去故也。以近事驗之，巨師古未知名之人，能佐趙哲平建寇。此類既衆，將材出矣。臣願陛下選將材者此也。

明斥堠

臣契勘金人用兵無斥堠，軍無行伍。止是選擇強壯有材力之人，乘上等壯馬，四五人爲一隊，齎弓箭及手刀，不帶衣甲，前去探事，號曰硬探。其探事精審，日馳二百餘里。而中國諸軍自來斥堠不明。萬一金人南來，須揀選有材武心力使臣將校百人，分爲二十隊，給弓箭手刀及選擇壯馬乘騎，前去分頭探報。遇有警急，令奔馳前來。逐人給金字牌與之。所至村民官私驗認牌子，給與飲食草料。蓋敵騎之行若飄風驟雨，郵傳步人探報不及，近年之弊往往緣此。臣宣和七年陷于金人，次年正月在金人寨中，親見金人引兵到上德橋，而京師猶不知。是年十一月，金人已渡河破鄭州，執知州宋伯友，縱之使歸京師。伯友詣都堂陳述，而大臣以謂破鄭州者河北彊寇，非金人。夫斥堠乖謬如此之甚，誠可怪駭。又如累年以來敵騎渡河，緣北岸無探報，不知戎馬所聚。令治舟楫，絞簞筏，致南岸無由掩擊。臣願陛下明斥堠者此也。

訓彊弩

臣嘗考近年以來金人入境，我師遇之不暇成列，輒奔潰敗走者，以平原曠野，我之步人不能抗彼之騎兵故也。又金人遇中國之兵，往往以鐵騎張兩翼前來圍掩，爲將者全不預謀，分兩翼而射之，所以不能立。臣嘗觀史冊所載，及以近事驗之，邊人之長實在騎兵，我之所長莫若彊弩。今欲禦騎兵，捨彊弩將安用哉？晁錯曰：「上下山坂，出入谿澗，且馳且射，此匈奴之長技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匈奴之革筈木薦弗能支也，此中國之長技也。」其理亦明矣。蘇秦合從，說韓曰：「谿子、少府時力、距來，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遠者括臂洞脅，近者鏑弇心。」又曰：「以韓之卒被堅甲，蹠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道也。」夫史冊所載，茲可驗矣。以近事言之，崇寧年環慶路築大砦泉，种師中將前軍，羌帥比精者，原注：號磨貳比精，一時雄傑之首領。鐵騎萬餘人前來奔衝。師中下馬號令，以彊弩射之，乃退，雖相持數日不敗。吾軍中必有老將見此事者。宣和四年冬，契丹大帥四軍太師引精銳來寇霸州，大戰於永清縣北。郭藥師用河北第六、第八、第十五將馬黃弩、神臂弓，藥師本將人馬分隊相間，擺布對列，以馬黃弩、神臂弓射之。敵騎少却，我師乘之，遂大敗。今淮東提刑薛彥國時爲第十五將，可召而問也。近日用兵，多係孤軍獨進。爲將者不知彊弩之利，遂致中原之長技無由施設。且如萬人爲軍，千人操弩，敵人騎兵驟至奔突，使三百步內彊弩並發，人人只發兩箭，則敵人必却。敵人既却，我師乃可立。我師立定，然後可以語戰。近時之敗，以

我師每爲騎兵衝突，措足不定，所以敗也。神臂弓箭在軍器中雖最能及遠，然其藝難精，自來逐將能射神臂弓者不過三四百人。兼臨陣對敵，緩急之際，施放不快，不若彊弩之輕捷。臣願訓彊弩者此也。

分器甲

臣嘗觀金人之軍，兵器便利，衣甲堅密，所以多勝。中國之軍，兵器不便利，衣甲不堅密，所以多敗。何以言之？金人之軍皆是民兵，平時賦斂至薄，而緩急以丁點軍，原注：謂如兩丁點一丁之類。器甲鞍馬無非自辦。平時家居日逐環甲胄而習弓矢，所以器甲各適用。中國之軍，莫非黥卒。器甲從官給，身軀短小者或得長甲，修長者或得短甲。力能挽七斗弓者或授以一石弓，力能勝兩石弩者或付之以三石弩，致弓弩不適用，反與短兵同。寒餓之卒，無力自辦器甲，可勝嘆哉！昔馬燧製衣甲，必分三等，蓋有深意。晁錯曰：「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射不能及遠，與短兵同。」夫驅人於行陣之間，以肌肉冒鋒刃，而甲不堅密，器不適用，良可哀也！又北兵遇敵，步人騎兵皆全裝，所以心固而敢戰。漢兵遇敵，馬軍全裝，步人則衣甲不具，所以心怯而畏戰。原注：步人戴笠子，不能禦箭，有弇心則無披膊之類是也。非特此也。金人軍行有車乘牛畜原注：多係三五十人共一車。搬載器甲，所以步人可以全裝。我師之行無搬載器甲之具，步人全裝，則困於負擔矣。此又爲將者當講議措畫也。臣願詔五軍統制官，使之講論其事，今日合如何措置，條具以聞，庶使士卒之心堅固敢戰。臣所謂分器甲者此

也。

備水戰

臣契勘金人既殘破京東州郡，而京西路州軍去年殘破外，止存金州與順昌府。金人志在劫掠，向北州軍既無所有，則秋冬之交睥睨淮南必矣。江淮水戰之具，在今日豈可不講？然防淮難，防江易，是防淮不若防江也。臣已條具夾淮一戰之計矣。防江之事，莫若備水戰。今朝廷雖於鎮江府擺泊海船以備禦敵，而上流州軍自荆南府抵真州，凡可以濟渡處，並未聞措置，豈可不預爲之計哉？昔魏武帝既得荊州，引兵窺吳，周瑜策曰：「曹操捨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本非中國所長。觀曹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乃取蒙衝鬪艦數十艘，實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又預備走舸，大破曹公於赤壁。所謂蒙衝鬪艦，當講求其法，製造於長江；所謂走舸者，亦不可忽也。又觀王濬伐吳，造大船連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爲城，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皆得馳馬。所謂大船連舫，今亦可作也。又造大筏數十，方百餘步。今若可用，亦不可廢也。今古之戰艦，或曰樓船，或曰海鵠，或曰游艇。臣又嘗於雄、霸州見備戰輕舟，或曰刀魚，或曰雲梯，皆不可闕也。伏望聖慈專置使二員，一員自荆南府至池州，一員自池州至鎮江府，專切提舉製造戰船，教習水軍，及詢訪古今備戰舟船設施利害。申明措置，不可省緩。臣所謂備水戰者此也。

控浮橋

臣契勘泗州、壽春府各有浮橋，除壽春府浮橋因大水漂壞，未曾修治外，朝廷已差兵防守泗州浮橋矣。竊恐斥堠不明，探報不的，萬一賊兵或馳至，緩急無以措手，不可不防也。靖康元年正月間，金人到磁州邯鄲縣。先遣郭藥師提騎兵三千，夜馳三百里，比明至濬州，奪浮橋。是時內侍梁方平雖領精銳人兵在黃河北岸，以失於探報，不意賊騎遽至，人兵倉卒奔潰。幸南岸守橋人望見敵中旗幟，急以猛火焚斷纜索，遂不得濟。金人既不得濟，乃沿河上下尋覓舟船，編排巨筏，又四五日乃得濟。欲望聖慈詳酌，委官密窺，前去措置。若可解拆，即權暫解拆，其浮橋、脚船并大纜物料並擺泊於南岸，却以舟船濟渡過往之人。如未可解拆，即南岸措置猛火油，準備緩急焚爇纜索，比之倉卒荒擾，事不侔矣。臣所謂控浮橋者此也。

審形勢

臣仰惟陛下聖德龍飛，前年五月即位於睢陽，聖心慮遠，究觀損益，謂汴都之境距大河止百里，過大河乃金人界也，誠未可以還闕。乃時巡淮甸，駐蹕維揚，逮今踰歲矣。茲者金人攻破河北、京東州郡，尚未退師。若駸駸南來，則大駕必須渡江，此勢之必然，人情之所共知也。夫金人過大河，已不能控扼，我乃渡淮。既渡淮矣，又不能控扼，則我必渡江。若渡江之後，又不能控扼，則敵騎亦須

逼江，此實忠臣義士殺身殉國、決死一戰之秋。臣已於前篇條具夾淮一戰之計矣，又請大習水戰爲備江之計矣。臣願陛下明詔大臣及統制大將，講論一戰之計，可以圖萬全之策。夫以金人善用兵，善料敵，彼知聖駕駐蹕維揚、楚、泗之間必有禦備，則必遣重兵由壽春府或光、濠州境內渡淮南來，及以輕兵由宿、泗前來牽制我師。兼光、濠州界淮河淺狹，幾可徒涉，此尤不可不防者。要當分擘兩軍，以一軍屯泗州盱眙縣，以一軍屯壽春府花壓鎮，以備衝突。臣契勘自金人入邊以來，我師遇之望風奔潰，不暇接戰。是以邊塵所向，大將膽落，士卒心驚，亦未嘗布爲一陣，使人自爲戰。若非據淮阻險，以決一戰，必至於糜爛不振，又至於不可支持也。金人用兵雖號驍勇，然而無紀律，無陣法。若遇節制之兵，一敗之後必至於顛沛。但令我師倣古陣法，遵用節制，人人不退走，迎敵角勝負，則可以語一戰矣。常山蛇勢雖茫昧不傳，而兵法具存，則有陣圖可考。昔漢高祖望黥布置陣如項羽，甚心惡之。且黥布一卒能置陣如此，今之大將豈不厚顏耶？臣前所論金人所向盡用騎兵，平原曠野，我之步兵決不能抗。若非阻險用奇，決不能勝。則夾淮一戰，伏願疾速處畫。揀閱人兵，布列行陣，如何據險，如何進止，以俟一舉。臣又聞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兵。今大將人人畏怯，各陳引避之說，可謂無必勝之將矣，又安得必勝之兵哉？加以近年以來，朝廷駕馭將帥賞罰未明，人不孚信。敗軍失律之將，未嘗明正典刑，致令統兵者畏死不畏法，何以示天下耶？昔孟氏之敗，責其將士曰：「吾父子以溫衣美食養士四十年，一旦臨敵，不能爲吾東向放一隻箭。」今日大將誰肯率衆北向放一箭哉？昔唐太宗征王世充，陣於洛陽之西。竇建德舉山東之衆號三十萬以助世充，諸將怯懼。太宗奮獨見之

明，引兵趨洛陽，陣於賊間，不憂世充襲其後，一戰而擒建德。夫唐太宗敢陣於兩賊間，而夾淮之戰在吾境內，有糧草，有地利，我爲主，彼爲客，諸將尚躊躇而不敢進，國之爪牙將安用哉？昔周世宗征河東，劉旻率衆犯陣。兵始交，大將何徽、樊愛能退走〔二〕，其騎軍亂。世宗躬督戰，將士皆奮，遂敗旻軍。世宗休軍潞州，斬何徽、樊愛能以徇，軍威大振。近時用兵未嘗行此誅責，然則孰肯用命哉？臣究觀金人之勢，若二三月間不趨淮甸，則秋冬之間南牧必矣。備禦之策，不過如此。臣所願審形勢者此也。《忠穆集》卷一。又見《呂忠穆公奏議》卷一，《三朝北盟會編》卷一九四，《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八，《歷代名臣奏議》卷九〇。

〔一〕年月原無，據《建炎以來繫年要錄》補。

〔二〕何徽、樊愛能：原作「樊徽、何愛能」，據《舊五代史》卷一一四《世宗紀一》改。下同。

全宋文卷三〇四三

呂頤浩 二

上邊事善後十策

紹興七年正月〔二〕

臣今月十七日准入內侍省遞到金字牌，降付臣詔書一道，臣已望闕祇受外，臣仰惟陛下聖德日躋，睿謨天縱。方逆臣作亂，唱導敵入侵陵淮甸之初，奮發獨斷，親御六飛，巡幸近邊，號令諸將。上下用命，屢奏奇功。遂使疆敵退兵，生靈按堵。凡所謂善後之策，固不能逃於聖算矣。尚且發德音，下明詔，俯詢舊弼，問以方略。仰見陛下盛德謙冲，將屈群策以圖中興之大業也。臣雖老且病，然荷陛下非常之眷，懷天地莫報之恩，輒以所見，析爲十事。凡今攻戰之利，守備之宜，措置之方，綏懷之略，具在十事內。雖智識蹇淺，無所取材，然臣生長西北兩邊，出入行陣踰二紀，耳聞目見，粗爲習熟，謹繕寫進呈。所冀螢燭末光，增輝日月。冒瀆天聰，臣無任兢惶戰懼激切之至。

論用兵之策

臣契勘臣在河北、塞上守官歲久，目睹金人與契丹相持二十年，今歲戰，次年和，次年復戰。而契丹主天祚不悟其詐，卒致顛覆。仰惟陛下天性聖孝，痛北狩之未還，悼生靈之荼毒，屢遣信使，卑辭屈己，祈請講和，以紓父兄之阨，以救生民之命。而敵性貪婪，吞噬不已。自王倫之回，迄四年矣，歲歲舉兵侵掠川口。去年雖不曾出兵，而移師南來，大入淮甸。又與劉豫同惡相濟，其志豈小哉？今幸金人已退，若不用兵，則五月間必傳箭於國中，原注：金人五月間傳箭于國中，令鄉民備戰，八月點集。秋冬間復舉兵至淮甸。在我支吾賦歛，終至財力困竭，此不可不用兵也。況不用兵，則二聖必不得還，中原之地必不可復，僞齊資糧必不可焚。或曰：如此遂廢講和一事耶？臣對曰：不然。古者兵交，使在其間。既不可因戰而廢和，又不可因和而忘戰。間遣使命再貽書以驕之，復示弱以給之。而我急爲備，出其不意，乘時北伐。原注：乘時一事，開具在後。此用兵之利也。

論彼此形勢

臣契勘金人本契丹附庸之國，契丹主天祚侵陵其民，誅求無厭，以致憤怒，舉兵交戰，遂滅耶律氏。政和年間，內侍童貫奉使大遼，得趙良嗣於蘆溝河，聽其狂計，遣使由海道至女真國通好。原注：女真於宣和四年方建國號大金。女真既滅耶律氏，兵益衆，勢益張，知中國太平日久，都無戰備，必

可圖也，遂陷中原，勢愈肆橫。二十年間主張國事者，國相尼瑪哈也。爲之謀臣者，劉彥宗、固新貝勒、蕭三太師、高慶裔、王芮、張愿恭之徒是也。爲之將帥者，幹喇布、扎木、伊都、洛索貝勒、達賚三子、四太子、達賚郎君之徒是也。謀無不成，戰無不克。橫行天下，又近十年，原注：天會三年，金人方盛大。彼之勢可謂強矣。然尼瑪哈之性好殺而喜戰，用兵不已，昧於不戢自焚之禍。部曲離心已久，將士厭苦從軍，皆謳吟思其鄉土。勢必潰散，有將亡之兆。原注：臣於宣和七年十一月陷于金，次年二月得歸朝廷。在敵中時，其衆每夜嗟嘆，皆云與契丹交兵，十年不得歸，今又向南去，不知何時到家鄉。又其性嗜殺，將兵所至，族其強壯老弱，掠其婦女財寶，悖天道，結民怨，窮極已甚，此亦將亡之兆。劉彥宗、幹喇布、伊都、扎木、國王洛索貝勒皆已死，所存者才氣皆在數人下。其將士所有，子女玉帛充牣于室，志驕意滿，此亦將亡之兆。凡此，皆彼之形勢也。我之形勢，比之數年前則不同，何以言之？數年以前，金人所向，我之戰兵未及交鋒，悉已遁走。近年以來，陛下留神軍政，揀擇精銳，汰去孱弱，今二三大將下兵已精矣。原注：臣竊料劉光世、韓世忠、張俊、楊沂中、王瓚下兵數約二十萬人，除輜重火頭外，戰士不下十五萬人。陛下聖性，精于器械，製作工巧。數年以來，卑宮室，菲飲食，而輟那財用，修造器甲，今器械略備矣。原注：外域之兵，自來以全裝衣甲禦敵。中國甲士，自來止有前後弇心副膊，有皮笠子而無兜鍪，故怯戰。臣在河北，嘗觀太宗皇帝於北京武庫排垛下河北十七將軍器並無全裝，今日皆不堪用。祁溝之敗，恐由軍器不全。兵既精，器械又備，將士之心曾經戰陣，膽氣不怯，勇於赴敵。故頃者韓世忠扼金於鎮江，張俊獲捷於明州，陳思恭邀擊於長橋。去年金人初到淮南，世忠首挫其鋒，諸將屢得

勝捷。至於吳玠累次大捷於川口，此我之形勢也。夫太祖、太宗皇帝有兵十四萬而平定諸國，遂取天下。況今有兵十五萬，察賊之勢如彼，度我之勢如此。若不用兵恢復中原，則必有後時之悔，豈可少緩哉？

論舉兵之時

臣在河北、陝西緣邊備見金人風俗，每於逐年四月初，盡括官私戰馬，逐水草牧放，號曰入澱。原注：澱乃不耕之地，美水草去處，其地虛涼宜馬。入澱之後，禁人乘騎。八月末，各令取馬出澱，飼以麥豆，準備戰鬪。又金人所長者在弧矢之利，而暑月弓力怯弱，射不能及遠。故自古至今，凡外國犯邊，未嘗出於盛暑之時。歷代將帥儒臣皆不知此，惟唐杜牧嘗獻言于宰相李德裕曰：「漢伐匈奴，率以秋冬。當邊人勁弓折膠，童馬免乳之際與之較勝負，故敗多勝少。今若以仲夏月發兵，出其意外，一舉無遺類矣。」嗚呼，世稱杜牧知兵善論事，豈虛言哉！臣於紹興二年十一月初八日，嘗備引杜牧之論具劄子陳奏。次日進呈之際，蒙聖諭以爲夏月舉兵乃周宣王六月北伐之意也。然時方議和，未暇及此。去歲秋末，朝廷再遣使人北去請和，而豫賊之子已與金帥引兵過淮，信義俱棄可知矣。然則和議豈可憑信？在我之計，豈可中已，縱令今年秋末復爲邊患？臣願陛下奮發睿斷，乘此機會有不可失之時，密與大臣決策定議，陰敕大將速爲之備，於今年四月初舉兵北伐。若乃進兵之路，趨汴之計，供餉之方，招懷之略，臣一一條陳于後。伏望睿明深思熟計，廣詢博訪施行。乞賜睿察。

論分道進兵之策

臣本東北人，自中原淪陷以來，傳聞京西路殘破爲甚，京畿次之。惟京東路、河北東路不曾經兵火，百姓按堵如舊。然苦于劉豫苛虐，思望本朝之心至今未泯，茲蓋祖宗德澤感民之所致。若乘斯民徯望之深，出敵人不意之際，舉兵北伐，必有大功。縱未能盡有其地，亦可以收人心，慰民望也。臣已條具今年四月舉兵之策矣。臣欲乞於即今所有戰兵數內，差撥五萬人，選大將一員統之，由泗州擣南京至汴京。原注：其糧運開具在後篇。仍差大將一員，統兵二萬人，駐泗州爲應援。又別選大將一員，統舟師二萬人，由明州趁今年四月內便風泛海，前去攻沂、密，至青、濰州。原注：密州到濰州，陸路一百六十里，又一百二十里到青州。京東之民企望王師日久，所至必望風而下。又遣大將一員，提兵二萬駐濠州，以張聲勢。此兵不可深入，以糧運艱阻。但時遣奇兵渡淮擣順昌府、陳州，則京西北路諸郡，傳檄亦可下。惟是申敕大將，所至不得殺人，不得劫掠。務要宣諭朝廷德意，蠲除劉豫一切之政。明出黃榜，除二稅之外，更不行青苗、預買之法。所下州縣，選差逐處豪傑爲衆推伏者，主管事務。七八月間，且班師過淮，次年復出。臣已於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具奏「兵法所謂『彼入我出，彼出我入』，不二三年間，中原之地，黃河以南，必先爲我有」者，蓋謂是也。乞賜睿察。

論運糧供軍事

臣契勘臣已條具分三路進兵以窺中原事，其糧食亦合分項應副。一項自明州由海道趨沂、密州，兵二萬人，每人日支米二升，二萬人每日合支米四百石，一月合支米一萬二千石。臣乞於明州支上件米充一月之糧，令海舡附帶前去，到密州板橋鎮左右住岸，則有糧可因矣。原注：密州界鄉民不曾廢耕種，米糧易得。一項駐軍濠州，策應入界大兵，所有軍糧由淮河水運可到濠州岸下，則此項人馬不患乏糧也。原注：臣嘗任蔡河撥發，自承楚州運糧至濠州城門下卸。惟是自泗州趨汴京之兵五萬人，緣泗州以北汴水不通，諸軍合齎十日之糧至有糧地分。乞委江浙漕臣揀選淨米五萬石，前期運至泗州，準備諸軍附帶入界。原注：兼準備應副為聲援軍二萬人口食。南京以北鄉民稍有耕種，則可以因糧矣。仍乞申敕大將，軍兵所至，曉諭鄉村，使民通知王師弔伐，除糧食必藉鄉村百姓供應外，一行軍士如敢攘奪財物，劫掠婦女，並行軍法及處分大將。凡王師所至，搜索劉豫父子所聚糧料準備資給金人者，並行焚毀。紹興二年，臣在政府日，已定計北伐，嘗請韓世忠到都堂，諭以焚毀劉豫糧料事。世忠曰：「此乃清野之法，不可不行。」合具奏知。

論大兵進發日乞聖駕駐蹕鎮江府事

臣於建炎四年春末，車駕在紹興府日，嘗具奏韓世忠已於鎮江府江心艤舟，邀截住金帥四太子人

馬，未得濟渡。乞車駕進幸浙西，號令諸將前去江上夾擊金人。又具奏聞，以萬乘之尊，伏雷霆之勢，車駕所至，自可以聳動人心，銷弭群慝。此議未決，而臣罷政，其事不行。原注：臣罷左僕射告詞云：「下吳門之詔，則有失於先時；請浙右之行，則力違于衆議。」去歲秋末，敵騎初到淮甸。陛下奮然決策，下親征之詔。大駕進幸平江，諸將罔敢退縮。斬獲既衆，金遂退師。此乃皇天悔禍，開悟聖衷，宗社有靈，遂將恢復之兆也。臣嘗考五代時耶律氏方彊，德光舉兵破汴京之際，大遼彊盛，自古亦罕聞也。不數年，周世宗即位，慨然有攘却之心，親統諸軍，巡行塞上。其出師也，自乾寧軍御樓舡入黃河，順流而下，故北取三關，兵不血刃。原注：瓦橋關乃雄州，高陽關乃河間府，益津關乃霸州。歐陽修撰《五代史》云：「世宗英武之材可謂雄傑，其料強弱，較彼我，非明於決勝者孰能至哉？」伏望睿明，深思熟慮。若夏初進兵北伐，乞暫時移蹕，權駐鎮江，訓飭大將，撫循戰士訖遣之。此帝王之盛舉也。嘗觀漢高祖、唐太宗取天下，櫛風沐雨，躬臨行陣。況陛下天資聖武，精於馳射，何憚而不行哉？乞賜睿察。

論經理淮甸

臣契勘淮南東、西路，平原曠野，皆天下之沃壤。自建炎三年金人殘破之後，居民稀少，曠土彌望數百里。今又重困金人蹂踐，焚蕩一空。正當選擇守臣經理之際，不可緩也。夫總兵統衆，破敵決戰，當責武臣；撫存凋瘵，招集流移，當用文臣。欲望聖慈更命輔臣詳議可否。應淮南州郡除濠、泗

州、壽春府原注：今治壽春縣。差武臣外，其餘並差文臣，使之大講經理之政，乃勸率鄉村於三月間多種早禾，六七月間成熟，可濟艱食，比至防秋，場圃畢矣。其東、西二帥，可委者因任之，不可委者別差官。仍敕令講求羊祜治襄陽之故事踵行之。其通、泰州產鹽地方，尤宜選任能吏，收鹽息以助軍興。臣於宣和元年任太府少卿，嘗考權貨務入納。大率淮南路入納歲得一千四五百萬貫，浙東、西歲收七八百萬貫。下戶部勘當，便見昔年所收實數。蓋通、泰、楚州產鹽浩瀚，倍如浙東、西。有此數事，豈可不遴選守臣乎？或曰：金人若近邊，文臣豈可委？臣對曰：不然。去年宣撫司嘗奏武臣楚序等守承、楚、泗州矣，金人相近，望風遁去。大率東南州郡無城壁守禦之備，若小小寇盜，有兵者猶可禦捍；若大敵至，不問文武官，皆不能保守也。但當較其利害大小、事體輕重而圖之。綏懷之略，應自此始，此其要也。乞賜睿察。

論機會不可失

臣在陝西緣邊，見中國與夏人相持前後五十年，每出兵接戰，勝負各相半。惟自金人侵軼以來，中國之兵未嘗交鋒，望塵奔潰者，是豈金人真不可敵哉？我之兵不精耳。故自宣和七年以來，金人一舉而圍汴京，再舉而破京城，又再舉而入揚州，又再舉而渡大江，并陝西亦失之。數年以來，朝廷深究其弊，修軍政，備器械。又金人過江之時，戰士屢經得捷，膽氣不怯，人人皆敢迎敵，則金人豈復能強梁橫行如往年哉？以近事言之，吳玠初擊退於和尚原，再禦退於饒風嶺，又大捷於仙人關。去歲

九月，直趨淮甸，我師累捷。金人頓兵百餘日，師老糧匱，無所得而遁，則情見勢屈可知矣。夫侵陵中國如此之久，侮慢如此之甚，今王師已振，敵衆向衰，若不發兵攻擊，則終無討伐之期矣。或曰：得汴京而未能守，何益於事？臣對曰：不然。昔漢高祖入關，約法三章，除秦煩苛之令，民心歸之。項羽雖以其地析爲三秦，徙高祖於漢中，然關中之地終爲漢有，因之以取天下。況此舉必可以擒劉豫，平僭僞，使中原之民知神器不可以非望得，又可以示我宋不忘中國土地、人民之意。兼彼入我出，彼出我入，無大悔吝乎？臣嘗考宣和年間，國家以富有四海之事力，而戶部支費，每月不過九十萬貫。原注：臣是時任太府少卿。紹興三年，臣在政府日，會計戶部經費，每月一百一十萬貫。臣閑退以來，切料戶部經費必有增添之數。原注：臣嘗考每月支用，十分中八分係五軍下費耗。夫養兵二十萬，不能北向爭天下，則東南民力何可支吾？豈不寒心哉？況中原之人彊悍壯實，東南之人柔脆怯弱。數年之後，見管戰兵漸次衰老，消磨既盡，雖欲北向爭天下，亦難矣。臣冒死爲陛下喋喋言之，乞賜睿察。

論舟楫之利

臣嘗觀晁錯論兵，以謂中國之長技五，匈奴之長技三，未嘗不歎服錯之知兵也。以今日論之，金人便鞍馬，每以騎兵取勝。國家駐蹕東南，當以舟楫取勝。蓋舟楫者，非金人之長技，乃今日我之長技。棄而不用，可勝惜哉！臣已乞舟師二萬照應北伐之兵矣。臣嘗廣行詢問海上北來之人，皆云南方

木性與水相宜，故海舟以福建船爲上，廣東、西船次之，溫、明州船又次之。北方之木與水不相宜，海水鹹苦，能害木性，故舟船入海不能耐久，又不能禦風濤，往往有覆溺之患。今者國家與金人相持之際，天以舟楫之利賜我，助中興之大業，朝廷當訪詢。臣自少壯時遍走兩浙、京東、河北及敵中沿海地分，通知海道可往去處，是宜大講海船之利，以擾僞齊、京東諸郡、原注：濰、密、登、萊、青州，皆海道地分，自來客旅載南貨至密州板橋鎮下卸。河北諸郡原注：濱、滄州乃海道地分，自來商旅販鹽行徑。及敵中諸郡。原注：契丹營、平州地分，唐太宗伐高麗，自營州登船。昨趙良嗣、馬政初使女真時，徑由此道，至女真國蘇州界出陸。今當聚集福建等路海船於明州岸下，先補船主梢工一官，原注：非承信郎不可。依臣所論，齎一月之糧前去沂、密州。原注：京東、河北界邊海去處，亦如浙東海岸邊有居民市井，既齎一月糧食到京東界，則所在皆有糧。仍選差曾在京東界與人接戰將兵，授以全裝鐵甲，使之北去。范溫者，本京東界不肯臣劉豫之人，在海山間聚衆，屢與豫賊相抗，可遣也。崔邦弼在青州爲將官數年，間與金人於青、濰州界交兵，一方之人極喜之，可遣也。王進本係登州界遞鋪兵士，後來爲兵官，嘗屠戮金人留在青州者，人亦喜之，可遣也。臣自離朝廷，不知諸將下見管人兵之數，遙計崔邦弼下有兵約三千人，王進下約二千人。范溫初到時有兵六千人，後來併入中軍或汰往諸州軍充廂軍。若盡行剗刷，歸范溫處，約得五千人。已一萬人矣。又於諸軍中補足二萬人之數遣行。所至去處，遇僞齊海船，可用者即留之，其不可用者即焚之。趁南風而去，得北風乃歸。金人雖有鐵騎百萬，必不能禦。夫此行在我無浩瀚之費，到彼資東北之糧，萬全之計，豈可緩哉？乞賜睿察。

論并謀獨斷事

臣嘗考古之帝王舉大事，決大議，謀不可不廣，而斷不可不獨。晉武帝欲伐吳，群臣以謂未可，惟張華贊成其計，故一舉而平江表。唐憲宗欲伐蔡，衆議排沮，惟裴度與帝意合，一舉而擒吳元濟。韓愈頌其功，曰「凡此蔡功，惟斷乃成。不赦不疑，由天子明」是也。今陛下以聖明英武之資，方金人退兵之際，首以善後之計下詢於前宰相。臣料諸臣者，或以謂當用兵，或以謂不當用兵，或欲且保江南，或欲經理淮甸，或欲堅守和議，或以謂上策莫如自治，或以謂來則拒之，去則勿追，乃禦戎之道。人人所見既不同，則議論必不一。若夫稽考已然之事，斟酌今日之勢，孰利孰害，孰緩孰急，是非可否，在聖主獨斷而已。臣事陛下之久，出入將相踰五年。平日嘗以謂若不舉兵，則必不能還二聖，復中原，牽制川陝敵兵。紹興三年春，臣已定計北伐，樞密院機速房具有案底。遇潘致堯、高公繪自尼瑪哈處奉使回，恐害和議，其事中輟，今又二年矣。夫敵情反復，近尤難測。其操心堅忍，必欲吞噬我國家，陛下屈己極矣！去秋忽然兵至，其意不淺。今其去也，必大爲之備。秋冬間若本國別無牽制，必舉兵南來，或併兵以窺四川。在我之計，決不可苟暫時之安，而忘北向爭天下事。萬一欲舉兵，更乞質諸大臣，參訂禁從，博訪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所貴慮無遺策，動有成功。臣年已衰老，待盡於畎畝間。妄陳所見，不中事機，惟陛下赦其萬死。乞賜睿察。

〔貼黃〕臣契勘自金人構難以來，天下之論，或以謂必講和議，或以謂必須用兵。二說膠擾，曾

無一定之論。伏睹自建炎元年至今前後所遣使命，差宇文虛中、王倫、朱弁、郭元邁、魏行可、崔縱、洪皓、龔璿、張邵輩，前後祈請，非不切至。近又遣潘致堯、高公繪、韓肖胄、胡松年、章誼、孫近、魏良臣相繼入國。竊料金人國書必無果決之言，亦有難從之請，姑欲款我爾。伏望聖明深賜洞察。祈請十年，略無顯效，勘量和議可成或不可成。如和議可成，則臣乞大舉之策置而不用可也。如和議決不可成，則臣衰愚之言或可備收采。謹具奏知。

〔又貼黃〕臣恐今日士論，或以謂金人纔退，我國家事力未全，財用未充，未能大舉。臣曰：不然。若吝惜用兵之費，則秋冬間敵騎必再來，所費愈不貲矣。況此舉乃因糧之策，無大費哉。今將兵閒坐，縻費錢糧，與舉兵北去所費均也，但少有飛輓之勞爾。謹具奏知。《忠穆集》卷二。又見《呂忠穆公奏議》卷二，《三朝北盟會編》卷一七六，《中興兩朝編年綱目》卷六，《中興兩朝聖政》卷一七，《景定建康志》卷四八。

〔一〕年月原無，據《三朝北盟會編》補。

全宋文卷三〇四四

呂頤浩 三

除右僕射乞復元祐臣僚恩數劄子

臣自歷官以來，荷累朝黼宸之知。茲者又蒙聖恩，爲臣比經艱難，粗立功效，擢實宰輔。臣敢不仰體眷禮優厚，雖糜骨粉身，亦恐未能圖報天地父母之德。苟有所見，安忍不爲陛下別白詳言之？臣竊攷祖宗留意人才，度越前代。是以元祐間名儒鉅公相繼而出，人亦各盡己長。陛下聖學高明，博觀圖史，此不能逃睿鑑矣。是惟王安石首先變亂祖宗法度。紹聖間章惇、蔡京、蔡卞兄弟之徒各快私意，以忠爲邪，以邪爲忠。將元祐諸人累更竄逐，衣食不繼，歿於遐荒海嶠者甚多。子孫禁錮，貧悴異常，人至於今冤之。而此輩忍爲是舉，豈不有負國家耶？臣區區愚見，今陛下六飛雖暫駐吳會，然臣恭料宸衷，仰思二聖之心，瞻念陵寢，恢復境土，則未始一日而忘也。如元祐諸人經隔歲月，並未曾追復官職，依條格合得恩數亦不曾給付。雖其間有子孫族屬，緣兵火之後，捨鄉里墳墓，隨車駕南

來者甚衆，然尚有淪陷北界者亦多。欲乞聖慈廓獨照之明，廣好生之惠，不以臣爲僭率，貸其狂妄，將元祐臣僚，令有司條具，曾經遷謫之人並例復原授官爵。子孫合陳乞恩數，照應格法放行。庶幾南來之族，無不感戴鴻覆之澤；在北界之家，亦知陛下懷思。中原淪陷名臣之族，痛念向來皆由姦邪誤國，宗社播遷，而一朝盡還其父祖官爵恩澤，人非木石，安得不銘佩陛下耶？臣今所乞，亦恐敵情叵測，先將元祐之家子孫用之，則本朝所失愈多。後雖欲爲，亦無及矣。更望睿慈不下臣此章，只作聖意批出。庶幾遠邇存沒，皆戴陛下矣。冒瀆天聰，臣無任惶懼戰慄之至。取進止。

〔貼黃〕臣契勘神宗皇帝熙寧間以觀文殿學士歐陽修知太原府，仍除宣徽南院使。後因歐陽修力辭太原，依舊觀文殿學士知蔡州。祖宗故事，灼然可攷。臣今日辭免少傅之命，有此體例。臣蒙陛下眷遇之深，倘未容納祿，即乞改除一階官，外任宮祠。乞賜睿察。《忠穆集》卷三。

辭免男職名劄子

臣伏睹進奏院報狀，臣長男抗、次男撫並蒙聖恩，除職名，賜章服者。臣聞命震驚，不知所措。臣竊惟祖宗以來，宰執子弟不敢使之應舉，恐其與寒畯爭進。自宣和之後，僥倖路開，宰執子弟躡除貼職。天下指目，不特爲公議不容，至今尚爲逐人終身之害，亦可以爲戒矣。況臣二男前後所得差遣，並係臣未執政及罷政之日除授。臣病中忽聞此命，惶惑增甚。伏望聖慈亮察血誠，特降指揮寢

罷。取進止。《忠穆集》卷三。

辭免男職名第二劄子

臣伏睹進奏院報，臣兩男並蒙除職名章服者。臣具奏辭免外，續准進奏院報，兩男並除直秘閣、主管萬壽觀，賜緋魚袋，并姪挺改合入官者。竊惟自古輔弼，有大勳勞，慶澤所加，一門華顯。然當時難逃指議，旋踵不免招憂。況如臣者，本乏技能，素無望實。出入屢淹於歲月，事功不補於毫釐。敢意天慈，橫加寵數？倘敢冒授，必致煩言。雖天譴之未加，諒鬼瞰之可必。伏望聖慈特降處分，將男抗、撫直秘閣、賜章服、主管萬壽觀，及姪挺特改官指揮並行寢罷。取進止。《忠穆集》卷三。

辭免赴都堂治事劄子

臣早來奏事，面奉聖旨，日下赴都堂治事。臣即時已恭依，仍具榜子奏聞外，臣輒陳愚誠，仰干洪造。臣昨蒙聖慈，差都督江、淮等路諸軍事。緣臣疾病，未施薄效。方此防秋之際，衆人避事之時，臣若不身先諸將再往江上，孰肯趨事赴功，爲國禦敵？此一事也。臣昨被召命，尋即具奏，乞且往江東。再奏，聖旨令依已降指揮發赴行在奏事，臣方敢起發。今若留朝廷，則衆議必以謂夤緣疾

病，遂免江淮之行，復涉避事之嫌。此又一事也。伏望聖慈特降處分，許臣且往江東。俟防秋過日倘未顛隳，足可仰備驅策。取進止。《忠穆集》卷三。

任江東安撫制置大使日乞宮觀劄

臣五月二十九日有入內內侍省內侍殿頭、睿思殿祇應黃彥節到饒州，伏蒙聖慈，賜臣御筆一封。除已具表奏聞外，臣草芥微生，仰蒙聖眷優異，訓詞溫厚，至有「卿其體朕始終之遇，憫時艱難之極。亟出視事，以卒大功」之言。臣伏讀至此，不勝感咽流涕。臣齒髮衰暮，疾病餘生，迫切之誠，不能自己，須至再具奏陳。臣自蒙陛下擢用以來，凡遇金人侵軼，未嘗不自請提兵，乞與諸將前去迎敵。去年正月間在台州港，臣屢乞總兵前去臨安府擣賊之虛。陛下不忍使臣蹈危險之地，賜以御筆不允。前年十月末，聖駕駐蹕平江府，巨師古下偏將葉隆作過於虎邱山。臣恐中夜震驚聖聰，不敢遽奏。遂親環甲冑，整備御營使司人馬，欲去擒賊。逮至質明，臣已到城門，得御筆追回。今蒙聖訓，以謂臣決無避事之意。仰蒙聖明，照察肝膽。臣自去年五六月間，因乘海舟來往，冒暑致疾。去冬今春，暴露累月，氣血虛羸。小有勞動，則怔忡健忘。衆疾乘之，不易將理，今在假已月餘。本路地分闊遠，又兼壽春府滁、濠等州，自揆心力非往時之比，必難勝此責任。伏望聖慈檢會臣累奏落鎮南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帶元舊階官外宮觀一次。取進止。《忠穆集》卷三。

辭免知池州乞宮觀劄

臣比者以罪罷政，伏蒙聖慈，貸其罪戾，不數月差知池州，仍令赴行在奏事訖之任。近時宰執罷政之後，無此異數。恭惟天地父母之恩，沒齒無以論報。緣有血誠，合具聞奏。臣年已六十，今夏一病，幾至委頓。形體衰羸，聖鑑所見。池州今係控扼重地，深恐老病之人，不能當此劇任。兼建康一路沿江地分最爲闊遠，若不得兵五萬，則難以分俵使喚。緣本路劫掠之後，錢糧單匱。若一一仰給朝廷，則朝廷事力，臣所素知，今日必難應副。若不藉兵，則不惟難以捍禦金人；江北大寇動至數萬，不測渡江，恐不能控扼。又臣素無將佐，亦無部曲，雖有烏合之衆，而無正兵相制。緩急亦難使喚。臣生長東北，在陝西、河北極邊仕宦二十餘年，出入行陣十餘次，粗知兵政。不敢如周望不能辦宣撫司職任而謬膺委寄，致誤國事。伏望聖慈察臣平日曾與兵政，不曾辭難，念臣疾病餘生已老垂盡，改差近上統制官爲江東路帥臣，許臣依舊宮觀。取進止。《忠穆集》卷三。

辭免少保左僕射劄

臣伏奉制命，除臣尚書左僕射者。臣衰朽之質，昨任江東帥臣，累具奏聞，乞除外任一宮觀。忽

被召命，俾赴行朝。蹶蹶趨趨，不敢就道。緣累有中使傳詔促行，臣力疾而來，近方朝見。豈期聖鑑俯察孤忠，曾未浹旬，有此除授。重念臣大病之後，氣體虛羸。才不能酬機務之繁，力不能任今日之責。垂老且悴，已試無功。加以驟陞亞保之崇資，再畀東臺之重寄，皆近時稀闊之盛禮，豈愚臣窳陋之敢當？伏望聖慈矜念愚誠，追還成命，敷求人傑，寅亮天工。取進止。《忠穆集》卷三。

任左僕射乞宮觀劄子 一

臣以衰邁愚陋之資，蒙陛下置之宰輔之任。罪多效淺，福過災生。累月以來，疾疢屢作。比乞宮觀差遣，伏蒙聖恩，宣押赴都堂治事。臣雖黽勉供職，自覺支持不前。伏望聖慈，曲賜睿察，除臣一宮觀差遣。稍親藥石，或保餘齡。取進止。《忠穆集》卷三。

任左僕射乞宮觀劄子 二

臣昨日具表聞奏，以臣衰老，乞罷政除一在外宮觀。伏蒙聖恩，宣押隨班起居奏事。臣一介賤微，無可比喻。重念臣年六十有三，疾病尪殘，思慮迂暗。艱難之際，不能勝機務之重。豈敢愛身，恐誤國事。伏望聖慈，早降處分，除臣一宮觀差遣，任便居住。取進止。《忠穆集》卷三。又見《呂忠穆

乞免給降空名告敕劄子

臣前任江淮兩浙制置使日，緣李安奏乞降空名告敕劄，曾蒙朝廷降下付臣。契勘臣三十年前曾在陝西、鄜延、環慶等路，每見出師用兵，成功則賞，敗事則罰，罕曾給降空名告敕劄。自童貫開邊，後來統制官乘國家多事，每遇出兵，過有要求，多乞空名告劄，軍前書填與親舊技術無功之人，致名器太輕，無以激勸赴功力戰之士。今乞將所降空名敕告等更不給降，若實有功之人，即具姓名保奏，乞從朝廷推恩，庶革僥冒，豈勝幸甚。《忠穆集》卷三。又見《呂忠穆公奏議》卷三，《景定建康志》卷四八。

辭免觀文殿大學士劄子

臣伏蒙聖恩，授臣依前特進、觀文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任便居住者。聞命震懼，莫知所安。臣本乏寸長，早緣遭遇，叨塵二府，僅及四年。報國無涓埃之微，論罪有邱山之積。仰蒙覆照，曲賜保全。既寬斧鉞之誅，又畀祠宮之祿。惟秘殿之峻職，實本朝之寵名。仰冀聖慈，俯察微悃。追還成命，以穆師言。取進止。《忠穆集》卷三。

條具兼提舉修國史劄子

臣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差臣兼提舉修國史者。臣竊以祖宗朝，宰相各兼館殿之職。以一員爲昭文館大學士，一員兼監修國史，一員爲集賢殿大學士。若監修國史闕，即昭文館大學士兼領。自元豐年間更改官制以來並罷，但以左僕射提舉修國史。左僕射闕，即差右僕射。由元祐至於宣和，遵用此制。臣伏蒙聖恩差臣兼提舉修國史。緣稽之典故，有合討論事件。欲望聖慈命有司詳悉契勘，即今有無合修正史外，伏自陛下臨御以來，編修日曆一事，在今日誠爲闕典，亦望聖慈下有司看詳。如合先次修纂，即乞改命輔臣，以允公議。取進止。《忠穆集》卷三。

〔貼黃〕臣契勘元祐間范祖禹爲翰林學士兼國史院修撰，兼修國史。蓋緣元祐年間既有國史院，係編修日曆，有修撰官係范祖禹；又別有修國史院，修神宗皇帝正史，修史官亦係范祖禹，屬官張耒等〔一〕。今來若只修日曆，合與不合帶提舉修國史，亦乞下有司討論。乞賜睿察。《忠穆集》卷三。

〔一〕耒：原作「來」，乾隆翰林院抄本同，徑改。

擬進郭子儀李晟列傳劄子

臣聞陸贄曰：「國不能馭將，將不能馭兵，乃大亂之道。」昔太祖皇帝有言曰：「吾遇將士，不吝爵賞。苟犯吾法。特有劍耳。」是以太祖、太宗平蜀、平江南，下吳越、下河東，指揮諸將，頤指如意，王師所在，秋毫無犯。今敵人方彊，兵革未息。倘國能馭將，將能馭兵，則不惟國家有無疆之休，將帥亦有無窮之福。不然，則非特國家之利害，將帥亦不能逃禍矣。臣嘗考近世將帥，事上盡忠，持軍嚴整，而又循規矩、道禮法者，莫如郭子儀、李晟。故其慶澤所鍾，累世昌盛。謹繕寫逐人列傳爲一冊進呈。伏望聖慈明詔有司寫錄十餘冊，以賜諸統制官，使之閱視，亦動激之一端也。取進止。《忠穆集》卷三。

辭免男抗恩命劄子

伏念臣男抗人才凡陋，學術空疏。臣頃年罷政在外，雖蒙朝廷兩次除授提舉茶鹽，緣臣復叨輔弼，不曾到任。今來輒膺選除，必致煩言。兼恐祖宗以來，未有似此體例。至於遷陞職名，尤爲非據。伏望聖慈將男直徽猷閣、添差浙東提舉茶鹽並賜寢罷。取進止。《忠穆集》卷三。

辭免男抗恩命第二劄子

臣昨日已具奏辭免男抗恩命，緣於義未安，五情震恐，如抱冰炭，須至牢辭。臣契勘祖宗以來，官有彝訓，堅若金石，內外臣僚，孰敢干紊？比年以來，因天下多事，乃有添差通判之類。至於監司，未嘗添差。今以臣男首開此端，臣爲舊弼，目睹此事，戰懼怔忡，疾勢增劇。伏望聖慈將男抗恩命並行寢罷。取進止。《忠穆集》卷三。

陳乞亢旱待罪劄子

臣輔政無功，不能助陛下慰安元元，上當天心，振萬物和理之氣，乃夏秋之交不雨，嘉穀方茂而將槁，雲氣屢覆而復收。殆陛下有膏澤天下之心，有惠養小民之實。而至化未宣，氣應弗效。壅閼湛恩，其咎在臣。合從罷斥，以塞災異之變。臣更不敢隨班起居及赴都堂治事。伏望聖慈速降處分。取進止。《忠穆集》卷三。

辭免知潭州劄子

臣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除臣荆湖南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潭州，不候授告，前去之任者。臣聞命震驚，莫知所措。臣猥以非才，兩司鈞軸。人微任重，薦致煩言。仰賴天慈，特加保庇。竊祿祠館，以便養疾。今者復蒙睿斷，付之一路。湖南劇部，大盜方平，必賴能者使之撫輯。臣夙有氣痛之疾，比因初寒，舊疾發動，難以趣事赴功，深恐仰誤陛下寄委。欲望聖慈矜恤血誠，許臣依舊宮觀。俟疾病稍平，別圖補報。取進止。《忠穆集》卷三。

辭免知潭州第二劄子

臣伏蒙聖恩，除前件差遣。尋具奏辭免。伏奉詔書，所請宜不允，依已降指揮日限，起發之任。臣有血誠，須至冒死，再干天聽。臣觀古人事君之道，方其彊壯之時，必竭力盡瘁以報國。逮其衰悴之後，閑退以乞身。臣遭遇睿明，屢更器使。今茲晚景疾病之餘，仰荷陛下日月照臨之德。起於閑廢之中，付以方面之寄。感恩深厚，九殞何言。但湖南一路，西連巴蜀，北控江湖。大寇初平，年饑艱食。顧茲羸瘵之資，何以克勝責任？倘或一誤使令，又致人言，微臣何施面目？重念臣自陛下臨御以

來，蚤蒙簡拔。首尾八年，未嘗避一事。祇緣年已六十有五，思慮耗昏，不堪驅策。伏望聖慈貸其犬馬已疲之力，保其螻蟻垂盡之生，別擇能臣，使當閫寄，俾臣依舊宮觀。取進止。《忠穆集》卷三。

辭免知潭州第三劄子

臣近具奏辭免前件差遣，乞依舊宮觀。續奉詔書，所請宜不允，不得再有陳請，疾速前去之任。臣已望闕謝恩祇受訖。臣危迫之懇，不避刑誅，上瀆冕旒之聽。臣年已六十五歲。方壯少之時，在西北沿邊凡二十年，屢統兵將，被堅執銳。筋力早衰。紹興二年在左蠡下寨，與李成相持。蒙陛下親灑宸翰，俯賜崇獎。至有「卿躬臨行陣，親冒矢石」之訓，則臣未嘗避事，仰荷陛下聖知，蓋有素矣。今湖南一路年穀雖不登，然大寇已平。招徠流移，撫綏疲瘵，在臣之義，豈敢辭難！但臣自到台州，以寓居卑濕，得氣痛之疾，調理未效。春初，一子已長立，因病淪謝，憂患相仍，宿疾再作。方面之寄，必難勝任。伏望聖慈矜念臣衰殘之久，力賜保全。別擇循良，付以一路，俾臣依舊提舉洞霄宮。取進止。《忠穆集》卷三。

辭免少保劄子

臣近具辭免少保兼行宮留守，續奉詔書，所乞不允。臣已望闕謝恩。臣契勘行宮留守職事，臣已恭依聖旨供職外，所有除授少保，誠以叨冒太過，於分難安。伏念臣昨自右僕射除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左僕射，臣力陳故事，乞納七官，止帶通議大夫。紹興元年除少保、尚書左僕射，臣又固辭，乃授特進。逮及今，經隔六年，已迫桑榆，志氣彫落。承流湖外，嗟報效之蔑然；代匱浙西，顧分毫之未展。是宜澄汰，敢意甄陞！比於賜對之初，已有乞骸之請。仰蒙聖鑑，矜念孤蹤。付以便藩，兼司留鑰。臣衰邁之分，已是踰涯。竊惟陛下臨御以來，内外文臣，未嘗有此除授。豈容垂白之人，當此非常之寵？伏望聖慈念臣迫切之懇，察臣閑退之心。使之福過而災生，曷若惡盈而知止？收還成命，以協輿議。取進止。《忠穆集》卷三。

乞宮觀劄子 一

臣輒有誠懇，上干天聽。臣去年十月内蒙恩除授今任，以年老多病，累具辭免。尋奉御筆處分，以湖南旱荒，催促赴任。臣不敢固辭，遂倍道兼程，於二月二十八日到任。初至之日，斗米一貫五六

百文。人民阻饑，老稚轉徙，餓殍相望，賊徒充斥。臣恭依聖訓，召到鄉村上戶，具宣德意，令出粟賑糴。人人聽從，稍濟艱食。又多方勸率流移之人，使之還業，耕植漸廣。偶幸雨暘以時，年穀豐熟。今則新米每斗四百文，倉米每斗三百文。諸處盜賊，招捕幾盡，一路寧息。帥司職事，人人皆可辦集。伏望聖慈憐臣六十六歲，自夏涉秋，脾疾大作。目視昏闇，心苦怔忡。常恐顛仆，有誤寄委。許臣納鎮南軍節度使旄印，除臣一近下階官，外任宮觀一次。取進止。《忠穆集》卷三。

乞宮觀劄子 二

臣輒具愚誠，上瀆淵聽。伏念臣昨任河北路都轉運使，因金人入邊，飲食不時，因得嘔吐之疾。自此每歲時或一發。近因冒寒，宿疾再作。欲在假將治，則留司職事無人權管，不免扶病入省。勞動氣血，幾至顛踣。重念臣六十七歲，在於禮典，甫合致仕。伏望陛下憐臣久從羈縻，念臣已迫崦嵫。尪悴摧殘，必誤寄委。特軫睿慈，蚤降處分。又還旄印，除臣一在外宮觀。取進止。《忠穆集》卷三。

乞宮觀劄子 三

臣自五月十一日至平江，即苦瘧疾。二十三日至鎮江，疾勢加甚，不免歇泊醫治。今月初三日，

瘡疾雖止，飲食起居全未復舊。至初九日，蒙聖慈差到醫官樊彥端。方欲調治間，於初十日早寒熱再作，羸劣難堪。切慮淹延，未即安愈。緣臣職任所繫非輕，今來防秋不遠。臣既前去建康未得，凡百備禦措置，後時必失機會，上負陛下所以委付之意。臣若止留鎮江調治，誠恐招置人言。倘三兩日間病勢稍愈，即力疾前去建康。如尚未痊減，不免且留鎮江醫治。欲望聖慈察其衰病。以臣職事改命重任，除臣一在外宮觀差遣，以便醫治。取進止。《忠穆集》卷三。

乞宮觀劄子 四

臣近以年老疾病，乞在外宮觀。伏奉詔書，不允所請。臣有血誠，再干天聽。伏念臣自紹聖元年蒙恩賜第，久在河北、陝西。仕宦三十餘年，累任劇邊差遣。出入行陣，薦經艱厄。身有金瘡，復陷敵境，因此得疾。邇來發作頗頻，難以復被驅策。今雖防秋之際，未是丐閑之時。然臨安係屬內地，別無邊防。臣精力已疲，實難勉強。伏望聖慈推天地生成之恩，檢會臣前奏，除臣一外任宮觀，或許臣納節致仕。庶幾犬馬將盡之年，猶獲覆露保全之德。誠意迫切，不覺煩瀆。瀝血叩闕，俯伏待罪。取進止。《忠穆集》卷三。

乞致仕劄子

臣輒具忱誠，仰干天聽。臣於今十六日因治事之際，忽覺兩臂沉重，言語蹇澀，疑是風疾。遂召醫官陸近評脉，係是風證。調理兩日不效，遂召醫官王繼先看視，亦云風證所作，與臣靈寶丹及祛風散煎服之。又令醫官杜楫點穴灸灸十餘處，未見如舊。今則思慮不寧，心神恍惚。少有勞動，疾痰增加。臣自料虛風所中，必不能日近平復。伏望聖慈檢會臣前後累奏，乞收還旄印，除臣一近下階官致仕。取進止。《忠穆集》卷三。

辭免少保兼行宮留守劄子

臣伏蒙聖恩，特授臣少保，依前官充兩浙西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臨安府兼行宮留守。聞命震驚，莫知所措。臣奮身寒素，稟性顛愚。親逢上聖之作興，首冠羣賢而進用。被遇恩榮者一紀，出入將相者十年。報國無功，揣躬有罪。今者年齡已迫於遲暮，疾病久困於尪殘。比因賜對於嚴宸，力乞退歸於農畝。仰蒙淵造，俯念孤忠。却其告老之章，諭以委任之意。感深隕涕，愧極汗顏。惟亞保之崇資，兼留都之重寄，豈容凡陋所克欽承？伏望聖慈憐其悃悞之誠，大擴照臨之德。收還成命，庶獲少

安。取進止。《忠穆集》卷三。

辭免知臨安府乞宮觀劄

臣伏奉聖旨，除臣兩浙西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臨安府，不候授告，先次赴行在奏事訖，發赴新任。臣已望闕謝恩，恭依聖旨赴行在所奏事外。臣衰老餘生，上荷聖慈。俯賜記錄，除臣要藩。天恩厚深，萬死莫酬。伏念臣承乏潭、湘，將及一年。卑濕之地，疾病易生。見今中乾下痢，筋力彫殘，深慮臨安府係行宮所在，應辦事煩，非臣尪瘁之資所能勝任。伏望睿慈檢會臣去年八月內所奏，除臣一宮觀，庶獲少就休養。倘能可以支持，異日或備驅策。取進止。

〔貼黃〕臣契勘臣係前兩府，伏蒙聖恩，許令赴行在奏事，早來已上殿訖。臣契勘紹聖間，呂惠卿因差知延安府，過闕遲留兩旬，致臺章論列惠卿不即赴任，意在規圖柄用。臣不敢久留行在。伏望聖慈早降處分。謹具奏知。《忠穆集》卷三。

辭免大禮進封成國公兼加恩劄子

臣伏蒙聖恩，進封臣成國公，加食邑實封者。合宮講三歲之儀，上聖來四海之助。禮成牲玉，慶

協天人。爰逮守臣，亦蒙繁祉。輒殫悃悞，仰瀆睿明。竊以大愍祀於明堂，作恭先於天下。赳赳虎貔之士，振振鴛鷺之班。肅爾駿奔，翼然顯相。如臣者，崦嵫暮景，蒲柳衰殘。捧豆侍祠，阻陪盛祀。充庭獻力，有愧群工。敢圖渙汗之頒，亦預加恩之寵。衍戶封之真實，增井邑之爰田。裂地疏封，叨榮過厚。虛受益深於覲面，投誠敢憚於循牆。伏望陛下若日溥臨，如天廣覆。察臣爵位之已極，念臣涼薄之難勝。收成命於已行，庶頽齡之可保。取進止。《忠穆集》卷三。

全宋文卷三〇四五

呂頤浩 四

辭免除少傅兩鎮建康府劄子

臣准尚書省劄子，已降制除臣少傅、鎮南定江軍節度使、充江南東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兼行宮留守者。伏念臣自去年十二月十六日，忽感風疾，乞納節致仕。至正月初七日，蒙聖恩詔赴行在所奏事。臣年齡衰暮，得疾不輕，藥石難效，日益增重。見今口角喎斜，語言蹇澀。又因寒濕，臟腑洞下，飲食頓減。臣已披誠瀝，仰瀆威尊。天聽高遠，未賜矜察。方朝夕戰慄俟命之際，忽拜異恩。禮遇之厚，感極涕零。竊念臣草芥之賤，平日不量愚分，凡被使令，不敢不盡瘁。今疾病至深，難保旦暮。臣若祇在此乞賜殘骸，則久稽詔令，百死莫贖。臣恭聞車駕用二月七日自建康進發，臣已力疾前去，不數日到。巡幸所至，欲望特降指揮，差官相驗臣疾病實狀，堪與不堪任使。庶幾螻蟻微誠，得蒙聖明照知。前後所陳，即非誕妄。取進止。《忠穆集》卷三。

辭免少傅兩鎮劄子

臣伏蒙聖恩，除臣少傅、鎮南定江軍節度使、醴泉觀使，任便居住者。臣聞命震駭，跼蹐不遑。伏念臣器資窳陋，性稟蠢愚。比者被命造朝，蒙恩引對。恭承聖眷，存撫再三。感咽之深，涕淚橫臆。臣契勘上件恩命，本爲差知建康，有此除授。今來臣緣疾病，力乞休致。豈敢叨冒，以速人言？況臣衰病餘生，沉疴未愈。倘若祇受，必致顛隳。伏望聖慈矜念血誠，收還成命，檢會元奏，乞納節致仕。取進止。《忠穆集》卷三。

辭免少傅兩鎮第二劄子

臣伏奉詔書，以臣辭免少傅兩鎮恩命不允者。臣伏祇睿訓，猶闕俞音。敢再貢於忱辭，庶必回於聰聽。臣聞爵祿所以礪世，名器不可假人。倘受授之非宜，必顛隳而莫保。嘗考本朝自有國以來，文臣未嘗除授兩鎮。列聖遵守，故事具存。在神宗時，兩朝定策如韓琦，在哲宗時，四朝大老如文彥博，皆不敢受。顧臣何者，乃越彝章？況臣久竊寵榮，粗知廉耻。既辭劇任，退養沉疴。而乃冒亞傅之隆名，兼元戎之雙節。縱臣心之不愧，豈公議之可容？伏望聖慈檢會臣已奏事理，收還上件恩命，

仍許臣納節，改授一階官致仕。庶幾不至滿盈，獲寬衰病。取進止。《忠穆集》卷三。

辭免少傅兩鎮第三劄子

臣近再具奏辭免少傅兩鎮，乞納鎮南軍節鉞，改授一階官致仕。續奉詔書，所乞辭免定江軍節度使可依奏，餘不允，不許再有陳請者。此蓋陛下俯納臣言，以其有違故事，不可輒加兩鎮，聽辭其一。而三孤極品，猶俾幸遷；節鉞盛儀，姑仍舊領。所以寵光愚臣無所不至，陛下待遇始終之意，可謂厚矣。臣即合祇稟睿訓，拜服恩章。而義有未安，情不敢已。薦陳悃悃，疊犯雷霆。煩瀆再三，甘竢誅殛。臣昨先以疾病乞納節致仕，屢形奏瀆，未奉俞音。忽降制書，除守建康。緣有此任使，故加恩數。向令臣別無疾恙，可以勉副驅策，則亦何敢固辭？及臣扶病就道，獲對清光。幸蒙陛下憫其衰瘁，特免重寄。雖未容納祿，而授以醴泉觀使，俾得退養沉疴。仰荷陛下天地父母生成之大德，苟未填溝壑，則向去餘年皆陛下所賜。俯伏感泣，圖報無期。顧臣平昔事國未嘗辭難，輒求自便。今建康之任，乃因病免，已負素心，矧敢遂冒所加恩數，因以爲己利乎？非特人言可畏，在於神理亦將不容。重以艱虞多事之際，爵位名器正欲待功而勸勞。今乃使臣據保傅之絕班，食祠宮之厚祿。擁旄仗鉞，卧疾家居。上乖陛下礪世磨鈍之方，下增愚臣貪得無厭之耻。搢紳有識，其將謂何？事干國體，臣何足道！伏望聖慈詳酌，特降睿旨，檢會臣前奏，收還少傅制命，并許臣納節，改授一階官致仕。

庶寬咎罰，獲保殘軀。臣稽違詔旨，罪不可逃。尚恃皇明，終賜矜察。取進止。《忠穆集》卷三。

辭免少傅兩鎮第四劄子

臣准詔書，以臣三具劄子，乞檢會臣前奏，收還少傅制命，并許臣納節改授一階官致仕，所請不允，仍不許再有陳請者。薦煩鑄諭，深切驚惶。敢恃眷私，重陳危惓。臣昨緣抱病，先請休官。會除守金陵，旋蒙矜免。則其所加恩數，豈可虛受？蓋嘗紊瀆睿聽，至於再三。臣詞已窮，尚復何說？顧臣年衰氣索，福過招災。涉夏以來，病軀益憊。瘡痍繼作，皮骨僅存。藥艾交攻，形神俱敝。而猶處隆高非所據之位，被優渥不應得之寵。倘貪榮而不止，則速禍而愈深。雖無人非，必有鬼責。竊惟陛下平昔待遇之厚，始終保全，不忍使至於此。是用輒稽威命，更瀝血誠。伏望聖慈，哀憐裁察，特降睿旨，檢會臣累奏施行。所有告命，臣終不敢祇受。取進止。《忠穆集》卷三。

辭免陝西劄子

臣今月十四日奉親筆處分：「朕以陝西重寄，非卿宿德素望，不能任此。可即日就道，俟到，面議當處畫事。」臣伏讀再三，出自睿斷。臣衰老垂盡之人，荷淵衷齒記之厚。披味至此，不覺涕流。

緣事關利害，不敢愛惜殘生，須至披告君父。臣自去年三月到台州，不交人事，屏絕思慮。將養百餘日，方始少安。而氣血已衰，瘡痢繼作。直至冬深，方始漸愈。然病不除，所感風邪時時發動。每次則語言蹇澀，累日昏塞。臣壯年性便鞍馬，日馳百里。去年十二月間欲試乘騎，因往蓋竹觀燒香。行至中途，不覺墜馬，幾至顛踣。十日所視，不敢欺天。若當國家責任，思慮必多；在道途之遠，恐致勞動。豈不上誤國事，何以彈壓將佐？臣之所以深慮，決不能勝陝西重寄也。臣又讀聖訓，令臣即日就道，面議處畫事，尤見陛下大德撝謙，將屈群策以安新附之邦，遂有此處分。日後若因聖問陝西利害，臣苟有所見，尚可以思索節次聞奏。若使臣前去陝西，則年齡衰暮，疾病尪殘，實不能勉強。縱令到官，必致有誤國事，萬萬無疑。伏望聖明曲加軫恤，特降處分，免臣此行，庶幾不致敗事。取進止。《忠穆集》卷三。

辭免陝西第二劄子

臣准進奏院報，已降指揮，差中使宣押臣赴行在者。臣仰體睿私，必將起用。俯循孱懦，愈切凌兢。更露愚衷，庶回天聽。臣昨緣大病之後，猶未復常。顛頓衰殘，不堪任事。已累具奏，乞罷召命。不敢喋喋，重瀆聖聰。而臣自聞恩旨以來，自度不能上副陛下使令之意。夙夜憂懼，不知所爲。致舊疾發動，暴作下痢。精神恍惚，心志不寧，竊慮因緣復成大病。見今醫工調治，倘旦夕未效，又

須灼艾，其勢未能就道。伏念臣素荷國恩，久違軒陛。今蒙促召，又煩遣中使宣押，在臣子之情，豈不願陳力一報君父？顧臣乃以憂畏在心，疾勢復來，未可遽任道途之役。若淹留使命，稽違詔旨，雖伏斧鑕，何以塞責？是以不避萬死，再此披誠。伏望聖慈憫憐衰朽疾病如此。特降睿旨，寢罷召命。追還中使，稍得安養，實陛下天地父母再生之賜。取進止。《忠穆集》卷三。

辭免赴召乞納節致仕劄子

臣近准親筆，召赴行在奏事。臣以疾病，具奏乞寢罷赴召指揮，仍乞檢會臣未被召以前，累具奏陳事理，特降處分，許臣納節致仕。今月二十二日再奉親筆，催促赴召。臣捧詔戰恐，泣涕無從。伏念臣羸病之軀，心之精微，言不逮意，不能感悟天心。仰煩聖造，再御翰墨，鏤諭衰愚。臣以疾病未能就道，仰蒙天地父母哀憐，尚寬顯戮。臣伏自思念陛下踐阼之初，首降詔命，俾赴行朝。繼擢版曹，寢膺榮遇。出入將相，逮今十年。晚景殘齡，倘可以仰報國家，一身豈可畏避？重念臣事陛下日久，平時驅策，雖親臨行陣，冒犯矢石，猶不畏避者，以彊壯無病，可以任事故也。今來召赴行在奏事，乃臣子之至榮。而累具辭免者，以六十八歲之殘生，忽感風疾，手足戰掉，醫士以爲不可再有勞動，而朝廷之儀不可不懼。欲望聖慈特降處分，勒醫官陸近等供具臣去年得疾之因，服藥灼艾次第，及差官按驗臣目今病狀。如是托疾，自當明正典刑；如委實抱病，伏望天慈，放臣閑退。異日倘未填

溝壑，尚或少圖報效。取進止。《忠穆集》卷三。

致仕辭闕劄子

臣聞騏驎壯歲，一日千里。及其老也，伏櫪悲鳴，戀軒不已。臣蒙聖恩廣厚，況陛下方欲建立中興之功，而臣老病，不能少效尺寸。志與願違，涕隨言出。瞻望宸極，臣無任感戴隕越之至。《忠穆

集》卷三。

謝特轉朝奉郎表

繕修城壘，慚無補助之勞；陞進官資，猥預褒嘉之典。省循忝冒，俯伏怔忡。中謝。伏念臣識謝通方，器非適用。泮宮十暑，佔畢何功。宗學三霜，傳經甚陋。間蒙推擇，稍與選掄。煮海摘山，初除官於浙右；飛芻輓粟，俄易任於畿西。游被宸綸，就更使節。惟魏都之襟帶，控朔部之吭喉。聖慮防微，念城隍之圯塞；守臣祇命，庀徒旅以興修。樓櫓一新，金湯四合。虎貔奮力，成於旬月之間；雉堞凌空，隱若雲霄之上。載惟駑鈍，綿力何施！忽拜龍光，誤恩俯及。此蓋皇帝陛下堯仁廣大，湯政中和。好生以洽民心，常德以立武事。功惟從重，用敦勸於群材；賞不失勞，示無私於庶類。肆令

庸賤，亦玷寵榮。臣敢不跂詠前修，激昂素節？實墉實壑，叨恩已愧於無功；乃積乃倉，率職尚期於小補。《忠穆集》卷四。

謝特轉朝散郎表

救荒布惠，方祇溫詔之音；懋賞遷官，忽拜中天之命。省循非據，戰恐交懷。中謝。伏念臣本乏才能，誤登科第。橫經勸講，首尾十年；隨牒宦遊，棲遲二紀。間蒙推擇，稍預使令。惟高陽一路之衝，總朔部十城之遠。河流橫亘，穡事艱勤。塘水瀰漫，地形卑下。薄有雨淫之患，類多菜色之虞。上聖勃興，邁禹湯之獨智；匹夫不獲，軫堯舜之深仁。至乃親灑宸毫，浚頒詔檢。廣給散以惠細弱，營居處以寓流移。大開倉廩之儲，蠲免稅租之入。展閣借貸，遵奉成書；拯救撫存，不拘常法。精誠感格，品類昭蘇。舉無疾疫之災，各保安全之慶。羹藜茹糗，變饑饉而爲豐年；里頌塗歌，改呻吟而成和氣。於穆帝王之德，克配乾坤；孑然螻蟻之生，何裨毫髮。逮茲進秩，尤懼瘵官。此蓋皇帝陛下明協照臨，功參化育。敷德澤以厚下，操威福以馭臣。視民如傷，既恤災而有政；勸功以賞，又錄善以無私。是致妄庸，亦叨甄獎。臣敢不夙興自勉，夕惕載思？永堅忠孝之心，益勵報酬之節。《忠穆集》卷四。

謝直秘閣表

祇領使權，久乏涓埃之效；進聯冊府，誤膺綸綍之恩。省分踰涯，汗顏增愧。中謝。竊以承明金馬，昔云著作之庭；延閣芸臺，今號圖書之府。四部森羅於編簡，九流輝曜於籤牋。內則掌校秘文，必求材雋；外則帶爲貼職，宜命時髦。自非黃卷潛心，青錢馳譽。或負瑰奇之業，或高經緯之文。素推博習之通儒，乃使寓名於藏室。伏念臣性類棗膏之昏鈍，才同蟠木之輪囷。講學十年，傳經甚陋；效官二紀，補報何功！稍預選除，浸更任使。屬朔方之小歉，軫淵慮之深憂。凡恤民施利之方，若移粟救荒之政，經畫悉遵於睿訓，奉行僅免於刑章。豈期至薄之勞，上達蓋高之聽。特頒宸翰，俯飭孱蹤；兼示優恩，肆令原任。身參秘省，安知關塞之遙？名入道山，頓覺蓬萊之近。此蓋皇帝陛下深仁博愛，洪造曲成。操八柄以馭群臣，奉三無而惠萬有。芄芃械樸，備薪樵以無遺；汎汎楊舟，均浮沉而俱載。致茲冗賤，亦玷寵光。臣敢不激勵懦衷，布宣睿澤！考察盈虛之理，斟量開闔之權。仍偷暇於簿書，復究心於鉛槧。葵心常在，敢忘傾向之誠；駑馬未疲，誓竭馳驅之報。《忠穆集》卷四。

謝河北轉運副使表

外府備員，方懼曠尤之責；朔方將漕，復遭臨遣之恩。揣分踰涯，汗顏增愧。中謝。伏念臣草茆寒士，章句腐儒。偶塵俊造之科，獲玷官常之路。橫經勸講，首尾十年；抗俗奔馳，徊翔二紀。使節薦持於南北，事功何補於毫分！逮供職於中都，尚未淹於數月。忽蒙推擇，再預使令。陞峻職以寵行，造大廷而賜對。親聞法語，熟知四海之憂；仰揆淵衷，凜出百王之上。夫何頑鈍，有此遭逢！矧是奧區，乃臣舊部。關河控扼，無匪昔游。金穀支移，粗爲素習。單車就道，攬轡增榮。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剛健有爲，聰明作哲。乾開坤闢，均覆幬於羣生；雷動風行，普恩威於萬物。挈提大器，駕御群材。肆令冗賤之資，亦備驅馳之列。臣敢不激昂疲鈍，趨赴事功。舜陞堯廷，方遠趨朝之路；朔風塞雪，益深戀闕之思。永誓糜捐，少圖報效。《忠穆集》卷四。

天申節賀表

華渚流虹，兆興王之瑞應；樞纏繞電，昭元聖之休符。會逢彌月之辰，仰祝後天之算。中賀。恭惟皇帝陛下睿明天縱，剛健日新。當國步之艱難，膺昊穹之眷佑。興衰撥亂，將開混一之祥；濟世安

民，方懋憂勤之德。協氣橫流於上下，歡心徧接於寰區。臣頃代置於冢司，屬省愆於海嶠。遠效封人之頌，傳聞嵩嶽之呼。夢想堯階，神馳舜陛。乾坤簡易，既夙荷於生成；日月光明，願永依於臨照。

《忠穆集》卷四。

生日謝賜羊酒米麵表

慶澤如天，寵頒於異數；措躬無地，自悼於孤生。難名洪造之恩，罔極劬勞之慕。中謝。伏念臣少無奇節，早際盛時。荷三朝聖神之知，乏一日忠嘉之報。逮真人之臨御，躋群俊以超升。適丁載育之辰，俄被既繁之錫。此蓋皇帝陛下仁深洽物，禮厚馭臣。每軫念於股肱，故曲加於體貌。榮迂中使，慶溢外庭。五鼎徒陳，弗及遺羹之日；萬鍾雖竊，莫追負米之年。惟勤夙夜之思，庶答生成之賜。《忠穆集》卷四。

辭免少保左僕射表

綸制誕敷，俾還宰路。囊封懇避，尚闕俞音。仰祈從欲之仁，終遂知難之請。中謝。伏念臣性資剛僻，學術迂疏。屬委質以策名，誓捐軀而報國。夙際風雲之會，久依日月之光。時適艱虞，義惟黽

勉。飛龍正御，何施汗馬之勞；霖雨無功，已愧代天之用。昨叨注倚，寵畀藩宣。願殫螻蟻之微誠，庶答乾坤之大造。而臣心志已竭，疾病交攻。琳館投閑，方陳於剡牘；鋒車促召，亟對於凝旒。載登左揆之崇，仍陟貳公之峻。蚊負山而力小是懼，鶴乘軒而寵過爲虞。跼地靡容，循墻知畏。伏望皇帝陛下垂恩簪履，加照桑榆。察臣惓惓之忠，素非避事；念臣區區之意，大懼妨賢。更選時髦，俾持政柄。聖時得濟川之助，微臣當擊壤而歌。蒲質雖衰，儻未淪於溝壑；葵心常在，猶期效於涓埃。《忠

穆集》卷四。

辭免少保左僕射第二表

忱辭屢達，期仰動於天心；溫詔曲頒，俾恪共於袞職。罄陳微悃，重冒威尊。中謝。竊以政總中臺，僕射實百僚之表；朝列左棘，三孤居群士之先。體貌既隆，安危所寄。雖置員而久曠，信受任之非輕。況當國步之艱難，敢累聖君之畀付。伏念臣稟生奇蹇，賦性顓蒙。早擢禁途，晚陪樞筦。心每存於王室，功何有於太常？當軸處中，初乏姚崇之十事；折衝禦侮，奚堪李靖之一行？況未施橫草之勞，而久困負薪之疾。方籲天而求佚，乃播命以登庸。外憂難彊之筋骸，內畏非常之爵寵。力不能而當止，技已試而何堪！俯伏投誠，彷徨失據。恭惟皇帝陛下乾剛獨運，離照旁施。念輔弼之臣，實關治亂。非文武之備，孰繫重輕？遴擇時材，益隆國棟。儻不嫌於反汗，庶大振於宏綱。顧惟進退之

間，終賴生成之造。《忠穆集》卷四。

謝左僕射表

出分帥閫，曾無禦侮之勞；仰奉制恩，再冒處中之寄。牢辭不獲，荷寵爲憂。中謝。竊以惟昔大有爲之君，必得不世出之士。靖寧禍亂，保乂邦家。式丁千載之時，遂定萬年之業。成湯以三聘相伊尹，克享天心；姚崇以十事獻明皇，再造王室。究觀亨會，宜屬真賢。伏念臣初乏寸長，徒堅一節。出入三紀，久玷恩私；勤勞百爲，備嘗艱險。晚託風雲之會，繼叨袞鉞之榮。邊騎南馳，嘗分憂於柱石；寇鋒宵遁，復備位於藩垣。仰賴天威，漸平寇難。曾何施於尺寸，惟竊戴於寵光。敢圖渙汗之頒，歸冠上台之位。念皇綱之未振，復天步之多艱。事已試而可知，固慚重任；恩彌隆而未報，尚竭孤忠。此蓋皇帝陛下明照庶工，區別群品。與天同德，茂化育於蟲魚；如日之升，被光華於草木。肆令衰朽，再冒使令。尊主庇民，敢負平生之志節；興衰撥亂，庶寬當宁之憂勤。《忠穆集》卷四。

任左僕射乞宮觀表

贊元經體，慚賢路之久妨；告老乞身，叩帝闈而有請。退惟僭越，甘埃刑誅。中謝。伏念臣世貫

寒鄉，早塵仕版。繡衣持節十年，猥被於馳驅；鐵馬從軍二鄙，徧嘗於險阻。會真人之臨御，偕群俊以陞遷。初擢貳於樞庭，繼延登於揆路。總戎京口，距強鄰於一水之間；置陣江東，禦大寇於半舍之近。但憑睿算，曾乏寸功。逮重玷於冢司，已再更於歲籥。侵尋甲子，六十有三。補報朝廷，萬分無一。逼崦嵫之將暮，加蒲柳之易衰。素嬰伏暑之沉疴，發在連年之盛夏。向匪嚴宸軫念，丹劑屢頒。遣中使而撫存，敕良醫而調護。至於今日，豈保餘生！重念臣遭遇聖明，兩叨鼎軸。出入將相，五換星霜。祿位豐盈，形神衰薺。茲屬艱虞之際，難勝機務之繁。伏地投誠，籲天瀝懇。伏望皇帝陛下乾坤覆燾，日月照臨。憐老馬之虺隤，難堪鞭策；憫病樗之朽腐，宜謝雕鏤。俾斂跡於公朝，獲庇身於真館。豈特尫羸之弱質，稍遂休閒；庶令孤拙之危蹤，得全名節。《忠穆集》卷四。

謝兼湖南路營田大使表

祇守屏藩，退慚衰朽。就加使指，彌荷寵靈。中謝。竊以兵食所先，耕戰爲急。漢屯西域，充國陳十二事之便宜；魏田許都，任峻得百萬斛之蓄積。是爲有邦之大計，宜乎歷世以相沿。國家屬時多艱，稽古創立。乃眷宿兵之地，是嚴積穀之科。外杜姦謀，內強國勢。乃合兵民之力，以紓飛輓之勤。雖經始於暫勞，庶成功於永逸。宣惟時望，始合奉承。而臣齒髮已衰，精神俱耗。任雖專於帥閫，情實在於衡門。忽承明詔之頒，例付司農之責。此蓋皇帝陛下大明並照，厚德無疆。謂臣粗知稼

穡之勤，憐臣侍從鞫鞭之久。逮茲承乏，盡出優恩。臣敢不誓竭蠢愚，仰圖報效！惟知黽勉，踐仲由有勇之言；儻或豐盈，覬羊祜季年之積。《忠穆集》卷四。

謝除男抗撫職名并姪挺改官表

運逢千載，莫知補報之方；寵被一門，益犯滿盈之戒。既累辭而弗獲，徒負愧以彌深。中謝。伏念臣世貫寒鄉，家傳末學。繩樞甕牖，素非閥閱之餘；韋帶布衣，僅繼簪纓之後。晚膺睿睠，再冒台司。欲效涓埃，徒殫夙夜。歎殘年之多病，思解政機；顧賤息之何功，同升冊府！身居子舍，名在道山。賞典頻繁，必速續貂之誚；聖恩優渥，益憐舐犢之情。復因猶子之從軍，俾脫南宮之銓調。睠私若此，灰滅以之。此蓋皇帝陛下太極函三，乾元用九。執賞罰之大柄，駕馭英豪；恢道德之宏綱，包容纖芥。故令衰緒，亦被榮光。臣敢不益懼顛隳，愈懷祗畏。行惟訓儉，傳清白以承家；言必教忠，誓糜捐而報國。《忠穆集》卷四。

全宋文卷三〇四六

呂頤浩 五

謝除依前特進尚書左僕射都督江淮兩浙荆湖軍事表

恩頒宸宇，誕揚渙汗之音；誠叩天閭，莫動蓋高之聽。揣躬涼薄，拜命兢營。中謝。伏念臣奮跡寒鄉，致身近弼。逢時器使，寧無中外之殊；被睠優隆，不見初終之異。頃祇嚴召，再秉洪鈞。鳳閣鸞臺，顧叨逾之已甚；珣戈玉節，思報稱之謂何！皎皎不忘，區區自效。況崦嵫景逼，久無意於功名；而鼯鼠技窮，猶誤蒙於驅策。過膺異數，兼總元戎。惟茲八路之權，歷考四封之遠。長江繚繞，屬部彌延。北接僞疆，地犬牙而錯處；南連蜀壤，勢犇臂以交通。號令實遙，撫循攸重。必資豪傑，仰副倚毗。如羊祜之懷柔，方成遠業；若武侯之籌略，庶定中原。顧臣何人，辱國斯舉。既籲天而莫獲，徒跼地以難安。此蓋皇帝陛下睿智日新，聰明時憲。誕敷文德，本聖人之用心；有此武功，亦王者之能事。乃肇新於督府，作巨屏於行朝。而臣日侍清光，備聞睿訓。肅將天罰，少寬明主之深憂；

克復神州，尚覲蒼穹之悔禍。《忠穆集》卷四。

謝特進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表

待罪台司，弗勝重任。奉祠真館，仰累寬恩。仍兼秘殿之隆名，俯示淵衷之至意。念循墻而莫避，惟感涕以無從。中謝。伏念臣本乏藝能，蚤蒙推選。十年持橐，荷累朝黼宸之知；二紀從戎，冒極塞干戈之險。晚緣遭際，寢冒使令。瞻天表於敵營，已蒙眷獎；奉時巡於海甸，復被甄陞。驅馳七換於星霜，出入再叨於魁柄。念中原之未復，每深撻市之慚；庸王國之多虞，敢憚摧鋒之役。而臣侵尋晚境，顛倒迷塗。既無經遠之謀，又乏防微之智。念積年之罪釁，顧擢髮以奚窮？誤當寧之倚毗，雖殺身而莫贖。方言章之交上，實邦憲之難逃。力扶顛躓之蹤，孰非帡幪之造！此蓋皇帝陛下至仁兼愛，大德有容。念簪履之微材，久蒙親近；貽搢紳之後福，特屈刑誅。祿食優衰悴之身，終始盡保全之賜。臣敢不甘心蓬蓽，遠跡海山。闔門銜戴於恩私，沒齒不忘於循省。儻有捐軀之所，不改初心；庶幾結草之前，尚期小補。《忠穆集》卷四。

潭州乞宮觀表

不能者止，恐貽覆餗之譏；有疾則辭，敢怠負薪之訓？輒陳愚悃，上瀆淵聰。中謝。伏念臣頃以孤忠，誤蒙器使。憤匈奴之未滅，何以家爲；思天下之未平，猶如己溺。枕戈必報，嘗膽不忘。嗟志大而才疏，終遇豐而效淺。賴中宸之覆露，從祠館之優閑。庶保殘年，不虧素守。會長沙之闕守，選舊弼以分行。首尾五六辭，既難回於渙汗；奔馳數千里，遂遠涉於修塗。重惟承乏之初，偶屬大荒之後。群盜弄兵非一路，編氓餓踣於四郊。戮渠魁而撫脅從，俾安田里；勸豪宗而發私積，以賑貧窮。晝旦忘飧，夜分置寢。適雨暘之協序，致年穀之順成。綠林無嘯聚之徒，赤子返耕桑之業。因茲乞退，豈曰辭難！傾肺腑以籲天，望雲霄而俟命。重念臣頹齡已迫，弱質易衰。自夏涉秋，常苦怔忡之患；從朝至暮，第懷顛沛之憂。藥石交攻，形神浸耗。既難膺於重寄，敢貪戀於寵榮！豈待人言，所宜自省。伏望皇帝陛下擴推明德，曲示優恩。俯憐螻蟻之誠，深念蓋帷之舊。使其全進退之義，察其非矯激之爲。蚤降俞音，俾安賤迹。丹心懇切，仰祈從欲之仁；白首涕零，猶誓捐軀之報。《忠穆集》

謝賜御筆并乞宮觀表 一

仰貢囊封，披腹心而自達；俯頒宸翰，輝耳目以增榮。輒殫螻蟻之誠，重瀆冕旒之聽。中謝。竊以父母之愛子，唯欲其生；疾痛則呼天，固非得已。伏念臣自叨闕寄，思報國恩。亦嘗親總師干，冒涉風濤之險；身先士卒，以當豺虎之群。義在除兇，誠非愛死。徒以崦嵫將暮，蒲柳易衰。厲氣潛乘，雨淫爲梗。悵心神之搖落，寂若寒灰；顧肢體之凋摧，僅同枯朽。力陳悃悃，獲遂退閑。豈期眷之豐隆，更賜湛恩之優渥。灑爲聖作，播在訓詞。倬然雲漢之章，照臨萬物；疾若風雷之令，鼓動群心。捧讀凌兢，退思感泣。自惟蹤跡，久被眷知。豈敢心欲仕而丐閑，身尚安而託病！上負生成之大德，永爲名教之罪人。顧雖無知，亦不爲此。伏望皇帝陛下擴施洪造，深憫忱辭。察臣信以事君，寧忍爲欺君之行；念臣勤於泣事，且素無避事之名。矜貸餘生，俾全晚節。收形骸於行陣，獲保殘年；奉香火於閒庭，庶安賤迹。《忠穆集》卷四。

謝賜御筆并乞宮觀表 二

轅門移病，屢仰貢於忱辭；使駟踵塗，復下頒於宸翰。寵加心悸，感劇涕零。中謝。伏念臣蚤玷

儒科，晚陪興運。入塵揆路，出擁戎旃。念膺明主之知，頗慕古人之節。誠通白日，雖慚魯子之揮戈；志復中原，每效陶公之運甓。固嘗親持桴鼓，止泣江山。第緣日暮之年，復困雨淫之疾。心號神明之舍，動輒怔忡；胃爲倉廩之官，愈增虛弱。數上章而自劾，冀引分以投閑。敢謂聖明，益深眷注。特攄睿思，親灑雲章。迅若風雷，鼓動貔貅之勇；燦如奎壁，下爲草木之光。縱使糜捐，莫能報塞。然念衰殘之質，久嬰疾疢之憂。恐終誤於使令，必再干於聽覽。伏望皇帝陛下體天行健，如日方中。俯念疲癯，聞越吟而軫慮；加憐耄艾，錫漢帛以疏恩。改命英材，俾專劇任。肆令孱懦，獲遂退休。橫槊賦詩，尚憶當年之意氣；求田問舍，少延末路之光陰。《忠穆集》卷四。

謝傳宣撫問賜茶藥表

中使遄臻，仰訓詞之下逮；外藩無補，蒙錫予之殊榮。祇服睿私，惟深感涕。中謝。伏念臣少諳寒苦，晚幸遭逢。學古而不適於時，才疏而無取於世。荐沐雲天之澤，久叨將相之權。已迫衰殘，甘退歸於邱壑；再蒙除用，乃復領於麾符。祇命戒塗，涓辰視印。云何報效，尚辱記存。頒北苑之名團，能祛滯思；出上方之珍劑，可起沉疴。此蓋皇帝陛下需澤旁流，晉明蕃錫。憐臣簪笏之舊，未忍遐遺；以臣桑榆之年，猶加返照。臣敢不仰銜恩遇，勉竭疲駑。儻未畢於餘生，誓少酬於洪造。《忠

辭免除依前特進尚書左僕射都督江淮兩浙荆湖諸軍事加食邑表

久塵揆路，屢伸閑退之誠；兼總元戎，更冒倚毗之重。輒布牢辭之義，仰祈從欲之仁。中謝。伏念臣涉道弗深，見幾尤淺。天資拙直之外，無所甚長；世路艱險之間，頗知自信。偶陪聖運，再玷宰司。殫夙夜之微勤，冀涓埃之小補。志期靖亂，常止泣於江山；心在酬恩，每捐軀於矢石。終無異效，仰副虛懷。敢謂皇明，照知忠樸。內襲三台之任，外專八路之權。非王導之材猷，孰膺遴選；捨武侯之智略，曷副褒陞？況乃入當相印之榮，出擁戎旃之寄。踰涯是懼，揣分奚堪。伏望皇帝陛下天地兼容，神明獨斷。憐臣已老，素無避事之名；知臣至愚，徒有愛君之志。偶緣衰病，恐誤使令。特軫淵衷，收還成命。敷求人傑，佐佑邦基。庶令衰瘁之餘生，獲保退休之晚景。《忠穆集》卷四。

辭免除依前特進尚書左僕射都督江淮兩浙荆湖諸軍事加食邑第二表

囊封上達，具陳悃悞之辭；詔檢下頒，復拜丁寧之訓。輒再干於洪造，冀必奉於俞音。中謝。竊

惟將相之大臣，實繫國家之重任。都督之號，起於魏晉之間；僕射之名，盛於隋唐之際。並居朝著，各執事樞。能效一官，已爲稱職；併持二柄，允屬英材。儻匪寅亮天工，克任棟梁之寄，兼資將略，素深帷幄之謀，必致顛隳，難當憂責。如臣者，文慚經緯，止爲章句之儒；武昧韜鈴，粗通軍旅之事。輒膺異數，大駭羣情。伏望皇帝陛下覆燾無私，照臨有赫。察臣無功名於承平之日，矧值艱難；憐臣乏材力於少壯之時，況茲衰病。收還成命，改付真賢。庶於授受之間，不失邇遐之望。《忠穆集》卷四。

謝封成國公加食邑表

侯邦假守，每深尸素之慚；禋祀慶成，濫被寵光之典。懇辭不遂，撫己增憂。中謝。竊以分國擬於上公，爰田畀之多賦。名器所寓，輕重有倫。儻乖授受之宜，奚副遐邇之望？伏念臣奮由寒素，晚遇聖神。初從樞筦之嚴，再冒鈞衡之重。罪戾有邱山之積，報酬無尺寸之微。荷哲后之記憐，推天慈而覆燾。逮司留鑰，畏甚履冰。方合宮款謁之辰，乏捧豆走祠之力。敢期褒命，誤及孤蹤。此蓋皇帝陛下舜德格天，堯仁浹物。駿奔得四海之助，聖孝來萬國之心。致是衰殘，亦叨賁飾。臣敢不仰思睿渥，彌激懦衷？斧鉞在前，豈憚捐軀之所；絲毫或補，益堅戴上之誠。《忠穆集》卷四。

謝賜御書蘭亭表

絳闕清都，甫違帝所；雲章奎畫，忽到人間。被寵錫之非常，覺衰殘之有耀。中謝。竊以隸文變古，書法爭新。魏氏以還，東晉擅搖毫之妙；鍾繇而降，右軍馳獨步之名。矧蘭亭脩楔之遊，非金谷望塵之俗。騁懷寄傲，存逸想於胸中；感事臨文，發奇姿於筆下。斯極當年之美，遂爲歷代之師。珍藏既出於雲門，傳刻僅留於朔塞。疲精莫近，絕軌難攀。恭惟皇帝陛下好學性成，多能天縱。稍屬干戈之暇，不遺翰墨之娛。心摹手追，何勞取法；龍盤鳳翥，直與抗衡。實惟今古之無雙，豈止帝王之第一。臣少勤筆硯，晚際風雲。憂常在於邦家，老已捐於文字。誤膺上賜，還媿夙心。懷寶言歸，幸免登牀之誚；據鞍自失，但驚照乘之光。期傳秘於私門，但輸忠於永世。《蘭亭考》卷二。

乞留直筆兼管内侍省事狀

臣早來奏事，恭稟聖訓，隆祐太后欲行，六宮合留行在人數。親承聖訓，六宮並隨太后行，此中更不留人。臣尋奏記，得臣知揚州日親奉御筆〔二〕，內尚書省直筆留一半在南京，一半於揚州州治安下。今若不留直筆之類，即內省職事，令何人掌管？蒙聖訓，欲令內臣權管。臣即時已奏，令內侍權

管內省職事，深屬不便。臣即至都堂與執政商議此事，有合奏陳者。陛下以隆祐太后及先朝房院人數稍多，痛懲二月間倉猝之禍，遂先遣行，誠得策也。然近日議者多以爲陛下雖有固守建康之詔，而陰爲避敵之計。如曾楸尚疑之，況無知之民乎？今不量分嬪御留行在，則民心不固，流言紛紛，此不可一也。兼內宰之職，自成周有之，董正女御之屬。今內尚書掌批出四方奏牘及臨時處分，亦自古設官之制。宮禁峻深，與外人不相見，故號令嚴謹。若令內臣權管，深恐不密，亦恐不可開端，此不可二也。伏望聖慈詳酌，少留六宮在此，以安人心。及分撥內尚書直筆在此，以嚴命令。乞賜睿察。《忠穆集》卷五。又見《呂忠穆公奏議》卷三。

〔二〕奉：原作「奏」，據文意改。

論乞移蹕平江府狀

臣有迫切之懇，久欲仰冒天聰。然朝夕思念，深懼輕瀆冕旒之聽。是以踟躕累旬，未敢陳述。欲隱忍不言，復恐懷情不盡，上誤國事。身爲舊弼，仰荷陛下恩遇之深，既有所見，豈敢緘默不言！臣竊見今年二月間移蹕建康，與諸大將兵屯去處相近。指麾號令，事勢順便，漸圖中原，此上策也。然自三月至八月，敵人騎兵弓弱馬瘦之際，既未能舉事。今已秋深矣，正敵騎得志之秋，不可不嚴爲隄

備。惟建康之爲郡，與僞境相去密邇。敵人用兵能避實擊虛，既知韓世忠與張浚兩軍人馬精銳，分屯楚、泗兩州，必引兵西去，由上流渡江。敵騎所向，如飄風驟雨之來。朝發太平州上下州軍，午未之間，已馳至建康。斥堠探報，安可及哉？萬一奔衝，兵馬蹂踐，倉猝顛沛，又如在揚州時，不可不防也。伏望聖慈爲宗廟社稷計，長慮却顧，天下幸甚。且陛下近降指揮，改駐蹕爲巡幸，法漢高祖、唐太宗之事。願明詔大臣熟議，於九月下旬且移蹕平江。前倚陂湖沮洳之險，背負松江長橋之阻。緩急不至狼狽，進退不至倉黃。候來春復幸建康，乃萬舉萬全之計，乘輿永無後患之策也。臣頃在河北，與金人相持累年，熟知其情，大槩善示弱，善設伏。若近日別無警報，此尤不可不慮。安危之機，國之大事。仰冀聖明，深賜洞察。臣昨於建炎三年蒙陛下擢任左僕射，是年四月扈蹕在建康，至八月下旬懇告陛下巡幸浙東。仰蒙聖慈，浩然開納，進幸溫、台等州。是年金人渡江，聖駕往來，迄無驚擾之患。前事未遠，龜鑑昭昭。雖敵兵未必至江，然在我之計，思患預防，不得不然也。臣衰病餘生，常恨無以報國，輒貢芻蕘之言。仰祈天造，貸其萬死。臣無任激切之至。《忠穆集》卷三。又見《呂忠穆

公奏議》卷五。

論邊防機事狀

臣歷官四朝，蒙國厚恩，仰荷陛下眷遇之深，雖糜骨粉身，無以論報。臣自聞豫賊與金人入邊以

來，緣不知探報之詳，無由條具備禦之計。而數日來收宰相趙鼎書云：「敵騎尚留淮甸，詐不可測。」又得右軍統制張俊及一二掌兵官書云：「將士之心，皆願悉兵過江，與金人接戰。」緣事關利害，輒有愚見，冒昧塵述。夫王師纔渡江，便有大禍福，何以言之？蓋淮南之地，金之騎兵可前可却，而我師易進難退，不可不審也。竊料敵人二三月間糧盡，必勢窘。何以知之？蓋京西及徐、亳諸郡，全未有耕鑿。糧運所出，自來止藉東平、濟南府及淄、青、德、博等數州而已。今僞齊漕運由北清河汴流至濟州山口鎮，原注：上水約一千里。自山口鎮入黃河，經由徐州、淮陽軍轉漕入淮，極爲艱阻。兼黃河自來難行舟船，則齊人所儲糧食必不廣。數年以來，劉豫父子雖於南京、淮陽軍、陳、潁數州積聚資儲，然供給敵軍，今已數月，非久軍食必盡。糧食既盡，必謀退去。但明遣探報，候其欲退，分遣精銳追襲掩擊，必獲大捷。兵法所謂「料兵筭食」，古之善爲將者，常以兵食相須。豫賊不知用兵之策，而金人狃於常勝，不知慮敵深入吾境，此天亡之時也。願陛下於此沍寒之時，金人弓健馬壯之際，且敕諸大將謹守江岸，俟其糧盡欲退，併力追襲，此萬全之策也。金人大帥如洛索、扎木、國王幹喇布皆已物故，今次南來者達賚郎君、四太子。臣在燕山府，皆聞之達賚有謀而怯戰，四太子乏謀而粗勇。然四太子所統部曲，比之達賚極衆且精銳。四太子所向，尤宜隄防也。臣螻蟻之情，不勝憂憤之至。仰乞照察。《忠穆集》卷五。又見《呂忠穆公奏議》卷三，《景定建康志》卷四八，《至大金陵新志》卷一三上之下。

再論邊防機事狀

臣契勘禦敵之計，臣已條具其略。臣所謂王師纔過江，便有大禍福者，蓋用兵之法，要在知彼知此。金人因大遼及中國太平日久，民不知戰，遂致縱橫。又外國之性，惟知附彊。昨金人既得志於此地，諸羌附之，乃驅率諸國人民，使之先登，冒犯鋒鏑，何嘗有愛惜兵民之意哉？國家自渡江之後，數年以來，陛下宵衣旰食，竭力養兵。近方聚得戰兵十五萬，器甲粗足，豈可容易渡江與不顧危亡之衆決一旦之勝負哉？自有萬全之策，望陛下熟計之。今已歲盡，但乞謹守長江。俟來年金人欲退之時，須明遣探報，選差大將，揀擇精銳，急急追襲。若乘勝可前，引兵至南京、亳州界，以撼汴京，則劉豫父子必震恐北走。惟不可殺人，不可劫掠。續觀兵勢相去遠近，若王師尚可北去，即長驅至汴京。既到汴京，選差土豪守之。來年七月間我乃班師過淮，以待次年再出。兵法所謂「彼出我入，彼入我出」，不過三數年間，中原之地，黃河以南，必先爲我有矣。臣所謂萬全之策，漢高祖所謂「吾寧鬪智，不能鬪力」者此也。臣年老衰病，識見蹇淺。憂國之心，不能自己。乞賜睿察。《忠穆集》卷五。又見《呂忠穆公奏議》卷三。

論乞定駐蹕之地狀

紹興元年十一月〔二〕

臣契勘金人自建炎二年引兵渡淮，三年正月遂直走揚州，去年十月以大兵分路渡江，皆有深意。近者蕭願中引兵逼江，今復稍退。此皆天祐，本朝聖德昭格之所致也。夫金人本年既不渡江，則諸事可以措手矣，將以創中興之業。伏願陛下發中興之誠心，行中興之實事。今當先定駐蹕之地，據都會之要，使號令易通于川陝，將兵順流而可下，漕運不至於艱阻。然後速發大兵，一頭項往江西、湖南，以平群寇；一頭項往池州，至建康府，處置已就，招安尚懷反側之人。於明年二三月間，使民得務耕桑，則大江以南，在我之根本立矣。然後乘大暑之際，遣精銳之兵，與劉光世渡淮犄角而北去，由淮陽軍、沂州入密州，以搖青、鄆。命張浚躬親統兵，由河中府入絳州，以撼河東。乘兩路餘民心懷我宋未泯之時，知王師有收復中原之意，則中興之業可覬也。若不速爲之，逡巡過春夏，則金人他日再來，不惟大江以南我之根本不可立，而日後之患不可勝言矣。臣嘗觀自古有爲之君，將以取天下者，弗躬弗親，則不能戡禍亂，定海內。伏望聖慈考漢高祖馬上治之之跡，法唐太宗櫛風沐雨之事，速圖之，不可緩也。臣竊見三四年來，金人纔退，士大夫及言事官獻言之人，輒有怠心，便以謂太平，廓然無事矣。凡朝廷之謀，更唱迭和，甲可乙否，致機會可乘之便，往往沮抑，不得遂行。臣以謂異日誤天下國家者，必斯人之徒也。今天下之勢，可謂危矣。既失中原，止存江浙閩廣數路而已，

其間亦多曾經殘破，浙西郡縣往往已遭焚劫，浙東一路在今形勢漕運皆非所便。若不移蹕於上流州軍，保全此數路，及漸近川陝，使國家命令易通於四方，則民耕失業，號令阻絕。俄頃之間，已至秋冬，金人復來，雖欲追悔無及矣〔二〕。臣在西北二邊，出入行陣二十餘年，今者年逾六十。近在軍中，頓覺筋力衰憊，非復昔時之強壯也。日望陛下賜骸骨而歸，所幸未填溝壑之前，一見中興之業爾。乞賜睿察。《忠穆集》卷五。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四九，《三朝北盟會編》卷一九四，《景定建康志》卷四八，《至大金陵新志》卷一三上之下，《歷代名臣奏議》卷九〇。

〔二〕年月原無，據《建炎以來繫年要錄》補。

〔三〕「臣竊見三四年來」至「追悔無及矣」原無，據《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三朝北盟會編》補。

論車駕乘馬事狀

臣昨日留身奏事，仰蒙聖諭：「朕欲親幸軍營，按視諸將教習陣隊，而前此宰執力陳不可。近日自杭州舟行到常州，緣諸軍陸路不易，遂登岸乘馬，欲與衆人同艱辛，而范滂又以爲不可。緣此鬱鬱。」臣仰聞聖言，不覺感歎。竊以方今天下多難，乃用武戡定之時，馬上治之日。按行營陣，出入御馬，乃其宜也。而儒士書生尚欲依太平之際，必欲備法駕，具儀仗，非此不行，是猶欲以干戚之

舞解平城之圍也。昔周武王師踰孟津，左秉黃鉞，右秉白旄，載於經籍，未聞有非之者。漢文帝親屈帝尊，往來於棘門、灞上、細柳營勞軍。以今觀之，自咸陽東南西漢故都至灞上，道路約五六十里。計其往還，必須三兩日，是時臣僚亦不以爲非。唐太宗躬擐甲胄，平定禍亂。如榆窠園之役，與單雄信親角勝負。虎牢之戰，帝麾軍先登，率史大奈、秦叔寶纏麾幟，馳出賊陣後，遂擒竇建德，皆聖人英武之略。但陛下今日不當親臨戰陣，不當履危冒險，不當馳騁畋獵，不當身屬橐韃。若按視軍營，出郊跨馬，何損於治哉！臣願陛下以剛斷爲心，以神武爲事，勿拘俗儒之論，自爲鬱鬱，以圖中興之業，臣不勝幸甚。

〔貼黃〕臣按唐宰相《姚崇傳》，先天二年明皇講武于新豐，召崇至。帝方獵于渭濱，召見問曰：「公知獵乎？」崇曰：「臣少所習也。」帝與俱馳逐，緩速如旨。帝喜甚，乃咨天下事，衮衮不知倦，翌日遂拜相。臣少時仕宦多在西北緣邊，從事於鞍馬間。今老矣，尚能勉強。議者或以臣爲非，臣亦不恤也〔一〕。《忠穆集》卷五。又見《呂忠穆公奏議》卷三。

〔二〕此貼黃原無，據《呂忠穆公奏議》補。

論黜浮薄之士狀

臣前日與宰執進呈潘棐差充川陝宣諭官李愿下幹辦公事。面奉聖訓，令說與李愿：「潘棐比因上殿，觀其爲人頗輕浮，不可全信。此行祇以棐久在西方，知川陝人意，備詢問爾。」夫潘棐，臣素不識之，但曾召至都堂。觀其爲人，有口辯，善談論，然舉止輕儇，議論捭闔，政如聖訓。臣與宰執退而仰歎睿照精明，以此推之，人之才否忠佞，豈能少逃於聖鑑？臣嘗觀自古立功立事之人，皆剛毅木訥，重厚寡言。其輕儇辯捷之人，聽其言雖可喜，使之臨事，非惟鮮克有濟，亦往往至于敗事。故自聽言之際，尤不敢忽。昔張釋之對漢文帝，以謂「絳侯、東陽侯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嗇夫喋喋利口！今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恐天下風靡，不可不察。」釋之之論是矣。唐德宗寵任裴延齡，每奏對，恣爲詭譎，皆衆所不敢言，延齡處之不疑。德宗雖頗知其詭譎，但一好詆毀人，冀聞外事，故親厚之。韋渠牟形神浮躁，有口辯，德宗親信之。此二人者，皆以辯捷，變亂是非，唐政不綱。孔子謂「惡利口之覆邦家」者，此也。臣願陛下日後引對臣僚之際，更加詳審，察其趣向而用之。庶幾所進擢者，皆重厚沉毅之人，而退黜輕儇浮薄之士。使小人不得間君子，則可以立功立事，協濟中興之大業矣。臣不勝拳拳之至。《忠穆集》卷五。又見《呂忠穆公奏議》卷三，《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四三。

論乞於邕州置買馬司狀

臣世爲北人，聞諸宿將皆曰：平原淺草，可前可却，乃用騎之地，騎兵之一可禦步兵之十。山林川澤，出入險阻，乃用步之地，步兵之一可禦騎兵之十。自金人南牧以來，中原之兵與金人相持，未交鋒而輒奔潰者，以平原曠野，敵人騎兵衆，而中國騎兵少故也。昔馬伏波於交趾得駱越銅鼓，乃鑄爲馬式，因表曰：「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遂鑄銅馬式於魯班門外，號曰金馬門。又西漢元狩以後，不復擊匈奴者，以漢馬少故也。恭惟陛下臨御以來，留意馬政。然關、陝諸州半陷敵中，四川道路通塞不常，戰馬難到行在。惟廣西一路與西南諸蕃接連密邇，黎、雅等州日進綱馬，節次到來，諸軍頗以謂堪備出入行陣。欲望明詔有司，於邕州置買馬司，差有風力臣僚一員充提舉官，收買綱馬。契勘四川、秦鳳路，祖宗以來以茶易馬，故川路各有茶馬司。竊聞西南諸蕃貴重中國絹帛，每歲不惜十萬緡，可以買馬數千匹。今欲禦捍疆敵，經理中原，較量輕重，十萬緡或可輟那。所有起發綱馬事，乞命有司採訪秦鳳路茶馬條法，參酌施行。《忠穆集》卷五。又見《呂忠穆公奏議》卷三，《歷朝茶馬

奏議》卷一，《歷代名臣奏議》卷二四二。

乞依舊宮觀狀

臣聞周文王謂鬻熊曰：「先生老矣。」而熊自言：「以臣入山林，逐麋鹿，則臣誠老。若使坐而策事，則臣尚少。」秦穆公作誓亦曰：「詢茲黃髮，則罔所愆。」昔人所以獨取老者之謀，而又謂老者不以筋力爲禮，蓋以其歷年久，更事多，世間變故，人事情僞，盡能知之。而驅馳蒙犯，非爲克堪也。臣昨蒙聖恩，閔其衰病，退就閑散，以終餘齡。而臣年將七十，坐以待盡，自意此生不復瞻望天日之光矣。又況無謀可詢，無事能策。豈謂睿慈記憐舊物，宸翰屢頒，使人促召？而臣卧病日久，皮骨僅存，氣息奄奄，全不入食，形骸支離，久立則仆，寔已不可支吾。再念平生喜於鞍馬，不畏霜露。軍旅錢穀之徧歷，險阻艱難之備嘗。今以老疾，氣血既衰，筋力憊矣。雖欲奮不顧身，竭盡犬馬以報陛下天地父母之恩，而臣曉夜以思，垂盡微軀，固不足惜，萬一有誤國家大事，隕命喪身，死有餘責。臣實危殆，朝不保夕，委是不能乘騎，冲冒寒暑。誠不敢輒當重任，恐負使令，盡棄前功，晚節掃地。惟陛下眷遇哀憐，保全終始，俾臣致仕，或依舊宮觀。臣雖在林泉，猶思結草。臣無任戰慄之至〔一〕。《忠穆集》卷五。又見《呂忠穆公奏議》卷三。

〔一〕末句原無，據《呂忠穆公奏議》補。

全宋文卷三〇四七

呂頤浩 六

論航海事奏

臣累日以探報如此，未知避就之計。昨夕偶得航海之說，逮曉而從班汪藻等就漏舍見臣，具道昨日已奏，且乞駐蹕越州。藻等再思之，越州駐蹕雖緩急可趨溫、台，然必爲虜人所襲。今從班臣僚已議定，決幸平江。今若于崑山縣列海船數佰隻，齎糧在船內，可載三二萬兵，急則登舟，雖虜百萬莫能睥睨矣。又戰士各有家以固其心，南則泝流可至上江，東則放流可至海上，北使狄人莫能窺我，此乃天贊聖德之助，唯速行爲便。伏望留神省察。《呂忠穆公奏議》卷三。

乞巡幸浙西及措置潰兵奏

臣累日來以浙西潰散人兵頭項尚多，恐殘害諸州及妨農務，夙夜思慮，寢食幾廢。昨日與執政共奏，乞差重臣提兵前去撫定者，蓋謂此也。今有一事望陛下力行之，庶幾克濟大業。臣願陛下到越州少歇數日，留六宮百司在越州，以近臣一員及兵官一員主越州留務。陛下親率辛永宗、張俊等諸軍由陸路前去鎮江府，撫定浙西，號令江淮，如此則諸頭項潰兵自然斂衽待命矣。蓋車駕所至，威聲氣焰自可以讐服人心故也。昔漢高祖、唐太宗取天下，豈嘗一日寧居？黥布作亂，是時謀臣猛將固不乏人，然高祖不憚親征。太宗曰「吾經營天下，所至處買飯而食，餽舍而宿」是也。陛下便鞍馬，精馳射，蓋天之所授，將以撥亂，安忍燕處清閒，坐廢白日乎？臣侵尋老境，常恐功業不成，抱恨泯滅。伏望聖慈詢謀近臣，察其可否，然後奮發睿斷施行。《呂忠穆公奏議》卷三。又見《景定建康志》卷四八，《至大金陵新志》卷一三上之下。

論察言奏

臣嘗考自古安危治亂，雖係人主設施之當否，而其大要尤在於察言。蓋大僞之言似乎大真，大姦

之言似乎大忠，苟人主不能察，則是非善惡莫知適從，姦言有時而用矣。昔酈食其請立六國後，高祖聽張良八難之說，輟食而罵之。封倫陳刑名之說，太宗不從而從魏徵仁義之言。此二帝所以終能摧勦敵而建至治也。然則開言路者，帝王之盛德；至于察言者，明主之英斷也。臣嘗觀靖康之初，淵聖皇帝鑑宣和間壅蔽之患，故大開言路。是時臺官得言事，諫官得言事，六察官亦得言事，侍從官得言事，下至士庶皆得實封言事。又或士民率衆伏闕言事，議論紛紛，何暇察其言之是非哉？不知避狄，誤二聖北遷者，群言鼓惑之罪也。去年冬末，金人分三路追襲車駕，是時廷臣皆以航海爲非，惟陛下英明獨斷，必爲海道之行，至於今日，怙然無虞。萬一今歲虜人不渡江，則是天地神明相祐陛下，使我休息歲餘，得爲備禦之計也。夫難得而易失者天之時，難成而易敗者人之功。臣願陛下愛惜分陰，汲汲圖之，總攬群言而察其言之是非。凡人之言，其利害成敗有益於興衰撥亂者，必從之，不然不從也。凡人之才，智略謀慮有益於興衰撥亂者，必用之，不然不用也。廟堂近臣所獻計策，參照已行之事，驗其言之是非，則人不難知矣。夫一夫獻謀，百夫聚而非之，則其謀必不得伸也。一夫欲行，百夫起而沮之，則其事必不得行也。昔陳蕃有言曰：「成敗之機在察言。」臣屢以此說獻陛下，伏願留神省察。《呂忠穆公奏議》卷三。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二〇五。

拘催租賦課利事奏

宣和三年十月十二日

近奉詔學事司應管州縣田土及房廊，並委臣拘催租賦課利，每年共收錢斛等約二十餘萬貫碩匹。未佃田土一路共二千一十一頃，除不住催督召人承佃外，若非逐縣令佐協力幹辦，則上件地土空閑虧失租課。契勘濱州招安縣見今空閑八百六十五頃，東鹿縣空閑四百九十二頃。尋奏請乞特降睿旨處分，將招安東鹿縣令佐許臣踏逐有心力人奏差一次，內京朝官替見任人成資闕，選人替年滿闕。《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三之一九六（第七冊第六〇八四頁）。

乞議燕山一路之費奏

宣和六年

燕山一路，費用如此，雖窮天下之力，竭天下之財，必無以善其後。願詔三省樞密院博議久長之策。《三朝北盟會編》卷一九四。又見《景定建康志》卷四八。

滄濱合用魴魚戰船奏

建炎元年九月十六日

滄州并濱州一帶與北界地形鄰接，最係要害去處，理宜措置。合用魴魚戰船，已行畫樣頒下州縣。欲令先次根刷應係官輕捷舟船，隨宜改造。如闕即於民間踏逐，增價收買，改爲戰船，立限修整牢壯。每州三十隻，仍許備穴舟利器之屬。《宋會要輯稿》食貨五〇之八（第六冊第五六六〇頁）。

成敗安危繫于施設奏

建炎元年十一月

臣竊以金人哀百戰之兵，一年之內兩犯京師，天祐陛下，不墮敵中，躬有神器。臣竊觀天下之勢，以撥亂爲務，成敗安危繫於施設。臣不敢遠引堯舜三代之事，昔周世宗當中國殘弊之後，王朴獻策曰：「唐失道而失吳蜀，晉失道而失幽并。觀所以失之由，知所以平之術，在乎反唐晉之失而已。」必先進賢退不肖以清其時，用能去不能以審其材，恩信號令以結其心，賞功罰罪以盡其力，恭儉節用以豐其財，徭役以時以阜其民。俟其倉廩實，財用足，人安將和，則有必取之勢，無不成之功。陛下睿算遠圖，布昭聖武，伏願任賢使能，信賞必罰，理財節用，積粟訓兵。裁抑恩倖，無令撓朝廷之權；搜選人材，使之任將帥之責。大開諫路而擇其善，總覽群策而從所長，則何爲不成，何戰不勝。

哉？《歷代名臣奏議》卷九〇。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〇，《三朝北盟會編》卷一九四，《景定建康志》卷四八，《至大金陵新志》卷一三上之下。

乞卧薪嘗膽以除禍患奏

建炎元年十一月

淮南兩路，北距海，南阻江，土地膏腴，形勢雄勝。陛下鑾輿順動，以慰天人之心，必得其宜矣。臣嘗謂強可以使之弱，弱可以致之強。昔漢高祖與項氏相持，百戰百敗，然垓下之役，一戰遂成帝業。越王兵敗，棲於會稽，卑辭厚禮，養兵蓄銳，有待而發，一戰遂收霸功。然則陛下駐蹕淮甸，豈非天意所以資陛下，興王業乎？伏願聚精會神，卧薪嘗膽，期於除禍亂，致太平，實無疆之休也。《三朝北盟會編》卷一九四。又見《景定建康志》卷四八，《至大金陵新志》卷一三上之下。

乞諭主兵將帥劫掠婦女必罰無赦奏

建炎二年正月六日

臣嘗聞官軍所至，爭取金帛之罪猶小，劫掠婦女之禍至深。嘗觀唐李晟復京師，秋毫無所犯，惟別將高明曜取賊妓一，即斬以徇。願以此事申諭主兵將帥，各令體認聖朝仁政。儻或有犯，必罰無赦。昨來鎮江府賊中婦女有尚在軍中者，亦乞速令放歸。《宋會要輯稿》刑法二之九八（第七冊第六五四四

頁）。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二。

乞委官總領防守江口措置戰船奏

建炎二年二月十日

今來既充江浙制置使，專一控扼江口，下自江陰軍口，上自瓜洲石步宣化渡，迤邐向上州軍應干渡口，躬親往來點檢及措置防守，難以兼知鎮江府。自江陵府至池州，乞委官總領防守江口及措置戰船。《宋會要輯稿》職官四〇之一（第四冊第三一五七頁）。

内外差遣乞令吏部依格法注擬奏

建炎二年閏四月二十五日

契勘祖宗時内外差遣並付審官院、流內銓，堂除窠闕不多，士大夫自有調官之路，故請謁奔競之風息。近世以來，堂除闕多，侵占注擬，士人失職，廉耻道衰。若不更改，爲患滋甚。欲望聖慈下吏部考祖宗朝故事，除監司、知州軍及舊格堂除通判外，如監司屬官、鹽場坑冶錢監等窠闕，一切撥還吏部。自監察御史、省郎以上及秘書省官、書局計議、編修官堂除外，如寺監丞、法寺官、外路學官，亦依祖宗及熙豐間故事，令吏部依格法注擬。如此則數十年以來奔競之風必衰，士人既有入仕之路，則自知廉耻矣。《宋會要輯稿》職官五六之四〇（第四冊第三六四五頁）。又見同書職官八之四（第三冊第二

五六四頁），選舉二三之八（第五冊第四六一三頁），《宋會要輯稿補編》第五二四頁，《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五三，《文獻通考》卷三八，《宋史》卷一五八《選舉志》四，《續通典》卷一八。

四分增添酒錢併入六分之數奏

建炎二年五月十五日

諸路無額錢內增添酒錢，依舊法係戶部上供之數。今已承指揮，自建炎二年正月一日爲始，並依舊法。切慮諸路州軍止以六分椿撥，欲乞令提刑司行下逐州軍，將四分增添酒錢併入六分之數，收係入帳，依限盡數椿發施行，免致有虧省計。《宋會要輯稿》食貨三五之三〇（第六冊第五四二三頁）。又見同書食貨六四之六四（第七冊第六一三一頁）。

陳亨伯經制財用之法皆有倫叙奏〔二〕

建炎二年十月十二日

經制財用之法，始於陳亨伯。其法措置條畫皆有倫叙，循其法可以助國，可以裕民。今邊境未寧，多事之際，養民禦敵，財用爲急。既不可闕，則此法尤不可廢。蓋經制之事，斂之於細而積之甚多。且如增收典賣稅錢，出於有力之家，則不害下戶。增收添酒錢，斂之於衆，合於人情，不以爲苦。今日大計，財用爲急，而此法無害於民，賢於緩急暴斂多矣。《宋會要輯稿》食貨三五之一九（第六冊

第五四一七頁）。又見同書食貨六四之八四（第七冊第六一四一頁），《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八，《宋史》卷一七九《食貨志》下一。

〔二〕《宋史·食貨志》作呂頤浩、葉夢得等言，行文略異，附錄于此：「亨伯以東南用兵，嘗設經制司，取量添酒錢及增一分稅錢，頭子、賣契等錢，歛之於細，而積之甚衆。及爲河北轉運使，又行於京東西、河北路，一歲得錢近二百萬緡，所補不細。今若行於諸路州軍，歲入無慮數百萬計，邊事未寧，苟不出此，緩急必致暴歛。與其歛於倉卒，曷若積於細微。」

常平等法不可廢奏

建炎二年十二月

此法不宜廢，如免役、坊場亦可行，惟青苗、市易當罷。《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八。

常平所入不得支用奏

建炎三年正月十一日

奉聖旨討論常平法。自來常平所蓄，不得非常支用。昨因廢法，將常平所入輒分他用，失陷儲積不可勝數。如戶絕并折納到田產，昨撥充贍學。今來諸路既科舉取士，其元撥田產并學事司因撥到上件田產，後來營置到錢物，依建炎二年六月十六日敕下發運司，將東南諸路收到錢物，依江西已得指

揮，更充糴本一年。農田水利，東南所入甚厚，如越州鑑湖、湖州廣德湖、潤州練湖所收租課，依靖康元年五月五日指揮發運翁彥國拘收，專充糴轉般代發斛斗本錢。皆係常平司所管田產，始者取充應奉，次取充漕計，見取充發運司糴本。伏望追還常平司椿管，以待朝廷緩急移用。更有似此之類，候除常平提舉官到任，先次拘收。所貴常平有以爲本。《宋會要輯稿》職官四三之一七（第四冊第三二八二頁）。

請高宗親總萬機奏

建炎三年三月

右，臣契勘自崇寧以來，內侍童貫、譚稹互掌兵柄，二十餘年，賞罰不明，號令失信。西則侵陵夏國，北則與契丹敗盟，致將帥解體，士卒不用命，皆緣內臣基禍，流毒天下，遂令徒黨，爲患至今。近聞將相大臣被命誅戮內侍，誠可以快天下之心，攄臣民忿怒之氣。然伏睹三月五日睿聖皇帝親筆詔書，以謂「即位以來，強敵侵陵，遠至淮甸，其意以朕躬爲言。朕恐其興兵不已，枉害生靈，畏天順人，退避大位」。以此仰見睿聖皇帝出於至誠，不吝至尊之位，將以紓國之禍也。恭惟太后陛下仁聖恭儉之德踰三十年，孚於四方，垂簾聽政，擁祐皇帝陛下，四海之內，孰不歸依？但臣有愚見，不敢愛死而不言。方今強虜乘戰勝之威，羣盜有蠭起之勢，興衰撥亂，事屬艱難，豈容睿聖皇帝退避大位，而享安佚？伏望太后陛下、皇帝陛下不憚再三，祈請睿聖皇帝亟復帝位，親總萬幾。從此已往，屏絕內侍近習之人，褒賞今日立功將帥之士。然後駕幸江寧，以圖恢復。如此則宗廟社稷有無疆

之休，將帥大臣有無窮之福。不然，必恐天下禍亂，不可勝言。臣年六十，疾病衰殘，目睹今日之事，實社稷存亡安危之所繫，不敢愛身，謹泣血雨淚而拜封章，伏望聖慈俯賜聽納〔一〕。《三朝北盟會編》卷一二八。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二一，《中興兩朝聖政》卷四，《建炎復辟記》，《建炎紀事》，《景定建康志》卷四八。

〔一〕「臣年六十」以下原無，據《建炎以來繫年要錄》補。

恭請高宗復位奏

建炎三年三月

右，臣等契勘都統制王淵不能備禦虜人，致乘輿南渡，結連內侍，蠲除樞管。近有統制官苗傅、劉正彥被奉聖旨，將本官及內侍誅戮，委屬允當。外有建炎皇帝以避狄遜位一事，臣等竊詳建炎皇帝即位以來，恭儉憂勤，過失不聞。今天下多事之際，乃人主馬上圖治之時。深恐太母垂簾，嗣君皇帝尚幼，未能戡定禍亂。臣等今統諸路兵遠詣行在，恭請建炎皇帝復位，或太后陛下同共聽政，庶幾人心厭服，可致中興。《三朝北盟會編》卷一二八。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二一，《建炎復辟記》，《續資治通鑑》卷一〇四。

參詳司馬光等建請併省事奏

建炎三年四月十三日

被旨將元祐中司馬光等建請併省奏狀，召侍從赴都堂限當日參詳。尋請戶部尚書孫覲等九員參詳得委可遵行，並無異論。臣等今參酌三省舊尚書左僕射，今欲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尚書右僕射，今欲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門下侍郎、中書侍郎今欲並爲參知政事；尚書左丞、尚書右丞，今欲減罷。《宋會要輯稿》職官一之四七（第三冊第二三五三頁）。

駐驛建康事乞以御筆鏤版行下奏

建炎三年五月九日

伏睹陛下駐驛江寧，改爲建康。雖已付本府施行，緣諸路未盡知行幸所臨，欲乞模勒親筆，鏤板行下，庶始知陛下進援中原、以圖恢復之意。《宋會要輯稿》方域六之二四（第八冊第七四一七頁）。又見《景定建康志》卷一四。

乞令宗室赴吏部差官奏

建炎三年十一月十二日

乞令宗室赴吏部自陳未有添差官處，指定添差監當一次，仍須年及二十以上。其添差員數，每州不許過七員，縣不過三員，并不釐務，人從供給各減半。《宋會要輯稿》帝系五之三三（第一冊第一二七頁）。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二九。

全宋文卷三〇四八

呂頤浩 七

請分兵屯建康等處奏

建炎四年九月

請兵五萬人分屯建康等處，內建康府萬五千人，太平州萬人，池州二萬人，饒州五千人。除參謀官劉洪道見管崔邦弼及李貴等兵約五千人，韓世清約六七千人外，乞朝廷貼足，付臣使喚。昔王翦伐燕，謂非六十萬人不可，終如所料。杜充以五萬人祇守建康，猶不免敗事，況本路上下近千里，多是緊要渡口？今臣乞兵五萬，委爲不多。劉光世有部曲約二三萬人，其勢稍強，乃可彈壓烏合之衆。今臣素無部曲，非得知兵政統制官及正兵二萬人，難以鎮服衆心。乞以神武前軍統制王玘所部前軍及諸將巨師古、顏孝恭自隸。《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三七。

禦敵之計不可緩奏

建炎四年九月

臣自去國，不知金人之實，聞已渡淮北去。然金人多詐而難測，臣比經四明，見朝廷集海舟於岸上，是必爲避敵之備。夫避敵固當預辦，然禦敵之計，尤不可緩。臣仰料聖駕萬一避敵，不過如永嘉及閩中耳。望鑑去歲敵騎追襲之事，選兵二萬〔二〕，分爲二項，一項浙西，一項浙東。或據水鄉，或扼山險，邀而擊之，使將士戮力，如四明城下之戰，則無不勝矣。萬一今冬敵不渡江，則願宰執預爲之計，俟來夏則遣兵北向，分二萬由海道趨文、登，以搖青、齊，分二萬由淮陽趨彭城，以撼鄆、濮。蓋金人用兵，深忌夏月，我必乘其忌而攻之。故大暑用兵，臣前後屢陳此計。然安危治亂之要，尤在人主能察。方去冬金人分三路追襲，廷臣皆以航海爲非，陛下斷而必行，故至今帖然無虞。夫難得易失者天之時，難成易敗者人之功。臣願陛下惜分陰，汲汲圖之。近臣有獻計者，必參以行事，而驗其是非，則人不難知矣。此陳蕃所謂成敗之幾在察言耳，願留聖意〔二〕。《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三七。又見《中興小紀》卷九，《景定建康志》卷四八，《至大金陵新志》卷一三上之下。

〔二〕二萬：《景定建康志》作「五萬」。

〔三〕「故大暑用兵」以下，《景定建康志》、《至大金陵新志》作「此必勝之道也。且中國衰弱，其勢已甚，自淮以北，皆非我有。士大夫苟目前之安，習太平時驕惰不振之氣，殊無北向以爭天下，恢復中原之心。此臣

所以感慨流涕而不能已也。」

先平內寇然後可禦外侮奏

建炎四年

今天下之勢，先平內寇然後可以禦外侮。乞隨賊寇之大小，分遣兵將官以金字牌招安，不聽命者，加兵剿除。《至大金陵新志》卷一三上之下。又見《景定建康志》卷四八。

淮浙鹽倉乞就鹽場買納支發奏

建炎中

諸路產鹽場自來買納支發並爲一處，昨於政和年間，因人建議關防搭帶欺弊，將買納支發分而爲二，遂創置州倉及添差監官并押袋官，仍打造舟船，招置兵稍，費用不貲。自買納般運入州倉，然後支與客人。所有般運一事，最爲勞擾，仍更迂緩。官船不足，又須和雇，拘占民船，搔擾不一。兼兵稍沿路侵盜，復雜以僞濫之物，拌和送納，無由檢察，爲害不細。其東北鹽已准朝旨，並就鹽場買納支發。淮浙鹽倉，欲乞依東北鹽已得指揮，並就鹽場買納支發，依舊分爲兩處，於押鹽袋官內每處各差一員，就場隔手支發。《宋會要輯稿》食貨二五之三二（第六冊第五二三〇頁）。又見《宋會要輯稿補編》第七六頁。

乞令張浚與臣會合計議奏

紹興元年二月十七日

奉親筆處分，已遣張浚部領陳思恭、岳飛等全軍人馬相繼進發。張浚已除江淮招討，統率大兵前去討賊。候張浚到江東，令與臣約日於饒州或本路其他州縣，各量帶人兵，會合計議。《宋會要輯稿》兵九之一〇（第七冊第六九一〇頁）。

犒賞過度幾殫國力奏

紹興元年三月一日

自來養兵之法，止是逐月支月糧料錢，即無每日支食錢一百文，并犒設一次體例。昨因自南京扈從南來，有司失于謀始，遂開此例，幾殫國力。《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四四。

乞賞柳約李處勵奏

紹興元年三月一日

自近行在前來赴任，經由臨安府嚴、婺、衢、信等州，切見知嚴州柳約、知衢州李處勵去冬措置寨柵〔二〕，一一可考，皆依山據險，控扼衝要，使賊馬不奔衝。約不肯事難避事〔二〕，毅然之任；處

勵謹守一邦，使無他望。朝廷雖曾推賞，盾之公議〔三〕，似未當切。兼二人者吏畏民愛，治狀可觀。
《宋會要輯稿》職官四七之二二（第四冊第三四二九頁）。

〔二〕知：原作「如」，據文意改。

〔三〕約：原作「若」，徑改。按，「約」即前文所叙之「柳約」。

〔三〕盾：疑當作「質」。

遣使講和以紓國難奏

紹興元年

金人侵犯不已，今又大窺川陝，皆燕人及中原叛逆協謀所致。古者兵交，使在其間。爲我之計，更宜遣使講和，以紓國難。前此所遣宇文虛中、王倫等數輩，雖拘留不還，勢當再遣使人，以驕其志。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九四。

當用二廣財力奏

紹興二年二月

天下大計，當用二廣財力，葺荆湖兩路，使通京西，接陝右。此天下右臂，如京東諸州，爲叛臣所據，正如國初河東，且留以蔽敵。諸路先定，他時併力圖之，似未爲晚。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五

一。

乞派員點檢劉光世軍中錢糧闕數奏

紹興二年六月

光世軍月費錢二十二萬緡，除取撥鎮江一郡財賦外，朝廷已應副其半。望令臺部堂各一員考究，如有闕數，乞盡行支降。如無闕數，亦乞行下光世照會。《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五五。

乞照應浙西淮南浙東福建兩路事宜奏

紹興二年七月二十六日

朝廷近置沿海制置使，最爲得策。然虜舟從海道北來，拋大洋至洋山、二孤、宜山、岱山、獵港、岑江，直至定海縣，此海道一也，係浙東路。若自通泰州、南沙、北沙轉入東簽料角、黃牛埭頭，放洋至洋山，沿海岸南來至青龍港，又沿海岸轉徘徊頭至金山，入海鹽縣澉浦鎮、黃灣頭，直至臨安府江岸，此海道二也，係浙西路。萬一有警，沿海制置一司緩急必不能照應兩路事宜。欲乞令仇愈掌管浙西淮南路，別差制置使一員管浙東福建路，候防秋過日罷。《宋會要輯稿》職官四〇之五（第四

冊第三一五九頁）。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五六，《玉海》卷一五，雍正《浙江通志》卷九五，《續資治通鑑》卷一一一。

管制大江舟船奏

紹興二年七月

金人頃犯建康，初自北岸掠小舟數十而濟。既至南岸，恣行掠船，濟渡軍馬。其取和州，渡江亦然。欲令江北諸渡，自九月朔日，惟於緊要渡口，量留舟一二，以備轉送斥堠文字，餘舟皆泊南岸。至十月朔日以後，大江更不得通行。應公私舟船，悉令於南岸深港內隱藏。如違，篙稍並行軍法。俟過防秋如舊。《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五六。

畫一指揮許差官委是數少奏

紹興二年九月二十八日

都督府申請畫一指揮，見遵依施行外，今來同都督諸軍事官一員，見欲總兵起發前去建康府措置。緣畫一指揮內止許辟差參議官二員，幹辦官十五員，準備差遣文臣十員，今來防秋，是時全籍官屬分頭協力，委是數少。除同都督官許差本宗有服書寫機宜文字官一員、幹辦官五員，準備差遣文臣十員，其辟差請給理任等，並依已得指揮。《景定建康志》卷二五。

乞依東京朝會例開宮門奏

紹興二年十一月四日

已曾面奏，行宮南門遇朔望及冬年節拜表日分，若依時開門，竊慮百官赶赴立班不及。欲依東京自來朝會例，早開一刻。《宋會要輯稿》儀制一之一四（第二冊第一八四七頁）。

人事天時皆可爲奏

紹興二年十一月

人事可爲者二，天時可爲者三，乞爲陛下陳之。昨自車駕渡江以來，初經揚州之變，兵甲器械十失八九，未容喘息，而金人分遣重兵，三路入寇，二浙江東焚劫殆遍。正兵或散而爲盜，或器甲不全，雖欲戰不能也。陛下憤金人侵侮之甚，連年宵旰，專意軍政，揀汰冗兵，修飭器械，今張俊軍有衆三萬，全裝甲萬餘副，刀槍弓箭皆足用。韓世忠有衆四萬，岳飛軍有衆二萬三千人（二），王玠有衆一萬三千人，雖不如張俊軍盡皆精銳，亦非前日怯懦之比。劉光世有衆四萬，雖老弱冗散者衆，亦可得精銳二萬人。神武中軍楊沂中統領以來有兵萬人，鎧甲亦足用。此外又有神武後軍陳思恭，不下萬人。御前忠銳如崔增、張守忠、趙琦、徐文、姚端等軍亦二萬人。上考太祖皇帝取天下，正兵不過十萬人，況今日有兵十六七萬，器械足用，何憚而不爲？臣所謂人事可爲者一也。建炎三年、四年、紹

興元年，大盜縱橫，鄧慶寇廣東，李敦仁犯虔、吉，邵清擾通、泰，張琪劫徽、饒，李成破江、端，范汝爲據建、劍，馬友、李橫、孔彥舟、曹成、張用、劉超等散處大江之南，爲害於荆湖等路。朝廷枝梧不暇，力不能事外。今則悉爲王師撲滅，民得安業矣。臣所謂人事可爲者二也。嘗觀自金人南牧以來，我師望塵奔潰，莫敢嬰其鋒。近年以來，張俊獲捷於明州，韓世忠扼賊於鎮江，陳思恭邀擊於長橋，張榮大捷於淮甸。良由金人貪殘太甚，逆天悖道，人人有戰心，天意殆將悔禍。臣所謂天時可爲者一也。金人命劉豫僭位以來，盡以中原付之，不欲南來。而豫煩碎不知爲國之體，重斂以失百姓之心。豫之所爲，雖三尺童子決知不能立國。況兵不如我精，將不如我能，勝負固可料矣。觀宇文虛中密奏，雖未能盡信，然敵騎連年不至淮甸，豈無牽制之故哉？天意槩可見，臣所謂天時可爲者二也。江浙等路連年失耕殖，又苦水旱，米價翔湧，每斛一貫至二貫。今年豐熟，米斛不及五六百，江上諸州米斛三四百。天時可爲者三也。今韓世忠到行在，臣願聖心奮發睿斷，令世忠、張俊與臣等商議，決策北向。明年三月半令韓世忠由宿州南京路以入，令劉光世由徐曹諸州路以入。又於明州留海船三百隻，令范溫、閻臯乘四月間南風北去，徑取登、萊州。凡此數路，皆有糧可因，不必調發吾民，以資饋運，而登萊尤有積蓄可因也。大兵既集，劉豫必北走，所得州郡，擇逐州豪傑守之，初則示以羈縻之義，過則續爲後圖。雖金人來年秋冬間必舉兵爭其地，然彼入我出，彼出我入，此兵法也。擾之數年，中原必可復。賈誼曰：「日中必萑，操刀必割。」捨此機會而不乘，後欲追悔，何可及耶？今有兵十六七萬，費用不貲，朝廷竭力經營錢糧，常若不辦。曠日持久，必取於民。民怨衆

離，乃自困之道。禍亂之所起，可不畏哉！今日戰兵，其精銳者皆中原之人，數年之後消磨必寢少，異時雖欲舉事，勢必不能，可爲深惜者也。《景定建康志》卷四八。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六〇，《中興小紀》卷一二，《文獻通考》卷一五四，《至大金陵新志》卷一三上之下，《續資治通鑑》卷一一一。

〔二〕岳飛：原作「如張俊」，與前後文意不接，且復矛盾，茲據《建炎以來繫年要錄》改。

乞改差呂抗呂撫外任宮觀奏

紹興三年二月十九日

昨蒙聖恩除臣長男抗、次男撫初等貼職，主管萬壽觀。依條，主管萬壽觀合赴朔望朝參及國忌行者之類班列間，不免與百官相見，恐有嫌疑。乞改差抗、撫一外任宮觀差遣，稍遠班路。《宋會要輯稿》職官五四之三三（第四冊第三五九三頁）。

乞對易巡尉幹辦場務之人奏

紹興三年七月二十二日

據知常州俞侯劄子，本州邊臨大江及太湖，地分闊遠，全藉巡尉防托。本州四縣見任巡尉共一十二員，數內有怯懦不可充捕盜官，可以幹辦場務之人。其監當官却有材武，不諳場務職事。欲乞許令

本州兩易，其候過防秋依舊。《宋會要輯稿》職官四八之七〇（第四冊第三四九〇頁）。

舉兵北向可牽制川陝奏

紹興三年

近日探報金人與劉豫舉大兵以窺川陝，若於來年三月間舉兵北向，必可牽制川陝之意。萬一川陝參差，而王師既逐劉豫，川陝間聞之必震恐，因遣韓世忠就近由西京入關，此亦一奇也。《三朝北盟會編》卷一九四。

乞置參謀參議等官奏

紹興六年四月四日

乞置參謀、參議、主管機宜文字各一員，幹辦公事五員，並從本司舉辟。今乞辟左朝奉郎、提舉洪州玉隆觀傅崧卿充參謀官，降授左朝請郎、主管台州崇道觀王次翁充參議官，左朝奉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范醇充主管機宜文字，右朝散郎、主管台州崇道觀王治，左宣教郎、知嚴州壽昌縣臧梓，武顯大夫、閤門宣贊舍人王繪，並充幹辦公事。《宋會要輯稿》職官四〇之九（第四冊第三一六一頁）。

乞委韓璜催督賑濟米斛奏

紹興六年五月一日

被旨令廣西提刑韓璜收糴米三萬石，般發前來賑濟，已節次催促，至今並無顆粒到來。望將上件米斛委韓璜催督，水運至湖南，却委本路運使分撥州軍交卸，以濟飢民。《宋會要輯稿》食貨五七之一八（第六冊第五八一—九頁）。又見同書食貨五九之二七（第六冊第五八五—二頁）、食貨六八之五九（第七冊第六二—八三頁），《宋會要輯稿補編》第五九二頁。

拋荒田土權暫耕種奏

紹興六年六月九日

湖南一路流移甚多，曠土不少。欲望今本路諸縣令佐同管營田職事，踏逐拋荒田土，權暫耕種。及令本路營田官與轉運司同共相度，條具耕鑿事務敷奏，趁來年春作種植。如將來有人戶歸業，及戶絕有人認識請佃，即時給還。《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三之一〇四（第七冊第六〇—三八頁）。

乞于龜塘堤岸及時栽插奏

紹興七年三月十九日

五代時僞楚馬殷據湖南，潭州東二十里因諸山之泉築隄瀦水，號曰龜塘，灌溉公私一萬餘頃，惠及一方。其後隄堰廢壞，經百餘年，有失修治。去年旱災，民皆失食。臣雇募飢民修成隄岸，以爲久遠之利。今來栽插是時，欲令安撫司於潭州摘那數百人併力栽插，及將來芟除蒿草。《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一之一〇九（第六冊第五九二八頁）。

撫綏新附之邦乃今日上策奏

紹興九年二月

金人殘破中原，肆爲荼毒，交兵累年，未見寧息。今者無故割新黃河、河南之地與我，豈無意哉？欲望聖慈與執政大臣子細商量，及契勘陝西一路自割屬我朝以來，諸路帥臣守臣曾與未曾申發到文字，及三省密院知與不知陝西逐路州軍即今帥守之臣職位姓名。如可以照見，即遍以詔書，差人鏤諭，具宣德意。倘無憑照見，即須分遣臣僚迤邐前去訪問職位姓名，傳宣撫問。其鄜延、環慶、涇原、秦鳳、熙河路帥臣，仍許以久任之意。庶幾逐路州軍不致疑貳，稍埃定疊，徐爲後圖。所貴撫綏新附之邦，不致失策，施設次第，粗爲有序。茲今日之上策也。《景定建康志》卷四八。又見《至大金陵新

志》卷一三上之下。

陝西利害乞留聖意奏

紹興九年二月

契勘陝西利害，今日所繫國體甚重。若一觸事機，必貽後悔。如張中孚等未見向背，趙彬又係曲端門客，本一書生，其人尤桀黠。伏望睿明曲留聖慮。《景定建康志》卷四八。又見《至大金陵新志》卷一三上之下。

已差范正興知鎮江奏

臣等飯後依早來面奉聖訓：諭光世令往建康，韓世忠往泗州駐軍，光世之意只欲在鎮江。又云光世豈可不爭功，又云世忠既往泗州，光世願駐軍於楚州或承州。又云世忠可令往濠州，此決不可從。臣等竊料光世之意，只緣鎮江府、揚州夾岸廣有田業，鎮江城市房廊亦多，戀戀不欲捨去。今已差光世幕屬范正興知鎮江，蓋是曲全人情，伏望聖慈深賜睿察。所有熟狀，已修寫訖，未審今日可與未可進入，取進止。三月二十五日，臣俯、臣益、臣勝非、臣頤浩劄子。《越中金石記》卷四。

全宋文卷三〇四九

呂頤浩 八

上時政書

建炎元年六月〔二〕

某惶恐頓首再拜：某昨於宣和五年八月內，嘗具奏燕山府一路開邊闊遠，其勢難守，及條具河北、燕山路危急五事以聞。尋奉聖旨：「呂某所奏，意有包藏，情不可貸，可先次落職。如軍糧闕誤，令宣撫使王安中枷項。」上件行遣，並在朝廷。去年二月到尚書省，亦常陳述金人八月必侵邊，十一月必大舉，不蒙省察。以今日之事料之，金人釁隙又甚於前日，不待言而可知也。若秋冬不能捍禦，必又渡河分道並入。一道由青、滄以趨德、博，自京東東路西來，原注：以河北路、京東東路未經殘破故也。一道由磁、相、濟、滑南來，一道由河東趨西洛東來，會兵於梁、宋之郊，徐議所向。不知朝廷何以支吾？某伏思今日之計，莫若遠斥堠，明探報。不入境即已，儻或復來，速避地於江外以爲後圖，此事誠不可忽。去年秋冬間，祇緣廟論不同，或和或戰，膠擾不決。又百官內少有知邊事謀臣

陳畫利害，致令朝廷受禍，天下痛心。今日之事，不容更有蹉跌。伏願某官深思熟慮，以保萬全。蓋金人恃其彊勇，故示不測。與契丹相持二十年，今歲講和，明年大戰。前後反覆，卒吞契丹。今日之勢，講和亦不可恃，欲戰則力不逮。若非遷避，更無上策。議者多以爲鑾輿南渡，必失中原，是大不然。赤壁之戰，魏彊吳弱。然而魏武大衄者，江淮之間沮洳之地，又有長江之險，非北人用重兵之利，此吳所以勝也。戰勝則勢張，豈有失中原之理哉！議者又曰：敵人既能渡大河，豈不能渡大江？亦不然。黃河水狹，霜降之後，水面不過一二里，又無水戰之具。敵人渡河，所以不能制。大江則不然，水面闊遠，狹處不下七八里。若於南岸預集水戰，俟其半渡，由南岸以輕舟戰艦順流而下，頃刻追及，雖百萬之師可挫也。且以夏人號爲善用兵，與我相持，迭勝迭負，我師未嘗如今日敗衄者，以涇原、環慶等路皆山險之地，非騎兵所利故也。自金人入邊，我師遇之，不待接戰而輒奔潰，不暇成列者，蓋平原曠野，步人不能抗騎兵故也。某之意欲遷避者，又以二十年童貫掌兵柄，軍政盡壞，賞罰不明，人無鬪志。所以先革此弊，然後可以語戰。兼自燕山之敗，金人連二年逼境，後來數路官私馬劫掠已盡，步人之勢終難抗騎兵。《霍去病傳》云：「自後更不議伐匈奴者，以無馬故也。」豈不可鑑哉？竊望某官長慮却顧，俯察愚夫之言。況防秋在近，機事甚迫。梁、宋間諸州環地千里，城壁不固，雖欲增修，已不及矣。伏願發於誠心，開悟天意。先遷宗廟於江外，大駕且駐南京。若無探報，只駐南京。萬一有警，速駕南來。江淮地熱，又馬無稈草，必不能久留。俟其既往，我復北去，未爲失計也。兵法所謂「彼入我出，彼出我入」，茲誠今日備禦之策。若乃江淮、荊湖、兩浙等路如何練

兵，如何養馬，如何選將佐，如何修城壁，如何備器械，如何聚糧食，此六者，尤爲今日急務。惟速圖之，不可緩也。某衰病餘生，夙荷知遇，不忍緘默。伏望恕其狂瞽而詳擇焉，不勝戰恐之至。某惶恐頓首再拜。《忠穆集》卷五。又見《景定建康志》卷四八，《至大金陵新志》卷一三上之下，《南宋文範》卷三一。

〔二〕年月原無，據《景定建康志》補。

與張德遠書

伏蒙寵記始生，貺以香幣。夫何身在高位，而不忘貧賤之交，任兼將相，而不遺外方守土之舊！俾寶元、慶曆間韓忠獻、范文正忠厚之風，今日復見，下情感佩，雖重番疊幅，不能道萬分之一也。昨蒙頒惠色羅，今復有涇段之貺，此近歲東南所無者。區區不敢以多物效誠，顧初冬在候，塞上鐵衣寒早，有禦寒衣物數件，輒以拜納。方公閑居閩中時，此禮不敢廢。是以塵浼，幸賜矜亮。《忠穆集》卷六。

與李伯紀書

某閑居無所營爲，昨於丹丘東郊創園築室，求詩爲貺。乃蒙不鄙愚陋，寵惠兩篇，調高陽春，詞掩騷雅，累日諷咏，燥吻濡濡。泉石增輝，山林改色，自此始矣。道阻且長，無由謁謝，伏惟亮察。荷蒙寵諭禪刹之旁，借地爲園，此亦王子猷借宅種竹之意。浮雲不繫於去留，雅意孰分於物我！達人觀，歎仰不已。十二詠，尤見製作之工，依韻和呈，資千里一笑。續貂之罪，尚幸容恕。《上梁文》得獲披讀，筆勢縱放，欽服欽服。《忠穆集》卷六。

與李漢老書

承定居泉南，婚嫁漸畢。名邦繁會，何樂如之！某力辭兩鎮，朝廷從之。惟少傅之除辭至六七，引永叔差知太原除宣徽使，改差知蔡州復帶觀文例，方荷睿慈照察，俯從愚願。居閑以來，頗得杜門修心養性之法，此外無可言者。比於東郊小圃棲止，以狹隘伏熱，涉夏卧病。近得秋深，風露稍寒，乃獲安健。道夫簡重而誠實，昨知台州，一毫不擾。雖治郡不久，極有去思。劉彥修警敏有才智，二弟所不及。其他非面莫究萬一。《忠穆集》卷六。

與張全真書

治閩且二年，兵習教令，民安田畝。千里八郡，肅清無事，可以爲左右賀。台、明諸州，昨苦愆亢，六月間得霖雨數尺，歲已大熟。得來問，知福建亦遂豐稔，惟常、湖兩郡下田，有水潦之災，爲患亦不廣也。連年苦瘡痍，今夏幸稍安，但衰晚老態增甚。蒙貺荔子，差來人由海道六日而至丹邱，色味香俱未盡變，北客所未嘗見。歐陽永叔以謂荔枝果一絕，牡丹花一絕，誠可信也。珍感珍感。

《忠穆集》卷六。

與范元長書

閒退以來，屏跡山郡，親知書問，因循不講。忽辱垂教，仰佩高誼歲寒不忘之意。元長以世德碩學，徊翔列卿，頗自得否？某自前年初冬來丹丘寓居，無鄉閭故舊，杜門養拙，日益衰殘。每念甲戌同榜所存者，僅四五十人，不老即病。四十年間匆匆如過隙，良可慨歎！《忠穆集》卷六。

與汪彥章書

承編次詔令，旁搜遠討，漸已就緒。若繕寫不辦，且以十年上之亦可。雖洪儒大筆素所留意，然勤勩可知矣。某被旨付以此事，辭不獲已。頃在布衣時，屢謁范純夫。是時此公爲內翰兼國史修撰，兼知院事，兼修國史。比已略具聞奏，乞下禮部訂正，庶不差互也。《忠穆集》卷六。

與黃嗣深書

錢塘江岸之別，行且再期。去秋蒙枉教翰，尋以不詳知棲隱之地，無由上狀。嗣深盛德大雅，蒞官行己，皆前輩忠厚之風。於故舊交契，有綈袍戀戀之心，豈勝感服！某向者連年疾病，閑退以來，稍覺頑健。城東小圃增植小花木，今春起屋三數間，不輟携稚子往游，亦足以寓目寄懷。荷嗣深愛念之至，恐欲知衰老動止之詳也。《忠穆集》卷六。

與綦叔厚書〔二〕

頤浩再拜〔二〕：自聞領帥浙東，念下車之初，事勝繁劇，不應以書尺浼聽覽，必蒙情照。茲辱墜教，荷高誼厚德，不遺遐遠之意，曷可勝言！公在詞掖翰苑累年，文章妙天下。昨吳玠制辭，入作數聯，造語警拔。竊原雅意，以謂既失秦川之利，則銅梁、劍閣不敢恃險，以爲難取而擊退賊兵也。長安驛舍榜曰秦川驛，咸陽縣北門額曰咸秦驛。衰老素不善爲文，但筦見如此爾。《忠穆集》卷六。又見《北海集》附錄中。

〔二〕《北海集》附錄中題作《論吳玠麻事書》。

〔三〕頤浩再拜：原無，據右引補。

與李德升書

寄惠佳什，佩荷桑梓之意，輒依韻和呈。浙東今歲大熟，茲可爲慶。湖、湘舊號卑濕，緣兵火後，四向未有人煙。通風地乾，比之丹丘，極高燥，老者尤便。但既欲歸，興不可遏，惟幸速與德升

尋鷄黍之約爲樂爾。《忠穆集》卷六。

與康平仲書

頃在維揚同班列之次，備見注措，無不中理。又高文博學，至今不廢讀書。篤信忠厚，第深歎仰。而每有啓擬，煩言紛紛，豈非天耶？命耶？或者輔相造物之乖耶？然杜門日久，所養益純固，居易俟之，足矣。溫、台相去四五驛，偶公與台守有嫌，衰晚又不敢輕動，遂阻良集。某來春欲游鴈蕩，不知車從可來山間僧寺，爲數日之款否？他惟順序保裔，以副區區之祝。《忠穆集》卷六。

與劉彥修書

向聞謫貶，以居閑，不知所至，無從上狀。但於令弟學士書中重疊歷叙遠別依黯之情，亦不能盡登山臨水之意。然頗謂吾友氣稟剛大，臨患難必不懾。繼收令弟書云：「聞命之初，翩然就道。」不勝歎服。曾未數月，已聞自便指揮。此乃聖主記功宥過之厚恩，次則忠義可以感鬼神，誠信可以動金石之明驗也。他惟將愛，以副願言。《忠穆集》卷六。

與沈元用書

承僑寓松陽，諸況安適。念惟天下多事之時，經濟有用之才，周旋設施，無往不可。豈命有通塞，而奮發自有時耶？蒙諭二月末欲爲天台之游。謹不出，以俟文馭之來，庶獲相從，以盡平日所欲面叙者。紹興元年九月，某再被誤恩，承乏政府，具奏天下之勢，先平內寇，然後經畫外禦。仰承聖度開納，初遣大將削平群盜，擒桀驚者誅之。蓋聖德昭格，天將悔禍也。衰老待盡於山林，濁醪粗飯，獲送殘年，幸甚。念如元用，今日謀臣，富有春秋，不應如老者閑放也。《忠穆集》卷六。

與折中古書

伏承進位貳卿，想惟慶慰。常觀范蔚宗有言，三代爲將，道家所忌。而耿氏累葉以功名顯，豈非用兵能以殺止殺乎？頃見遵正先太尉總兵數十年，以去殺勝殘爲心。進築都天一帶城寨，愛惜財力爲務，軍前折服。姚醇之惡其用刑太深，慶澤所鍾，蓋未易量也。輒以此爲左右賀。《忠穆集》卷六。

與向伯恭書

某大病之後，氣血虛弱。初感寒瘧，繼作痢疾。一夏伏枕，僅存皮骨。比得秋涼，方有向安之望。天台寄居衆多，無僧寺駐足。近於城中葺一草舍，蓬茅環堵，粗庇風雨。每念臨江高隱，薌林雅致，喬木翠竹，翛然有塵外之趣，未嘗不想像而馳神也。《忠穆集》卷六。

與劉資深書

自會稽南門夜別，屈指九年。念欲少款，而相望每若秦越。自古相知之深，相會益尠。樂天寄元微之詩云「閑人逢盡不逢君」是也。湖、湘士人北來者云：「下車浸久，政事施設無不中理。盜賊衰息，兵民綏靖，實今日濟時適用之才也。」某承乏已三月矣，累乞宮祠，聖恩未允。他非握手，莫布萬一。所冀珍愛，以副依向之誠。《忠穆集》卷六。

與程晉道書

寵貺佳醞，副以荔子、新薑，皆珍物也。某衰年不飲，早晚服藥各一杯。自到此，每月釀四五斗，雖氣味濃香不逮兵厨，自有野醪真趣。恨不能與晉道相從，如瓦橋、信、安道中聯轡飛觴之時。吾曹老矣，念欲促席道舊而不可得，第增慨歎爾。戰袍輒易拜俛，不惟與綵衣相鮮。公方進用作大帥，橫槊賦詩時，亦不可乏此也〔二〕。《忠穆集》卷六。

〔二〕此下原注：「信乃廣信軍，安乃安肅軍。」

與趙道夫書

向台旆在泉南，使人回上狀，幸塵視未？永嘉下車之初，嘗蒙枉教。聞掖垣之召，因本州急促往婺州，持書令前路投納。繼而收德升書，知此書不獲通呈。諒蒙昭察。近時士大夫力辭侍從之召者，百無一二。豈意難進易退之風，前輩高節，今日復見，第增欽仰。丹丘小邦，不足煩施設。然民淳事簡，軍糧可以足用。地僻少過客，永嘉所不逮也。如聞戒塗有日，道中尚祈厚自持養，以慰所至。

《忠穆集》卷六。

與姚庭輝書

承遂得請，亦未獲具聞。忽奉教墨，如接晤言，區區不任慰懌。庭輝以學問取高科，以官業登顯仕。數年以來，遍歷艱危。今寄居孝義村，想日有燕處之樂。歲得租米幾何？雪川別業，曾料理否？衣食之分，各有厚薄，隨所遇而安可也。中大夫所得恩數，與從官不相遠，但村居太僻，不知可以遷來邑中否？《忠穆集》卷六。

與賀子忱書

遷居兜率已兩月矣，地不卑濕，稍覺疏快，衰晚之所宜也。天台勝概，朝夕馳想。俟八月微涼，即單騎一往，遍到諸山寺，可以款陪下風。頃歲寄居南京及維揚，自釀玉友，親知以爲妙。嘗著《玉友補遺》一卷。自過江以來，雖精意醞造，輒爾不成。蒙惠雙樽，清冽可愛，如對故人而揖清風也。

《忠穆集》卷六。

與劉仲忱書

作日勉強成詩，以謝厚意。復蒙屬和，感佩尤深。兩日來披咏佳篇，不能釋手。古詩高妙，不愧元祐年間作者之風。律詩警句可愛，如《奉天》一絕，編入牧之集中，恐學詩者未易區別也。某承先人詩賦之學，以雕蟲末技忝竊科名。今日見公佳作，恍然自失矣。《忠穆集》卷六。

與張安世書

承閑居山中，諸況粗安便。出處行止，非人力所能爲，吾曹隨所遇而安之可也。某連年冒暑總兵，今歲得閑，幸稍健。但晚景侵尋，衰態增甚。蒙諭冬初下訪，極荷鄉契。冬中澤國宜雪作，若乘興一來，不異子猷之訪戴也。區區縷悉，非面莫既。《忠穆集》卷六。

與劉仲高書

仲高才學政事，高出一時。翱翔法從，獻納論思，乃其職業。尚淹外臺，何也？念昔宛邱聯事，

二十年間凋零無幾，良可驚歎。政車到閩部已久，諸況何如？先正奏議已領，可見前輩之出處，立朝之梗概。茲承寄惠司馬溫公手帖石刻。某元豐末侍先考過洛中，嘗瞻見溫公儀範。又嘗至溫公故居，喬木尚存。鄉人懷想，不異甘棠之思召公也。題跋續寄納次，《溫公文集》編次甚工，冠之以雄文爲序。欽仰大手筆，衰老得以熟讀，感佩至深。《忠穆集》卷六。

與馬永卿書

會稽南浦之別，忽忽遂改歲華。相從之久，相知至深。遠別之際，惘然自失。昨承欲往鉛山寓居，今領來誨，乃知迎侍雙親在令兄官所。都昌雖經兵火，而居民不至流徙。自縣趨左里，重崗複嶺，喬木蔽映。而兩山之間，皆良田沃壤，可愛也。陶公太尉廟，每至祠下，想其英概。志在中原，尤可師仰。大年高文大筆，嘗有吟詠否？登臨之時，必亦見念也。承愛秋冬間見訪，切不須遠來。雙親年尊，且奉晨昏爲便。相距二千里，豈可命駕輕出耶！《忠穆集》卷六。

與陳祖禮書

承山居僻左，必得玩意書史。如昆仲才器，人雖忌嫉，終能抑之乎！某平生行陣，金瘡在體。投

老垂白，得獲閑退。涵泳聖澤，豈不知幸！但干戈未戢，而大恩莫報，永爲憤恨爾。米十斛以助晨炊，杜詩云：「故人供祿米，鄰舍與園蔬。」不相遠矣。《忠穆集》卷六。

與范正輿書

茲承從開府公移屯建康，諒惟贊畫軍務，少勞神觀。先文正以次繪像，特蒙惠示，感佩不可勝言。頃在陝右，有四軸，因兵火失之。今再獲見，如披雲霧而睹泰山北斗也。《忠穆集》卷六。

與雪峰清了書

自頃艤舟四明，辱書爲貺，尋亦拜問之。後一向在江東境上置寨，於彭澤左蠡之間與李成之兵相持踰年。再蒙召還政府，袞袞不獲上狀。便至忽奉來教，佩意良厚。吾師道業識解超然絕類，雪峰大刹聚衆甚廣，人所信向。方大盜甫平，助國家名教，使人爲善，豈小補哉！某幼年聞真定蹟老云：「良田萬頃，日食二升。廣廈千間，夜眠八尺。」推此語，則所向足矣！某壯歲在西北塞上，親總軍旅，出入行陣十五年。所至除殘去害，未嘗妄戮一人。佛書有因果報應之理，每以自警也。晚遇上聖，出入將相五六年，備歷艱危。中間屢乞閑退，而所請不獲。再叨柄用二年，分遣諸將平蕩江湖、

福建群盜，使民安業。乃行其所見，非敢妄意功名。然衰年識慮顛錯，罪戾滋多。上荷聖恩，處之宮祠。布衣蔬食，可以送老。伏承存問，因以布左右。幸希亮察。《忠穆集》卷六。

謝陳龍圖舉自代啓

持橐轉輸，方被光華之渥；剡章論薦，不遺貧賤之交。風義聳聞，兢慚無地。竊以聖朝席累洽之運，開用人共治之門。從官於拜命之初，有舉賢自代之法。倘非精誠相格，臭味攸同，如管、鮑之深知，若王、貢之相引，敢覬齒牙之譽，以爲聲氣之先？如某者，樗櫟凡資，輪囷奚取；豆稊下品，淺俗何言？素無孝友之高風，見知里閭；回視簡編之舊學，日甚荒蕪。雖薦試於劇煩，迄未聞於彊濟。況在公之奇節，與享上之精忠，雖有寸心，未施薄效。嗟虎皮之弱質，恐累知人；誦袞字之褒章，殆成虛語。忽驚題品，遽及凡庸。此蓋某官識度淵冲，神鋒秀拔。卓爾公輔之望，慨然前輩之風。眷言富貴無相忘，肯使朋友之道缺？輕艘重艦，交馳整整之旗；封豕長蛇，首挫堂堂之陣。竚召還於鈞柄，猶懷戀於綈袍。伏念某自遠台符，寢更歲籥。鵬程萬里，方奮翼以圖南；鷦巢一枝，正卑棲而在北。久曠馳誠於竿牘，固非自棄於門墻。忽迂翰墨之記憐，爲借雌黃而馳譽。某敢不益堅操履，永副薦揚？惟仰託於師門，庶終全於晚節。過此以往，未知所裁。《忠穆集》卷六。

賀大理孫少卿啓

伏審拜命楓宸，陞榮棘寺。除音所逮，公論僉諧。伏以某官學洞古今，才兼經濟。決儒科而振藻，夙擅文名；從士版以服休，茂揚政績。再躋郎省，薦領使權。果膺上聖之知，擢貳列卿之職。議刑從恕，本欽恤之寬仁；懋賞旌賢，佇入遷于嚴近。某從游有素，辱眷良深。欣抃之私，喻言奚既。

《忠穆集》卷六。

與華殿院問候啓

伏審光膺睿渥，改莅雄藩。已擇剛辰，榮開盛府。伏惟慶抃。恭以某官淵泉涵潤，嵩岱儲英。趨聖域以甚優，躡亨衢而特起。會逢昭代，遴選副端。眷從鵷鷺之班，擢領風霜之任。論事有敢言之氣，直繩無附下之私。鵬鶚橫秋，豈衆禽之可偶；松筠挺節，異凡木之空摧。出處誠繫於重輕，屬任不殊於中外。顧濟南之要壤，號畿左之名邦。褰絳帳以談經，範模雖舊；乘朱輻而撫俗，襦袴惟新。豈容坐席之溫，行被賜環之召。別躋近侍，益懋遠猷。某昔處鄉庠，載馳朔部。豈謂雲霄之志，得施桑梓之邦。潔己虚心，願奉一言之教；摳衣望履，遙修百拜之恭。瞻嚮之誠，敷宣罔既。《忠穆集》卷

六。

賀吳顯謨閣啓

伏遇拜命中宸，陞華內閣。除音所逮，輿論交欣。伏以某官勲德傳家，材能邁俗。自翱翔於仕版，久踐歷於要塗。問俗觀風，雅副皇華之遣；承流宣化，獨高循吏之聲。豈容坐席之溫，佇見賜環之召。入躋嚴近，益展猷爲。顧簡牘之未修，辱緘滕而寵逮。永言傾頌，莫罄敷陳。《忠穆集》卷六。

賀建康張龍圖啓

伏審光膺睿渥，榮領巨藩。音驛遙傳，輿情允協。伏以某官規模宏遠，器宇軒昂。蚤以疏通之才，薦歷劇繁之任。惟金陵之會府，號江左之要邦。方六飛駐驛之時，聚諸路錯居之衆。雲屯萬旅，豈無調護之方；棋布百司，每勞應辦之力。爰自下車之始，已聞游刃之餘。宜妙簡於嚴宸，佇陞華於要近。某側聞成命，第切欣愉。愧尺牘之未修，辱緘滕之遠逮。永言感篆，曷罄敷陳。《忠穆集》卷六。

賀姚侍郎除待制啓

伏審光膺宸綍，進陟從班。成命播聞，輿情均穆。伏以某官學通倫類，識照幾先。少決儒科，抱經綸之器業；早登膺仕，更中外之艱虞。勤勞徧歷於百爲，夷險不移於一節。輟自貳卿之近侍，兼參戎幕之淵源。避劇請閑，樂舊山之泉石；興讒起謗，駭平地之風波。賴公議之辯明，宜湛恩之溥博。榮躋次對，允副僉諧。諒倚席之未溫，即賜環而促召。某游從有素，欣抃尤深。悵竿牘之未修，辱緘滕之遠逮。永言愧感，未易敷陳。《忠穆集》卷六。

賀中山帥沈待制到任啓

伏審光膺帝制，榮陟從班。郵傳疾馳，輿情均穆。恭以某官稟氣剛大，受材敏通。夙遭際於昌辰，久翱翔於膺仕。薦揚中外，勤勞蚤著於百爲；遍歷險夷，終始自持於一節。比趨召命，入覲中宸。首登文石之嚴，從容賜對；密邇前旒之邃，讜直具聞。訂謨大契於淵衷，超拜宜先于多士。眷中山之襟帶，控朔部之咽喉。出殿大邦，副朝廷之重寄；兼持從橐，爲儒者之至榮。佇觀功業之隆，別被倚毗之任。某頃緣趨佐，最荷知憐。方大厦之賀成，阻賓閣之展慶。傾頌之至，叙述奚殫。《忠穆

集》卷六。

賀河間帥吳述古遷職再任啓

伏審光奉睿恩，榮遷峻職，併昭異數，原任雄藩，伏惟慶抃。恭以某官璞玉凝姿，桂林挺秀。世濟夔龍之盛美，並逢堯舜之昌期。服禁職於西清，久持從橐；暢天威於北道，倚若長城。比上囊封，丐閑琳館。輿議固難於擇代，聖心方切於懋功。寵陞秘殿之名，仍總中權之重。載惟雅望，竦動群瞻。出鎮大邦，雖上觀於遠略；入參庶政，已屬望於宗工。諒倚席之未溫，即賜環而促召。坐開材館，方嗣立於規模；手幹化鈞，竚一新於陶冶。某猥慚疲鈍，獲托帡幪。欣聞成命之傳，彌切懦心之慶。其爲鼓舞，未易殫陳。《忠穆集》卷六。

與知建州魏侍御啓

一別台符，屢移歲籥。霜臺峻極，敢通候問之儀；治闥迢遙，第切傾依之悵。遐想鎮臨之暇，茂膺戢穀之祥。伏以某官天骨韜奇，神鋒擢秀。富淵源之奧學，早決賢科；挺巖壑之英姿，素高多士。剛毅有敢言之氣，特達推獨立之風。顧中外之游更，豈超騰之可後？鄱陽布治，敦愷悌以宜民；閩郡

承流，尚威稜而警俗。調和有術，寬猛適中。豈容卧治之優，行奉追鋒之召。某崦嵫遲暮，蒲柳衰殘。比解印於湖南，復易麾於浙右。方祈嚴召，入覲中宸。言瞻數仞之墻，阻陪賓謁；遠貢十行之札，冒瀆記曹。春序應期，陽和在候。願護節宣之術，永綏福祿之宜。《忠穆集》卷六。

賀趙相除左僕射啓

伏審光膺中制，進陟上台。隆體貌於一時，大勳勞於百辟。神祇助順，華夏交歡。恭以某官識造幾微，氣函剛大。智勇獨推爲人傑，文武兼稟於天資。屬上聖之作興，踐要途而遍履。疇濟中興之運，蚤膺爰立之求。會逆種之嘯凶，引鋒車而逼境。謀臣猛將，遲回懷不斷之疑；讜論嘉謨，慷慨決親征之策。敵兵宵遁，邊境塵清。破蔡之功，孰先裴令；却秦之戰，無出謝公。已懋元勳，冠冢司而渙號；佇頒顯冊，面槐位以尊賢。某睽別累年，瞻依有素。雖衰遲暮景，阻陪振鷺之游；而沐浴餘波，幸遂潛魚之志。永言欣幸，曷盡敷宣。《忠穆集》卷六。

賀知越州綦內翰啓〔二〕

伏審光膺睿旨，出鎮帥藩。郵傳所聞，士夫胥悅，竊惟慶抃。伏以某官量澄玉海，學富金籀。蔚

爲學者之師，夙擅儒林之秀。玉堂金馬，久煩摘藻之才；皂蓋朱轡，暫付承流之寄。載惟雅望，播在群僉。誦銅梁劍閣之辭，蓋一時之奇作；惟鳳閣鸞臺之詔，誠萬目之具瞻。某託契有年，索居浸久。棲遲陋巷，悵竿牘之未修；眷戀綈袍，辱緘滕之寵逮。永言感佩，曷罄敷陳。《忠穆集》卷六。又見《北海集》附錄中。

〔二〕《北海集》附錄中題作《賀知紹興府啓》。

賀新知台州曹大卿啓

伏審申命嚴宸，領麾便郡。除音所逮，輿論僉諧。伏以某官迪德忱恂，抱材通敏。承勳德光華之胄，蚤著令名；歷中外繁劇之除，亟登顯仕。擢參天府之治，進聯卿寺之班。惟浙部之要邦，有丹邱之福地。爰資宿望，綏撫黎民。佇聞召節之頒，入筵駕行之近。式符輿議，益展大猷。某一別風儀，寢更歲月。茲有親仁之便，預深仰德之誠。欣抃良深，敷陳罔既。《忠穆集》卷六。

賀周中丞知秀州啓

伏審光奉宸綸，榮分郡寄。涓辰協吉，視事宣風。伏以某官氣稟中和，道涵方大。出際艱難之會，蚤膺旒宸之知。眷自郎曹，擢居言路。剛風勁節，素傾朝野之心；正色直言，屢落姦邪之膽。去同汲黯，寧薄淮陽；居異子牟，不遙魏闕。行奉紫泥之召，遄歸玉筍之班。益懋遠猷，用符輿望。某辱知有素，爲別累年。欣聞開府之初，彌甚周邦之喜。限拘職守，阻造門闌。祝頌良深，喻言罔既。

《忠穆集》卷六。

賀郭節使加檢校少傅啓

伏審黼座對揚，被九重之厚眷；宸廷頒命，陞亞傅之崇資。仍易鎮於雄藩，畀寵還於舊治。除音所至，輿論均歡。伏以某官學洞孫吳，才兼寇鄧。山西氣概，素高破敵之奇功；嶺外威名，世有征蠻之異績。出則分符於邊閫，入則帥兵於殿廬。鴈門騰來暮之謠，瓦橋有去思之念。自守四明之奧壤，屹當北敵之要衝。增秩賜金，聊慰借留之望；建牙植纛，益彰重外之光。某追伏海山，阻趨賓仞。永言欣抃，罔罄敷宣。《忠穆集》卷六。

謝趙都運啓

承乏湘南，方懼黜幽之典；分符浙右，遽叨易地之恩。覲面弗勝，汗顏增愧。伏念某家傳朴學，世貫寒鄉。親逢睿智之作興，濫逐英賢而進用。一塵樞府，本兵無經遠之謀；再秉洪鈞，佐國乏贊元之業。荷聖明之全度，保顛躓之餘生。惟會府之劇繁，豈衰遲之可辦。已抗章而懇避，丐閑退以歸休。此蓋某官德量兼容，仁襟汎愛。綈袍興念，不忘故舊之情；鄰壤相依，每借揄揚之助。肆令駑鈍，仰玷龍光。感佩良深，敷陳罔既。《忠穆集》卷六。

賀張參政福州到任啓

伏審榮奉宸恩，移鎮七閩之壤；肇開幙府，俯臨八郡之民。凡預朋僚，率同欣慰。伏惟某官學通倫類，識造本原。醞藉如張曲江，聞望同孔北海。誠心接物，極高明而道中庸；厚德鎮浮，先器識而後文藝。晚陪興運，自結主知。徧歷清華，亟登丞弼。聲猷彌著，德業愈隆。載惟東粵之區，比苦潢池之盜。屬茲綏靖，半已凋殘。如脫沉疴，未絕呻吟之苦；若保赤子，宜推鞠育之恩。廼屈大臣，往宣至意。雖路門之勸講，允賴真儒；顧棠境之拊循，尤資良牧。纔及下車之始，已聞歌袴之謠。上寬

宵旰之憂，下慰簪纓之望。某行年老矣，報國蔑然。欣承綸綍之頒，媿後緘滕之賀。敢煩記室，先枉教函。感佩良深，喻言罔既。《忠穆集》卷六。

賀胡樞密啓

伏審光膺睿渥，擢任洪樞。朝廷得人，翕爾一時之慶；俊傑在位，聳然四海之瞻。恭以某官學洞三才，智周萬變。際風雲而摘藻，蔚爲王國之華；依日月以蜚英，迴出廷臣之右。自躋榮於法從，益簡在於宸衷。越陞右府之嚴，仰贊聖謨之密。豈特受成於將帥，又將制勝於邊陲。經武本兵，已宣威於遠服；代天理物，行進位於洪鈞。某晚幸披風，夙嘗託契。崦嵫暮景，方待盡於山林；槎枿餘生，亦並霑於膏澤。厚德不遺於閑退，高風念及於衰殘。忻幸良深，敷宣罔既。《忠穆集》卷六。

貽公彥書

公在軍中累年，輸忠竭力，衆所共知。今朝廷以水賊邵清侵擾浙西，正賴左右特出奇計，克清大憝，軍中豈可無劇孟也？《京口耆舊傳》卷八，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台眷均福帖

頤浩再拜，台眷均福。承奉郎、權富陽縣徐端義乃舊同官之弟，前爲富陽丞，諸司嘗奏乞知本縣。會諸使屢更，易辟不成，邑人頗安之。幸爲檢會案牘，再爲奏乞，庶惠及百里也。頤浩再拜。

《六藝之一錄》卷三九五。

承乏臨安帖

頤浩惶恐再拜。頤浩承乏臨安，復兼留司，每五鼓領詞狀，拂旦入都堂，午間復歸治郡事，自朝至夕，未嘗少閑。加以崦嵫晚景，精力不强，比者再乞宮祠，上荷聖恩，未賜開允。更俟旬月間，再伸前懇。區區之懷，非侍教款述，無由展盡，向風但劇依向。頤浩惶恐再拜。《鳳墅殘帖釋文》卷上，叢書集成初編本。

全宋文卷三〇五〇

呂頤浩 九

御書蘭亭後序

紹興七年三月，臣頤浩蒙恩趣召入覲，對於建康宮。既陛辭，行次近舍，皇帝遣中使賜以御書晉王羲之《蘭亭脩楔序》。臣下拜捧觀，如凌玉霄，遡紫清，雲章奎畫，爛然絢目，而不知卷數之在手也。自鍾、張而降，以書名家，惟羲之爲冠，而蘭亭存稿又其絕筆。陛下天縱多能，博通衆藝。翰墨之妙，前兼古人。顧如此書，雖下法羲之，而天資高邁，神意自得，直出其上，非若世人臨倣摹擬，拘於筆畫形似之間者也。臣伏思太宗皇帝宸翰之工，實逼二王。於時臣下名善書者，莫能望其髣髴。然方繼承藝祖，卒其功伐，屢征不庭，初未遑暇。神武既定，文德誕敷。如字學一事，猶能獨擅天下而傳美於後，況於紀綱法度之垂裕者乎！今陛下乘中興之運，躬撫六師，志戡多難，期復大業。需時偃革，則還以人文，化成天下。寶書傳美，又將貽萬世以紹我太宗之懿，蓋有待焉。臣老矣，念終無

以仰裨聖志，尚庶幾及見大勳之集也，刊諸琬琰，竊以爲志。少保、鎮南軍節度使、充兩浙西路安撫制置大使、馬步軍都總管兼知臨安軍府事、兼管內勸農使、兼行宮留守臣呂頤浩謹書。《忠穆集》卷七。

又見《蘭亭考》卷二。

跋范堯夫范彝叟范德孺墨迹

范文正公幼孤，隨其母嫁長山朱氏。既長，知其家世，感泣而去。之京南。刻意苦學，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動其心，而有志於天下。其立朝行己，忠言嘉謨，見於歐陽永叔所撰《神道碑》。其平生踐履，進退出處，具載國史。公生四子，長曰純佑，有才識，早卒。次曰純仁，字堯夫，元祐中爲尚書右僕射。次曰純禮，字彝叟，建中靖國元年任尚書右丞。次曰純粹，字德孺，仕至龍圖閣待制。元豐末堯夫守濟南府，某爲府學生，已獲參識。元祐九年集英唱名，公位丞相，而德孺知己尤深。崇寧初爲邠州州學教授，學有三范祠堂，蓋邠州屬環慶路，而文正公、堯夫、德孺皆嘗爲環慶路帥，德澤在民，邦人懷之。黨籍起，獨祠堂得不壞。兵亂以來，范氏子孫流落幾盡。紹興二年四月下休，德孺之子正興見訪，携堯夫、彝叟、德孺墨迹相示，披閱久之，蓋寶元、慶曆間士大夫忠厚諒直之風槩見於字畫矣。仍以所記二詩題於卷末。紹興二年四月日，濟南呂某記。《忠穆集》卷七。

跋宣和御畫

臣事道君皇帝踰二十年。今寓止台州，獲觀宣和御畫。念北狩之未還，望孤雲而隕涕。紹興五年二月十二日，特進、觀文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臣呂頤浩謹題。《忠穆集》卷七。

跋王逢原小傳後

僕晚生，不及識廣陵先生。然嘗與先生之猶子雲、雱游，熟聞先生之風槩。范蔚宗論黃叔度云：「隤然其處順，淵乎其似道。淺深莫臻其分，清濁未議其方。」先生是歟？雲字子飛，仕至工部尚書，死於國事。雱字子與，仕至虞部員外郎，今亦亡矣。紹興五年二月十二日，濟南呂某謹題。《忠穆集》卷七。

跋王仲至詩

王仲至詩十卷。仲至名欽臣，世爲睢陽人。博學善屬文，尤工於詩。元豐間守官陝右，有《宿華

《嶽觀》詩云：「凌空老樹雲垂葉，壓屋梨花雪照人。」此詩傳入禁中，神宗皇帝喜之。呂汲公微仲爲相，薦其才，浸擢用。紹聖元年爲吏部侍郎，坐汲公罷。按國史王洙字原叔，至和中爲翰林學士，仲至乃原叔次子也。建炎二年八月，濟南呂某題於維揚戶部直舍。《忠穆集》卷七。

跋送朱景仁詩

建中靖國辛巳年，僕寓居淄州長山縣。邑宰朱景仁替歸姑蘇，以詩送別。後三十四年，僕寄蹟台州，再閱舊詩，恍然如昨日。光陰易逝，良可慨歎！景仁早以才幹聞，嘗爲省郎，屢典劇郡，所至有聲，今爲中散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寄居婺州浦江縣。紹興甲寅七月己未，濟南呂某題。《忠穆集》卷七。

跋蔡天啓詩

僕政和初爲宗學博士，有客自丹陽來，誦蔡天啓《七夕》、《諸王調馬圖》、《後丹青引》三詩，愛其辭語警絕。紹興二年承乏政地，天啓之子佑携其詩集兩編見訪。正月初十日舟行長橋，因得閱。濟南呂元直題。《忠穆集》卷七。

跋奪標錄

元符卯年二月初二日夜覽於燈下。自恨昔時文字不工，雖得一等，然碌碌行間，深可耻也。要須激昂壯志，脩宦業以紹復先人之意。某記。《忠穆集》卷七。

御制戒石銘跋

臣等竊惟太祖皇帝武定天下，而太宗皇帝受以撫之。是時五代之餘，遺民赤子新去湯火，哀矜撫綏（二），寄在守令。乃發大訓，垂諸庭石，如雲漢在天，爲光昭回。其施在下，則爲露爲雨。民涵斯澤，豈其有極？而吏更歲久，或不知誦斯文矣。皇帝撥亂愛民，規撫祖宗，乃六月癸巳，詔以黃庭堅所書刻之石，將以墨本賜天下，使日見而知戒焉。嗚呼，此盛德大業之本，豈特讀《貞觀政要》而太息哉！臣等材駑，不足以佐萬分，而知贊且勵，蓋不獨郡邑之吏，洗然於茲賜也。謹昧死著于左方。紹興二年七月癸酉，端明殿學士、左朝議大夫、簽書樞密院事、權參知政事臣權邦彥，左通議大夫、參知政事、福建江南西路荆湖南北路宣撫使臣孟庾，左通奉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臣秦檜，特進、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臣

呂頤浩謹題。《金石續編》卷一七。又見《咸淳臨安志》卷四〇，同治《湖州府志》卷四七，同治《永州府志》卷一八下。

〔二〕撫：原作「擾」，據文意改。

燕魏雜記

相州北三十五里梨園鎮，有西門豹祠堂。《史記》載西門豹嘗爲鄴令，叙河伯娶婦事甚詳。豹發民引漳河水，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當時民治渠，老少皆煩苦之。豹曰：「民可與樂成，不可與慮始。今父老子弟雖患苦我，然百歲後期令父老子孫思我言。」其後民果得其利，家以富足。至漢時，鄴之長吏以十二渠橋相比近，經絕馳道，欲合三渠爲一橋。鄴民父老皆不從，曰：「此西門君所爲，不可更也。」長吏終不能易。故西門豹祠至今祭祀不絕。懷、相二州境上有朝歌城，傳曰：「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回車。」此地也。

北京真定府西至獲鹿縣七十里，又九十里至井陘縣，縣東近十里井陘口，有淮陰侯廟。韓信常置背水陣於井陘口。按《信傳》，信遣人間探陳餘不用廣武君策，乃敢進兵，走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

此其地也。韓魏公題詩云：「破趙降燕漢業成，免亡良犬日圖烹。家僮上變安知實，史筆加誣貴有名。功蓋一時誠不泯，恨埋千古欲誰明。荒祠尚枕陘間道，澗水空傳哽咽聲。」

真定府南三十里道旁，有趙王廟。破屋數間，僅庇風雨。讀其碑，非趙王歇，乃成安君陳餘廟。《韓信傳》云：「斬成安君於泚水上。」今泚水在其北，伐趙由井陘路入。僕嘗過井陘縣，今天威軍是也。李左車所謂「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真控扼之地」。使陳餘納廣武君言，信安能越井陘破趙哉！豈歷數歸漢，人謀不能支耶？

涿州西南二十里，有蜀先主廟，以關羽、張飛配，鄉老言，祖父相傳先主故居也。廟左右大木環繞，云先主爲兒童時，嬉戲於木下。所說與《蜀志》所載略相合。

李邕以文章氣節聞天下，字畫尤工。李嶠、張廷珪薦邕文高氣直，嘗爲北海太守，天下名爲北海。李林甫素所不喜，遣羅希奭殺之。杜甫作《八哀》詩云：「憶昔李公存，詞源有根柢。」又云：「干謁走其門，碑碣照四裔。」今邕碑見於世者尚多，燕山府良鄉縣有邕所書《雲麾將軍李公神道碑》，筆勢豪放，尤可愛重。金人不學書，不知碑之存亡，可惜也。

唐李賀《金銅仙人辭漢歌》造語奇特，首云「茂陵劉郎秋風客」，指漢武帝言也。今長安西有茂陵，古塚巍然，乃漢武帝陵墓。又云「魏官牽車指千里」，此言魏武帝遣人遷金銅仙人於鄴也。又云：「官將漢月出宮門，憶君清淚如鉛水。」此語尤警拔，非撥去筆墨畦徑，安能及此！世傳金銅仙人被遷，目有淚下。事雖不經，亦可駭矣。今鄴城荒廢，居民纔數十家。昔時宮殿化爲荊棘，所見者千仞之西山耳。所謂金銅仙人，安在哉？

古云：「馬出冀北。」故韓退之《送溫造序》云：「伯樂一過冀北之野，馬群遂空。」今河北冀州不產良馬，此所謂冀北者，疑今秦州是也。按《隗囂傳》，漢光武遣吳漢、耿弇攻囂，囂將妻子奔西城。原注：今秦州上邽縣。及囂將陳元等決圍死戰，漢軍退，陳元遂入城迎囂歸冀。今秦州接連熙河州及青唐羌界，乃自古產良馬之地。宋朝以茶易馬，於秦州置提舉茶馬司，凡中國戰馬皆自此路得之，豈其地耶？僕雖嘗以職事到秦州，然未詳所以。君子於不知蓋闕之，以俟博古者考焉。

大名府留宮門街東，有《何公德政碑》，乃魏博節度使何進滔碑也，柳公權撰并書。公權書畫冠絕當代，文宗嘗歎美其書曰：「鍾、王無以尚也！」當是時，大臣家碑誌非其筆，人以子孫爲不孝。此碑字大而尤爲端謹嚴重，魏人愛之。碑樓極宏壯，故歲久而字不訛缺。按《唐史》，進滔治魏十餘年，民安之，後累遷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宣和年間內侍譚稹奉使河朔，遂磨滅此碑，邦人

憤恨，可惜也。

杜牧《罪言》以謂「山東之地，王者不得不爲王，霸者不得不爲霸，猾賊得之足以致天下不安」。其確論乎？所謂山東者，蓋指太行山言之，今河北路州軍皆山東之地也。故牧曰：「禹畫九土曰冀州。」「程其水土，與河南等。」「其人沈鷖，多材力，重許可，能辛苦。」「敦五種，習兵矢。」又「產健馬，下者日馳二百里。所以兵常足以當天下。」唐自安史之亂，盡失河北地。至穆宗時，兩河底定，朝廷悉收三鎮。而劉總又以幽、冀七州獻於朝，且懼部將爲亂，乃先籍豪銳不檢者送京師，而朱克融在籍中。於時宰相崔植、杜元穎不知兵，謂藩鎮且平，不復料天下安危。克融等羈旅寒蹟，願得官自效，日訴於前，皆抑而不與。及遣張宏靖爲盧龍節度使，縱克融等還。俄幽州亂，推克融爲留後，縱兵南掠。自是復失河朔，終唐之世，不復得河北矣。皇甫湜有言：「昔者神堯以一旅取天下，而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蓋痛憤之辭也。

忠獻韓王趙普，保州人，相太祖、太宗，開基創業，謨謀行事，具載國史。公於真定府居，今真定府大會院乃其故宅。府城有廟，邦人奉之甚謹。真定府乃常山郡，唐成德軍節度使治所。王鎔承祖父百年之業，士馬彊而蓄積厚，爲唐世藩臣。鎔承襲年雖少，藉其家世以取重。方唐末諸鎮相弊於戰鬪，而趙獨安樂，王氏無事，飾亭宇，事嬉游。今真府使廨雄盛，冠於河北一路。府城周圍三十里，

居民繁庶，佛宮禪刹，掩映於花竹流水之間，世云塞北江南。府治後有潭，園圍九里，古木參天，臺沼相望。蔡京知府日，拆王武俊德政碑樓，於園爲廣廈，今熙春閣是也。鎔乃武俊之孫。

東嶽廟在兗州奉符縣，封天齊仁聖帝。西嶽在華州華陰縣，封金天順聖帝。南嶽在潭州衡山縣，封司天昭聖帝。中嶽在西京登封縣，封中天崇聖帝。惟北嶽在大茂山，山大半陷敵境。移廟於中山府曲陽縣，縣在中山府北七十里，封安天元聖帝。殿前有一亭，沈括《筆談》載，亭中有李克用題名，云：「克用親領步騎五十萬問罪幽陵。」乃出兵討盧龍節度使劉仁恭時留題也。

李師中字誠之，少擢進士第，兼資文武，有經濟才，仕至天章閣待制。嘗爲秦鳳路經略使、高陽關路安撫使兼知河間府，治邊有威名，邦人畏愛，至今欽頌。元豐年間王安石變更祖宗法度，會有災異，神廟詔求直言。師中上書，其大槩云：「皇天改容，比屋咸慶。當此之際，不言謂何？天生愚臣，蓋謂聖世文武之道，識其大者。」是時司馬光、蘇軾、蘇轍方以言王安石新法不便於民被譴，師中因言願詔司馬光、軾、轍赴闕，條問急政。神考批出云：「李師中朋邪罔上，愚弄朕躬。撫其姦誣，所宜不赦。」遂落職竄逐。後歲餘，神考感悟，乃令分司南京，鄆州居住。其謝表云：「伏念臣抗疏仁朝，皁囊猶在；受知先帝，訓誥具存。爰持此心，以事陛下。以憂國爲心，故有二三之論；以愛君爲志，故無喜愠之私。進微卓爾之能，退守浩然之正。易衰之柳，既已分於先顛；難拔之葵，終

不移於所向。伏遇皇帝陛下還臣舊物，分務別都。便臣家私，許在汶上。有田園衣食之計，更欲何求？雖天地父母之恩，不過如此。」又曰：「臣謹當刻骨銘肌，研精覃思。頌一時之盛事，庶幾清廟之聲詩；告三代之成功，敢後泰山之父老？」一時士大夫讀其文者，莫不嘉歎而憐之。師中，汶上人，蘇軾尤尊禮之。軾與交游書云李六丈者，謂誠之也。

李師中文章外，詩什尤高。嘉祐間，唐介子方以言切直忤仁廟被責，誠之以詩送行云：「孤忠自許衆不與，獨立敢言人所難。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於山。並游英俊顏何厚，未死姦諛骨已寒。天爲吾皇宗社計，肯教夫子不生還。」此詩士大夫莫不傳誦。在高陽關有詩云：「鑑中雙鬢已蹉跎，無計重揮却日戈。已是園林春欲暮，那堪風雨夜來多。詩成白也知無敵，花落虞兮可奈何？下闕。」

賈昌朝除武勝軍節度使、判大名府。妖人王則謀舉大名及河南北，使其黨投檄於大名。昌朝疑其爲姦，考問具服。則以事急，遂據貝州反。昌朝遣兵進討，而朝廷已發兵討賊，平之。移昌朝山南東道，加檢校太師。楊偕言賊發昌朝所部，至遣大臣乃能平，有罪不合賞。朝廷不從偕言。嘉祐元年以樞密使召，罷侍中，而以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爲樞密使。三年，諫官、御史言昌朝別爲客位以待宦官，乃出知許州，改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判尚書都省。薨，年六十八歲，謚曰文元。

趙師旦，單州人，頃知康州。儂智高叛，既破邕州，列城長吏望風棄城遁。惟師旦聚兵三百人，與賊血戰。康州無城壁，賊入城，師旦坐廳事。智高麾兵而入，欲脅師旦降。師旦罵賊被害。賊平，朝廷恩數甚厚。

後唐莊宗之末，趙德鈞鎮幽州，於鹽溝置良鄉縣。又於幽州東五十里築城，皆戍以兵。及破赫邈等，又於其東置三河縣。由是幽、薊之人始得耕牧，而輸餉可通。至晉石敬瑭即位，割幽州、涿、薊、檀、順、瀛、莫、蔚、朔、雲、應、新、媯、儒、武、寰一十六州以入於契丹。至本朝太宗皇帝時，易州又陷於契丹。環地千餘里淪於絕漠，不復爲王民，可勝歎哉！

北京隆興寺佛殿西楹簷下，有魏宮彈棋局，魏文帝時款識存焉。王欽臣賦詩云：「鄴城臺殿付塵埃，玉局依然獨未灰。妙手一彈那復得，寶奩當日爲誰開？飄零久已拋紅子，埋沒惟斯近紫苔。此藝不傳真可惜，摩挲聊記再看來。」此局因沈積中爲朔漕，進入禁中，不復見矣。彈棋一藝，今亦不傳於世。欽臣字仲至，仕至吏部侍郎，博學善屬文，尤工於詩。

衛州共城縣北門外三里，群山聳秀，壁立千仞。山下衆泉湧出於地，泉底皆碎石，清澈可鑑鬚

髮。浸灌十餘里，匯爲御河。元祐年間，黃河行河東北路，自大名府東流入永靜軍，由滄州至獨流寨入海。故御河之水入北京城，由恩州接塘泊以通漕運。紹聖以來，大河行河北西路，御河水灌大河，漕運遂不通。自中原陷沒，堤防圯壞，大河自滑州入曹州、廣濟軍、濟州，注梁山泊，至南清河趨入海。今南河故地變爲桑田，詩云：「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可歎也。

祁州城堅池深，與安肅、廣信軍犬牙相制，以捍北邊。北城之巔有清風樓。元豐年間，先公爲本州司理。是時河北大儒李洪巨川有詩題清風樓，先公屬和云：「祁陽要郡冠邊州，池壘深高北控幽。欹岸綠楊浮水面，銜山紅日照簷頭。立功慷慨思投筆，鬻己卑污耻飯牛。獨使燕然銘漢德，百年忠憤遣人愁。」時韓子華絳帥中山路，見詩喜之，遂剡薦。《忠穆集》卷八。又見《永樂大典》卷一九七八二。

記陳彥升事

陳薦，字彥升。博學高文，擢進士第，遍歷中外清華繁劇之任。忠厚亮直。號云前輩，雅爲司馬溫公所知，韓魏公尤知之。溫公云：「如彥升質直，光所以服其爲人。」可知矣。

《韓魏公墓誌》，乃彦升撰紀，實得史法。公之子厚，字公載，仕官不阿附。雖志不得伸，而公議以爲長者。厚之子翼，有才幹，爲深州通判。金人陷深州，翼死節。戎馬既陷中原，公之諸孫淪沒殆盡，可哀也。彦升嘗爲神宗皇帝東宮僚屬，眷禮尤深，進職至資政殿學士。今信德府有公居宅，張師正《東齋記事》謂公居第乃郭進宅西南一角。郭進，太祖皇帝朝功臣也。

陳彥升資政篇什尤高，嘗爲《彭門八詠》，士大夫傳誦。彭門，今徐州也。南通垓下，北連豐沛，有范增墓。又，唐張建封嘗爲徐泗節度使，有燕子樓。《垓下詩》云：「九里山南楚漢爭，風波翻覆走長鯨。霸圖欲斷中宵失，帝業時來一戰成。懶渡滄江慚父老，更無勍敵壓韓彭。農人不識當時意，祇得春霖事耦耕。」《范增墓詩》云：「藏名羞立虎狼朝，乘變東依項籍豪。惜失壯圖撞玉斗，不知天命與金刀。還家落日埋英氣，回首浮雲委舊勞。百步西連陵母塚，峨峨先識泰山高。」《燕子樓詩》云：「僕射松楸狐兔游，侍兒猶在水邊樓。風清玉簾愁欹枕，月滿珠簾懶上鉤。舊事欲論鄉夢斷，新詩吟就海潭秋。樂天才似春深雨，斷送殘花一夕休。」燕子樓事，白樂天《長慶集》載之甚詳，此不具述。《彭門八詠》，兵火以來失之，惟記此三篇。

陳彥升有甥孫無求，業進士，博學能文。因覽照而悟，遂祝髮爲僧，改名宗頤。住真定府洪濟寺，踰三紀。其《語錄》云：「良田萬頃，日食二升；廣廈千間，夜卧八尺。」士人傳誦。後住真州

長廬寺，壽八十餘卒。《永樂大典》卷三一四一。（以上曾棗莊校點）

〔二〕慚：原作「漸」，據文意改。